



池北偶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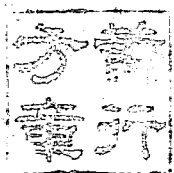
海陽中...

一

池北偶談序

予所居先人之敝廬西爲小圃有池焉老屋數椽在其北余宦遊三十餘年無長物唯書數千卷度置其中輒取樂天池北書庫之名名之池上有亭形類畫舫曰石帆者予暇日與客坐其中竹樹颯然池水清澈可見毛髮游儻浮沉往來於寒鑑之中顧而樂之則相與論文章流別晰經史疑義至於國家之典故歷代之沿革名臣大儒之嘉言懿行時亦及焉或酒闌月墮閒舉神僊鬼怪之事以資盟嘯旁及游藝之末亦所不遺兒輩從傍記錄日月旣多遂成卷軸因憶二十年來官京師所聞見於公卿大夫之間者非甚不暇未嘗不筆之簡冊散在篋中未遑編刻一日乃出鼠蠹之餘盡付兒輩總次第爲一書區其條目曰談故曰談獻曰談藝曰談異其無所附麗者稍稍以類相從凡廿六卷藏之家塾示吾子孫大之可以畜德小亦可以多識賢乎博奕昔聞諸聖人之言矣康熙辛未秋漁洋山人王士禎序

辛巳長至海寧門人陳 蔭書



池北偶談目錄

卷一 談故四之一

鑾儀衛

上考

傅而都嘉利亞國

兄弟九列

父子尙書

戊戌三及第

僚婿狀元

兄弟學士

兩五經入翰林

祭酒題名

翰林結銜

禁師生

巡方

閱江樓

京堂

試錄齒錄

特賜進士及第

配享

起居注

父子尙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蘇州會元狀元

一邑甲科之盛

特恩賜會試

土魯番表文

司業題名

中堂

初選方面

土黑勒威勒

發陵

伯高

布政陞尙書

部曹入詞林

經筵日講

藥樹監搜

父子同時顯貴

甲午浙榜三狀元

崑山徐氏三及第

全椒吳氏兄弟

長洲彭氏二及第

北岳祀典

補鄉試

起居注

賜生員金

翰林卿寺屬

督撫內陞

外國封使

闕證

二程後

復內閣

俄羅斯

父子宰相

德清蔡氏二狀元

同邑一榜及第

父子學士

難蔭異典

却鸚鵡

坐次

郊勞

賜御筆講義

大中

會元解元入翰林

殉葬

歐陽從祀

1242.1
134



文武互用

卷二 談故四之二

鍾恭愍恩卹

會議

張真人

翰詹官朝班

國初明史總裁

考察

五十相

內大臣

琉球入學

土魯番表

膳卷

朝鮮疏

題名碑

卷三 談故四之三

太學題名碑

七品銜

印文

學士贈尙書

五學士

不避廟諱

有子

起居注

薦舉優異

賜衣

加侍郎銜

奪情

四相

蒙古表

綠頭牌

特賜證

土地

祭禹陵

狀元出典鄉試

癸未

李選侍

大名居士

寧陵城

序秩

四布衣

賜居第

陳澹從祀

從祀疏

大臣宮銜

御書

官年

證典

翰詹之長

閣學

八股

明熹宗

讀講諭洗

明太宗稱祖

批旨

上賜

明史開局

西園雜記之誣

常參

建祠

壻起居注官

柳條邊

琉球世續圖

正副考試官

廣文

督捕

特旨內陞

義王

○臣下私諱

子成龍陸爾其

宋祠祿

讀卷

國書之制

賜宴褒忠

兼銜

周禮部使交趾詩

卷四 談故四之四

親謁孝陵

朝報

武職丁憂

戊己二官名

試官

周張後裔

關臣

裙帶官

考選

義字證

宰輔編年錄

宋官制

大學士兼尙書

先授編檢科道

試卷稱名

御製詩

宮銜

林舍人使琉球詩

殿試改期

臺灣府縣

訪遺書

荷蘭貢物

八旗開科

臺灣開科

千秋康氏

彫

結銜

閣諡

賜御筆

國朝官制

學士大拜

國朝狀元

伐木

善果寺御書

鶴陵詩

會試二亥

東野氏世襲

御書

四倉事

徵聘不至

滿洲鄉試

暹羅表

停止閏月

漢軍漢人

詹事府

講筵問答

宋四聖御押

學士兼侍郎

三國貢物

優老

乘肩輿

安南始末

日講

○隋官避家諱

毀淫祠

起復

祭北海

漢尙書

太皇太后朝儀

長白山

山東解元

崇禎紀事

縣名避年號

玄狐

遵化改州

鄉飲酒禮

卷五 談獻六之一

朱公遣婢帖

畸士

申殷張

韓計

張學士

駱金吾

左良玉

張徽

王烈女

葛端蕭公家訓

薦隱逸

蔡十白敏中

聯語

先忠勤公家訓

忠勤公諸孫

司徒公歷仕錄

方伯公遺事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知人

侍御公殉節

王劉二奇士

節義

封丘古蹟

卷六 談獻六之二

李太守

重慶三忠

楊太常

二烈女

文柔

二文正墓

張綵

蔡道憲

事叔至孝

張待問

孔公父子

龐嚴

劉富川

張商英

致身錄

劉元子

徐東癡

朱浚

王季

黃熙績

米元章二婿

篤師誼

兩郝天樞本末

孫靈暉

忠勤公貽志列傳

死節

段復興

蔣氏王氏

王應熊

魏尚書格言

家門論

聖門戒律

圖識

朱彤

馮可宗

劉吏部

王公家書

元韓

二王好佛

卷七 談獻六之三

陳氏

蘇門三賢

范呂二公

施允升

王東臯

三公薦人

任太守

王維王縉同名

朱子論蘇王

元人

重師

卷八 談獻六之四

介推

蔡趙二相子

諡文公

陳忠憲

高忠憲

薛佩玉

畢孺人

王董兩烈婦

長白先生

王端毅公遺事

丘文莊

自比古人

南尚書

邢太僕

李忠定公

康馬

抱松女

壯節王公傳

孫墩

烏程

曹植司馬順

崇禎三相

馬文肅家書

刁蒙吉

丘方山

楊斛山先生

耿公祖孫

史閣部

李忠定公從祀

左公遺事

二蔡後

孫太僕

蘇少公葬地

傅山父子

歐劉

秦襄毅公年譜

門戶

酈道元

蘇門孫先生言行

左翼宸

沈文端公家書

楊以齋

周將軍

乙將軍

趙忠毅公擇言

左公母

牧齋詩傳

戴京兆

白氏

葉文莊論陶南村

梅宛陵取士

二王公薦士

蔣虎臣

隱逸傳

孔明之學

王恭靖公逸事

穆文簡論王安石

穆文簡論格物

三進士出處

楊文公

王東臯

宋麗之

薛忠武

蘇章事

徐公長者

王倫

張尚書

盛王贊

高文襄

石琚

元法

張璉

陸完

史兵部

刻言行錄

伍寧方著書

金忠節

姚端恪

邇典集

張氏

雙烈

卷九 談獻六之五

魯仲連

韓固

李顯

劉念臺先生

沈文端公

商丘三張

常給事

李忠定公

秦檜復讞

王東臯逸事

辯

孫文定戒子

楊國忠

成相國二世厚德

翰林建言

韋蘇州

葉忠節

姚平仲

郭希顏邪說

邊尚書

王文成

仁宗徽宗

蘇叔黨大節

武陵起復

真諦

浙江人物

兩薛居正

神魚井

野紀隱搜

吳康齋李文達

司空表聖

峴山幢宋人題名

蘇汝霖陳光龍

王秋澄

王邦直

楊襄毅

大椿堂

黃詩

兩齋后

王若之

徐鉉

二尹

光孝寺鐵塔文

在疚記

卷十 談獻六之六

崇禎五十相

成給專

周珍

韓定辭

司馬公和安石詩

耿逸菴張仲誠

楊尙書古道

紀載失實

烈女

范文肅家法

秦羅子孫

卷十一 談藝九之一

公文介公詩

倪仁吉

李師中

張昭

三帝陵詩

初夫人劉太夫人

瑣綴錄

二八俊八顧八及

烈婦

張獻忠黃巢

烈女

王方伯

翟黃

賀醫閻

六女

宋公子鮑

安磐詩

尹子求

馬驥

圖文襄厚德

至誠

溪州銅柱記

邊大綬

兩黃祖

應徐二高士

羅文毅

林氏

何顏僞道學

趙孝廉

玉山隨割

陳太守

蘇西園

饒梁倡和集

蕪湖烈婦

鈞陽二老

朱忠莊公遺疏

杜公厚德

歌向

樓護養呂公

秦李宗吳

義氏

召平

宋兩唐伯虎

黃綰

冷孝子

疋下黑子

黃徐詩

絕映淮

錦秋亭辨

雷雨津

張鯤詩

張閃

粵詩

李因篤

陳伯璣

滕王閣詩

詩屨

飛廉館瓦

趙州畫水

施宋

二戴

鄺露

徐波

下僚能文

詩兆

對句

史辰伯

秦中諸誌

韓昌

程明房

右車

嚴咸遇

高鑣

張文時

費密

馬黃

伏生光武二圖

和韻詞

高司寇詩

白墮琴高

文太青

中州集

龔陳詩

一絢絲

阿字音

韓翃詩句

襄辭帖

島翁

三六

僧詩

梅村病中詩

公文介論樂府

林程詩句

五代史草

朱璧揭鉢圖

阮懷寧

卷十二 談藝九之二

彭侍郎詩

三家店詞

霍亮雅

浙川二詩

新淦筆工

滄溟蔡姬

二中字音

丁野鶴詩

王奉常論詩語

用事

憶秦娥詞

記觀朱子昭畫

范氏詩畫

反錦

古刺水詩

記觀宋牧仲畫

唐詩本六朝

杜詩本古謠

能字

果憲

阿房宮賦

皎然賈島詩

爾雅翼序體

李王二公書畫

閻秀畫

杜律細

世祖御筆

唐才子傳

蘇黃詩品

卷十三 談藝九之三

林茂之

記觀王氏書畫

嘯

續後漢書

授正字詩

遼史

林初文詩

瘞鶴銘

黃幡綽書

評泊

魏文靖公

李侍郎

龜毛兔角

女子善書

崔孝廉

汪靜宜

黃媛介詩

同父論曹瞞之非

張浚書

郭胤伯

劉公敵詩

雙行

王秋澗論文

王振鵬

前輩墨蹟

葉文莊集

零

唐詩字音

板橋詩

四句詩

杜秋詩解

陳洪綬詩

宋林唐兩義士

脫十娘鄭妥娘

豁堂詩

陶詩甲子辨

御畫牛

伯梁詩句法

漢印

時文詩古文

特達

摘句圖

南來詩

補漢綱目

精

三原公詩

趙松雪書杜集

僧鄧子

又中字音

陽關曲注

吳畫余繡

安閒狐狸

記觀杜氏書畫

羽陽宮瓦

放翁詩

石經孟子

江陵宅詩

唐書

三復姓表

燭雛

墨猿圖

元詩

千人

杜茶村詩

冶源

歸熙甫帖

石鼓詩

意盡

卷十四 談藝九之四

孫氏

釋字音

曾子固詩

張伯誠法杜

應城書語

祁工部詩

后山詩

唐年世總釋

左傳引尚書

袁崇冕

卒高陸

湖湘詩

樊川集

唐舍人詩

徐豐厓論詩

漢蠶銀槎

坡詩

魏晉宋詩

蘇子美雪詩

王損仲

潞公詩

閔立本畫孝經

舞馬

二宋二程

賀若

左傳奇文

旂音

王魯翁篆

陳宣慰詩

劉綺莊著書

朱新仲詩

未央宮銅奩

商喜畫

灌嬰廟瓦

三尺

文海

歐陽詞

空同詩

地名

杜于皇語

漫興

寇主簿

魚上木

牛耳

白蓮詩

朱文公書

聯句

詩使本朝事

人名字音

閻古詩

毛傳如紀事

外國墨

游帝論

樞源詩

二金石錄

王介甫詩

吳皇后臨蘭亭

多父敦天馬鼎

謹對

秦鏡詩

春秋諡

雙島華鯨

三傳

人獲詩

樂天倫詩

心太平庵硯

唐人工書

讀書臺

中山狼傳

三劍

卷十五 談藝九之五

文俶本草

朱文公書

打毬詩

小樂府

皇甫湜評韓文

陶樓音

朱淑貞璫璣圖說

千字頌

先考功詩

謝道韞硯

卷十六 談藝九之六

景範碑

草質

蟹字韻詩

彭氏詩

杼山集藤

管夫人畫

司馬相如玉印

寒碧琴記

竹枝

黜朱梁紀年圖

史筆

朝鮮詩

集句

鑑銘

方爾止

惠證順怡詩

戲對

山泉翁詩

考功詩

梵雅

超一子

王威寧詩

毘陵集

國風圖

徐氏

尤悔庵樂府

詩地相肖

勞山說

退谷論經學

蜀產

宜爐注

弓縛

鳳州古鏡

集詞

三禮

安邦試錄

四六話

武侯集

林艾軒駁詩本義

歌夫人詩

婦人經濟

孫樵論史

記觀宋荔裳畫

敬一主人詩

孝經庶人章

裴碑

石溪亭

劉翼明

耕者王清臣

唐宋詩句

粵風續九

宋元人集目

葉水心論三國志

誦詩

學杜

沈下賢集

雞上木

佛手柑詩

木瓜詩解

廟堂碑

表語本樂天詩

后山師會黃

虞揭

艾軒用法語

蜀鑑

李元賓集

唐人不明理

熊館

唐人歌樂府

潘高

武風子

銅雀視辨

扈從清涼詩

卷十七 談藝九之七

記觀施愚山書畫

二曹詩

明懷宗御書

松筠菴詩

墓誌

曹能始

林茂之

汗青

紫泥

宋諸帝書

一技

鄧耀

康海學柳

屏山詩禪

李鎮東書

姑溪集

楊鐵厓二賦

滄浪集

徂徠集

蘇子美詩

皮陸

劉仲塗集

龍標宮詞

徐介詩

柳開論文

刊書

吳會

文表

授經圖

呂衡州集

左傳檀弓敘事

馮班

擬古

王慧詩

借禪喻詩

會昌一品集

伊川遺詩小序

題畫詩三則

朱佐日

鮑謝

耶律文正詩

儒將詩

香奩詩

仲殊詩

歌行引

剪山

胡釘鉸詩派

排律

吳惟信

劉令嫻詩

妄補古碑

卷十八 談藝九之八

明宣宗畫

婦人畫

張登集

朝鮮採風錄

神韻

梅詩

周嬰扈言

常棣叶韻

中晚詩句

一鳴集

官衙

邵濟

沈嘉客

名媛詩

七子三獨夫

二王詩畫

王右丞詩

契丹大金二國志

王義山詩

杜注

王承旨詩

盧延讓

慈恩塔詩

陶季

琉球二僧詩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敏速

石敬瑭家廟碑

東絹

魏野詩

鐵帆

徐曹詩

題壁逸書

白洪厓

論坡谷

明史樂府

關中詩

無羊之什

卷十九 談藝九之九

宋人絕句

蘇詞注

胡恢書

僧作制義

孟子逸語

法言語

瓏璣

荀子語

船

劉李

詩僧

詔語似詩

彭蠡集

肅府淳化帖

進西岳賦表

蔡狀元詩

指掌圖

羅鄂州

二內禪頌

避諱當改正

西施

相風師風

蜀恙泥妍媸

魏南陽

鄴鄴

呂太一

王萃

月泉吟社

谷音

韋蘇州

夢山詩

黃夫人詩

除廕

孫豹人詩

遼宮詞

平陵城

中南草堂圖

潞王琴

焦山鼎詩

誌公碑

米太僕研山

卷二十 談異七之一

博羅韓氏女

章格巷

道君畫廳

道州祠堂

劉雲山

駒突泉異

陳玉筍

錦裙宋繡

六足龜

羅漢

丙丁龜鑑

白鳥

奇姓

古銅器

地震定數

梨花漁人

麟

慶忌

楊李

記前生

萬維嶽

丁貞女

魏舍人妾

莫如

義廩

龍睛

追寫真

善謔

前定

工人善琴

盧昭容

義虎

客氏刺

驢

來陽伯

啖石

周府馴虎

楊世榮

金臺

劉張二仙

鳩食麥

織蠶硯

荊州鏡窰

吳道子水陸畫

兩中式

魚舅魚爺

卷二十一 談異七之二

每牛雖馬齒人淨人

銀杏樹觀音像

唐童子

體香

黃蘗	柳耆卿墓	普救寺	神女廟神鴉
三僧	一字字	趙廣戴祿	古石刻
墨魚	鐵漢和尚	鬪馬	厚葬薄葬
島異	二玉璽	青原道場	冰山
異鴉	昭烈券	蜀府鬼	馬岱後
張儲	孝芝	十具牛	壽家
千里人	畢尙書	諛語	排調
引經	士大夫	兩周盤龍劉桃枝	程蘇謹語
孫忌語	雙塔	何老菴	虹橋板
漢人唐人秦人	翼龍石龍	淨池魚	五行
常熟三鼎甲	杜氏	秦宣太后晏子語	姚康伯
李頻	寶藥	追尊始祖	沈石兄
渠栗	一生七子	郝推官	林四娘
秦時人	離非女子	謝在杭	南江野人
尼涵光	陳伯史	宋齊丘語	漢碑異姓
香山墨			
卷二十二 談異七之三			
銀瓦寺古鏡	短人	崂山道士	宋孝廉數學
張谷山	陶松雲	李神仙	洞庭神

雷侍御子

前知

地震

梁尚書

劉尚書琴

王祭酒

民母鼻子

倉頡

靖州鶴鵝

趙解元

異馬異牛

波斯犬

梅異

籤驗

名龜

蜘蛛塔

義蜂冢

萬孔

謝鳳

懿徽二宗事相類

水晶

宋諸相八字

何中官

相國孫

宋三賢八字

左手把筆

故藩址

山無僧寺

米太僕研

煞風景

白帽子

宮侍御

名字

老子

論語識

王延喆

聖泉

蘇文

廈門磚刻

風聞

少正

郝氏遇仙

神黃豆

癸亥地震

族望

魚石

叫蛇

泰山孝子

卷二十三 談異七之四

善慶菴老僧

洞溪物產

成御史遇仙

饜豆

獨角青牛

萬歲

命名

東野氏

祀王右軍

前定

南宋國學

秦羅子孫

鄭刺史祠

蜂分日

關駝關象

董宗伯

黃衣人

造書

墜石

濮陽蘇氏

湯學士夢

蔡氏狀元

瓷易經

吳漢槎

師生同姓名

鑿字擗字

筆蘆

虛寶

獸種

三西湖

鹿盡心

姓異

浦回子

卷二十四 談異七之五

一家完聚

孫文定

端肅拜

兩麥迪

郭文毅

簪鷄

黑牡丹

無上將軍

羊馬

吹笛

嘖

捉臥甕人

犀角刀子

官衙

天醫

內江石壁魚

劍俠

靜寧州道士

關索

男子生子

三相女

黃巢

女化男

樂毅策

范祠鳥

師資

赤蝦子三都

青鸞

刀圭

正德錢

關壯繆現身

博野婦人

火神

松頂生蘭

八才子圖

王九臯

洗眼方

采人襖

白驪異

餘聞錄之訛

范忠貞

井溢

文昌閣鶴

庫庫

準字諱兩見

念佛鳥

風磨風扇

閭羅

陸舟

不敢欺

鴛鴦鏡

驢駒媚

濮州女子

治鳥傷

白海棠

異姓

禾山寺顏書

挑戰

短人

萬歲

六丁

編諸

銀杏

趙康敏

墨芍藥

郝進士三世姻

賽從儉

劉大成

二狼石

舞蠅虎

水蠶

熱洛河

老神仙

蹇少保

賀相國

張道人

甘著

龍異

荷蘭刀劍

銅人

山溪烈婦

張巡妾

童謠

趙廷鐘

御馬

顧東橋

斷腸草

恪妃

河套喇嘛

卷二十五 談異七之六

劉吏部詩

放生池

釣臺

熊仙人

蕭氏

杞縣狀元

蔡侍郎

超然琅琊二臺

荻港神

女化男

萬眉山

劍術

岳陽改名

洞庭神

韓湘像

夢解元

尤生

李參政僕

泣筍

洞庭丐者

宣城烈婦

錢葆飭

定數

羅漢

徐蓉

化鶴

湯氏傭

裴還卿

黃大王

鄭瑞清世子

平陽僧

江河之異

鄱陽湖翼

夢道士

帛白

石鏡

老僧

玉簪

墓樹

張公洞樹

血影石

景公

李道甫妾

雞公山神

焦桂花

牡丹

謹空

名字之異

卷二十六 談異七之七

三僧

鹽山糖樹

詩竹

李學顏

黃連花

鬼粥硯

白雲湖

天上赤字

曾祖父母

貂參

羅池碑

起汕叉繫

黃天應

擊硯圖

客星

風異

支機石

大將軍小將軍

李子金

花仙

空中婦人

化虎

姓氏志

五殺大夫

小獵犬

女俠

竊尙寶

祔侍郎

白牡丹

李坤

高陽民

老姜

涿州二生

琅邪秦碑

石碣

行壺

濟寧婦人

一家上壽

物異

賢妾

白毫

僧三世報

滄溟見夢

西洋畫

九尾魃

驪生子

潁州道士

二相

魚腹書

孫真人

黃蓮

兩五鬼

山市

普陀石

忠勤祠神現

心頭小人

錢能

兩戴達

呂鴻臚

陳丈人

月中女子

池北偶談卷一

清濟南王士禛阮亭著



談故

鑾儀衛

本朝鑾儀衛鑾儀使秩二品。朝制武臣不乘肩輿。康熙六年鑾儀使王鵬冲上疏陳請奉旨王鵬冲著與尙書等。遂張蓋肩輿視六卿矣。鵬冲精鑿別書畫古器直隸長垣人。前冢宰永光子也。

特賜進士及第

戊戌春世祖親覆試江南丁酉貢士以古文詩賦拔武進吳珂鳴第一。是年禮闈榜後上諭特賜珂鳴進士與中式舉人張貞生等一體殿試尋改庶吉士同時崑山葉方藹試瀛臺賦甚工。上深喜之。驗年己亥秋復行會試葉中式賜一甲第三人及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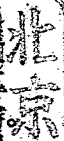
部曹入詞林

郎中與司業較倖陞內院侍讀。自張允欽始。內院詞臣與臺省一體。年例外轉監司自宋之繩始。尋皆罷不行。吏部自十八年停內陞與五部一例。選郎金拱敬以加銜僅得

池北偶談

太僕寺丞。康熙九年始復故云。

二程後



康熙八年車駕幸太學。後允御史。世宗請求二程後於河南撫臣以明道二十一代孫。宗晉伊川曰曰口依孫延祀。名上俱為五經博士。如朱坤例。坤歿於公裔也。十二年衍聖公孔毓圻疏請以子張子裔孫顯孫好賢為博士。某年湖南巡撫請以濂溪裔孫周冕為博士。部議皆格不行。

上考

癸卯甲辰之間。更定內外官考滿之例。營競紛然。未數年輒罷。因話錄載裴充為太常寺太祝。語卿長曰。本設考課為獎勵勞。若一以官高下為優劣。則卿合上上考。少卿合上中考。丞合上下考。主簿合中考。協律合下考。某等合喫杖。語雖諧謔。實切情事。古今一轍。可歎也。

配享

宋初定帝王廟配享功臣。多不愜人意者。如魏武以荀攸程昱配。文帝以賈翊王朗配。唐玄宗配享不及曲江廣平肅宗配享不及汾陽鄴侯。皆不可解。

經筵日講

康熙庚戌七月。上召翰林學士熊賜履。至瀛臺。進講道千乘之國一章。繼講務民之義一章。上大喜。隨命取經筵日講儀注以進。是歲十月。有旨諭禮部。帝王圖治。必稽古典。學以資啓沃之益。經筵日講。允屬大典。宜卽舉行。爾部詳察典例。擇吉具儀來奏。

復內閣

康熙九年十月。內院復爲內閣。復翰林院官屬。一遵順治十五年之舊。以圖海巴泰爲中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索額圖李蔚爲保和殿大學士。兼戶部尙書。魏裔介杜立德爲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尙書。對哈納爲文華殿大學士。管刑部尙書。折爾肯哈占爲中和殿學士。塞赫達都爲保和殿學士。馬朗古張鳳儀爲文華殿學士。靳輔爲武英殿學士。田種玉爲文淵閣學士。陳敦永爲東閣學士。折庫納熊賜履爲翰林院掌院學士。俱兼禮部侍郎。

傅而都嘉利亞國

康熙己酉。大西洋傅而都嘉利亞國貢使瑪納撒爾達。入貢。有旨。該國從來未通中國。凡賜賚皆加一等。其人物貢物。與荷蘭略同。

起居注

康熙十年二月。講筵初開。工部尙書王熙。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熊賜履。進講大學。康熙詰曰。克明德章。及尙書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二句。三月。禮科給事中吳國龍。疏請復設起居注。得旨。報可。

藥樹監搜

文昌雜錄載元相詩。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云。唐時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御史掌之。太和中。乃下詔。宰臣奏事。停其監搜。云云。康熙初。御史李秀。奏請百官佩刀。雖上殿奏事。亦爾。後李御史棠。疏罷之。

俄羅斯

俄羅斯國。以順治十七年。遣使入貢。不知正朔。自稱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讀王弇州所記有明盛事。及徐應秋談蒼所載。因憶本朝盛事數則。記錄於左。

兄弟九列

真定梁公清寬。清遠。清標。兄弟。相繼爲吏部侍郎。清標。歷戶禮兵刑四部尙書。大拜。清寬。清標。皆給事中。維本子。清遠。山東僉事。維樞子。皆前吏部尙書。夢龍曾孫。

父子尚書

宛平王公崇簡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致仕。子熙以禮部侍郎加尚書遷左都御史。兵工二部尚書。大拜。公時六十餘。尚無恙。

父子同時顯貴

掖縣張尚書忻以大司寇家居。子文安公端拜相。年三十六。滄州戴尚書明說為戶書。子編修王綸以順治乙未及第二人。王縉戊戌進士官御史。

父子宰相

高陽李公蔚前明文敏公國樞子。大名成公克鞏前明文穆公基命子。皆父子宰相。

父子尚書

靈壽傅大司空維麟前明太宰永淳子。父子皆尚書。

戊子北榜三及第

順治戊子順天鄉試第四名張永祺。壬辰榜眼及第。第五名戴玉綸。乙未榜眼及第。第八名熊伯龍。己丑榜眼及第。

甲午浙榜三狀元

順治甲午浙江熊鍾陵讀學。主試。一榜狀元及第者三人。乙未史大成。鄞人。甲辰嚴我斯。歸安人。庚戌蔡啓傳。德

清人。

德清蔡氏二狀元

康熙庚戌狀元蔡啓傳。壬戌狀元蔡升元。俱德清人。升元即啓傳從姪。

戊戌三及第

順治戊戌鼎甲三人。常熟孫承恩。鹽城孫一致。全椒吳國對。皆江南人。皆中甲午順天榜。

蘇州會元狀元

順治以來蘇州會元六人。乙未秦斌。長洲人。丁未黃初緒。崇明人。癸丑韓葵。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丁丑汪士鏞。俱長洲人。狀元七人。戊戌孫承恩。常熟人。己亥徐元文。崑山人。丁未繆彤。吳縣人。癸丑即葵。丙辰即定求。己未歸允。肅常熟人。乙丑即肯堂。兼會狀元者三人。

崑山徐氏三及第

崑山徐氏兄弟三人。長乾學。康熙庚戌探花及第。刑部尚書。次秉義。癸丑探花及第。右庶子。次元文。順治己亥狀元及第。以戶部尚書大拜。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惟宋李宗諤子昭遴。昭遴子果。果子士廉。三世探花及第。

同邑一榜及第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榜姓探花葉方藹。皆崑山人。丁未狀元蔡啓僔。榜眼孫在豐。皆德清人。明崇禎癸未榜眼宋之繩。探花陳名夏。皆溧陽人。

僚壻狀元

武進楊修撰廷鑑。呂閣學宮僚壻也。一明崇禎癸未狀元及第一順治丁亥狀元及第。延經二子大鶴已亥庶吉士按察使大鶴已未諭德

一邑甲科之盛

本朝一邑科第之盛者。無錫壬辰狀元鄒忠倚。乙未探花秦斌。長洲籍秦又會元也。己亥榜眼華亦祥。榜姓甲辰探花周弘。秦姓崑山三徐兄弟及第外。又有己亥探花葉方藹。德清庚戌二及第外。又有丙辰榜眼胡會恩。壬戌狀元蔡升元。常熟戊戌狀元孫承恩。丙辰探花翁叔元。己未狀元歸允肅。

全椒吳氏兄弟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鼎。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二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科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學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

高辛未進士。榜眼及第。

父子學士

桐城張禮書英。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子廷瓚。同時官翰林侍讀學士。又同為日講官。

兄弟學士

華亭王左都鴻緒。先為內閣學士。二兄項齡九齡。皆翰林侍講學士。

特恩賜會試

順治乙酉鄉試。山東法若真。以五經疏聞於朝。特旨授中書舍人。仍與會試。丙戌遂入翰林。其弟若貞。同科進士。給事中。

長洲彭氏二及第

長洲彭氏定求。丙辰狀元。寧求。壬戌探花。同會祖兄弟。

難陰異典

順治中。御史張煊。以忤溧陽相死。世祖皇帝親政後。特以其子諸生基遠為太常少卿。累陞兵部侍郎。外遷蘇松兵備副使。康熙中。直督尚書朱昌祚。直撫尚書王登聯。中法死。上親政後。其子頌寬。以朱之子絨為兵部督捕理事官。王之子盛唐。為大理寺少卿。

人司業題名辭所羅雜憲汝江西南昌人進士劉肇國進士	山西四旗司業	達禮白清額	裁去蒙古司業	國初設司業	滿洲二員	蒙古一員	漢人一員	順治十七年	人欽熱江山乙拜崑根守高遠人漢金體人	人際進人孟
人司業題名辭所羅雜憲汝江西南昌人進士劉肇國進士	山西四旗司業	達禮白清額	裁去蒙古司業	國初設司業	滿洲二員	蒙古一員	漢人一員	順治十七年	人欽熱江山乙拜崑根守高遠人漢金體人	人際進人孟
人司業題名辭所羅雜憲汝江西南昌人進士劉肇國進士	山西四旗司業	達禮白清額	裁去蒙古司業	國初設司業	滿洲二員	蒙古一員	漢人一員	順治十七年	人欽熱江山乙拜崑根守高遠人漢金體人	人際進人孟
人司業題名辭所羅雜憲汝江西南昌人進士劉肇國進士	山西四旗司業	達禮白清額	裁去蒙古司業	國初設司業	滿洲二員	蒙古一員	漢人一員	順治十七年	人欽熱江山乙拜崑根守高遠人漢金體人	人際進人孟

級考改讀講學士為五品祭酒仍舊四品與讀講學士較	學士多或一年少或數月即遷去至康熙十二年重定品	按國初官制祭酒陞內院學士後品級考既定遂陞讀講	人宗人鶴人張崑進人黃陵湖安吳李人廬田人即人丁江湖	張游清劉玉山士四人廣平國仙根對江成胡賜履宛未祺子順續	張豫江已彭芳書人及蘇鼎陳對江成胡賜履宛未祺子順續	江兩陰進求天辛徒丑文江化天敬南戊簡履宛未祺子順續	南辰人士江丙宛丑人進敬南天已覆西戌全進敬孝戊平進順	華進浙南辰平進拜士蔣大亥合戊澤戊淑士南乙感戌人士天辰相宛第順	亭士吳長狀人相弘興進肥戊州進人及沐未人進順大進平直治	元州順南道人士人進人士第國進拜士馬與士曹諫丙	第斯壬人及彭王天已順拜士山杜人士相湖管人及本丑潘戌	江戌第孫維大亥周相江王葵江廣允第榮洲進	石進董遙珍與進之南麗江戊田熊江成楊廣己人士	門士聞江已士庚人士麟吳昌秀戊麟賜餘水黃玉李	及南癸海亥旗戊順江已本東戌水進遜壬撰姚進寧岡進李	第吳丑國進人進朱蕭亥植高戌人士東辰廣戌人士酉人士頭	彭進人土田之山進任補密進浙自戊孝戊浙開辰湖榮	會人士浙喜佐人士王人士吳在戌際進張喜進姜單若	淇江徐彝天已浙封山本人進人士貞人士元王衛魯	南辰倬山辛大亥葉榮譚植士湖生士衛魯	江丙徐倬山辛大亥葉榮譚植士湖生士衛魯	江丙徐倬山辛大亥葉榮譚植士湖生士衛魯	深進任補斯丑馬進人土藹湖成進戊直戊正宋德江成敬山丑熙	陽士秦江進邑士順亥已廣進士戊隸進中宜西會永東進治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俸陞遷。故崑山徐公。任祭酒者三年餘。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去。華亭沈公繼之。時復設詹事府。遂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康熙初。詹事府兩坊衙門既裁。史官必歷司業。然後得陞侍讀。時侍講亦裁去改編修檢討。無不為司業者。率不數月。即遷去。康熙十四年。復設坊局。於是修撰編檢。多陞中贊。而司業與之較俸。陞讀講諭。洗亦非三年餘不得遷矣。祭酒司業。自國初未有題名。予任祭酒。與宛平劉公議補其闕。因誌梗概云。

補鄉試

自庚申已後。諸僭逆以次削平。各省次第補行鄉試。故福建有庚申科。主考戶部郎中劉元勳。大理寺評事白夢鼎。廣西貴州皆壬戌科。廣西主考翰林院編修喬萊。刑部員外郎楊佐國。貴州主考翰林院編修沈旭初。戶部主事陸鍾呂。雲南四川皆癸亥科。雲南主考翰林院編修米漢雯。戶部主事高瑄。四川主考翰林院編修方象瑛。吏部文選員外郎王材任。

坐次

詹事府少詹事。舊與掌詹同三品。在京得乘四人肩輿。後重定品級考。改為四品。在朝班列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下。

至大朝。則三宮詹與大學士內閣掌院學士都御史列坐殿上。兩坊掌坊庶子侍讀侍講諭德洗馬諸官。皆五品翰林。而坐太常太僕少卿順天府丞鴻臚寺卿四品之上。是又不論品級崇卑也。壬戌癸亥間。崔夏章諱蔣裕庵諱為少詹。皆四人肩輿。則以講官加正。廢故耳。

祭酒四品。與讀講學士較俸陞遷。朝班則坐諸學士下。兩坊庶子上。康熙二十一年正月。賜宴乾清宮。座次在東面西。與朝班同。二十年七月。賜宴瀛台。在南面北。則序坐於太常卿僉都御史下。太僕卿光祿卿上。

翰林結銜

今翰林官結銜。獨列散官於本官之下。如詹事祭酒等官。則散官在上。與部院諸司無異。按周宗伯識小編云。唐翰林學士。皆以他官兼。故學士結銜在本官下。五代後。唐置端明殿學士。以趙鳳馮道為之。後鳳遷禮部侍郎。因求宰相任圓。升學士於本官之上。蓋示貴重耳。宋因之。惟宰相則否。本朝翰林。列散官於本官之下。與諸司異。亦祖此意。若宮坊以上兼翰林官者。皆列兼官於本官之下。散官亦列於上。不復與翰林同矣。翰林故事相沿。多不知所出。惟此考據為詳。又按五代會要云。初置端明殿學士名目。如

三館之例。職在官下。及趙鳳轉侍郎。令人諷任園移職在官上。至今爲例。

中堂

明洪武十五年。設內閣大學士。上命皆於翰林院上任。十八年。又命殿閣大學士。左右春坊大學士。俱爲翰林院官。故院中設閣老公座於上。而掌院學士反居其旁。諸學士稱閣老曰中堂。以此按湖山野錄。錢希白見王冀公欽若戲曰。中堂遂有如此宰相乎。又聞見錄。富鄭公與康節食筍。公曰。未如中堂骨董之美云云。元王禪秋澗有中堂事記。記元初中書省事。皆前此矣。

起居注

明初甲辰年。設起居注。秩正四品。以宋濂魏觀爲之。吳元年。改正五品。後草。十四年復設。改正七品。以單仲正爲之。久之復革。萬歷初。張位始請復設。江陵相定議。以修撰編檢史官充日講者。日翰一員。記注起居。兼錄聖諭詔冊等。今日之制。卽本江陵遺意也。蓋明初起居注。別爲專官。而萬歷後。乃歸之史官爾。然今制。自掌院掌詹以下。皆得充起居注官。不專史官。此其異也。按唐六典。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屬門下省。

起居舍人二人。亦從六品。上掌錄天子之制誥德音。以修紀言之史。屬中書省。此卽古左右史之分職。至明而合爲一官。今仍之耳。

郊勞

安親王平湖南。康親王平閩粵。章泰貝子平滇黔。凱歸。上皆郊勞於蘆溝橋西二十里。諸王都統滿漢大學士尙書侍郎阿思哈尼哈番以上大臣皆從。既至。詰朝。皇帝對天行三跪九叩頭禮。諸王大臣及出征王將軍等。隨行禮畢。上御黃幄。諸王大臣侍班。鴻臚寺引出征王將軍等朝見。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賜茶。回宮。

禁師生

唐人五代最重座主門生之禮。明代尤甚。萬歷中。門戶旣成一爲師生。終身以之。惟嘉靖八年。張璁霍輅爲主考。戒諸生不得修弟子禮。本朝沿明之舊。順治十五年戊戌科。給事中胡悉寧建言。鄉會試不分經房。不稱師生。至康熙十八年己未科。始復分房舊例。而師生之禁仍舊。

初選方面

順治己丑會試後。以兩廣初定。需人。遂用新進士候銓者。二甲授參議。三甲授知府。進士釋褐。卽爲四品監司郡守。

蓋捌例也。然止此一科爲然。

賜生員金

康熙三十二年春二月。駕幸五臺。駐蹕完縣。召父老慰問。賜金。有蔡丹桂者。自陳縣學生員。家貧無以爲養。上命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及德輶如毛。毛猶有倫句。稱旨。賜白金五兩。金盤瓠婆果六枚。仍諭曰。爾當努力讀書。開卷有益也。事載西巡日錄。

賜御筆講義

初上以御筆。頒賜內閣翰林起居注諸臣。卽部院大僚。皆不得與。惟刑書蔚州魏公樞。一拜賜耳。康熙二十一年。廣西巡撫郝浴。疏請頒賜御筆清慎勤三大字。部議俞其請。遂遣官徧賜各直省督撫云。壬戌。翰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焄。冊封琉球。癸亥。翰林編修孫卓。禮部郎中周燦。冊立安南。亦以爲請。皆獲頒賜。琉球得守禮之邦。安南得忠孝守邦各四大字。其講筵四書書經講義成例。頒賜在京三品大臣。國子祭酒四品。亦得拜賜。在外則三品督撫。及在籍三品大臣。亦與焉。二十四年。頒賜易經講義。士禱以少詹亦得拜賜。汪今官禮部政使林今官貴州提學道食草皆子門人

巡方

池北偶談

世祖皇帝時。時用部主事及中書舍人。行人評事。博士等官。假監察御史銜。巡按各直省。差竣。都察院殿最之。最者得內陞京堂五品。餘則仍回居本職。不真授御史也。後仍歸御史。而巡方亦停不遣。康熙六七年間。復用各部郎中。以監察御史銜。巡視鹽課。未幾復舊。

士黑勒威勒

順治中。百官罰俸者。有士黑勒威勒之名。康熙初。尙沿舊制。未久停止。

翰林卿寺屬

太僕寺舊有丞。後裁去。增設滿洲員外郎八人。翰林院本無主事。起居注館既設。增記注滿洲主事四人。中書舍人六人。

大中

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旣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閱江樓

友人紀伯紫。金陵人。嘗有詩云。惆悵天涯頭盡白。楊花空滿閱江樓。佳句也。按洪武初。欲於獅子山。龍山頂。作閱江樓。先令儒臣作記。故潛溪諸公集皆有此文。樓實不果。

作。

發陵

康熙二十二年。陝西平涼府。盜發韓康王定王二冢。法司按律擬罪。止以發掘前代帝王陵墓。特令加等。因諭歷代帝王陵。應加守冢人戶。下九卿雜議。并禁稱故明廢陵等語。聖諭云。凡云廢者。必如高煦等有罪廢為庶人。然後可。彼生為藩王。誰廢之耶。上之仁明如此。

督撫內陞

康熙中。總督內陞者。秦督莫洛。刑部尚書。漕督帥顏保。工部尚書。浙督李之芳。兵部尚書。川陝總督哈占。兵部尚書。浙閩總督王臨。戶部尚書。浙閩總督王國安。刑部侍郎。巡撫內陞者。廣東巡撫馮甦。安徽巡撫薛柱斗。山東巡撫張鵬。貴州巡撫田雯。俱刑部侍郎。甘肅巡撫巴錫。工部侍郎。伊圖。戶部倉場侍郎。江蘇巡撫余國柱。左都御史。貴州巡撫楊雍建。兵部侍郎。山東巡撫徐旭齡。工部侍郎。江蘇巡撫趙士麟。兵部督捕侍郎。

會元解元入翰林

世祖極重科名。自丙戌迄己亥。會試第一。皆入翰林。惟丁亥李人龍不與。後以開薦為中書舍人。壬辰程可則以磨

勘被黜。乙未邑同年伊翁庵。舉進士。引見南海子。上顧學士曰。此人山東解元也。遂改庶吉士。後授御史。官至都御史。巡撫雲南。自辛丑至庚戌。例又一變。康熙癸丑。上以會元韓葵為狀元。榜中解元。皆改庶常。丙辰。亦以會元彭定求為狀元。乙丑。以會元陸肯堂為狀元。凡一榜解元亦然。遂為定例。人遭逢固有幸不幸也。按夢梁錄。宋時中省魁者。殿試有陞甲恩例。前十名亦如之。

京堂

京堂。本以待吏部科道官內陞者。無徑授之例。康熙中。張靖逆侯。勇子雲翼。馬文毅公。雄鎮子世濟。陳海巡。啓泰子汝器。皆授大四品。廣西平樂進士袁景星。陳忠愍公福弟壽。皆授小四品。趙都督。應奎子衍祥。許都督。占魁子登隆。皆授五品。

伯高

檀弓。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云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為之主。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金陵白評事仲調。為湯陰王東皋。勉吏部門生。康熙丁巳。吏部卒於家。訃聞京師。仲調為位而哭。又於蕭寺中受弔。凡弔者拜之。如子弟執父兄之喪。蓋古禮云。

外國封使

國朝聲教之遠。梯航至者數十國。而受封遣使者。惟安南琉球二國。安南又凡三遣。始則康熙三年。諭祭黎維禋。奉使者侍讀學士程芳朝。繼則康熙五年。冊封黎維禋。奉使者編修吳光也。六年八月。維禋逐都統使莫元清。奪其諒山高平地。元清奔暹朝。兩廣守臣以聞。七年。遣使宣諭。則侍讀李仙根。職方主事楊兆傑。為正副使。琉球封王。順治中。遣給事中張學禮。行人王垓。為正副使。居閩數年。罷歸。康熙初。復遣。時張已改御史。王已遷戶部郎中矣。康熙十二年。暹羅請封。上以海道駕遠。令以敕印付其使臣。帶往於事。理甚便。而亦不失柔遠之體。按嘉靖二十年。降安南國為安南都統使司。仍以莫登庸為都統使。國初定粵。莫敬耀來歸。未受爵。卒。授其子元清都統使。黎維禋亦來歸。未受封。卒。子維禋立。康熙五年。冊封維禋安南國王。康熙二十一年。琉球安南復入貢。遣編修孫卓。儀制司郎中周燦。往安南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焜。往琉球。二十三年。暹羅復入貢云。

殉葬

八旗舊俗。多以僕妾殉葬。朱御史小晉。妻始建議禁止。得

旨允行。朱歷官至戶部侍郎。

試錄齒錄

科場試錄齒錄。其來已久。東觀奏記載鄭顯知舉。宣宗索科名記。顯屬祠部員外郎趙璘。採訪諸家科目日記。撰成十三卷。始武德元年。至大中十年。敕付翰林。自今放榜後。並寫及第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仰所司逐年編次。明三百年鄉會試。并沿其制。康熙初停止。至庚戌會試。乃復舊例。鄉會試錄。仍進呈。乙卯鄉試。以兵餉不足。再停止。尋又復。

布政陞尙書

李文達公天順日錄。載天順二年。以山東布政使陸瑜為刑部尙書。四年。以朝覲官布政使蕭詎為禮部尙書。又欲以布政使賈銓為戶部尙書。不果。明盛時。中外用人如此。天啓時。以布政使張五典為兵部尙書。則以其子御史銓死節。蓋異數也。本朝順治中。布政使往往入為侍郎。康熙初。定品級考。布政使內陞止於太常光祿卿。而不及太僕。何也。

闕證

予鄉啓禎名臣闕證者。如鍾司空龍淵正。畢司徒白陽。自

曹司空見素。先太師大司馬霽宇公乾。泉其尤著者。曹通
議葆素。司空之兄也。躬行實踐。號為醇儒。品不在龍淵
先生之下。然名位稍卑。例不得證。竊謂朝廷易名重典。亦
顧其人何如耳。今例尚書以上乃得證。國史三品以上乃
得立傳。其以名位湮沒者多矣。近王給諫北山高。疏請死
節諸臣。不必拘定品級。皆當予證。以鼓忠義之氣。其論最
正。格於部議不行。

歐陽從祀

今言嘉靖中議祀典。進后蒼文中子胡瑗。歐陽修四人從
祀。歐陽以濶議。故故字敬特進之也。予謂歐陽公人品學
術。亦自不愧。然以世廟君臣之私進之。則謬矣。公之生也。
以此負謗。其歿也。以此從祀。所謂求全之毀。不虞之譽者
也。

世祖御書

西山新法海寺。前對裂帛湖。世祖皇帝翠華駐此。瞻眺湖
光。因賜今名。殿有巨碑。刻敬佛二字。筆勢飛動。世祖御書
也。

文武互用

本朝用人器使。有不拘文武資格者。以武臣改文職。如順

治中。總兵官李國英。改四川巡撫。後為總督。川陝兵部尚
書。總兵官胡章。改山東右布政使。遊擊王肇春。黃明。改知
府。以文臣改武職。如莊浪道參議朱衣客。改隨征四川總
兵官。吏部侍郎陳一炳。戶部倉場侍郎周下世。前總督浙
閩兵部侍郎劉兆麟。俱改都督。同知僉事等銜。充山西山
東直隸等處。援勦提督總兵官。

學士贈尚書

本朝大臣。身後例有恩卹。或予證。而贈官者。絕少。康熙十
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喇沙里卒。以侍講筵久。特贈禮部
尚書。證文敏。蓋異數云。

池北偶談卷二

談故

鍾恭愍恩卹

明景帝易儲。鍾恭愍公同。章恭毅公綸。廖恭敏公莊。皆極
諫。恭愍公疏先入。死杖下。被禍尤慘。至英宗復辟。特擢恭
毅禮部侍郎。恭敏復官。大理少卿。尋進侍郎。成化中卒。贈
尚書。而恭愍止贈大理寺丞。恩卹獨薄。當時亦無言之者。
五學士

國朝官制。設內三院。曰國史。曰秘書。曰弘文。院各有學士一員。既設翰林院。以內三院爲內閣。則止設閣學二員。而別以一人掌翰林院事。俱彙禮侍。康熙十九年庚申。乃有學士五人。內閣徐立齋。元李容齋。觀天掌院葉訶。苞。而張敦復。英以講學內直。特陞翰林院學士李厚。苞。地以軍功超擢學士。至是入京。陛見。奉特旨入內閣。四公皆兼侍郎。葉則加尙書云。近李臣諫。王藻。儘。李倚江。梯。願。懿。樸。蔭。同時爲內閣學士。亦四人。李去。陸。義。山。秦。代之。王擢戶侍。徐。勝。力。炎。代之。陸。乞。休。韓。慕。廬。英。代之。亦四人。

李選侍

明光宗朝。選侍李氏。鼎革後尙存。至康熙甲寅歲五月十八日始卒。

明熹宗

有老宮監言明熹宗在宮中。好手製小樓閣。斧斤不去手。雕鏤精絕。魏忠賢每伺帝制作。卽時。輒以諸部院章奏進。帝輒麾之曰。汝好好生看。勿欺我。故閣權日重。而帝卒不之悟。

會議

翰林記。正統十年。始命內閣與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

池北偶談

寺堂上官六科掌印官會議。遂爲例。如合會儒臣。則本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國子監皆與。國朝制。凡大事及章奏會議。內則親王貝勒大臣。外則九卿詹事科道。而內閣翰林院不與。詹事府凡事皆得與。坊局不與。

不避廟諱

唐避太宗御諱。率改世曰代。予讀皮襲美文藝。多不諱世字。鹿門隱書一條云。三王之代。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又與元徵君書云。擢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又皆世民二字運用。

大名居士

金史衛紹王本紀載尙宮左夫人鄭氏。罵胡沙虎事。贊云。於金掌奏目女官大名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璽事。附著於篇。則金時宮掖蓋有記載女官矣。

讀講諭洗

康熙中。更定品級考。後又定朝班坐次。侍讀侍講班在諭德洗馬之上。然凡郊廟祭祀。諭洗皆與陪從。而讀講則否。及推陞祭酒。則庶子與講讀皆得開列。而諭洗則否。又左右掌坊庶子正五品。侍讀侍講學士從五品。而庶子必陞講學。皆品級考之宜加審詳者。

張真人

隆慶中。江西守臣言張氏職名賜印。不載典制。宣永裁革。詔革去真人之號。以為上清觀提點。萬曆初復之。相沿至今。無釐正者。使與衍聖公公然並列何哉。

有子

萬曆初。訓導侯貴上言。論語成於有子。曾子之門人。子張不及有若。進子張而坐。有子於廡。非是。予嘗謂十哲未允。當進有子。而黜宰我。冉有。貴之言誠不易之論。及予為祭酒。已具疏欲言之。同人謂恐涉紛更而止。至今以為憾。

寧陵城

侍講湯先生氣言。初寧陵城小而卑。呂新吾先生以刑侍家居。謀大之。縣人難於改作。或生怨謗。公曰。三十年後。當知吾意。至流賊之亂。適三十年矣。境內百姓。攜家入保者。以數萬計。縣人德之。為立祠。

明太宗稱祖

宋孝宗淳熙十五年。太上皇崩。洪邁請廟號世祖。尤袤言光武以長沙王後。布衣闢起。不與袁平相繼。稱祖無嫌。太上繼徽宗正統。以子繼父。非光武比。乃定號高宗。明嘉靖十七年。加上太宗廟號曰成祖。豈未聞表之言耶。

翰詹官朝班

翰林記。載翰林院朝房。在午門外。右第六區。殿閣大學士本院學士以下。皆在焉。詹事府在右第十八區。詹事少詹事以下。皆在焉。今制。內閣大學士本院學士詹事少詹事。皆拜於殿上。不與部院同班。

起居注

康熙十年。復設起居注。館在午門內之西。與實錄館相對。其官則自掌院學士詹事以下。史官以上。皆得充之。初止八人。後增五十六人。今桐城張公英。以禮書兼掌院事。以為起居注。官吏侍常書公兼掌院事。亦然。

秩序

翰林記。凡修書考試等事。書職名。學士序於春坊大學士庶子之上。讀講學士序於諭德之上。侍讀侍講序於府丞中允之上。修撰序於贊善司直之上。今春坊大學士府丞司直。罷不設。大抵學士在詹事之上。三品詹事。本三品。而詹事。少詹事。在讀講學士祭酒之上。庶子在侍讀侍講之上。讀講在諭德洗馬之上。中允贊善司業。次之。史官又次之。庶吉士又次之。

批旨

翰林記。宣宗時。始令內閣楊士奇等。及尙書兼詹事夏原吉。蹇義。凡中外章奏。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旨。中易紅書批出。今謂之票旨。尙沿其制。而批紅則內閣學士之職。

國初明史總裁

國初順治二年。會奉旨纂修明史。大學士剛林。邢充格。范文程。馮銓。洪承疇。李建泰。為總裁。學士詹圖。賴袞。伊圖寧。完我。蔣赫德。劉清泰。李若琳。胡世安。侍讀學士高爾儼。侍讀陳具慶。朱之俊。為副總裁。郎廷佐等九員。為纂修官。

薦舉優異

康熙戊午。薦學文學洪洞。進士范鄒鼎。以病辭。巡撫疏參。溫旨令邊前諭來京。以副求賢至意。比諸人至京。又諭戶部月給銀米。其不與五十人之選。擇高年者授以官。部議皆授司經局正字。特旨改內閣中書舍人。初太原傅山定與杜越。年皆七八十。以老病請於吏部。不與御試。故部議不及。特旨傅山杜越等。文行素著。俱著授內閣中書。右文之盛。古未有也。

四布衣

上嘗問內閣及內直諸臣以布衣四人名字。即富平李因

篤。慈繁。姜宸英。無錫。嚴繩孫。秀水。朱彝尊也。後公卿舉薦。獨宸英不得與。繩孫目疾。是日應制。僅為八韻詩。閣中閱卷。已不錄。上特令與因。篤。彝尊二人同授翰林。是時宸英方在京師。不免向隅。信遇合有定命也。閱卷四人。大學士高陽李公。寶坻杜公。臨朐馮公。掌院學士崑山葉公。

上賜

上優禮儒臣。癸丑賜宴瀛臺。翰林官皆與。戊午。士禛同陳葉。二學士內直。時四五月間。日頒賜櫻桃。蘋果。及櫻桃漿。乳酪。茶。六安茶等物。其茶以黃羅絨封。上有六安州紅印。四月二十二日。賜天花。特頒御筆。上諭云。朕召卿等。編纂。適五臺山貢到天花。鮮馨罕有。可稱佳味。特賜卿等。使知名山風土也。用烏絲闌書。又賜御書人二幅。士禛得存誠二字。唐人張繼楓橋詩。廷敬得龍飛鳳舞四字。唐詩一首。曲江垂柳方藹得存誠二字。唐人崔國輔詩。却却別賜士禛石刻二幅。一清慎勤三大字。一格物二字。諭云。去冬。曾以石刻賜經筵諸臣。時爾士禛未與。故特頒賜。八月入直。又同陳葉。張三學士。和御製賜輔國將軍俄啓詩。仍命次日。攜名字印章入內。各書一幅。即發養心殿裝潢。隨御筆同賜之。皆異數也。

考察

翰林記載翰林官考察之法。成化間。本院學士會同內閣考察弘治元年。令翰林官亦從吏部考察。本朝翰林京察。在吏部過堂。例凡數變。順治中。讀講諭洗中贊司業以上。皆後堂相見。具迎送之禮。康熙癸丑。始在前堂。過半堂。呼官及姓不呼名。至己未。則自少詹讀講學士。直呼名矣。京堂官。自僉都御史大理少卿左右通政。亦皆呼名。體統後替。非古制也。

賜衣

翰林記載洪武十四年。賜翰林官羅衣各一襲。永樂中。賜內閣七人二品織金貯絲衣。康熙中。每冬賜內閣及學士日講起居注官。貂裘人一襲。自癸丑後。演黔用兵。輟賜。

賜居第

翰林記洪武中。賜編修羅復仁居第。宣德中。賜楊溥第於東安門。康熙丁巳。上命左諭德兼修撰張英。內直講書。特賜第西華門內。翰林院侍講高士奇亦然。後杜縉修訥亦賜第厚載門。

明史開局

康熙十七年。內閣奉上諭。求海內博學宏詞之儒。以備顧問著作。時閣部以下。內外薦舉者一百八十六人。十八年三月朔。御試體仁閣下。耕玉衡賦二十韻詩。中選者彭孫通等五十人。有旨俱以翰林用。開局編修明史。候補少卿一人。邵吳遠改侍讀。監司湯斌。李來泰。施閏章。三人。郎中吳元龍。一人。改侍講。進士彭孫通。中書舍人袁佑等。授編修。貢舉監生。生員布衣倪燊等。授檢討。以原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徐元文為監修官。翰林院掌院學士葉方諱。右春坊庶子兼侍講張玉書。為總裁官。開局內東華門外。

五十相

石林燕語云。本朝宰相。自建隆元年至嘉佑四年。一百四十年。凡五十人。明崇禎十七年間。命相亦五十人。可以觀治亂矣。

加侍郎銜

本朝監寺官加侍郎銜者絕少。康熙元年以來。惟欽天監管理歷法南懷仁。加工部侍郎。歿後贈禮部侍郎。太醫院使馬之俊。歿後亦贈禮部侍郎。

陳澹從祀

康熙二十六年。江西巡撫安世鼎。疏言。宋儒陳澹。南康府都昌縣人。著禮記集說。學者宗之。當與程朱蔡沈胡安國

並議從祀。部覆陳澹禮經集說。上有師承。源流明白。但性理精深之處。未能遡遠。程朱。即較之蔡沈。胡安國。亦覺有間。且生平行實。湮沒無考。既已專祀於鄉。其著書立言之功。亦足云報。崇奉兩廡。未敢輕議。

西園雜記之誣

海鹽徐咸著西園雜記。述嘉靖初議大禮。極言張桂之論。確不可易。諸元老大臣。徒以大功出一書生。不勝其憤。不論事之是非。義之當否。相率羣相力排之。非至公至當之論云云。又載慈壽皇太后飾美姬數十人。列左右以惑帝。尤為悖誕。所謂不知世有廉恥事者矣。

內大臣

本朝官制。滿洲勳舊。別有內大臣。不為閣部院官。及八旗都統等官。有軍國重事。在禁中。與滿洲大學士。尚書等雜議。謂之黑白昂邦。按唐制。兩樞密使。左右中尉。稱內大臣。然後乃中貴。實異而名同耳。

奪情

奪情非盛德事。唐宋名相多蹈之。賢如曲江公。亦所不免。明新都楊文忠公。屢疏力辭起復。升菴謂國朝宰相。不起復。自公始。前此三楊。悉夏諸名臣。奪情者習為故常。不知

何以李文達獨受惡名。明末武陵奪情。則有軍旅之事。較之無事之時。自可未減。湘潭王山長。常著說。雪武陵之冤。亦自有理。然漳浦之論。固萬古不易也。

從祀疏

康熙二十年。都察院僉都御史張吉午。疏言。故明翰林院學士方孝孺。當建文靖難之際。平居則明道黜邪。臨難則成仁取義。能以理學為天下倡。其所著遜志齋集。自程朱而後。未多見也。吏部尚書羅欽順。當正嘉之際。學者蔑棄淵源。談空好異。欽順作因知記。以正人心。斥雜學。似是非。明心性。毫釐之辨。至萬曆啓禎間。聖道式微。異端益熾。賴有光祿少卿顧憲成。都察院左都御史高攀龍。倡正學於東林。都察院副都御史馮從吾。倡正學於關右。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倡正學於浙東。皆能羽翼聖經。發揮賢傳。有功於理學名教。並當急議從祀。以光大典。但此六臣或阻於忌諱。或扼於權奸。所以故明未及表章。實為勝國之闕。今正在纂修明史之時。伏乞覃恩從祀。登之學宮兩廡。使天下知正學云云。

常參

文昌雜錄。載宋時百官日赴文德殿。東西向對立。宰相一

員押班。再拜退。謂之常朝。又云。唐制京司職事官。有朔望參。有五日參。唯職事官五品。并供奉官八品以上。及員外郎。監察御史。太常博士。則每日參。有常參官。九參官。六參官等。云云。春明退朝錄。唐有職事者。謂之常參。今蘇外朝。不登務者。謂之常參。本朝順治中。月凡六朝。世祖皇帝嫌其頻數。定以三旬。逢五日常朝。壬戌夏。有旨。文武官每日五更入朝。列班午門外。候部院啓奏官出。始散歸署。既而大理寺司務趙時揖。上疏言之。尋有旨。九卿詹事掌印給事中掌道御史如故。餘并停。趙杭州人。

琉球入學

康熙二十三年。册封琉球。翰林院檢討汪楫。中書舍人林麟焯等疏言。中山王尙貞親詣館舍云。下國僻處彈丸。常慚鄙陋。執經無地。嘗學有心。稽明洪武永樂年間。常遣本國生徒入國子監讀書。今願令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云云。事下禮部。部覆史載唐貞觀中。與學校。新羅百濟。俱遣子入學。琉球自明初始內附。會典載大琉球國。朝貢不時。王子及陪臣之子。皆入太學讀書。禮待甚厚。又載洪武永樂宣德成化間。琉球官生。俱入監讀書。今該國王尙貞。以本國遠被皇仁。傾心嚮學。懇祈使臣汪楫等。轉奏願令

陪臣子弟四人。赴京受業。應准所請。聽其遣陪臣子弟入監讀書云云。時子爲祭酒。咨覆禮部。略云。查大學志。載洪武二十五年秋。琉球國遣其子及陪臣之子。日孜等入監。命工部給羅絹爲秋衣。冬。琉球中山王。遣其舅仁悅。慈等至。永樂二年。琉球中山王。從子三五。良聲等九人。以謝恩。至。奏請入監。給賜一如洪武中故事。令工部建王子書房於監前以處之。三年。琉球山南王。遣蔡官子李傑。至。四年。中山王。遣蔡官子石達魯等六人。至。其後李傑。石達魯等。每在監三年。得乞歸省。九年。中山王。遣王相之子懷德。蔡官子祖魯。古至。十一年。遣蔡官子周魯等三人。至。是年有奏歸省者。命禮部厚賜。以榮其歸。是後乞歸省。或令候其使者還國。以行。永樂以後。至於正德。常三四遣。至嘉靖五。年。中山王。遣官生蔡廷美等四人。至。十一年。歸國。十七年。遣梁炫等四人。至。二十三年。歸國。尋又遣蔡朝用等五人。至。令在南雍。處以光哲堂。歲時給衣物。如例。向慕文教。琉球於諸國爲最篤。國家待之亦爲最優。云。康熙二十七年。琉球國王。遣耳目宮魏應伯等。恭進朝貢方物。又遣陪臣子弟梁成楫。鄭秉均。阮維新。蔡文溥等四人。同貢使赴京。入監讀書。於正貢方物外。敬加屏風紙三千張。嫩蕉布五

十元。

四相

順治中閣臣無定員。自康熙元年。至今二十年。漢大學士止三人。存內三院之舊也。壬戌歲。寶坻杜公。臨胸馮公。同致政歸。而宛平王公。以前兵書大拜。又兩月餘。錢唐黃公。以吏書漢陽吳公。以禮書。同日大拜。始有四相。前此癸丑歲。李杜馮三公。在內閣。而孝感熊公。以翰林學士大拜。亦四相。

大臣宮銜

自康熙元年以後。閣部大臣無加宮銜者。壬戌十一月。以太宗文皇帝實錄告成。加武英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口公。明公。俱太子太傅。少傅。保和殿大學士。戶部尚書。高陽李公。太子太師。致仕太子太傅。保和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寶坻杜公。太子太師。致仕文華殿大學士。刑部尚書。臨胸馮公。太子太傅。故太子太傅。中和殿大學士。吏部尚書。郝統公。圖公。追贈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餘年所未有也。

建祠

壬戌冬。廣西巡撫郝中丞。浴上疏。為死節前巡撫廣西都御史。贈兵部尚書。諡文毅。馬公。雄鎮。平蠻滅寇將軍。巡撫

廣西。兵部尚書。諡忠烈。傅公。弘烈。請建雙忠祠。詔允之。疏略云。原任撫臣馬雄鎮。當逆氛狂熾。矢志不二。幽禁三年。罵賊而死。原任撫臣將軍傅弘烈。仗義興師。臨危不屈。殺賊之心。死而益烈。云云。二公真不愧俎豆者矣。

土魯番表

康熙二十一年。土魯番上言。伏以我皇上。猶昔者斯堪達爾之君。一統金甌。扎穆西特之君。藻鑑五口。亦若化日普臨。率土景星。光照萬靈。抑猶哈地穆之君。廣口恩惠。汝思他穆之君。勇力絕倫。譬之矛鋒之銳。龍爪之威。莫敢正向而視。茲者恭候聖安。切照前經。遣發進貢。烏盧火者。會上諭五年一次進貢。欽此。所以悞此進貢者。原因臣國。遭逢荒亂。今幸太平。亟遣亦思喇木火者。前往進貢。至於以後。應進貢物。合當照密爾焦地音阿克刺單。進貢舊例。但天朝建都極東。臣國地居極西。應否照舊進貢。表請裁奪。

蒙古表

康熙二十一年。蒙古為請旨事。外藩蒙古王。貝勒。貝子。公。台吉等。諸臣。誠惶誠恐。謹奏者。向因逆賊吳三桂。相率叛亂。軍民極其荼毒。幸我皇上。不憚身心之勞。孜孜圖治。仰見天朝早臻太平。是以祭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世祖皇

帝復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徽號。頒願恩詔。大赦天下。爰加賜賚。率土俱歡。恭上我皇帝尊號。為至神大德。治平天下。聖皇帝。伏祈皇上。俯准臣等所奏。臣等不勝欣躍。奉旨。朕自御極以來。夙夜孜孜。勤求化理。期於中外。又安。生民樂業。今逆寇雖已蕩平。治化尙未孚洽。前諸王大臣等。請上尊號。已經有旨。這藩王等所請。亦不必行。該部知道。

御書

康熙十九年。以御書手卷。賜日講起居注諸臣。學士葉方鵠。太極圖說。詹事沈荃。心經。侍讀學士張玉書。莊子說劍篇。

增起居注官

辛酉四月。增起居注日講官八人。湯荆岷。蘇秦對蘇。徐德蕙。乾曹峨眉。禾王瑁湖。齡朱竹垞。學嚴藕漁。孫潘稼堂。徐宋合舊講官共十六人。

膳卷

唐閻際美。鋪試蟠日。祈天宗賦。誤書衛賜作衛駟。榜出登第。往參座主。曰。諸君試日。天寒急景。寫札或不如法。恐文書到西京。須呈宰相。請先輩各買好紙。重來。請印。如法寫淨送納。抽其退本。舊時直省小試。解卷送禮部。例須別膳。

淨本。亦是唐人遺意。至鄉試。朱墨原卷解部。即不得爾。

綠頭牌

國朝。六曹章奏。悉沿明制。惟緊急事。或涉瑣細者。則削木牌而綠其首。以滿洲字書節略於上。不時入奏。取旨。不下內閣。票擬。謂之綠頭牌子。蓋古方策遺意也。

官年

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按洪容齋四筆。宋時有真年官年之說。至形於制書。乃知此風。由來遠矣。獨寇萊公不肯減年。應舉。又司馬朗傳。伯達志不減年。以求成。則漢魏間已有之。

柳條邊

哈達城。在撫順東北。有哈達河。其東插柳結繩。以界蒙古。長亘千里。南至朝鮮。西至山海關。有私越者。置重典。名柳條邊。見高宮詹士扈從東巡日記。

朝鮮疏

康熙十五年。朝鮮國王李淳。奏為臣先祖臣穆莊王。橫被野史。詆誣。敢陳冤痛情節。冀許刪改。特示昭雪事。臣五代祖昭敬王。於明朝萬曆戊申歲。薨逝。元妃朴氏無子。繼妃

金氏生一子甫三歲。庶子光海君瑋嗣位。蓋以金氏違先王意。舍已出而爲之請於中朝。得准封也。光海既立。聽信讒賊。自生猜怨。仇視母后。幽閉別宮。褻辱備至。而戕兄殺弟。屠滅諸姪。殄絕彝倫。無復人理。內作色荒。嗜慾無節。外營宮室。十年未已。斥逐耆老。昵狎羣小。繁刑重斂。下民嗷嗷。神人咸怒。宗社將墜。時有金靈李貴等。以昭敬王舊臣。不勝邦國危亡之憂。奮發忠憤。誓靖內難。乃於天啓癸亥三月。糾合義旅。大集廷臣。奔告王大妃於別宮。宣教廢瑋。迎立昭敬王孫綾陽君侁。即臣曾祖父穆莊王也。以太妃命。權署國事。遣使請命於明。明朝始不允許。後乃洞察本國事情。特降封典。此實當時天下耳目。共所聞知。穆莊王匡復之烈。雖不敢上擬殷周廢立之正。亦可謂無愧漢宣。此所以臨流東國二十有七年。而功光往牒。業垂後裔者也。頃年。陪臣之使還也。偶於沿途。買得皇明十六朝紀。其中記本國癸亥年事。直以篡逆書之。其他汗醜之言。不啻狼籍。臣先父王淵自得此書。居常屬心。復慮明朝國乘。復有誑謬。方擬赴懇天朝。祈加釐正。不幸奄忽。窮志未伸。榮榮徵臣。奉此遺戒。何敢一刻忘於中。而重哀薦禍。事有未遑。淹延遲回。遂至今日。此固臣之大罪。而亦臣之日夜啣

痛者也。茲敢歷陳先祖臣穆莊王受誣事略。冀皇上之哀憐垂察焉。其所謂十六朝紀。不知撰次者爲何許人。而乃遽張訛僞。掇拾怨讒。一則曰。侁走馬試劍。謀勇著聞。常在廢君左右用事。一則曰。密約繼祖母王太妃。以救火爲名。令兵入宮。甚至謂縛縛廢君。投之烈燄。嘻。此豈人理之所可有者乎。復有登萊巡撫袁可立侍郎。畢自嚴。諸人之疏。至以媾倭等語。大加詆誣。夫以穆莊王之聰明仁孝。素有令聞。留心經術。不口口口而謂之走馬試劍。自際昏亂。第死讒口。屏處危懷。莫保朝夕。而謂之常在左右。金塘十年內外。隔絕圓門。棘戶穴通。飲食而謂之密約。祖妃其虛罔謬。盤固已極矣。而當廢君之在位也。戮太妃之父。竄太妃之母。奪太妃懷中八歲之兒。而殺之。廢君之與太妃。非特子道已絕。亦太妃父母之讎也。然而終使昌邑山陽。得以自全於放廢之日者。實賴我穆莊王。泣涕惓惓。上以寬太妃。下以救羣臣。以克盡乎保護之道也。居則贍其衣食。病則濟以醫藥。矜恤之誼。始終不替。故光海君癸亥三月。見廢至辛巳七月。以天年終。葬以壬午禮官供祭祀。恩禮之厚。無愧古昔。彼投饋等語。又何誣妄之太甚耶。至於媾倭一款。尤萬萬無理。日本即小邦先世之深仇。而隔海之外

種也。雖強母不敵。姑與之羈縻。而既是我之仇邦。又非我之匹偶。今以童孺之駭。僮隸之賤。若指之爲壻於倭。則亦必駭然而憤。怫然而怒。矧以王室之親。貴介之尊。寧有忽事忘恥。結秦晉於異類之理哉。穆莊王妃。卽昭敬王朝幸臣。領敦寧府事。韓復謙之女王之在邸。以禮妾禽。及至癸亥。進主中壺。與王同受天子誥命冠服。而其氏族之詳。亦既具於當時請封之奏。臣不知登撫諸人。何所徵據。而作此不倫之語。至上誣天子也。伊時遼陽旣闕。登海初開。中朝聲息之流布於小邦者。只是江東毛鎮一路而已。小邦情實之得達於中朝者。亦只有江東毛鎮一路而已。文龍方且占據一島。積貨自衛。飾功行賄。西面而邀勳爵。憑威肆喝。東嚮而責餽餉。首尾將十年矣。及其驕虐日肆。意欲無厭。或俵散低貨。而勒取貂參。或多縱黠校。而盡括民產。或誘斬邊民。而虛充首級。西圍騷然。若在塗炭。穆莊王既續序。知民不堪。義責常切。彼不悛改。祇益嫌釁。而小邦之所以受黷於文龍者。有不可以一二計。則文龍之巧作蜚語。肆然搆誣於廢與之際者。又豈可量哉。因此而督撫有奏。因此而禮部有疏。姑則以無罪見疑。而爲憂。終則以至寃將伸而爲幸。上自先太妃。下至百官民庶。悉舉廢君淫

暴無道。敦倫亂紀之罪。先穆莊王。寬仁孝順。天與人歸之狀。或直奏於天子。或呈申於當路。交龍亦反前說。更上題本。及其事實。悉暴誣寃。大伸明朝。乃於天啟乙丑歲。遣太監胡良輔等。許准封典。仍賜誥命。丙寅。又遣翰林院編修姜曰廣等。來頒詔敕。兼以錫賚。恩綸滂疊。昭雪無餘。則環東土數千里。亦旣脫離覆盆。而獲見天日矣。不料閱歷數紀之後。與亡百變之餘。尙有一種傳訛。未盡除於私相記載之中者也。夫未俗多岐。流言易訛。斯固叔季之通患。而齊東之人。或未悉於秦雍。交南之事。多不許於燕代。則草野之所記述。稗家之所論著。容亦有此孟浪之失矣。至於任當日之記註。執當日之簡策。考證有據。聞見亦該。想不至於顛倒紕繆。如野史者。而倘或溺於傳說。眩於去取。以之而布諸天下。以之而傳於後代。其將爲先祖九禰之寃。小邦百世之痛者。爲何如哉。今臣仄聞天朝。方修明朝史。書其於傳信紀實之際。必有以正訛釐舛。以成一代之正史。小邦呼籲。此正其時。茲專差陪臣福信君李椿。議政府參贊鄭哲等。畢陳卑悃。仰瀆天聰。伏乞皇上。特命修史諸臣。細考明朝行查始末。及小邦前後申奏。刪除註誤。快許。諭雪。以示勸懲。以裁成永世之令典。仍將印本。宣賜小邦。

則非但小邦今日君臣受恩啣結。糜粉是期。抑臣之先祖先父亦將感泣於冥冥之中矣。臣不勝大願。謹具奏聞。

特賜證

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尙書大學士。乃得賜證。近惟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公。以講筵舊勞。又勤王事以死。特贈禮部尙書。證文敏。掌院學士葉公方。以講筵舊勞。特加禮部尙書。尋遷刑部侍郎。仍帶掌院學士。加禮書舊銜。卒亦證文敏。掌詹學士沈公莖。亦以講筵舊勞。加禮部侍郎。仍掌府事。卒證文恪。皆異數。非常例也。

證典

古易名之典。太常博士議之。吏部考功奏行之。有未允者。所司駁之。其重如此。明掌於禮部。本朝則內閣典籍司之。每一人擬八證。或六證以上。內閣閣臣擇其三四。進呈御覽。欽定其一。

琉球世續圖

琉球國。或云流求。或云留求。自元以前。不通中國。明洪武五年。中山王察度始遣使入貢。入本朝爲屬國。職貢不絕。然紀載諸書。不詳其世次。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梅使琉球歸。作中山沿革志。進呈御覽。云世系沿革。彼國有厲禁。祕

不以告。多方購得琉球世續圖一卷。今譯者以漢文釋之。知其國自南宋始稱王。元延祐間。國分爲三。南山山明宣德時。復合爲一。明初。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自宋及今。代已四易。所謂姓歡斯者。無據。謂皆尙姓者。亦非也。世續圖載之如左。○大琉球國中山王舜天。以忝世續圖。○舜天

舜馬順熙。義本。英祖。大城。英慈。王城。或作成西威。察度。始通中國武寧。尙恩紹。尙巴志。尙忠。尙思達。尙金福。尙泰久。尙德。尙圓。尙宣威。尙真。尙清。尙元。尙永。尙寧。尙豐。尙賢。尙質。尙真。尙封。尙今。尙題。尙子。

題名碑

劉公嘉話錄。慈恩寺題名。起於進士張莒。題姓名於鷹塔下。後書之於版。遂爲故事。宋龐文英文昌雜錄云。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趙昇朝野類要云。進士及第。各集鄉人於佛寺。作題名鄉會。起於唐之慈恩寺塔也。予按進士題名列諸梵剎。於義無取。至明乃立題名碑於國學。題名記。或學士。或祭酒撰。其典始重。永樂壬辰。已前。在南雍。今京師太學持敬門內。諸碑。則自永樂十四年丙申科始。至崇禎十六年祭未科止。螭首龜趺。星羅林立。

一代之鉅觀也。本朝最為右文。而題名碑止順治丙戌一科。丁亥已後無之。當時不知何故廢而不舉。後遂相沿。此闕典也。

土地

今吏部禮部翰林院衙門。土地祠皆祀韓文公。明南京吏部土地祠。則祀蹇忠定公。

池北偶談卷三

談故

太學題名碑

予前記本朝國學進士題名碑。未立為闕典。官祭酒時。欲疏請未果。丁卯。御史言之。禮部覆疏允行。按水東日記云。內官阮安。督工建太學時。悉取前元進士碑。磨去刻字。今三年一立石。皆是物也。此雖與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登城事。微不同。然古蹟湮沒。亦可惜也。

祭禹陵

康熙己巳二月。上巡幸武林。因渡錢塘。親謁大禹陵。諭總督侍郎臣王際曰。朕巡行江表。緬懷禹德。躬率羣臣。展祭陵廟。願瞻殿宇。圮傾。禮器缺略。人役寥寥。荒涼增歎。慈民

風俗。崇祀淫祠。俎豆馨香。奔走恐後。宜祀之神。反多輕忽。朕甚慨焉。自昔帝王陵寢。理應隆重培護。况大禹道冠百王。身勞疏鑿。冕寧率土。至今攸賴。豈可因循。特書地平天成四字。懸之宇下。著地方官。即加修理。畢備儀物。守祀人役。亦宜增添。俾規模弘整。歲時嚴肅。兼賜銀二百兩。給與守祀之人。此後益令敬慎。地方官亦須時為留心。以副朕尊崇遐慕之懷。其即遵諭行。蓋是行原因視河。故於禹陵。特加崇重如此。

翰詹之長

康熙二十七年。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湯公斌。改工書。以禮部左侍郎張公英。兼管詹事府事。二十八年。翰林院掌院學士李公光地。調通政使。以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徐公元文。兼管翰林院事。皆不設正員。其後張公以禮書。兼掌翰詹二衙門事。

正副考試官

舊例。翰林給事中。同為考試官。則翰林為正。給事為副。吏部與五部同為考試官。則吏部為正。五部為副。獨康熙壬子科。戶部郎中郭昌。吏部主事彭襄。同主廣東試。以郭為正。彭為副。以郎中主事為。辛酉科。工科給事中許承宣。門

翰林院編修汪霖。同主陝西試。以許為正。汪為副。今丙子科。福建鄉試。亦以給事中党聲振為正。檢討王者臣為副。門人。此出偶然。非故事也。

七品銜

宋制。見任官得應制科。文官許二次。武官一次。謂之鎖廳。國朝。惟內閣中書舍人。貢監出身者。許應鄉試。舉人出身者。許應會試。他即無之。近江寧黃虞稷。慈谿姜宸英。以諸生薦入館修史。特加七品服俸。覃恩得以其品。馳封父母。而實未授官也。

狀元出典鄉試

舊例。詞林第一甲一名及第者。止充會試同考官。不出典各布政司鄉試。自康熙己酉科。己亥狀元徐元文。以待讀典陝西試。甲辰狀元嚴我斯。以修撰典山東試。始變常例。其後壬子科。庚戌狀元蔡啓傳典順天試。乙卯科。癸丑狀元韓奕典順天試。丁巳科。丙辰狀元彭定求典順天試。辛酉科。己未狀元歸允肅典順天試。丁卯科。乙丑狀元陸肯堂典江西試。遂沿為例。

閣學

明殿閣詞林記。有殿學閣學詹學翰學之名。國朝閣臣大

拜。祇稱中堂。或稱相公。而內閣學士。則稱閣學。按葉石林避暑錄云。宣和末。陳亨伯以捕方賊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稱龍學。顯謨徽猷二閣直學士。欲效之。而難於稱謨學。猷學。乃易為閣學。此稱閣學之始。

廣文

唐宋以來。仕宦多乞鄉郡。以便養。猶有古意。明代始不得官本籍。至廣文寒官。亦有越在萬里者。本朝廣文皆銓本直省。但不仕本郡耳。

印文

明嘉靖中。大同五堡之變。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海鹽鄭端簡公。時為主事。議改印文。柳葉篆。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以防詐偽。且言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在禮部之印。改鑄。易為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且然。况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耶。近用兵。諸省恢復地方。請印。吏科給事中趙之符。亦有此請。部議未行。然識者。趨之。

癸未

永樂癸未。初即位。天順癸未。南省火。皆改於明年會試。至崇禎朝。六會試。竟以癸未終。此亦數也。

八股

康熙二年以八股制藝始於宋王安石。詔廢不用。科舉改三場為二場。首場策五道。二場四書五經各論一首。表一道。判語五條。起甲辰會試。迄丁未會試。皆然。會左都御史王公熙疏請酌復舊章。予時為儀制員外郎。乃條上應復者八事。復三場舊制。其一也。尚書錢塘黃公機善之。而不能悉行。乃止。請復三場。及寬民間女子褻足之禁。教官會試五次不中者。仍准會試。三事。皆得俞旨。餘五事。後為臺省次第條奏。以漸皆復。如寬科場處分條例。復恩拔歲貢。復生童科歲兩考等。是也。

督捕

督捕衙門。始兵部兼攝之。順治甲午。尚書王公吉奏增設兵部督捕衙門。滿漢左右侍郎各一員。滿漢司官各六員。後以太僕寺少卿協理。旋改左右理事。官秩四品。視常僕少卿。壽光魏昭華以大理寺卿首遷督捕侍郎。後以建言徙塞外卒。至康熙三十八年復裁。事歸刑部。

特旨內陞

順治初。太子太保永昌王公疏以戶部郎中修賦役全書。加大僕寺卿。書成陞本部侍郎。至尚書。其後工部營繕郎

中。霍叔瑾。以大工加僕少。至通政使。順治乙未科。予舉南宮之歲。洪士銘以經略輔臣。襄公子。耿效忠以靖南王子。世祖特旨留部。又特旨以京堂內陞。洪以儀制郎中。遷太常少卿。遷太常卿。耿以武選郎中。遷太僕少卿。至順天府尹。

考選

黃訓讀書一得云。羅豫章文質公撰遵堯錄。稱宋仁宗明道中。宰相欲除二親故。為正言司諫。帝謂祖宗法度。臺諫官須宸選。若自大臣除。則大臣過失。誰敢言者。仁宗此言。可以為萬世法。

結銜

輟耕錄云。中書右丞相伯顏所署官銜。計二百四十二字。明天啓中。魏閣擅權。傲縉紳。為內官便覽。首刻已銜。亦至二百許字。古來權奸。如出一轍。勺中志略云。天啓中。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排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及刻內臣便覽。體乾復讓忠賢居首。特高一字。

漢軍漢人

本朝制。以八旗遼東人。號為漢軍。以直省人為漢人。元時。

則以契丹高麗女黨竹因歹竹亦歹朮里闊歹竹温物海八種爲漢人以中國爲南人

義王

孫可望與李定國皆張獻忠義子冒張姓號東府西府後獻忠敗死俱走入滇二人以爭權積不相能可望戰敗乃降世祖皇帝方以文德柔遠封可望義王世襲賜第東長安門外可望死其子徵瀛襲封康熙十二年臺省以爲言下諸王大臣九卿會議降封義公改慕義公蜀綿州鹿頭關廳土元祠可望重修有石坊大書僞衛柱國太師兵部尙書凡數百字猶稱張可望云

義字證

明大學士高公穀證文義二百七十年證義者止此一人本朝順治初大學士德州謝公陞卒證清義

關證

本朝證法關臣不由翰林皆得證文如洪公承證文襄宋公權證文康王公吉金公俊皆證文通孫公銓證文定衛公祚證文清李公芳證文襄皆非翰林也

詹事府

國朝順治中設詹事府皆以漢人翰林官兼之止設滿洲

詹事一員康熙初省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立皇太子府復設自詹事至正字滿人漢人各一員而滿人不兼翰林官初詹事府與九卿議政之列初設時失考故事久之乃復詹事次通政使大理卿之下少詹事次左右通政大理少卿之下然故事詹事與學士俱爲實錄等副總裁侍經筵今則有已遷正詹而仍爲纂修者御史言之竟未釐正二十二年沈宮詹釋堂奎移文吏部等之是年春講始侍經筵矣

臣下私諱

晉咸和三年拜王舒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疏父名會乞換他郡朝廷乃改會作鄒宜城有夷水以桓温父名彝改蠻水後唐同光三年以郭崇韜父名弘改弘文館爲崇文館長興四年以馬贊父名平不欲斥其家諱改同平章事爲同中書門下三品南唐元宗以董思安爲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特命改名南州又後主嗣位以鍾皇后父名太章尊后爲聖尊后於禮君所無私諱爲臣下諱失禮意矣

宰輔編年錄

宋宰輔編年錄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撰起建隆庚申

迄嘉定乙亥。凡二十卷。明呂邦耀。又為續錄。起嘉定九年。迄祥興二年。凡二十六卷。明雷鄭王李。諸公各撰公卿等表。吳郡許重熙。又為殿閣大臣年表。近予從姊夫益都高梓。嘗為續表。迄南渡乙酉而止。惜其無年。著書散佚。殊可惜也。

賜御筆

康熙丁巳夏。以御筆格物二大字。清慎勤三大字。石刻賜日講官翰林院學士陳廷敬。侍讀學士葉方謫。侍講學士張英。尋又賜英忠恕存誠等墨蹟。又賜詹事府詹事沈荃。龍飛鳳舞。忠恕等墨蹟大字。

講筵問答

丁巳春夏。上日御弘德殿講書。是時初進講通鑑講義。上每先自講一過。德音清朗。義理貫徹。每有詰問。皆出意表。一日問諸葛孔明。何如伊尹。陳學士敬對以諸葛亮三代王佐。伊尹之亞。上問諸葛亮成就。如何比得伊尹。陳對以所遇之時不同。葉讀學方對云。伊尹。聖人。諸葛亮。大賢。大抵伊尹可比孔子。諸葛亮可比顏淵。上首肯。一日講博學之節。上云。知行孰重。葉對云。宋臣朱熹之說。以次序言。則知先而行後。以功夫言。則知輕而行重。上云。畢竟行重。若

不能行。則知亦空知耳。又一日講一日暴之節。上云。古來君子。小人。不並立。君子進則小人退。小人進則君子退。一定之理。孟子此語。說得最好。

子成龍陸龍其

近日廉吏方面。有黃州知府子成龍。有司則嘉定知縣陸龍其。子永寧人。貢士。陸平湖人。庚戌進士。陸後補靈壽知縣。特召為御史。子為上所深知。數年中。歷藩臬司使。巡撫順天。辛酉歲。入見。賚予甚厚。上親製詩賜之。有郊圻王化。始。鎮鎗重臣膺之句。尋擢兵部尚書。總督江西南江西。

宋官制

宋初至元豐以前。官制最為繁猥。六部九寺。皆為空官。特以寄祿。秩序班位。而別以他官判職事。如兵部事。歸樞密院。戶部工部。歸三司。設審官院。三班院。流內銓。判吏部之事。設判禮部。判貢院。判禮部之事。設判審刑院。及詳議官。判刑部之事。又有使有權。使有權。發遣使之名。他如太常。歸判司禮院。太僕。歸羣牧司。鴻臚。歸客省之類。官自官。職自職。名實舛互。范文正公。在政府奏言。今六尚書九卿之職。皆權知。權判。無一正官。并是權假。數易無定。莫安其職。如欲復三公九卿六尚書之任。則體大難舉。願且命兩地。

輔臣兼領綱要。仿周官三公下兼六卿。如召公領冢宰。芮伯領司徒。畢公領司馬。遺意。又雜引漢制三公分部九卿。唐太宗時。宰相兼職。掌以為證。又條列審官流內銓三司。司農寺。羣牧司。國子監。太常禮院。三班院。殿前馬步軍司。審刑院。大理寺。刑部等職事。并令兩府兼判云云。然以宰執分判六卿九寺。更為侵官。至元豐新制行。六部置尙書侍郎。而各以郎官屬焉。九寺各置卿少卿及丞簿之屬。為寺監官。國子監置祭酒司業及丞簿之屬。為學官。又有御史臺。有兩省。通謂職事官。以唐文散階換部寺省監官。歸釐本職。如以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尙書。銀青光祿大夫。易五部尙書。正議大夫。易列曹侍郎之類。通謂階官。而食其俸。即明制所本也。但明制以六部合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謂之九卿。與詹事府。俱得會議大政。而太常太僕以下。為小九卿。本朝官制。率沿明舊。特於六部外。設督捕。獄兵部。置滿漢侍郎各一員。理藩院尙書一員。侍郎二員。又設宗人府正令。以覺羅為之。府丞一員。以漢人或漢軍為之。秩在副都御史下。通政使大理卿上。又設啓心郎二員。以烏金超哈為之。後即古之宗正也。順治十六年。裁去尙寶寺。迄今未置。漢澤其語云。宋制所謂官乃古之稱也。所謂職乃古之加官也。

國朝官制

國初內三院。滿洲大學士。謂之榜式烏金超哈官。大學士亦稱榜式。如范文肅公。甯文毅公。是也。六部初不置尙書。率以貝勒管部事。置侍郎以佐之。有滿洲漢軍。即烏金超哈。漢人各二員。後置尙書。久之又省去漢軍侍郎。定為滿洲郎中書各一員。侍郎各二員。漢軍亦有為漢侍郎者。滿洲郎中員外郎。初稱理事官。副理事官。後乃改從漢官之稱。惟協理兵部督捕太僕寺。漢少卿二員。改稱理事官。科道初亦稱理事。後改同漢人。俱稱給事中御史云。

宋四聖御押

格物要論。載王魯齋押字跋云。予觀司馬文正公之押。署名而小花。精神風致。自然見於誠意之表。唐末五季。諸人押字。莫不怪詭飄揚。傾欹放蕩。宜亂亡之相尋也。昔人重押字。至有蒼翠刻石以傳者。孫文定公。登顏山雜記。載鳳皇山玉皇宮。宋藝祖以下。四聖御押。惟仁宗。勳。因摹於此。藝祖。旺。太宗。又。真宗。屯。

宋祠祿

宋士大夫多領宮觀。食其祠祿。予嘗以問葉讀學劄菴。讀

葉云宋置宮觀官。罷官者領之。俸食其祿。亦宋朝忠厚之一端也。予考之不然。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始行青苗均輸等法。出呂誨范純仁錢公輔鄭獬等於外。罷富韓公弼平章事。是年始增置宮觀官。丘文莊公世正綱云。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乃為祠祿處之。不知所為宮觀者。所業何道。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榮養。何耶。此蓋安石增置之法。非祖宗故事。然終宋之世不改。亦不與甚矣。

大學士兼尙書

國朝。入閣皆仍兼尙書銜。惟康熙初。益都孫文定公。柏鄉魏公。前後俱以吏部尙書大拜。而不兼尙書。其後復改內三院為內閣。魏公得兼禮部尙書。文定則告歸久矣。

學士大拜

本朝以學士大拜者二人。高陽李公。丙戌進士。戊戌大拜。兼工部尙書。孝感熊公。戊戌進士。乙卯大拜。兼刑部尙書。李年三十四。熊年四十一。

學士兼侍郎

瑣錄。正統中。陳高曹苗。皆遙授各部侍郎。仍供事翰林。

一時以為館閣盛事。今內閣學士。掌院學士。例皆兼禮部侍郎。不為異典矣。

讀卷

今內閣九卿讀卷。但擬十卷呈御覽。各以首卷進呈。候旨命讀則讀。不命則否。水東日記。載景泰辛未廷試。日陳開老得三卷。向南房紙窗圍點。云。則是明制。讀卷官亦著丹黃。今無此制矣。又九卿但論衙門。不論官之崇卑。如己未魏雙鳳以督捕理事官。壬戌科張鵬。以通政司參議。皆得讀卷。而宗人府丞太常卿等三品。例不與翰林講讀學士。多為收掌官。於事體殊未當也。

先授編檢科道

世祖皇帝最重庶吉士。每親自考較。乙未館選。丙申特先授漢書。庶吉士王益朋。王命岳等官。六科給事中。監察御史。內劉謙道授吏科給事中。尋以族。戊戌館選。己亥御試於南海子。特先授清書。庶吉士馬晉允。富馬業。鴻基等十人。為編修檢討。而陳敬同。通州人。與今說廢禮侍同名。皆般觀光二人革職。皆非散館故事。

國朝狀元

國朝狀元。多不永年。中間惟丙戌傅聞學。謝丁亥呂閣學。

宮大拜卒。己丑劉修撰。壯子壬辰鄒修撰。尙忠戊戌孫修撰。思承辛丑馬侍讀。世皆不數年而歿。豈氣數爲之耶。孫修撰之歿。世祖章皇帝深悼惜之。賜白金三百兩。歸其喪。蓋曠典也。

三國貢物

康熙丁未夏。荷蘭國。甲宴吧。王油煩。嗎梭。造陪。巨卑。獨攀。呵閩等。入貢。內有刀劍八枚。其柔繞指。旃檀樹四株。各長二丈許。西洋小白牛四。高一尺七寸。長二尺。有奇。白質斑文。項有肉峯。荷蘭馬四。銳頭卓耳。形態殊異。又玻璃箱。牡丁香。哆囉呢絨之屬。是歲暹羅國王。森列。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嘩。陸。坤。遣貢使。握坤。司答喇。耶。邁。低。禮。貢六足龜。孔。峇。喇。象。等物。回國貢牛。三角。三日云。

國書之制

本朝文移書疏之制。國書則自後而前。漢書則自前而後。凡宮城榜書。率用清漢蒙古三體。按草木子。載元朝行移文字。漢字自前而後。蒙古字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之。

試卷稱名

宋呂申公試卷中自稱名。王柏題其後。謂古意尙存。盛如

梓云。淳化中立糊名之法。祥符中立謄錄之制。則又在申公之前矣。

伐木

江南造戰艦。下令郡縣伐木。洞庭民家孀嫗止一女。縣吏至其家伐木。復令具舟送木至郡。既至郡。候縣府道院查驗。動淹旬月。嫗計無所出。乃鬻女以償諸費。施彥執爨。輟錄。載宋創都錢唐。需林木甚大。所在鼎沸。鄧光祖知嚴州。殊不經意。徐集各里正。以朝廷所降木色丈尺。人予一紙。殊各具界中寺廟館驛官道木。與所降色樣合者供之。既供。令匠往視。皆合。令里正自伐。官特予糴。須臾木大集。民間毫無所苦。康熙二十一年。以太和殿大工。凡楚蜀閩粵產木之地。皆差部員往探。明旨嚴禁。騷擾。姚給事漢陽。疏請禁伐祠廟家墓間樹。得旨允行。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優老

通政使司參議。虞虞山。世雲南昆明人。以書受知世祖皇帝。特授光祿寺署正。供奉內庭。康熙十六年。世璽年八十餘。上念其先朝舊臣。特自光祿寺丞。擢本寺少卿。遷通參。久之。御史或言其老病。不任職。上特令以禮致仕。仍給全俸。二十一年。雲南平。世璽疏辭俸祿。且乞骸骨。特賜白金

三百兩。馳驛回籍。途次貴州。病卒。

賜宴褒忠

康熙二十一年壬午。正月上元。賜羣臣宴於乾清宮。異數也。凡賜御酒者。二大學士。尚書侍郎。學士。都御史。皆上手。賜通政使。大理卿以下。則十人爲一班。分左右列。命近侍賜酒。且諭辭者。令宮監扶掖。獨光祿卿馬世濟。以文鏡公。特召至御座側。賜酒。上之褒忠。優厚如此。翌日上首唱柏梁體。昇平嘉謠詩。詩別羣臣繼和。汝器句云。勵節褒忠感賜觴。蓋紀實云。

御製詩

御製登城詩云。城高千仞衛山川。虎踞龍盤王氣全。車馬往來雲霧裏。民生休戚在當前。真帝王詩也。

善果寺御書

世祖御書。賜弘覺禪師云。洞房昨夜春風起。遙憶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時春夢中。行盡江南數千里。唐人岑參詩也。在郟城西善果寺。

乘肩輿

本朝順治初。漢人京官亦多乘馬。予壬辰計偕入京師。見

高郵王文通公。每入朝皆乘馬。其後始易肩輿。三品以上用四人肩輿。四品以下則二人耳。然旗下大官例乘馬。無肩輿。有之。自近年始。宋朝野類要云。百司出局人。從先報上馬者。蓋舊禮只是乘騎。自中興以來。始得乘肩輿也。建炎朝野雜記云。東都舊制。耆德大臣。或宗室屬近行尊者。特旨許乘肩輿。建炎初。上以維揚輒滑。謂大臣曰。君臣一體。朕不忍使羣臣奔走危地。可特許乘轎。塵史謂唐時宰相乘馬。五代始用檐子。本朝近年。惟文潞公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司馬溫公始爲門下侍郎。尋臥疾。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檐子。皆異恩也。外官肩輿不用帷蓋。蓋古褰帷之意。今惟江寧開封。督撫司道府廳縣官皆用。緩轎。蓋沿宋明都城之制。至今未改耳。

兼銜

翰林官。遷吏部侍郎。例兼翰林院學士。至尚書則否。其特用爲他部侍郎者。亦不兼學士。近如李容齋。遷戶部侍郎。兼禮部侍郎。皆不兼銜。惟葉文敏。劄卷。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加禮部尚書。管刑部侍郎事。前此未有也。又杜肇餘。以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限閱補刑侍。遂不兼銜。及再遷吏部侍郎。亦不復兼學士。則銜部之疎也。甲子秋

冬存菴嚴斯^我以詹事府少詹事。董默菴請以翰林院侍講。皆超遷禮部侍郎。則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其後王子言昌^國以正詹選禮侍。亦止兼侍讀學士。庚午。予自少詹選副都御史。又遷兵侍。亦不復兼學士銜矣。

官銜

康熙元年已後。大臣無加官銜者。惟閣臣高陽寶坻臨朐三公。以世祖皇帝實錄成。晉宮銜。其後宛平漢陽長洲三公。以太祖實錄聖訓告成。亦晉宮銜。甲子四月。刑侍南宮宋公^文以老病乞休。上嘉其廉慎。特加太子少保致仕。丁卯四月。巡撫直隸僉都御史于公^成亦加太子少保。皆異數也。

謁陵詩

康熙辛酉二月。上謁孝陵。諸公卿三品已上皆從。多賦詩紀事。刑書蔚州魏公環溪^吳一詩。極令人感動。詩曰。薊門西望望皇畿。共侍鑾輿展謁歸。禮罷陵門雲自闕。夢迴寢殿淚頻揮。老臣將去填溝壑。何日重來拜翠微。廿載承恩無寸補。鐘鳴漏盡尚依依。予謂五六句。最沁人心脾。然是後漢宦者張讓語耳。

安南始末

池北偶談

安南入本朝。順治初。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卒。授其子元清為都統使。居高平。黎維禛亦來歸。未受封而卒。康熙三年。遣編修吳光禮部司務朱志遠。諭祭維禛。五年。遣侍讀學士程芳朝。禮部郎中張易賁。冊封其子維禛為安南國王。六年。維禛奪元清高平地。遣侍讀李仙根。兵部主事楊兆傑。諭還之。粵西孫延齡馬雄叛。元清負恩助逆。病死。其弟敬光為黎氏所討。來奔。令地方官送歸本國。死於泗城土府。爵除。維禛死。弟維旋嗣。維旋死。弟維禎嗣。康熙二十二年。遣侍讀明圖。編修孫卓。冊封維禎為安南國王。仍賜御筆扁額。忠孝守邦四字。又遣侍讀鄂黑。禮部郎中周燦。諭祭兩故王。維禛維旋。二禮並舉。稱盛事云。

周禮部使交趾詩

周禮部星公^燦陝西臨潼人。自安南使歸。有詩一卷。頗見風土。粗載數首於此。諒山南去萬峯稠。細雨深林石徑幽。一水隨人千百折。中宵勒馬問安州。^夜安州回首燕臺不計程。空山坐待月初生。乾坤自是無遺照。行盡天南一樣明。^也見月一枝挺出森青玉。兩葉分披展綠雲。名是千秋兼可噉。長栽籬落護山村。^干四圍山色映晴嵐。此地交人號格甘。竹樹參差冬稻熟。風光矚目似江南。^早晴滄江岸上

有荒洞。移葉棉枝近水湄。短柱高竈雙錦鶴。國俗祠廟以木雕雙鶴為

報功異域禮同之。梁英王交之功臣城鎮人宸翰親揮日月光龍書

風篾照遐荒。交人奉比義文畫。首出中天頌聖皇。其六才

名奕奕世無雙。三譯常思戴上邦。別後懷君何處是。寒風

落日富良江。留別阮司馬公望黎司空信關門曠日拜天

顏得識南郊青瑣班。記得深林風雨夜。多君相伴出茶山

宋留別阮延柱武維巨翠幹森森傍水涯。相垂雀尾亂紛擊

秋來結就檳榔果。交子逢人代煮茶。檳榔衣冠文物重南

疆。何事關名太不祥。題曰畏天思此義。萬年帶礪控炎荒

易鳥門羽順治己亥進士庶吉士

林舍人使琉球詩

康熙甲子。莆田林舍人玉巖。嶺南使琉球歸。有竹枝詞一卷。與周禮部同時示予。并錄數篇。以誌本朝文物之盛云。手持龍節渡滄溟。璀璨宸章護百靈。清比胡威臣所切。觀風先到却金亭。陳使臣徐福當年採藥餘。傳聞島上子孫居。每逢卉服蘭闈問。欲乞贏秦未火書。日斜沙市趁虛多。村婦青筐藉綠莎。莫惜簪花無酒盞。人歸買得小紅螺。足練明河牛斗橫。琴瑟銜鼓欲三更。思鄉坐擁黃紬被。靜聽盤窗蟋蟀聲。蛩鳴能鳴如磨雀三十六峯瀨海環。怒潮日夜響潺湲。

樓西一抹青林裏。露出煙蘿馬齒山。射獵山頭望海雲。割

鮮桐酒醉斜曛。紙錢挂道松楸老。知是歡斯部落墳。心齋

生白室能虛。斐几焚香把道書。讀罷憑闌笑幽獨。藤籬西

角對棕櫚。廟門斜映虹橋路。海鳥高巢古柏枝。自是島夷

知向學。三間瓦屋祀宣尼。王居山第兔園開。松檉棕花倚

石栽。多少從官思授簡。不知若個是鄒枚。奉神門內列鴻

行。乞把天書鎮大荒。喚取金縢開舊詔。侏儻感泣說先皇

闕宮。薨桷壓山原。將享今看幾葉孫。二十七王禋祀在。釐

圭錫。直見君恩。譯章曾記在都夷。欒木白狼歸漢時。何似

島王懷聖德。工歌三拜鹿鳴詩。宗臣清俊好兒郎。學畫宮

眉十樣粧。翹袖招要小垂手。簪花研帽舞山香。望仙樓閣

倚崔嵬。日看銀山十二回。笙鶴綵雲飛咫尺。不教弱水隔蓬萊。纓腰馬上側乘騎。草園銀釵折柳枝。連臂哀歌上靈曲。月明齊賽女君祠。久稽異域歲將徂。自笑流連似賈胡。三老亦知歸意速。時時風色相銅烏。林康熙庚戌進士。與林同使者。為汪檢討舟次。再別撰中山沿革志若干卷。進呈御覽。二君皆予門人也。

池北偶談卷四

談故

親謁孝陵

康熙甲子冬。大駕幸金陵。親謁明太祖孝陵。上由甬道旁行。諭扈從諸臣。皆於門外下馬。上行三跪九叩頭禮。詣寶城前。行三獻禮。出復由甬道旁行。賞賚守陵內監。及陵戶人等有差。諭蔡樵采令督撫地方官。嚴加巡察。父老從者數萬人。皆感泣。總督兩江兵部侍郎王新命。刻石紀事。已已春南巡。再謁孝陵。古今未有之盛舉也。

殿試改期

國朝每科殿試之期。在三月十五日。自辛丑科後。以三月十九日為萬壽節。遂改殿試於二十日。至今為例。壬戌科。駕幸盛京謁陵。改殿試於九月二十日。戊辰科。以大行太皇太后升遐。改會試於二月十九等日。殿試改三月二十六日云。

會試二亥

順治三年丁亥。重行會試。十六年己亥。復重行會試。

講日

今上親政後。選翰林官直講禁中。先在弘德殿。後移於乾清宮。講官始則能賜履。繼為史鶴齡。孫在豐。張英。徐元文。

陳廷敬。葉方藹。張玉書。湯斌。歸允肅。大抵以掌院學士一員。與翰林官一員。同講。止二員。惟戊午。陳葉日講。而上幸南海子。葉偶病假旬日。以張代之。後葉疾愈。入直。遂三員。同直講。史以編修歸。歿於家。特賜祭葬。其恩禮非外庭所敢望也。

朝報

今之朝報。或曰邸報。亦有所本。見王明清揮麈錄。趙昇朝野類要云。朝報日。生事宜也。每日門下後省編定。請給事判報。方行下都進奏院。報行天下。其有所謂內探。省探。衙探之類。皆衷私小報。率有漏洩之禁。故隱而號之曰新聞。蓋自宋時已然。又六科繪音冊。子號晚帖。以當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報。故曰晚帖。亦有小報。謂之小抄。

臺灣府縣

康熙二十二年。臺灣平。設府一。曰臺灣府。縣三。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又設總兵官。分巡廈門道。各一員。駐焉。幅員之廣。古未有也。

東野氏世襲

康熙二十三年。上東巡。周公後裔七十三代孫世襲奉祀生員東野沛然。上疏願恩。奉旨交與該部。禮部覆無庸議。

奉旨周公承接道統。繼往開來。功德昭著。其子孫應給職銜。着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會議得周公後裔應授官職。撥給祀田。修葺廟宇。行文該撫查明。以沛然世襲五經博士。如孔顏曾孟仲氏例。先是沛然上疏行在上。召問周公姬姓。爾疏稱東野何故。沛然對曰。昔魯公伯禽季子魚。賜東野田一成。因以為氏。上曰。周公廟庭何在。對曰。在闕里城東北二里。上悅。隨御製祭文。遣恭親王致祭。禮部尚書介山。御前侍衛觀保。鴻臚寺卿穆成格。閩與邦。太常寺寺丞張量馨。山東提學道副使唐慶堯。陪祭。其後沛然卒。子枝盛。嗣為博士云。是時子貢後裔端木謙端木直。亦上疏請部議不允。

階官避家諱

予嘗疑六朝以來。朝廷為臣下避家諱。至改州郡名者有之。考槐鄉錄。乃知宋時律文。有私諱冒禁。徒一年之禁。四銓之法。遇磨勘階官之稱。與其三代諱相值者。許其自陳。授以次官。謂之寄理。遂以繫之官稱之首。又李文簡燾奏疏。亦載雍熙二年有詔。凡除官內有家諱者。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奏改。餘不許。嘉祐六年。翰林學士賈黯知審官院。奏准。下太常禮院大理寺同議。言祖

父之名。子孫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并當迴避。乃詔凡府號官稱犯祖父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并聽迴避。其後韓絳除樞密副使。自言樞字與祖名下一字同。乞避免。不許。遼嘉祐之詔也。宋敏求提舉高壽觀。敏求父名綬。自言壽字犯父嫌名。詔改醴泉觀。則嘉祐之詔。復不行矣。及吳中復提舉荊湖北路兵馬。中復父名舉。乞改稱提轄。詔以朝廷官稱。不當避守臣私諱。遂不許。然後知迴避私諱。唐宋以前。載在律文。亦孝治天下之意。明代以來。始刊削耳。又燾疏引晉江統言。其叔父春為宜春令。與縣同名。故事。職與祖父名同。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改選之例。統以為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凡佐史。朝夕必稱厥官。倘指實而語。則觸尊者諱。或詭詞迴避。則以私廢公。統以為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祖父名為比。武帝許之。據此。又不獨迴避先諱矣。朝野類要云。授職任而犯三代名諱者。許避之。而開禧初。張嗣右除起居郎。以犯諱辭免。改名修注官。其餘若一名偏犯。則不避。

武職丁憂

武職舊無丁憂之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提督何傳疏言。竊惟議禮制度。聖王御世之大權。地義天經。人子立身之

大本。養生莫如送死。教孝所以作忠。據夔州副將孫斌呈詳云云。通喪制禮。既無貴與賤之殊。沿例宅憂。乃有文與武之別。俱屬毛而離裏。忍絕裾以滅親。豺獮尙有一祭之知。介冑豈無三年之愛。臣久失怙恃。見素輟而與懷。恭際你明。瀝丹心而上請。實天下萬世之公義。非孫斌一人之私情。伏懇特換綸音。定武職三年通喪之例。垂光史冊云云。得諭旨。遂爲定制。孝治之隆。竟絕千古矣。

又浙江提督陳世凱。上言。武臣丁憂。特其一節。宜令讀書。識忠孝大義。得溫旨。已後武臣俱當留心典籍。責令提鎮倡率之。

訪遺書

康熙二十五年四月。上諭禮部翰林院。自古帝王致治隆。文典籍具備。猶必博探遺書。用充祕府。以廣見聞。而資掌故。甚盛事也。朕留心藝文。晨夕披覽。雖內府書籍。篇目粗陳。而哀集未備。因思通都大邑。應有藏編。野乘名山。豈無善本。宜廣爲訪購。凡經史子集。除尋常刻本。其有藏書祕錄。作何給值採集。及借本抄寫事宜。爾部院會同詳議具奏。務令搜羅罔佚。以副朕稽古崇文之至意。旋又奉旨。關係經史。方許採進。時禮侍徐乾學疏。進宋朱震漢上易傳。

并圖說十五卷。宋張浚紫巖易傳九卷。讀易雜說一卷。魏了翁大易集義六十四卷。曾種大易粹言十卷。呂祖謙東萊書說十卷。元金履祥尚書表注十二卷。宋李樛黃樞毛詩集解三十六卷。趙鵬飛春秋經筌十六卷。王與之周禮訂義八十卷。蔡節論語集說十卷。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一百六十八卷。唐開元禮一百五十卷。共十二部。

御書

康熙二十三年。駕幸闕里。御書萬世師表四字。懸大成殿。次年。以四字頒行天下學宮。又御書白鹿書院額。廬山白鹿洞。并賜監本五經四書。其河南府二程祠。邵康節祠。鳳翔府橫渠書院。建寧府紫陽書院。徽州府文公闕里。長沙府石鼓書院。皆頒御書。學達性天大字。古今罕觀之盛舉也。

毀淫祠

康熙丙寅。擢江寧巡撫都御史湯斌。禮部尙書詹事府事。湯瀕行。疏毀吳下淫祠五通五顯劉猛將五方賢聖等廟。恭請上諭。勒石上方山。得俞旨。通行直省。初湯以闢學遷巡撫。過予邸舍。予爲言。吳中婦女好入寺院燒香。皆當禁止。湯以爲然。在吳遂力行之。風俗一變。若淫祠一節。尤

於世道人心裨益不小。湯自言昔為方面時。只遵寧陵呂叔簡先生從政錄行之。其撫吳亦此志云。

戊己二官名

漢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班書師古注。自甲至癸。皆有正位。唯戊己寄治。今所置無常居。故取戊己為名。或云。戊己居中。鎮覆四方。今所置校尉。亦處西域之中。撫諸國也。然戊己自是兩官。後漢耿恭為戊校尉。關龍為己校尉是也。

荷蘭貢物

荷蘭國。自康熙六年入貢。今二十五年。臺灣平。設郡縣。其王羅漢連氏甘勃氏遣陪臣賓先吧芝。復奉表進貢。表詞有云。外邦之九泥尺土。乃是中國飛埃。異域之勺水蹄灣。原屬天家滴露。云云。貢物。大珊瑚珠一串。照身大鏡二面。奇秀琥珀二十四塊。大哆囉絨十五疋。中哆囉絨十疋。織金大絨毯四領。烏羽緞四疋。綠倭緞一疋。新機哩噠緞八疋。中哩噠緞十二疋。織金花緞五疋。白色雜樣細軟布二百一十九疋。文采細織布一十五疋。大細布三十疋。白毛裏布三十疋。大自鳴鐘一座。大琉璃燈一圓。聚耀燭臺一懸。琉璃盞異式五百八十一塊。丁香三十擔。冰片三十二

斤。甜肉豈蔻四盤。廂金小箱一隻。內丁香油。薔薇花油。檀香油。桂花油。各一罐。葡萄酒二桶。大象牙五支。廂金馬銃二十把。廂金馬銃二十把。精細馬銃十把。彩色皮帶二十佩。廂金馬銃中用繡彩皮帶十佩。精細馬銃中用。精細小馬銃二十把。短小馬銃二十把。精細鳥銃十把。廂金佩刀十把。起花佩刀二十把。廂金雙利劍十把。雙利闊劍十把。起金花單利劍六把。照星月水鏡一執。江河照水鏡二執。雕製夾板三隻。

四詹事

本朝詹事府屢裁。康熙十五年。立皇太子。乃復設正詹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少詹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至故友華亭沈文恪公。始以講筵勞。加禮部侍郎。二十五年。東宮出閣。讀書。乃召江寧巡撫都御史湯公燾。以禮部尚書兼詹事。時詹事為郭公素。少詹事為盧公琦。歸公。三公皆仍其舊。故同時有四詹事。未幾郭遷閣。學。即以湯為正詹。不另補。

東宮初出閣。欽定講官五人。湯郭二公外。則滿洲正詹尹泰。小詹舒淑。左春坊中允閔。左春坊贊善黃。郭既遷去。以右春坊諭德徐。補充之。五九月出閣。在丙寅。向

起復

趙昇朝野類要云。已解官持服。而朝廷特再推用者。名起復。起復。即奪情也。今人以禫後即吉為起復者。誤。

試官

今諸司官。初選即實授。唯監察御史中書舍人。必先授試職。一年滿。內閣都察院方題實授。沿明舊例也。按明初。范敏試吏部尚書。李冕試禮部尚書。徐傑試戶部尚書。茹常試兵部尚書。開濟試刑部尚書。楊靖王選試侍郎。詹徽茹大素試都御史。又有試給事中。至正德中。陸完為試都御史。此例今人不知。

八旗開科

八旗鄉會試。開科始於順治辛卯壬辰。至丁酉停止。康熙己酉庚戌復舉行。至丙辰停止。丁卯夏五月。以亢旱肆赦。再復開科之例。

按開科之例。前後稍有不同。順治壬辰乙未。滿洲蒙古用滿文。另為一榜。王長狀元。席勒吉爾江總督。乙未狀元。圖爾宸。工部侍郎。庚戌癸丑。滿洲蒙古概用漢文。即附漢人。通為一榜。辛未甲戌復開科。例仍之。

徵聘不至

康熙己未。博學宏詞之徵。內外薦劄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擡謙嗣賓。江西魏禧。冰叔。山西范鼎鼎。彭西。陝西李顥中孚。范登順。治辛丑進士。蘭明絳州。辛復元。全先生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惟魏以古文擅名。其兄際瑞。弟禮。皆有詩名。時號寧都三魏。

祭北海

丁卯四月。副都御史徐元珙。疏請釐正祀典。其略云。臣按歷代祀典。唐望祀北海於洛州。即今河南府也。宋望祀北海於孟州。即今懷慶府也。明亦望祭於懷慶府。我朝典制。東海祀於萊州。南海祀於廣州。二祀近海。誠為允當。西海則於瀋州望祭。蓋西海遙遠。循宋明之舊。而望祭之宜也。至北海。則仍祭於懷慶。夫宋都於汴。而懷慶在其北。彼時幽燕皆非宋土。即出國門而望北。一祭亦權宜之計。有明定鼎燕京。仍往南而祭北海。我朝因之。殆非宅中以蓋四海之義。伏查北鎮醫無閭山。在奉天府屬。今為北鎮。山海關。迤北之海。非北海乎。况盛京發祥重地。土厚水深。源流綿邈。皇上聲教四訖。幅員之大。亘古未有。長白山水。并鳥龍鳴綠。諸江亦盡朝宗於海。則北海之祭。不應仍在懷慶。

此祀典之急宜釐正者。伏查順治十七年。科臣粘本盛題請改祭北岳於渾源州。祈下部議。嗣後告祭。更定於迤北近海地界云云。得旨下九卿詹事科道會議。上言明臣臣澹言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滄海之地。於此立祠。就海而祭。為宜。澹所云碣石。今在永平府。但我朝幅員廣大。混同江水。發源長白。流入北海。今北海之祭。應改混同江。遼望祭。可也。得旨允行。

周張後裔

康熙二十四年。僉都御史姚締虞言。宋儒周惇頤有開繼之功。下部議。得旨以惇頤二十九代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六年。戶科給事中汪晉徵言。孔孟以來。道學之統。至宋周程張朱而始著。乃程朱二氏。久置世襲博士。周惇頤子孫亦為博士。其張載子孫。應一體錄錄云云。九卿等覆議。順治十二年八月。據江南布政使司。呈請朱熹裔孫煌。禮部題授世襲五經博士。康熙九年五月。禮部覆御史傅世舟疏。題授二程裔孫程宗昌。程延祀。世襲五經博士。二十四年四月。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僉都御史姚締虞疏題授周惇頤裔孫嘉耀。世襲五經博士。張載嗣中大儒。與濂洛並重。載裔孫亦應照例授世襲五經博士。陝西巡撫

副都御史布哈疏請以載裔孫張夢熊。應詔。夢熊未及襲而卒。以其子從先為博士。

臺灣開科

康熙丁卯夏四月。福建提督張雲翼疏請臺灣鄉試。宜照甘肅寧夏例。於閩場另編字號。額中一二名。禮部覆准。臺灣新經歸附。文教初開。應將臺灣一府三縣生員。照甘肅寧夏之例。另編字號。額外取中舉人一名。得旨允行。是科五十一名。蘇峨。鳳山縣附學生。習易經。

滿洲鄉試

丁卯夏。恩詔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原有定例。同漢人一體開科取士。前因用兵。暫行停止。今仍照舊舉行。禮部題請於直隸舉人額外。滿洲蒙古取中舉人十名。另編滿字號。漢軍取中舉人五名。另編合字號。漢軍稱烏金。趙哈故也。會試亦於漢進士額外。滿洲蒙古取中四名。漢軍取中二名。皆與漢人一體作文考試。盛京生員。附入在京八旗。本年鄉試期迫。俟庚午辛未科舉行云。

漢尚書

順治初。始設漢尚書。吏部陳名夏。戶部謝啓光。禮部李若琳。兵部劉餘祐。刑部党崇雅。工部張鳳翔。都察院掌院專

左都御史房可壯。後惟陳党二人拜相。

關臣

世祖時拜相者。自同安洪文襄時承外。直隸四人。涿州馮文敏。靜海高文端爵。大名成公登。高陽李文勤爵。江南四人。溧陽陳公名武進呂公名吳江金文通名。高郵王文通名。永山東四人。德州謝清義名。掖縣張文安名。安丘劉公名。聊城傅公名。山西二人。曲沃李公名。衛文清名。河南一人。商丘宋文康名。陝西一人。寶雞党公名。浙江一人。海寧陳公名。四川一人。井研胡公名。安康熙已來拜相者。直隸四人。柏鄉魏公名。寶坻杜文端名。宛平王公名。真定梁公名。江南五人。長洲宋文恪名。崑山徐公名。丹徒張公名。合肥李公名。桐城張公名。山東三人。益都孫文定名。臨朐馮文毅名。溧武定李文襄名。山西一人。沁州吳公名。湖廣三人。孝感熊公名。漢陽吳文僖名。大冶余公名。浙江一人。錢塘黃文僖名。熊公罷相後。再起為禮部尚書。已卯復相。

千秋康氏

本朝順治已來。直省民間一產三男者。歲有數十。多不勝紀。定例。官給米三石。布十疋而已。按南唐時。金陵人康國輔。娶司馬氏。一產三男。唐主以為瑞。皆封將軍。號千秋康。

氏。柳子厚集。有為廣南鄉尚書。妻百姓一產三男狀。侈為休徵。想爾時此事絕少。故以為祥瑞而優異如此。

暹羅表

康熙二十三年。暹羅國進表云。啓奏大清國皇帝陛下。伏以聖明垂統。繼天立極。無為而治。德教孚施。萬國不動。而化風雅澤。及諸彝。巍巍莫則。蕩蕩難名。卑國世荷皇恩。久沾德化。微臣繼襲踐祚。身屬遐方。莫能仰瞻天顏。幸遇貢期。敢効輪款。願遣正貢使坤李述列瓦提。二貢使臣坤巴實提瓦抒。三貢使臣坤司者塔瓦喳。正通事坤思客塔披彩。辦事文披述塔新禮囉。等。梯航渡海。齎捧金葉表文。方物譯書。前至廣省。差官伴送京師。朝貢進獻。代伸拜舞之誠。恪盡臣子之職。恭祝皇圖鞏固。帝壽遐昌。伏冀俯垂鑒納。庶存懷遠之義。微臣瞻天仰聖。不勝屏營之至。

太皇太后朝儀

舊制元旦冬至及太皇太后皇太后萬壽節。上詣兩宮行禮。大學士尚書都統已上。隨駕詣宮前行禮。侍郎已下。則否。十二年。御史任某條奏。都議隨駕宮如故。侍郎已下。於午門前行禮。遂為定制。

循帶官

宋時親王南班之婿。號曰西官。又謂之裙帶官。見朝野類

要。

彰水在予邑東鄙。古西安城下。又姓也。左傳。文公十一年。宋公於是。以門賞彰。班漢書功臣表。有昔侯彰。跖劉熙釋名曰。耳彰也。

停止閏月

楊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師。以劾陳啓新。妄得敢言名。實市僧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歷法之弊。遂發大難。遂欽天監。正加通政使湯若望。而奪其位。然光先實於歷法毫無所解。所言皆舛謬。如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已頒行。來歲歷。至下詔停止閏月。光先尋事敗。論大辟。光先刻一書曰。不得已。自附於亞聖之闕異端。可謂無忌憚矣。○王蜀閏丙戌年正月。後因胡秀林向隱異同。求得唐歷。乃閏乙酉年十二月。遂改用之。宋元豐元年。歲在戊午。閏正月。知定州薛向。繳進遼國歷。乃在十二月。古亦有此。見吳會漫錄。

長白山

內大臣覺羅武等。謹題為遵旨看驗長白山事。康熙十六

年四月十五日。內大臣覺羅武。一等侍衛兼親隨侍衛首領臣耀色。一等侍衛臣塞護禮。三等侍衛臣素奉。上諭。長白山係本朝祖宗發祥之地。今乃無確知之人。爾等四人。前赴鎮守兀喇地方將軍處。選取識路之人。往看明白。以便酌量行禮。臣等欽遵。上諭。於五月初四日起行。本月十四日至盛京。十六日由盛京起行。本月二十三日。至兀喇地方。轉宣上諭於將軍等。隨查兀喇古寧塔。及兀喇獵戶居所村莊等處。俱無確知長白山之人。僉云。會遠望見。惟都統尼雅漢之宗族戴穆布魯。原係探獵之人。今已老退。閑日。稱我證原在額赫訥陰地方居住。我雖未曾躋長白山之巔。會聞我父云。如往獵長白山脚下。獲鹿。肩負以歸。途中三宿。第四日可至家。以此度之。長白山離額赫訥陰地方。不甚遙遠。我不知其他等語。因訪問。雖不會至長白山。如赴額赫訥陰地方。水路幾日可至。陸路幾日可至。亦有知往額赫訥陰地方。陸路之人否。據管獵戶噶喇大額黑等。口稱。如乘馬。由陸路前赴額赫訥陰地方。十日可至。如乘小舟。由水路而往。途中全無阻滯。二十日可至。倘遇水漲阻滯。難計日期。有獵戶喀喇者。知赴額赫訥陰地方。陸路等語。臣等隨議。每人攜三月糧而往。又思。或三月糧

盡。或馬匹倒斃。不能歸家。亦不可定。隨語鎮守寧古塔將軍巴海。可載一船米於額赫訥陰地方豫備。倘我輩米盡。以便於彼處取用。將軍巴海云。大船不能過松阿里河大險處。當即載米十七小船。至額赫訥陰地方豫備。臣等即擬於六月初二日起行。又思由水路而往。倘遇水漲阻滯。稽遲時日。不能即至。因與噶喇大額黑約我輩乘此馬匹肥壯。速由陸路往看。俟看過長白山回時。再由水路逆流而上。前赴額赫訥陰地方。約定臣等帶領固山大薩布素於六月初二日起行。經過文德痕河阿虎山庫勒訥林那爾薩河潭沱河沙布爾堪河納丹佛勒地方。輝發江法河木敦林巴克塔河納爾渾河敦敦山卓龍窩河等處。及至訥陰地方江干。不意噶喇大額黑乘小舟而行。半月程途。七日齊至。因語固山大薩布素。我輩乘小舟。由江中逆流前赴額赫訥陰地方。汝帶領官兵馬匹。由瓦努湖河逆流而上。由佛多和河順流而下。前來額赫訥陰相會。約定遣發去後。臣等於十一日。至額赫訥陰地方。固山大薩布素等。於初十日。已至。因前進無路。一望林木。臣等與固山大薩布素商議。令薩布素閒散章京喀達與識路徑之喀喇。帶領每旗甲士二名前。行伐木開路。并諭如望見長白山。

可將行幾日方得望見。有幾許路程。相度明確。來報我輩。住二日亦即起行矣。隨於十二日遣發前行去後。本日據固山大薩布素。差人願素前來。報稱我等別大人們行三十里。至一山頂上。望見長白山。不甚遙遠。似止有一百七八十里等語。又續差艾喀來報稱。先差人來後。又至一高山頂上。望見長白山。甚明。約有百餘里。山上見有片片白光等語。臣等趁未有雨水之時。急往看驗長白山。因留噶喇大額黑等。督捕珠珙。於十三日起行。十四日與固山大薩布素等。會於樹林中。揣摩開路前進。十六日黎明。聞鶴鳴六七聲。十七日雲霧迷漫。不見山在何處。因向鶴鳴處尋路而行。適遇路隱。由此前進。直至長白山脚下。見一處周圍林密。中央平坦。而有草無木。前面有水。其林雖住札處。半里方盡。自林盡處。有白樺木。苑如栽植。香木叢生。黃花燦爛。臣等隨移於彼處住札。步出林外。遠望雲霧迷山。毫無所見。臣等近前跪誦綸音。禮拜甫畢。雲霧開散。長白山歷歷分明。臣等不勝駭異。又正值一路。可以躋攀。中間有平坦勝地。如築成臺基。遙望山形長闊。近觀地勢頗圓。所見片片白光。皆冰雪也。山高約有百里。山頂有池。有五峯圍繞。臨水而立。碧水澄清。波紋蕩漾。殊為可觀。池畔

無草木。臣等所立山峯。去池水約有五十餘丈。地週圍寬闊。約有三四十里。池北岸有立巖一。望之甚小。其繞池諸峯。勢若傾頽。頗駭瞻視。正南一峯。較諸峯稍低。宛然如門。池水不流。山間處處有水。由左流者。則為扣阿里兀喇河。右流者。則為大訥陰河。小訥陰河。繞山皆平林。遠望諸山皆低。相視畢。禮拜下山之際。峯頭有鹿一羣。他鹿皆奔。獨有七鹿。如人推狀。自山峯陸續滾至山下。聞散章京畢。楊武里等駐立之處。臣等不勝駭異。因思正在乏食。此殆山靈賜與。欽差大臣者。隨望山叩謝。收其七鹿。臣等上山之時。原有七人也。自得鹿之處。退至三三。十步。回首瞻望。又忽然雲霧迷山。臣等因清淨勝地。不宜久留。於十八日言旋。回見先望見長白山之處。因雲霧蒙籠。遂不得復見山光矣。二十一日。回至二訥陰河合流之處。二十五日。回至恰庫河。此河乃訥陰東流會合之所。二十八日。正行之際。適遇頒到勅旨。臣等不勝歡忭。捧讀數旨。感激靡盡。當經叩頭謝恩。訖二十九日。因馬瘦不堪馳驅。自恰庫河水路。乘小舟而歸。經過色克騰險處。圖白黑險處。噶爾漢險處。噶大渾險處。薩滿險處。薩克錫險處。法克錫險處。松阿里大險處。多渾險處。乘一葉小舟。歷此大江九險。得以無恙。

而渡者。皆仰賴皇上洪福之所致也。七月初二日。回至兀喇地方。又往看寧古塔等處地方。於本月十二日至寧古塔。循看會寧府等處地方。於七月十七日。自寧古塔起行。八月二十一日。抵京師。臣等奉命於人跡罕到之處。創闢路徑。行於不見日色深林之內。無一日阻滯。得見長白山。皆我皇上敬念祖宗。誠心感格神明之效也。緣係欽差事宜。謹疏奏聞。奉旨。長白山。祖宗發祥重地。奇蹟甚多。山靈宜加封號。永著祀典。以昭國家茂膺神貺之意。著禮部會同內閣詳議具奏。禮部覆疏。金史大定十二年。封長白山為興國靈應王。明昌四年。又加封開天弘聖帝。明洪武三年。並去嶽鎮王公封號。止稱為神。今本朝祭五嶽五鎮。俱稱嶽鎮之神。相應將長白山封為長白山之神。相擇吉地建祠。照五嶽例。每年春秋二季致祭。祭祀所行禮儀。應用等物。亦照五嶽。今未建祠之前。應特遣大臣往封致祭。其封神祭文。及每年春秋二次祭文。交與翰林院撰擬。工部酌量題請建造。祠宇成日。始行春秋二祭。可也。奉旨。這建祠致祭事宜。着再詳議具奏。

山東解元。在明時。仕多不達。至順治戊子。吾邑伊中丞翁

菴園以乙未。改翰林。授御史。今至節紙。甲午大嵩趙庶常
浮山舟以己未。丙午鄆城魏侍讀子相徵。以丙辰。壬子濱
州王檢討甲先^縣以癸丑。乙卯德州李編修索瀾濤以丙
辰。丁巳諸城王編修何思^縣以己未。辛酉德州孫檢討子
未勳以乙丑。丁卯陽穀劉庶常^縣以辛未。凡歷十五科。而
入翰林者八人。

崇禎紀事

崇禎紀事。吳郡姚宗典所著。其中紀載多失實。而獨於宜
與故相。盛稱其功。又見弘光大紀一書。亦多出傳聞。如云
某年月日。劉澤清殺其叔孔和。孔和。長山故相國青岳先
生鴻訓子。都領義兵至濰。澤清忌而殺之。非其族也。又云。
流賊偽制將軍某至濟南。推官鍾性撲死之。鍾字文子。順
天人。癸未進士。本朝順治初為濟南府推官。後擢提學道。
予即其庚寅首取士也。而謂死流賊之難。何也。

縣名避年號

順治中。改嘉興府崇德縣為石門縣。以避太宗年號也。明
穆宗朝。亦改隆慶州為延慶州。許重熙五陵注略。曰宋時
皆改郡邑名。以就年號。如祥符紹興之類。國初亦以洪武
名其門。避年號。非古也。

玄狐

本朝極貴玄狐。次貂。次猞猁。玄狐。惟王公以上始得服。
康熙十一年。重定衣服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貂及
猞猁。未久復故。日講官每歲賜貂。自滇中告變。停賜。康
熙十九年。乃徧賜講官九人。

遵化改州

康熙十六年。以孝陵故。陞遵化縣為州。以豐潤縣屬之。知
縣鄭僑生即陞知州。後歷官湖廣提學僉事。

鄉飲酒禮

康熙己酉。順天府尹疏請八旗一體行鄉飲酒禮。從之。

池北偶談卷五

談獻

朱公遣婢帖

總河尙書義烏梅麓朱公錫^之。温然長者。以清慎受知世祖
皇帝。後齋志以歿。又無嗣子。近見公遣婢帖。真盛德事。錄
之以示後生。知前輩用心如此。帖云。前送回張氏女子。原
無大過。只是娃子氣。好言教導。不甚知省。誠恐聲色相加。
流入婢子一類。所以量給衣飾。還其父母。初時原是待年。

五六日後。便有遺歸之意。故自後并無半語諧謔。猶然處子也。而此女臨去時。哭泣甚悲。既恐人笑。又恐人不相信。不肖甚憐之。足下可將此女。原無大過。完璧歸趙。一段緣由。向其父母中媒。昌言明白。以便此女將來易於擇婿也。康熙中。徐奕淮揚間人。盛傳朱公死為河神。十一年。總河王中丞狗民情疏。請建祠濟寧。下部議。寢其事。按公此事。與宋張乖崖及明左都御史沂州王公瓌事略同。王事見西園雜記。

畸士

杜牧之所記燕將錄。陳同甫所記龍伯康趙九齡事。宋景濂所記秦士錄。近日錢牧齋所記東征二十錄。皆瑰璋侷儼鼎革之際。不乏畸士。友人汪蒼文劉公龍。皆作乙邦才傳。汪又作沈通明申甫傳。予常作劉孔和傳。每欲廣搜成一書。未暇也。

申殷張

永平申和孟光。節愍公長子。有文章志行。以詩名河朔間。同學多為大官。申獨隱居不出。有故人自京師寄書。申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宿興。故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新醪熟。為道無閒作報書。其簡傲如此。一時同隱廣羊山中。

者。有殷岳宗山。張蓋覆與殷工五言古詩。平生不解為近體。常為睢寧令。輒自罷歸。張善草書。通經史。晚值亂離。鑿坏以居。不與人接。人有偵之者。或夜讀經傳。達旦。時或痛哭。張贈申詩云。草澤賢豪盡上書。奎章閣外即公車。我甘漁父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後發狂死。和孟為立傳。刻其遺詩二卷。

韓計

北平韓鼎業。字子新。流寓中州。李空同墓在禹州山中。為流賊所發。韓收其骸骨葬之。吳江計孝廉甫草東遊河北。訪謝榛墓於鄴西門外。為立碣。表曰。明詩人謝茂秦墓。二事皆有古人之風。按空同山在禹州。與具茨接。獻吉本扶溝人。且生於汴。故取為號。歿即葬焉。非平涼之空同山也。

張學士

辛亥秋。駕將出關謁陵。又有遣大臣巡察之議。侍講學士張貞生。於乾清門面奏。言過懇。下考功議。革職為民。蒙恩止。鶴二級。於九月廿二日。扁舟南歸。學士居富川。有講學園。即文信國故居也。一時賦詩贈行者甚多。朱荔裳按察云。三殿袞衣何事補。西江遷客累朝多。高念東侍郎云。讀書學道千秋事。士所當為正自多。家兄西樵云。言聽便為

天下福。計違不負一生心。學士留別詩云。秋風送客復乘船。江遠帆孤一夢懸。茱萸燈前期報國。披奸殿上願回天。聖明豈是誠難格。臣戀還應術未全。賴有宗工交勗勉。臨歧申贈繞朝鞭。張爲國子司業時。刻鄒南畢先生宗儒語。賂。願聞陽明良知之說。其後乃一宗考亭。嘗書邱壁云。至危是人禽之界。喫緊在義利之關。居京師。寓吉安館中。蔘蒿滿徑。突無炊煙。瀕行。至不能具裝。故人餽。一無所受。其狷介如此。予亦贈詩三首。其一云。上殿似聞辛慶忌。行吟休擬楚靈均。學士尋奉特旨召用。聖主知人之明。度越千古矣。

賂金吾

賂養性。字泰如。京師人。崇禎朝爲大金吾。熊魚山元調姜如農。探二公。俱以直言得罪。下錦衣獄。一日漏下二鼓。一小中官持懷宗御筆至云。諭賂某。即取熊姜二犯絕命繳。賂附奏繳旨。賂云。言官果有罪。當明正典刑。與天下共棄之。今昏夜以片紙付臣。殺二諫官。臣不敢奉詔。奏上。帝怒爲之霽。二公皆得不死。賂至順治中尙在。宋荔裳嘗識之。

左良玉

左良玉偃蹇武昌。不奉朝命。其東下。以討馬阮爲名。實叛。

逆也。侯方域爲寧南侯傳。以私恩語多失實。論者猶以是予之。董卓傳。卓既廢立。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鐵鑕。詣闕上書。追理陳蕃。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古來奸賊。依倚盜名。類同一轍如此。

張翥

廬陵張幹臣學士真世祖。蔽明成化時。仕爲後軍都督府經歷。嘗以救林見素得罪。與陳白沙交善。予從學士處。見白沙送別詩手蹟云。草閣春風忽兩人。坐臨江水看江雲。尋常肝肺詩中寫。六十頭顱鏡裏分。落絮風驚還著樹。行人日出又離羣。布帆遠下南京道。望斷梅關不見君。張氏以理學直諫爲家學。其淵源有自矣。

王烈女

張秋王烈女名嬌。諸生王碧侯女。風姿絕世。而駘宕不羈。崇禎辛巳冬。張秋被兵。將犯烈女。女大罵而死。血凝河冰。經春不化。

葛端肅公家訓

德平葛端肅公。爲明嘉隆間名臣。東阿于文定公。稱大臣有德望者。獨推公。公與予家世姻婭。先太師公長女。公孫婦也。嘗讀公家訓。謹錄數則於左。

予初仕爲彰德府推官。視府篆。遇冬至。在趙王府慶賀。畢。王傳令旨。各官即以朝服見。予謂朝王舊禮皆吉服。今遵更變。不敢從。王令長史持一冊來。云此書開載。應朝服。予謂既非沿習。又無素考。一旦改度。理不可從。所持不知何典記。未可遽信。長史復啓。王大怒。將引禮官拷掠。欲以恐喝。長史復來云。殿下盛怒。不具朝服。恐不容見。予曰。不見亦得。即請於朝。違令旨之罪亦可認。若不應服而服。則關係甚大。各官罪不可測。聞寧藩初令各官朝服。惟李夢陽不肯。事竟如何。長史往復良久。曰。已高。王遂令照常吉服朝見。後見崔後渠。公云。不圖子有是識。有是力也。予在鄴三年餘。每公出。必自齎盤費。縣驛私餽下程。俱不敢受。嘗至汴城查盤事畢。以餘金買銅茶壺一具。遇大風雪。黃河冰。不可渡。待於河上。仍鬻壺以爲途費。今聞里中驛遞之費。至於不可紀極。如之何。民不貧困流亡也。

予遇急缺。風憲行取時。年二十九歲。限以十月到部。舊例。選科道三十以上。方得與。若遲兩月。即合例。予平生謂處事最不可用意。緣用意。便非順天命。故依限赴部。呂文選從周誌曰。君年二十九。例不得選臺省。予曰。自

知無分。居數日。授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冢宰汪誠齋。語左都御史王浚川公曰。葛君年二十九。更兩月。則及格矣。渠不肯候。是其人亦可取。公曰。是予山東提學時門生也。在彰德。甚有聲。崔後渠。亟稱之。公又語予曰。君不謀臺省。良有見。居官何必臺省。能稱職。即是好官耳。予鄉平度李正夫。以文選副郎。改翰林。部例一人出衙門。則舉同鄉一人爲代。武城王舜渠及邢北原。先薦予於正夫。正夫遂告之冢宰。文選皆曰。可。予素不識正夫。特相過訪。屏人曰。今見鄉兄。吾所舉。可謂得人。且曰。呂東匯欲兄一見。予有難色。正夫又曰。兄謂詮曹不易見耶。我當同兄一往。予曰。否。否。既已見矣。則當有言。是涉於求。吾弗能也。正夫曰。今求者多。以爲事當出於某。故皆不得。而兄願以一見爲難乎。予曰。鄙志以爲不可求。故不能從。正夫又曰。昨王道思薦李中麓。東匯謂某已薦兄。今胡如此。予曰。中麓兩同年也。素相厚。得吏部猶我也。况中麓不在京師。豈可令士大夫謂某潛與之爭乎。請鄉兄遂薦之。正夫乃悵然罷去。於是決用中麓矣。予詣正夫謝相負之罪。正夫曰。予初不知兄之高如是。山東正氣也。吾重之。有加於代。吾爲吏部矣。郭君弼亦

稱道。以爲君子立身當如是。後中麓以文選陞太常。隨予服闋。以予前相讓之意。仍欲薦予與家宰許松臯公暨文選王象山嘉賓。皆允。乃作書促予北上。時以日淺不可遂行。比至都。有舊吏部林東城春。周棗山卿。皆以起復先至。中麓甚憾予遲。既數日。偶吏部有胡纓溪鯨者。不爲衆僚喜。議欲出之於外。以爲予地。中麓聞來語。予曰。擠人而奪其位。此豈君子之心。果如所云。予當乞病歸。必不忍就也。且前日吾能讓兄。今願可攘人乎。中麓曰。迂哉。葛子。予曰。誠然。寧迂勿躁也。中麓意乃止。越數日。祠祭主事缺。乃補之。

予在山海關時。陶真人仲文。以遼陽庫官任滿回。夾帶軍妻。至關詰出。予發巡捕指揮徐鳳儀問究。軍妻解回原衛。仲文家人依律擬追問。渠甚啣之。渠妻與關民張鸞妻結爲姊妹。仲文至京。有真人之寵鸞與妻遂相往來。徐是山緯守關。因盤詰武定侯郭勛家人。被其誣奏。至於逮係。仲文語人曰。山海主事。亦可拿乎。意蓋在予也。時予以起復至京。詹角山語予曰。此人不可不防。予曰。禍福固有定數。不能宛曲求解。聽之而已。予尋補禮部。遷選制郎中。仲文時加禮部尙書。擇日來部到任。予

與衆僚議。不可相見。是日當託故皆不入部。衆以爲然。至日渠來。見四司無人。各留一名帖而去。竟亦無如之何也。

寧府宸濠反。同謀者郡王將軍而下若干人。本犯皆令自盡。家屬發高牆禁錮。後命科道官各一人。至彼看議。姑容回本府爲庶人。既得脫禁。輒復營謀請封。夏桂洲掌禮部時。爲之題覆。酌量俱准襲中尉。女皆爲鄉君。已封若干人矣。予在儀制。有接躡奏請者。予查刑部移來原題稿。其祖若父。皆親同謀反人。遂具稿參駁。呈嚴介溪宗伯。嚴曰。此事桂洲久已准行。今遽變易。桂老在閣。豈不取怪。况予亦江西人。先已准封。我乃參之。人其謂我何。予曰。郎中亦知桂翁在閣。翻異所行。必當致怒。然法不可行。只得據正題覆。意外之禍。聽之而已。既具題。桂洲竟擬旨云。某等你部裏。既查係謀反者子孫。都不准襲。今後再有奏擾的。治罪不饒。全無怒意。蓋亦自知先題准之非。得此一解。永無後虞也。

寧藩逆廢。只令弋陽王以本管管理府事。渠乃無涯之心。萌初求審理刑。吏部題覆與之。既以教授輔導職卑。恥同各府。奏欲以審理輔導。予在儀司參之。以爲那

王府止有教授。親王乃有審理。弋陽王雖理府事。爵實郡王。據稱添有審理。已爲非分。今又卑薄教授。欲以審理輔導。理刑之官。非可以兼輔導。若如所請。將來隴蜀之請。又不知其如何。所據弋陽王拱積非望。奏瀆。祈天語。嚴加戒飭。雅宜安分。恪守成憲。無得仍前妄意。奏擾。自取罪愆。奉旨是拱積屢有奏擾。不務安靜。着今後恪遵憲章。保守祿位。毋得聽信撥置。自取罪愆。明旨昭然。宜知警戒。各衙門亦當稍知裁抑矣。未幾。奏乞長史。吏部卽選與長史二人。又乞校尉。兵部又題與校尉五十名。其校尉巾帶。奏乞照例給與。事在儀制司。予諭其齋本人曰。親郡王各有體制。原不相同。今弋陽王欲全比親王。是入繼親王也。何謂以本爵管理府事。汝速歸啓。王宜安分。吾決不與。渠曰。兵部已與校尉。校尉應有巾帶。予曰。此自兵部大錯。校尉可有巾帶。決不可得。後長史亦竟被言官參革云。

分宜家人嚴年也。巡撫培養一方元氣。不比巡按。專有發奸擿伏之任。故貴寬簡長厚。予在河南。只重循良有司。不獎喜事。蠹虛名者。更嚴禁貪酷之吏。常刻木榜曰。爾之俸薪。皆出於民。更殘民以逞。取充囊橐。不有明罰。必有幽責。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後予在吏部。佐中外考察。數四舊屬官。鮮以貪墨敗者。不可謂無所感孚也。然待人而與。猶屬庸士。若豪傑則自知砥礪矣。勉之勉之。

予在吏部四載餘。兩推太宰。一次相公。各有所託。且曰。卽以元輔次輔所薦爲正陪。予謂家宰統百官。均四海。一遂柄用。大關君子小人之進退。須從人望。烏可狗人。竟推南太宰周公延。疏上大拂時相意。得調旨。另推兩員來看。二公復申前請。謂閣中已祕揭薦過。非此二人不可。予不能從。明日東闕會推。更推總憲屠公僑。一廷相顧。不言而罷。予徑出。至端陽門。楊慶坡兄趨來同行。曰。今日之舉。正人增氣多矣。兄不見環聽者。悚然乎。疏上。相公大怒。果各具揭薦所屬者。且云吏部偏執意見。越三日。疏揭俱不發。聞上共納袍袖中。左右莫測。又數日。忽宣召吏部。守禮趨至迎和門。中官捧筆特旨出。

批部疏面云。着默復職之任。默者。福建李古冲。時家居。故云。聖明總攬乾斷。不惑私議。兩相受上眷知之深。費許多心計。竟不能用一私人。豈尋常世主所及哉。

陶仲文既荷寵異常。入直萬壽宮時。於便殿賜坐。賜食。從容談論。聞上兩次詢大臣臧否。至守禮則先發云。此朕所素知。是在禮部山陝河南有聲者。聞他清操如故。陶出。輒恚憤累日。與其徒曰。葛與川公好造化。上每訪問諸大臣。便先稱之。蓋修舊怨。不能遂其中傷也。此自鬼神呵護。然聖德高明。埒於大造。吾子孫當世知所以報稱可也。

丙辰。自南京謝政歸里。舊宅已推與弟姪輩。始自營第一區。檢筒中得二百餘金。查莊上畜糧僅數百石。於是年期起室一進。約數年竣工。與作之費。每至稱貸。爾輩其知締造之艱。兢兢保守之。此宅以有家廟家塾。幾世未析。百口同居。勢不得不從闊大。以後子孫出居。每宅寬只許五楹。深約三四進。勿妄扳援。此宅規制。其同孳弟姪輩。欲析居時。除爾曾祖見產瓜分之外。各與城宅一區。鄉莊一所。田二頃。墜地數畝。以稱予親親之誼。予在仕途三十年。今得優游林下。與世味澹然相忘。似

皆得簡靜力。士大夫但有爲名使人喜之心。做官就要矯激自炫。以急人知。煦煦行惠。至違道以要虛譽。居鄉必不能修己遠利。表正風俗。卽知自好。亦多甘爲鄉愿之行。俟命君子所謂無入而不自得。蓋以立身行己。自有法度。對不自失而言耳。願居鄉無難。只要在家居讀書靜坐。不管閒事。敦倫理。屏嗜慾。勿干請有司。禁絕假託用勢者耳。若做官要做人事。事念念。爲義爲公。成敗利鈍。皆無足計。預先知內外檢點。卓然自立。不依阿。洪忍附人。持法公平。宅心忠恕。勿恃一守而輕侮慢民。勿爲宦成而肆志傲物。兢兢翼翼。作事謀始。凡自我行。務上有益於朝廷。下有利於生民。而無求赫赫之名。其庶矣。大凡人能清約。卽能秉正。事無不可爲。夫出處一機。爾輩自今卽學廉靜無欲。異日居官。自當得力。使人稱爲清白吏子孫可矣。

又二則曰。同年中天植忠直。吾不如郭君弼。嘉靖癸巳十月。予行取至京。君弼爲御史。暇則相見。十二日夜。星隕如雨。無一人建言者。五日。後君弼過我曰。兄能爲程舜敷否。予曰。兄欲爲楊實卿乎。蓋楊曾論邵真人下獄。追主使之入。並逮舜敷。不隱得謫。故戲及君弼。因曰。星

隕大變。舉朝無言者。我言官也。數日來甚不得已。已草奏矣。兄為我討論之。疏上三日不下。君弼復過曰。事不測矣。少頃。逮錦衣獄。復奏上。著拿來午門前打四十棍。錦衣夾拶。已近百矣。兩腿露骨。死而復甦。予視之初無悔意。既而巡按蘇松。釐奸剔弊。臨滿止為朱玉峯建一坊。題曰崇德。為文衡山建一坊。題曰表節。雖願味齋在閣中亦不及也。後遷順天巡撫。時夏桂洲起用。南來各巡撫皆候境上。保定巡撫蘇舜澤。以書邀君弼。君弼辭之。未幾以地方小事。稟令閔住。既以太宰熊北源薦起。督宣大總兵張達。輕出犯敵營。陣亡。事出頃刻。君弼駐陽和。相去二百里。比夜始知。給事中唐禹勅其不救。下錦衣械繫。打一百。謫戍鎮魯。今十餘年矣。行乎患難。無所怨尤。忠直之性。挫而愈厲。是吾所矚若者也。雅性恪介。吾不如吳汝薦。蓋其幼時性慕仲玄。故於世味澹然無欲。予在儀制時。汝薦為戶部郎中。一日來司中。見架上紙十餘刀。問曰。此何用。予曰。將以換書。曰。此官物。換書則其私也。予曰。戶部亦有之。兄何所用。曰。公則用。餘則貯司庫。以待來者。後守廬州府治。對有山所出柴木。舊供府用。曰。此官物也。計其值皆入庫。作正數。他可知。

矣。母卒於官。扶喪歸宅。為水所壞。借其族兄房三間。停柩且居之。不謂陋也。繼補保定。則宿於堂之東間。十日始一入宅。廉靜之風。僚屬皆化。時谷近滄。為屬高陽令。深服之。巡撫真保時。山陝地震。閣臣以考察京官。應之。李南渠任其事。九卿以下。皆列為等第。汝薦以李同年。得在一等。與嚴世蕃。徐陟。陸煒。趙文華。輩同列。渠甚病之時。予免歸。遺予書曰。今次考察。及九卿。甚異事。所謂一網打盡矣。吾尚可久居乎。未幾。竟引疾歸。避居山寺。數月不一至其家。如此高舉。豈吾所及。公隆萬間。復起。歷戶部尚書。左都御史。功名氣節。一代仰之。如山斗。及其歿後。每生忌日。禱祀家祠。下輒千百人。文集若干卷。孫尚寶卿。所翰林編修。隲刻之家塾。

薦隱逸

康熙十年。浙撫范中丞。薦山林隱逸。鄞縣葛世振。明崇禎庚辰第二人。翰林編修也。既以老疾辭。不赴。復奉溫旨。敦迫。再以疾辭。遂允其請。又薦布衣董漢策。以科道試用。尋為御史。劾罷。至下諸法司。而秦督鄂善。薦藍厘布衣李顯。辭不至。顯起田峻。嘗一就科舉。遂隱居讀書。修明橫渠藍田之學。富平李天生。因篤。昔嘗為予言之。

蔡下白敏中

人有不可以一節取者。宋史載蔡下。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貝叢湊。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清其去。以薔薇露洒衣送之。卽此一事論之。雖與沉香載石同稱可也。而乃出於下之巨姦。白敏中在郎署。李衛公器之。多所延譽。遺餽十萬。俾會省閣諸公宴。已有日。時秋霖涉旬。賀拔德員外求官不得。將欲出京來別。德與敏中同年。聞人告以方候朝官。德駐車留書。叙滯遊之困。敏中得書。歎曰。士窮遂當有時命。豈有美饌上邀當路豪貴。而反遺故人。遂召德先宴。既而朝貴聞與德宴。衆皆去。異日敏中謝衛公。以留故人負於推引。衛公稱之曰。此真古人所爲。以此一節觀之。敏中過人遠甚。然史稱敏中受知德裕。薦知制誥。尋爲翰林學士。至大用。及德裕之貶。詆之不遺餘力。議者嘗惡敏中相業。略無足稱。怙威肆行。卒諡曰醜。而黨附宗閔。擯斥衛公。尤爲當世鄙薄。秦太虛著論。謂敏中不獨負德裕。抑且負國家。

聯語

張忠定公登一爲司空。兩爲總憲。以功名著累朝。又鄉會試得人最盛。如劉文正理順。吳忠節麟徵。馮中丞元颺。尙

書元廳。夏考功允彝。及周摺齋延儒輩。皆門生也。少時見公廳一聯云。門多將相文中子。身繫安危郭令公。

先忠勤公家訓

先高祖灤川公。登嘉靖辛丑進士。爲貴州參議。以王事歿於黔。贈太僕寺少卿。子六人。長贈布政使之翰。次戶部左侍郎。贈尙書諱之垣。卽先曾祖也。次戶部員外郎之輔。次淮安府同知之城。次浙江按察使之猷。次高陽知縣之棟。公教諸子最嚴。家訓云。所存者必皆道義之心。非道義之心。勿汝存也。制之而已矣。所行者必皆道義之事。非道義之事。勿汝行也。慎之而已矣。所友者必皆讀書之人。非讀書之人。勿汝友也。遠之而已矣。所言者必皆讀書之言。非讀書之言。勿汝言也。諾之而已矣。今刻石忠勤祠中。先祖父伯公。督不肯兄弟恆舉此訓。廳事屏壁間。亦皆書之。

忠勤公諸孫

高祖忠勤公。一日擁諸孫膝上。時伯祖太師公象乾。方伯公象坤。光祿公象蒙。皆方七八歲。公戲問太師曰。汝將來中第幾。應曰。第二。問方伯曰。第一。問光祿亦曰。第二。公喜。其後方伯中嘉靖甲子解元。光祿隆慶丁卯。太師隆慶庚午。皆第二人。如其言。四伯祖孝廉公象泰。癸酉亦第二人。

其後叔祖戶部公象斗翰林公象節中丞公象恆皆以戊子先祖方伯公象晉以甲午叔祖考功公象春^{初名象異}以癸卯相繼鄉薦皆成進士向見談薈諸書所載多訛舛詳述之。

司徒公歷仕錄

曾祖大司徒公常自纂歷仕錄一卷謹錄數則於左以為家訓云。

予初選荊州府推官出京時即聞彼地士大夫有好請託者予概不敢從時如江陵相公乃翁曹都憲年伯紀山公亦不徇從後遂絕無以竿牘來者鄉官薛太守雲澤自京師回傳江陵公語曰王公大有執持我甚服之楚撫某公陞任取荊州杉板二十副計費數百金太守趙公難之以問予予曰公政績甚著且屢登薦牘今送杉板是賄而求薦也不可趙公聽之已而薦竟居首趙公名賢汝陽人歷官南吏部尚書

荊州府庫有王府故錄銀邊王差校尉取討未發時孫太守入覲通判王某署府事王提庫吏雷大夏立斃杖下其兄具告撫按俱行推官王三月不發犯人予欲報參長史不得已始發下犯人十四名皆竊監王怒出府

往道署署門閉遂至府前登鼓樓予與太守趙公同至鼓樓謁王王怒甚云王推官辱我我何面目管束諸宗儀趙公力辭罷去予隨以事至省過荊門州謁巡撫同鄉谷近滄公公曰王府事不可激予應曰亦不可徇公曰昔有神童見一老僧僧曰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神童應曰旁行一步亦有何妨子正宜旁行時也予曰云何公曰子令家累且歸而身出查盤俟王稍氣平仍具文來我再添一官會鞫庶好擔當予曰諾歸即送家累祀縣令姪象坤處次日遂赴永州月餘回同岳州推官辛君會訊凡問軍一徒五王怒愈甚然竟無所施王素不道後發高牆禁錮云

予為舉人時以太僕府君忠勤死事入京乞卹時嚴世蕃用事賄賂公行予謂縱賂得之適足為先人辱遂竟歸督諸弟子姪晝夜閉戶讀書相繼成立竟得卹典予以給事中充正使與禮部員外郎同年襄理菴公冊封鄭府崇德王事完即日行餽謝甚腆一無所受理菴與予意同後理菴官至薊遼總督兵部侍郎

穆宗時陳皇后出中宮中外人心不安予具疏請皇后正位中宮以端治本奉旨后侍殿久無子多病移居別

宮。以暢意耳。汝不知內庭事。妄言耶。再上疏言。皇后乃先帝選擇。以遺陛下。有關雖樛木之德。抑鬱成疾。已爲不可。乃云別宮暢意。豈有夫婦睽離而暢者哉。奉旨。后疾調理稍愈。卽還本宮。

湖廣有大奸曰何心隱。卽何夫山。卽何兩川。卽梁無忌。卽梁光益。的名梁汝元。本江西永豐人。以侵欺皇木銀兩。犯罪拒捕。殺傷吳善五等六人。初擬死罪。後得末減。充貴州衛軍。逃去。各省及孝感縣。倏往倏來。假講學爲名。聚衆擾害地方。種種不法。各省歷年訪緝。不獲。皆有卷案。萬歷七年。新店把總朱心學。於祁門縣獲之。予發候按察使查卷問理。已而心隱病死。後數年。臺省諸公。尙有爲何稱冤者。蓋以假講學之名。遂爲所惑。實不知其有各省訪拿卷案耳。迄今公論始明。

予爲戶部侍郎。管太倉。見倉斛斗。其一獨大異常。問之。云凡糧到倉。該倉斗級。每人先支一斗。此舊規也。予曰。是何言。卽照常私與。亦是違法。况另置大斗乎。卽革草之。是年。修總督倉場公署。或云。此銀例出各倉斗級。予曰。是烏可行。宜乎大斗私案也。乃與大司農張心齋公言。都發帑金修之。著爲例。

予平日不囑託官府。故入仕亦不徇人請託。萬曆十八年。太夫人壽日。鄉人具軸禮來賀者三百餘人。予曰。某素不敢管人家閒事。有何德於鄉黨。敢勞諸君。答曰。正以公不說事。不害人。大家陰受其賜。故來耳。

予初考選刑科。卽請益於掌科朱後菴公。公曰。切記不可聽人主使。爲他人報私仇。壞自己名節。予佩服之。後有具稿暗送。欲書予名者。急謝去之。月餘。同鄉一道長。却持此本問予。予以實告。不可染。但唯唯。越數日。竟上之。識者駭異。果以此敗官。

前輩涉歷事久。多有高見。有疑難事。不能自決。不可不以咨問。予曾有二事。一請教兵部侍郎吳公望湖。一請教兵部尚書張公心齋。二公論甚透切。予深服之。

予生平得朋友之益居多。同學子公華峯等。同僚吏部尚書趙公汝泉等。同年兵部尚書劉公節齋等。劉公在省尤相得。予家居。劉總督兩廣。聞予病。書來若疾痛之在其身。寄桑寄生藥者再。兵部尚書鄧公弘軒。總督薊遼。書來林下者二。每自念未能酬報。吾子孫記之報之。

業師魏雲汀先生諱智。任知縣。同僚荊州府知府趙公

汝泉名賢。河南汝陽人。吏部尚書徐公思重名學。諱直隸嘉定人。禮部尚書孫公口山名用。福建人。知府江公心源名一麟。都御史。

省中何公來山名起鳴。四川人。韓公元川名楫。蒲州人。通政梁公靜齋名問孟。河南人。都御史張公湖東名鹵儀封人。都御史丁公觀峯名懋儒。東昌人。知府朱公後菴名繪。平定人。少卿溫公一齋名純。涇陽人。尚書鴻臚寺賈公虛菴名儒。雞澤人。左少卿。

南太僕劉公仁軒。名穩。衡陽人。少卿許公敬菴。名孚遠。海鹽人。侍郎。

順天府丞朱公越嶠。名南雍。山陰人。太僕卿。

戶部張公心齋。名學顏。肥鄉人。兵部尚書劉公紫山。名思問。孟縣人。南戶部尚書楊公夢山名巍。海豐人。吏部尚書王公雲澤。名廷瞻。黃州人。尚書王公後齋。名友賢。寧鄉人。尚書。

公生平篤於師友。魏歲貢智公之師也。公既貴。常遇諸塗。讓其乘騎於魏。扶持上下。而身跨蹇驢以從。鄉人至今稱之。

方伯公遺事

先祖方伯公。年九十餘。讀書排纂不輟。雖盛夏衣冠危坐。未嘗見其科跣。常揭一聯於廳事云。紹祖宗一脈真傳。克勤克儉。教子孫兩行正路。惟讀惟耕。齋中一聯云。容人所不能容。忍人所不可忍。癸巳歲。自作祭文。有云。不敢喪心。不求滿意。即甘澹泊。能忍閑氣。九十年來。於心無愧。可借衆而同遊。可含笑而長逝。蓋實錄云。公年雖大耋。時時夜夢。待先曾祖司徒府君。或跪受扑責。如遇庭時云。

方伯公同學

方伯公少在京邸。從青州張見堯先生學。同學者。臨照馮文敏公琦。蒙陰公文介公嘉。馮與公同年生。方伯少兩歲。兄事之。後為諸生。受知提學理菴塞公達。召入書院。凡四人。則公及濟寧于中丞若瀛。臨青柳尚書佐。其一即文介也。馮公以萬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時。

方伯公答人詩

方伯公素不喜修煉之說。恆揭寧靜澹泊四字於壁。讀書眠食外。惟限坐調息而已。嘗有答侯晉陽大參一絕句云。問予何事容顏好。曾受高人祕法傳。打疊身心無一事。饑來喫飯倦時眠。公歿時。不肖年二十矣。回憶公一言一行。真義皇以上人也。按饑來喫飯倦時眠。乃傳燈錄義海禪。

師語。王陽明與人論學。亦曾引之。

方伯公知人

二伯祖方伯中宇公。年十八領解。為嘉靖甲子。明年乙丑。成進士。歷仕山西左布政使。卒官貧。至無以殮。撫按以下。為藤金治後事。乃得歸。清正名臣也。公藻鑑尤精。為河南提學時。萬歷壬午鄉試。榜將發。直指問公曰。解頭當屬何人。公曰。杞之周九峯。否則汝陽李宗延耳。已而周果領解。李次之。李公仕至戶部尚書。

侍御公殉節

伯父侍御百斯公。崇禎元年戊辰進士。入翰林。改御史。甲申。公家食已八年矣。聞三月十九日之變。同妻子盡節。於几案間得手書一紙云。京師卒破。聖主殉社稷。予聞之雪涕沾衣。不及攀龍髯而殉命。遂借妻子于氏。士和。併命寢室。命也。奈何。葬從薄。從速。隨時也。公清介忠信。言笑不苟。鬚眉若神。葬日。會者萬人。莫不流涕。南城陳伯璣允衡論次公遺集。比之宋江文忠萬里云。崑山歸莊元恭詩云。鼎湖痛絕競攀龍。城守諸公繼履從。誰是簡書無諂貢。獨捐頂踵又從容。九泉骨近平原廟。千古名齊日觀峯。欣慕執鞭嗟隔世。好憑詩句想遺蹤。

王劉二奇士

予鄉王遵坦。字太平。益都人。太僕少卿濬之子。劉孔和。字節之。長山人。相國鴻訓之子。二人皆負氣。所馳相友善。王居家桑谷。劉居長白。皆有林泉之美。崇禎間。見天下將亂。散財結客。甲申歲。孔和殺闖賊偽令。率精騎萬人。南赴金陵。至淮陰。以兵屬劉澤清。澤清與孔和素交。時為藩鎮。貴重無比。然好為詩。一日大會將吏。廣坐朗吟。賓佐交口譽之。孔和仰視。獨無語。強問之曰。公誠名將才。然此事定復不急。澤清怒。罷酒。賓客皆惶懼失次。孔和傲然而出。澤清益怒。遣人追及舟中殺之。已而金陵以為副總兵官。則孔和死數日矣。遵坦入本朝。隨肅王平蜀。為巡撫四川都御史。卒於閬。劉有奕棋。贈丘將軍長歌云。伏生之里大將出。生平所志惟馬草。幕中已多指視功。疆場血戰不勝筆。堪嗟再謁典。連敖不知三世還。執戟別君十載一瞬間。歷盡鋒鏑與楛桎。背負那可入韓罪。晴白聊足嘲吳刻。多君談笑貫案中。坐待明光銷蠹蝕。昨聞廣武拜軍師。聖主懷邦丈人吉。如今驅戰真市人。聒聒怒蛙誰與賦。願君橫臂障東海。莫令桑梓生荆棘。安有健兒把翠鋤。但見春林巢小鳥。從來外攘必內安。隱憂不在河北賊。夜涼浮白戒談事。

更向局中間劫急。已知文偉能辦賊。不待當場辨白黑。贊君斂手推棋枰。論兵艾艾終羞吃。君功定可勒燕然。我詩空須錦繡織。王有詩云。怪鴟撲人山鬼叫。草際幽鱗舊年少。古家老狸夜宴賓。燭燭爲盤羅八珍。玄熊文豹甘作使。嚙不敢言但相指。夫君意氣不自持。拔劍向風劍光死。一身誰遣困蓬蒿。呼天喝月未足豪。驢脊如柴少羈勒。小挫風期非我曹。愁多歡少天白頭。倒擲河水西向流。一寸之心括千古。元氣茫茫生百憂。金盆濯足錦爲廁。以此相酬已堪悲。寄語聽冰九尾兒。鷓鴣啼上寒楓枝。劉又有贈王詩云。都無殺者黃江夏。豈有食之嚴鄭公。後竟死劉澤清手。與黃祖事絕類云。丘名磊。鄒平人。少爲諸生。有才名。後走遼東。詣軍門上書。積功至總兵官。佩鎮東將軍印。亦死澤清之手。

節義

王氏。亳州人。李殿機妻也。殿機父死於法。母張氏。沒官給配象房校尉王福。殿機因冒王姓。繼鬻於紅旗厄爾庫家。王氏在本籍。年三十四歲矣。叔兄強之嫁。誓死不從。康熙二十八年。覓夫至京師。時殿機已配蕭氏矣。南城御史阮爾詢具疏上聞。竟爲夫婦。殿機蕭氏皆斷出爲民。同歸於

毫。

封丘古蹟

同年岳給事鎮九秀起家封丘知縣。有古循良之風。唐高達夫嘗爲縣尉。向無專祠。岳於西門外。捐祠祀之。縣南黃池北蟲牢。皆春秋古蹟。又有青陵臺。韓憑妻冢。岳皆爲建祠立碑表之。此事近今長吏所少。

池北偶談卷六

談獻

李太守

近日廉吏。以松江太守李正華爲第一。正華貢士。獻縣人。予鄉李御史先森按江。誅鋤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釀金數百。強投舟中。復人製一衣獻之。凡數千領。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

鄂律
卷五
小

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南鼎甫註官河間時。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重慶三忠

獻賊自荊州上峽。攻陷重慶。蜀撫都御史陳公奇上重慶太守王公儉行巴縣令王公錫同日罵賊。被磔死。鄧都林君明儻作三忠傳。今巴人立三忠祠祀之。

楊太常

楊懷玉者。以琴供奉明懷宗。官太常丞。鼎革後。搆賜琴流轉吳越間。文士多為賦詩。絕似宋末汪水雲也。同時有伊爾駁者。會稽人。亦以琴供奉禁中。與化李鏡月。豈有長歌贈之。悽惋可誦。

二烈女

丙寅六月。福建巡撫張仲舉。疏言閩縣未婚烈女吳淑鳳。從容盡節。矢志靡他。連江縣未婚烈女楊聯姐。投繯就義。百折不回。部議奉旨旌表。

文柔

文柔者。李之儀端叔配。胡武平宿孫女也。為東坡所知。呼為法喜上人。東坡南遷。手自製衣以贖。曰我一女子。受此

等人知。復何憾耶。見端叔自撰墓誌。

二文正墓

元耶律文正村楚明李文正東墓皆在都城西。近畏吾村。王文貞公崇云。為孝廉時。見耶律王墓。上斷碑尙可讀。二十餘年來。墓田歸旗下。此碑無從復問。西涯墓圯土僅存。明萬曆時。有進士王文邁者。曾為封樹。畿輔人物志云。公墓在阜城門外畏吾村。後人式微。麗牲之石。不復有矣。

張綵

張綵。焦芳劉宇曹元。皆為逆瑾爪牙腹心。而綵又其鄉人也。苑洛見聞錄。獨稱綵。遏止逆瑾功德數事。謂大學士焦芳。導瑾為惡。劉宇首阿附。瑾皆勸退之。如是不下十餘條。孝子慈孫百世不改。而苑洛以鄉曲之故。亂天下萬世公是非。亦見其愚矣。

蔡道憲

蔡公道憲。閩人。以進士為長沙府推官。數夢與宋李忠節公帝酬酢。後天兵下湖南。蔡殉節。潭人歲時報賽。常見二公往來。車騎甚盛。全州謝石臚其記其事云。

事叔至孝

宣城施忌山問少孤。事叔譽至孝。一日值叔誕辰。大集親

戚上壽。而叔以小故忤意。堅臥不起。愚山跪榻前移晷。辛亥客都門。每憶叔。輒涕泗。事叔如此。古人所希有也。譽有遺詩一卷。愚山屬予為論定。序而行之。

張待問

予邑新城。本長山縣地。元始為縣。閱長山志名宦。未止知縣。奮大順一人。丞簿則有明以前無考。適闕東軒筆錄。得張待問一人。知志之闕漏多矣。張待問為淄川長山縣主簿。縣有盧伯達者。與曹侍中利用通姻。復憑世廕。大為邑患。縣令憚其勢。莫敢與較。張一日承令乏。適伯達以訟至庭。即數其累犯杖之。未幾。伯達之姪士倫來為本路轉運使。人皆為張危之。或勸令自免去。張曰。盧公賢者。肯銜隙以害公正之吏乎。了不嬰意。一日。士倫巡按至邑。召張語之曰。君健吏也。吾叔賴君懲之。今變節為善士矣。為發薦章而去。待問固不愧名宦。乃士倫亦鄉之賢大夫也。錄之以補志乘之闕。范文正公幼隨母改道長山。朱氏筆錄訛作臨陽。宜正之。

孔公父子

史載孔道輔原魯。使契丹。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慨然徑出。漚水燕談。載元祐中上元駕幸迎祥池。宴從臣。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時有為此戲者。

詔斥之。今聖君宴輔羣臣。豈容有此。詔付檢官置於理。二事絕相類。宗翰字周翰。即原魯子也。宋至道二年。皇太子諱王。宴皇太子。林苑教坊。以孔子為戲。賓客至。言唐太和中。以此為戲。文宗答伶人以懲無禮。魯哀公以儒為戲。尚不可况先聖乎。

龐嚴

因話錄角部載江淮一舉人。姓嚴。登科記誤書龐嚴。遂賃舟。巧食。往壽春。謁從事龐尹。事極可笑。按唐書龐嚴。壽春人。元和中登進士第。元微之喜其文體類已。歷太常少卿。京兆尹。姓名地里皆巧合。其人耶。

劉富川

劉欽鄰。字鄰哉。號江屏。其先江右人。籍揚州之儀真。順治庚子舉人。辛丑進士。筮仕廣西富川。知縣。甲寅。賊陷富川。劉不屈死之。兩廣總督疏聞。得旨。劉某忠憤死節。深為可憫。應得卹典。從優議奏。予在揚州時。劉初釋褐。識其人。恂恂儒素。而大節如此。可敬亦可哀也。適見徐御史敬菴疏。疏云。守土者必有城存。與存。城亡與亡之義。然後可以固封疆。敵愾者必有寧使進尺。勿使退寸之心。然後可以克大敵。今賊來則以請兵救援。而出賊退。又以隨兵進勦。而入。守令逃竄。而委責任於將弁。將弁怠弛。而望恢復於禁旅。又云。國家深仁厚澤。培養臣工三十餘年。承平日久。文

武燕安。綢繆牖戶之計不深。故捐軀殉國之志不決。昔安史之亂。臬卿力狗河北。故十七郡皆歸朝廷。淮蔡之平。裴度誓不與賊俱生。不浹月而掃清巨寇。臣就目前事勢而論。立欲削平僭逆。必先振刷紀綱云云。真藥石之言也。

張商英

宋張商英反復狙詐。小人之尤。臬禪師與天覺論元祐人才。因問溫公如何。天覺曰。大賢也。臬曰。相公在臺諫時。如何論他。天覺曰。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予嘗謂便要官做。亦何至仆溫公之碑耶。吾鄉益都房安恪公。壯天啓中為御史。為東林部黨之魁。而晚節不終。順治初為溧陽相所逐。時年七十餘矣。京師邸舍器用皆自肩鎗。或以為言。公曰。老夫不久當復召耳。予嘗問其姪孫星顯云。公嘗自言少年血氣盛。只是要官做。其言與天覺相類。孟氏云。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論人者不可不辨。

致身錄

虞山極辯史仲彬致身錄之偽。而予鄉趙隱君子詰著建文帝年譜多取之。劉公子孔和亦有題致身錄一篇云。國初殺運烈不除。越三十載還相屠。以仁守之真不足。雖有節士謀多疏。哀哉中山誠意叢。已盡大計環顧徒。嗟呼聖

祖信數不建輔。使作皇覺之裔。餘鬼門一出四十載。歸來老佛。惟雪顛。蠶身萬里伏滇國。秦伯不得終封吳。物葬西山一笏地。豈有方遂之疑乎。當時二十有二人。左右食屨相攜扶。未必才智似狐趙。不可及者武子愚。二百餘年士最盛。摧傷太過。今如無千秋直史不可滅。帝在均房應屢書。

劉元子

光州劉元子黃裳。嵩陽先生繪之子也。好談兵。倜儻負奇。嵩陽守重慶。銅梁大司馬張襄憲公胤。以童子見。知愛如己子。致署中。與元子兄弟讀書。時元子十許歲。妬襄憲之才。夜與弟黃鼎潛往。縊之。賴太夫人走救得免。後襄憲開府。元子尚在。公車過襄憲公。酒酣耳熱。輒謾罵。襄憲遜謝而已。元子後以兵部郎參謀征倭軍事。

徐東癡

吾邑徐隱君夜。字東癡。又字嵇菴。年二十九。棄諸生。隱居東泉鄉。橫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稚。杜子春之風。癸亥春。予及先兄過之。欲約同志為構草堂。又遣書縣令云。元道州狀。舉處士張季秀。請縣官為造草舍十數間。給水田一二頃。免其當戶徭役。令得保遂其志。使士庶識

廉恥之方。又楊君謙蘇談所記中峯和土草堂。乃馮海粟煉泥。趙松雪搬運中峯塗壁。吳人至今傳為美談。明府能為此盛舉。繼三公之後者。亦佳話也。竟不果。

朱浚

盧奕之有祀。華原柳氏之有爨。韓忠獻之有侂。賈吳玠吳璘之有逆。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也。何燕泉餘多序錄。載朱文公會孫浚。為浙漕。值賈似道當國時。每有劄子白事。必稱某萬拜。按文公世系。公長子塾。塾生鑑。鑑生浚。浚仕至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兩浙轉運使。吏部侍郎。丙子。元兵至福安州。浚不屈死之。浚能殺身成仁。而不能不。失身於權貴。明未亦有之。如張捷楊維垣是也。浚死節事。宋史及綱目皆不書。

王李

掖縣王漢。字子房。倣儻有經世才。中崇禎丁丑進士。為高平河內二縣令。上書言事。懷宗奇之。召對。擢御史。巡按河南。進巡撫。都御史。死。永城賊劉超之難。予少見其奏疏。及小武當詩一篇。真奇才也。同邑李森先。字琳枝。崇禎庚辰進士。入本朝。為御史。屢上疏。論事切直。三下刑部。不少摧折。巡按下江。清剛端勁。真涇僧三拙。優人王紫稼於法。江

南人莫不快之。中忌者被逮。吳中罷市。哭送者萬人。世祖廉知之。尋內擢卿寺。而李不幸死矣。李修髯長身。飲酒無算。家有椒雨園。在南郭外。日與酒徒酣飲其中。醉則白衣。徒步歌呼過市。巾幘欹側。酒痕狼藉。有陽城之風。

黃熙績

順治己亥。海寇破京口。瓜儀寧國等處。金陵幾不守。寇安慶。推官黃熙績力守全城。辛丑論功。罪監司守令以下死者數十人。熙績以前功。特擢給事中。仍世襲阿思哈。哈番。通判李皇詔。亦得敘陞員外郎。世襲阿達哈。哈番。黃閩人。李楚人。

米元章二壻

段拂。吳激。皆米元章之壻。拂字去塵。元章有潔癖。見其名。字喜曰。既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子妻之。拂南渡後。仕至參知政事。激字彥高。入金為翰林學士。以詩樂府知名。與蔡松年齊名。號吳蔡體。

篤師誼

汴梁王金章。參政。常從老儒劉文奇學。崇禎末。劉家沒於水。王為置田園廬舍於蘇門山中。後年七十餘病卒。為之營葬。禮甚備。予見其哭師詩。哀樂有過人者。其警句

云門無司馬求書使。室有黔婁正被妻。餘不俱錄。陶九成載稿李顯德玉葬其師新昌俞觀光事。此近之矣。

兩郝天挺本末

金元間。有兩郝天挺。一為元遺山之師。一為遺山弟子。予考元史郝經傳云。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祖天挺。字晉卿。元裕之嘗從之學。裕之謂經曰。汝貌類祖。才器非常者是也。其一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父和上拔都魯。元太宗世。多著武功。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於遺山。元好問累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冀國公。諡文定。為皇慶名臣。嘗修雲南實錄五卷。又註唐人鼓吹集十卷。元時漢人賜號拔都。惟史天澤張弘範見輟耕錄。漢言勇也。近常熱刻鼓吹集。乃以為隱逸傳之晉卿。而致疑於趙文敏之序稱尚書左丞。又於尚書左丞上妄加金字誤甚。

孫靈暉

新城僻陋。其在南北朝。則長樂武強二縣地也。長樂今青州之高苑。武強今濟南之長山。偶讀北齊書孫靈暉傳。乃予鄉前哲。而志不載。因錄於此。孫靈暉。長樂武強人也。魏大儒秘書監惠蔚。靈暉之族曾王父也。靈暉少明敏。有器度。惠蔚一子早卒。其家書籍多在焉。靈暉七歲。便好學。日

誦數千言。唯尋討惠蔚手錄章疏。不求師友。三禮三傳。皆通宗旨。時就鮑季祥熊安生質問疑滯。其所發明。熊鮑無以異也。舉冀州刺史秀才。射策高第。授員外將軍。後以儒術甄明。擢授太學博士。遷北徐州治中。轉潼郡太守。天統中。令朝臣推舉可為南陽王綽師者。吏部尚書尉瑾表薦之。徵為國子博士。授南陽王經王。雖不好文學。深相敬重。啓除其府諮議參軍。綽除定州刺史。仍隨之鎮。綽所為猖獗。靈暉惟默憂悴。不能諫止。綽欲以管記馬子結為諮議參軍。乃表請轉靈暉為王師。朝廷以王師三品。啓奏不合。後主於啓下手答云。但用之。仍手報南陽書。並依所奏。儒者甚以為榮。綽除大將軍。靈暉以王師領大將軍司馬。綽誅停廢。齊亡數年卒。子萬壽。聰識機警。博涉羣書。有辭藻。尤甚詩詠。齊末陽休之辟為開府行參軍。隨奉朝請滕王文學。豫章長史。卒於大理司直。

忠勤公黔志列傳

先高祖太僕府君。死事於黔。明世廟諭祭文。有忠勤報國之褒。故稱忠勤公。黔記名宦傳云。王重光。濟南新城人。以進士為司空曹郎。嘉靖中。貴州左參政。會赤水黑白羿蠻叛。公與參將於某。衝嵐冒瘴。勤事以死。事聞賜祭。贈太

僕少卿。公祠在永寧衛。有指揮王之屏張朝者。奉委采木不避險艱。水漲有巨木攔灘頭。朝之屏先卒徒入水。掀撥巨木溺死。事聞賜葬。今從公祀祠。蟻衣生曰。予聞王之先有王叟者。與其嫗力田作苦。家贏擔石之儲。有窮措大夜穿其窟。覺以戒嫗。是偷兒也。扼其吭而燭之。曰。嘻。君故儒士。而顧穿窬耶。夫婦甚憐惜之。耳語曰。勉旃勉旃。吾終不暴君之短。因出粟與之。庾人無知者。太僕蓋其孫云。由太僕而後益昌大。今所稱新城王是已。此傳同年某中丞撫黔時。特錄相寄。時曲沃衛少師。方有纂修一統志之請。不一載。滇黔告變。志未進呈。故具錄於此。

死節

富川知縣劉欽。死節之後。又得數人。謹書之。饒寇陷浮梁。知縣王臨元死之。陷新昌。典史諸士英死之。臨元。山東平山衛人。順治辛丑進士。叛將以梁衣誘不從。賊索印力。自縊死。浙寇陷武義。署縣專蘭。餘丞徐喆死之。拒而死。喆。山西廣昌人。貢生。海寇薄温州。總兵官祖弘勳迎降。巡道僉事陳丹亦死之。叛將大罵。過書丹亦。福建閩縣人。順治辛卯舉人。初贈光祿寺卿。加贈通政使。司通政使。朱龍據定邊堡。以叛。守備劉士英同其妻妾郭李俱死之。孫崇雅以神木叛。榆林道參議

楊三知全家死之。三知。順天良鄉人。順治丙戌進士。其妻與二女先死。妾口氏不死為賊所得。大罵。過書。贈光祿寺卿。王贈光祿寺少卿。喆贈浙江按察使。司僉事。劉士英。贈參將。世襲。拜他喇布勒哈番。諸士英。贈江南宣城縣主簿。

段復興

段公復興。兗州陽穀人。明末為秦中監司。有威惠。崇禎癸未冬。李自成入關。西安陷。諸郡瓦解。賊檄至慶陽。公怒裂之。斬其使。誓以死守。十一月十六日。賊陷慶陽。公巷戰。力竭死之。母夫人妻楊氏。妾劉氏。宗氏。張氏。子瑞。女成。暨婢僕七人。皆自焚死。秦人立祠。春秋饗祀。有禱輒應。以比唐段太尉。關中人稱二段云。

蔣氏王氏

蔣氏。淮安大河衛人。許字山陽高昇。未娶而昂天。女趨喪。哭甚哀。自矢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奠。今五十餘尚存。又康熙十六年。閩逆初降。巡撫楊熙。疏請旌表。孝子王鑑。女惠貞。惠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儼死。謀以身殉。家人止之。因請奔喪。自縊。夫柩之側。

王應熊

巴縣劉孝廉非眼。開道。作故大學士王公應熊傳。頗紀實。無

諛詞。其贊云。立朝子子。居鄉赫赫。峻整方嚴。夏日冬雪。天資則美。聖學未充。責人無已。居己不洪。仗鉞秉旄。入相出將。遇非其時。用違其量。民之焦墊。其何能淑。翰林有餘。宰相不足。應熊以崇禎。癸酉冬。內傳入閣。辦事不由枚卜。在政府僅五月。攻之者衆。遂罷歸。歸後。弟應熙與同邑戶侍倪斯葢子天和相。擧遂成大獄。倪氏傾覆殆盡。巴人少之。癸未。周延儒罷相。舉應熊自代。詔起田間。比至。周已賜死。陳演不欲其入。給應熊止涿州。而上疏力辭。上以問陳。陳對曰。此要君之術耳。上怒。遂勒歸。南渡以爲督師。專辦蜀寇。甫抵遵義。獻賊已據成都。監將曾英。擁衆數萬。駐重慶。應熊無師可督。蟒衣玉帶。端坐受庭謁而已。丙戌冬。肅王誅獻賊於南部之鳳皇山。假子孫可望奔重慶。墮其城南。入滇黔。明年丁亥秋。應熊卒於永寧之土城。○倪所居有巴字園。俯臨城堞。南對塗山下。有龍門澗。擅巴郡江山之勝。自題一聯云。居臨巴水真成字。家對龍門好著書。予昔過重慶。聞之。門人林舉人云。

魏尚書格言

蔚州魏環溪尚書。順治中。以光祿丞養親家居。服闋。以臨胸馮相國易齋薦。起爲御史。不五載。至尚書。所著有

庸齋閑話。與薛文清讀書錄同旨。偶錄數則於此。有不可知之天道。無不可知之人事。好名是學者病。是不學者藥。居大臣而德不純。學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爲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沖。其爲用也。可以澆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污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一水。必致搏激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貧賤立品。富貴立身。方是天地間真男子。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爲仙爲佛。論死後地位。爲聖爲賢。論生前地位。此虛實有無之別。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如退而合於道。二君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父母有過。子猶幾諫。諫親於道。心無欺慢。兄弟有過。豈容背誦。面吐衷腸。誰能離間。匿怨而友。良朋所息。一人作僞。一家習慣。骨肉手足。壽張爲

幻人而異情。大豕之象。

家門喻

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略載於左。
 聖人門。觀者自下。取者自下。
 門關正路三條。中行。路中。狂狷。路左。路右。
 義內喻。利外。門內戒。規三節。老在得。壯在闢。戒少在色。
 戒始。門內長。箴三則。畏天命。則畏大人。則畏聖人。言則門內。
 賞罰二格。懷德。賞。懷刑。罰。門內才。品四種。剛。毅。第一。第二。
 木。第三。納。第四。門內課。十三等。行已有恥。不辱君命。等宗。
 族稱孝。鄉黨稱弟。等言必信。行必果。等門內黜。士四等。患。
 得患失之鄙。夫等。無忌憚之小人。等。德之賊。段。最。自。上。而。
 下。取。小。人。門內取。士四科。德行。科。言語。科。政事。科。文學。科。
 叩門三法。反三隅。力叩。悻法。口叩。憤法。心叩。入門一步。致知格。
 物。聖人家。上。同。前。孝。基。弟。址。門戶。堂室。聖人室。君子堂。
 善人戶。有恆。門護家。四壁。信。壁。四。門戶。壁。文。壁。一。向。上。三。階。
 樂之。居。好。之。居。中。知。之。居。下。自。外。達。內。四。程。權。程。四。立。程。道。程。二。
 共。學。程。一。自。內。達。外。四。程。禮。動。程。四。莊。潛。程。三。仁。守。程。知。及。程。傳。
 家。四。法。游。藝。外。依。仁。內。據。德。內。志。道。內。成。家。四。事。樂。忘。愛。
 憤。忘。食。誨。不。倦。學。不。厭。

聖門戒律

虞陵張學士幹臣。作聖門戒律八條。一名穿窬之類。多方
 者。是一。名患得患失。鄙夫。榮。臨。者。是。一。名妾婦。容。者。是。一
 名斷斷賤丈夫。指。為。奇。者。是。一。名播問乞人。謂。者。是。一。名無忌
 憚小人。操。法。者。是。一。名德之賊。游。移。不。可。謂。者。是。一。名不遠禽獸
 橫。逆。不。後。淫。落。無。恥。者。是。

圖識

漢光武好以圖識決事。宣布天下。桓譚以此得罪。而材堅
 以讀識殺王彫王佩。此一事過光武遠矣。其後乃以識文
 入五將山。竟為姚萇所執。當是末路憤憤耶。

朱彤

朱彤。京兆人。隱居不仕。閭負使涼。以彤與王猛並稱。豎以
 猛為侍中。猛表讓於彤。其後猛死。堅欲南寇。引羣臣會議
 太極殿。苻融石越等皆諫。彤獨贊之。卒致淝水之敗。以至
 亡國。此豈景略匹耶。處士盜虛聲。何代無人。

馮可宗

益都馮起震。字青方。老儒也。工畫竹。有名。啓禎間。時號馮
 竹子。有子二人。長可賓。成進士。官給事中。好聲伎。侍妾數
 十人。其弟可宗。南渡。掌錦衣衛事。其馬阮牙爪。尤豪侈。自
 恣。居第皆以紫檀為窗櫺。乙酉死於金陵。同時有馬文室。

者。貴陽相之廝役也。亦官都督。金陵破。官於其居宅井中。淘金得數萬兩。或爲賦。淘金行焉。

劉吏部

劉吏部公猷。仁慷慨任俠。意氣自許。嘗遊睢陽。睢陽守贈遺頗厚。歸經人家墓田。徘徊久之。曰。此地自佳。惜葬不合。法不急遷。且有奇禍。因迂道訪其家。具爲主人道之。曰。公誠長者。願力不能遷。奈何。劉曰。是易耳。盡解囊中裝。與之而去。此與漢書原涉事頗相類。

王公家書

故尙書王公德完。字希泉。蜀廣安州人。萬曆庚子。臨胸馮公琢菴琦。南充黃公慎軒輝。同侍皇長子日講。退謂王公曰。今日皇長子。閱言母后憂危狀。殆不自保。馮又曰。今日之計。母后安。則皇長子安。而天下安否。則危矣。須得一人。拚性命說破。庶有濟乎。王公慷慨起曰。此言官責。公詞臣。可無言。然某言之必死。老母弱子。以畧慎軒矣。疏入。神宗大怒。下詔獄。究問主使之。人。當是時。馮公自分不免。王公備任慘毒。但云道路喧傳。高皇主使。語不及他。拜杖譴歸。天啓中。起廢籍。至戶部尙書。公之孫有馮。予門人也。以公獄中家書。及馮黃二公手札示予。敬錄於此。家書云。十月

二十八日。男上中宮本。蓋中宮危。則皇長子危。長子危。則宗廟社稷危。此回天機括。曲突徙薪上策。男赤心爲國。奮不顧身。冒昧陳言。致皇上震怒。擊送鎮撫司。考訊。人臣盡忠報國。獨立敢言。誰爲主使。皇上初震雷霆。計且不測。幸賴二祖列宗在天之靈。皇上夢一金甲神人。持鞭而撻。宮殿動搖。因此上心驚懼。男遂免於廷杖。止繫鎮撫司中。出則無期也。各衙門上三疏救。皆不報。男思人臣爲宗廟社稷。即死亦可不朽。矧仗我祖宗父母積德累仁。今得不死。非聖主恩深。焉能再造耶。萬里長途。兩位老母。暮年聞此。信息驚惶。憂慮恐致成病。則不孝之罪。無所容於天地間矣。馮公書云。千古綱常。萬年宗社。係兄此舉。蓋向來所言。止及國本。而兄所言者。事之本也。烈心奇節。與鄒爾瞻等。而所關比爾瞻更大。國史野史。大書特書。不一書矣。雷霆之下。筭筮慘并。百僚悻心。千夫隕涕。寄九死於九關。幸而不死。社稷實式靈之。旣逆隆旨。干天譴。士之處此。當以忠智相兼。有身在無忘主恩。有舌在無談國事。事在身外。身在世外。鷗波萍跡。足寄此生。柴車就道。形跡宜晦。即遇故舊。一夫一馬。亦勿受之。貂璫滿途。百凡寧過。慎耳行矣。足下相與淺而意則深。業已成千秋之事。爲千秋之人。事

須與此舉相稱。令龍逢黃綺。合為一人。乃為全盛。若異日出而肩大任。建大業。則在天不在我。然聊以兄之出處卜之也。勿煩作報書。有所欲言。異日。免便相聞可耳。黃書略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至當。真見古人之心。譬如父母反目。泣諫不從。大杖而走。豈須與忘怨慕哉。常存此心。自不見直言得罪。有毫髮之可於負也。天下人公共大事。被兄一肩擔盡。所關至大。而弟所言。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蓋責備賢者。愛不能已耳。此事孫北海侍郎益智錄載之。止言黃而不及馮。且錄名臣亦不及文敏。何哉。

陳忠愍

陳都督福。字東海。陝西定邊堡人。積功至右都督。駐夔州。予壬子使蜀見之。真儒將也。與予登夔府東城。觀八陣圖。謁白帝城昭烈廟。奏軍中之樂。行酒極歡。酒酣。送予江岸。執手殷勤而別。此後予廬居。聞陳遷寧夏總兵官。尋滇黔告變。陳百口尚在夔門。時蜀中已陷。賊以左將軍印誘之。招致百端。陳皆執其使以聞。朱龍輩叛亂。據花馬池等城。討平之。進圍固原。朝論方倚為長城。謂必辦賊。一日賊忽以五百人偽降。陳坦然不疑。置之左右。陳部下有九營。而自居中。號令嚴肅。日晡。諸營不得相往來。夜二鼓。降人發

難。中軍驚擾。時大風雪。諸營無敢趣救者。遂刃陳。取其元去。此乙卯冬事也。陳忠勇乃心王室。今大帥無出其右。其死也。上震悼。特贈為公。登忠愍。擢其弟參將奇。為天津總兵官。壽為光祿寺少卿。今為右通政。

曹植司馬順

吳江顧生庶。其^萬三餘漫筆云。三叔。周之驛臣。實殷之忠臣也。說本陳同父。若曹不篡漢。陳思王植廢服而哭。司馬炎篡魏。習陽亭侯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為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而卒。二公非漢魏之忠臣歟。

門戶

吾家自明嘉靖中。先高祖太僕公。以甲科起家。至隆萬而極盛。代有聞人。當明中葉。門戶紛紜之時。無一人濡足者。亦可見家法之恭謹矣。先伯祖太師壽宇公^諱。出入相將六十年。與葉文忠公。沈文端公。郭文毅公。輩。師友之誼最厚。故小人造東林同志錄。東林籍貫皆列焉。先祖父伯公^諱。為禮部主事。時鄉人元詩教。韓凌。勢張甚。以公名聞。素有清望。餌以誣。曹欲引入其黨。公力却之。遂觸其怒。丁巳。以察典中傷。里居者十餘年。此其梗概也。至從叔祖吏部^諱。為東林聞人。而才浮於家法。始一變矣。夏孫公^諱。

幸存錄云。辛亥京察。孫丕揚主之。曹于汴湯兆京佐之。而所處湯賓尹王紹徽輩。則攻東林者也。紹徽有清望。而賓尹負才名。故秦聚奎直糾其不平。丁巳京察。鄭繼之主之。徐兆吉韓浚佐之。而所處皆東林也。世之所謂清流者。一網盡矣。是時有齊楚浙三黨鼎峙。齊爲元詩教韓浚輩。楚爲吳亮嗣官應震輩。浙爲劉廷元姚宗文輩。而湯賓尹輩陰爲之主。於是宜黨毘黨種種別名。宜卽賓尹。崑則顧天竣也。

元韓

元詩教。燕人。韓浚。淄川人。趙忠毅著論。所目爲四凶也。皆同郡。會山東缺。詔司。先方伯時官儀制主事。同鄉前輩皆屬意元韓。欲擬以爲德。冀爲之用。屬張華東公登^延通殷勤。時伯祖太師。以勸督召入中樞。公曰。朝廷威柄。惟銓與樞。詎有兄在本兵。弟復爲銓曹者。力謝辭之。元韓怒。不附己。遂以察典中傷。夏考功云。丁巳之察。不平。爾甚。竟無一人起而爭之者。蓋在朝清流。驅逐盡矣。諒哉。先是癸丑考選。諸公皆以名德首推公。時太師方以大司馬召。寓家書曰。弟以資望。應得臺省。且欲假歸。俟考選後。乃入。弟卽迴避。例亦當改翰林。公復書言。王事孔棘。且君命不宿於家。

不可以弟故遲君命。卽具呈迴避。公生平恬退如此。

高忠憲

高忠憲公。自言少年以氣節自許。以此一念受譴。亦不畏。及得罪遠竄。值風雨。因臥舟中。數日天晴霧。登岸入旅店。中忽推窗。見桃花爛然。遂有悟。併氣節之想亦冰消矣。

崇禎三相

夏鑿公云。烈皇英明勤敏。自當中興。而卒致淪喪者。以輔佐非人也。庶幾如范景文之博大好賢。方岳貢之清勤愛國。不失賢相。惜用之稍晚。謝陞不狗物情。不違公論。三公於二郃。皆虛公不滯。但闖寇之難。范死節最烈。照耀千古。方以直精微。房入內閣。變卽自縊。爲僕所釋。欲再縊。而寇已入。受刑至慘。終不屈死。或惜其死稍晚。然大節終無貶也。謝又出方下矣。

鄺道元

鄺道元。史稱嚴猛。爲中尉。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付獄。悅請於胡太后。太后赦之。道元殺念。并劾悅。時蕭寶寅在關中。反狀已露。悅奏。道元爲關右大使。行至陰盤驛。遇害。世但知其文士耳。

二王好佛

王右丞兄弟好佛。多與名僧游處。其山川梵宇之作。往往精妙。然唐書王縉傳。載縉喜飯僧徒。對揚啓沃。輒以因果為證。每西番有警。輒使羣僧誦仁王經禳之。大曆刑政。日以凌遲。縉又縱弟妹女尼等廣納賄賂。如市賈焉。孟子謂頌詩讀書。必知人論世。旨哉言乎。

薛佩玉

予年來訪求殉節者。謹書之。近又得貴州都勻知縣薛君殉節狀於同年子吳雯天章。薛君諱佩玉。山西芮城人。辛丑進士。出予友李宮詹容齋之門。為人孤介質直。臨事不苟。康熙十三年正月十一日。滇逆至都勻。戍將及兵士數千人內叛。脅受偽印。薛君不可。登樓自縊。僕薛策薛健救之。曰汝誤我。非愛我也。急麾去。遂死。其子鏞。今為諸生。

池北偶談卷七

談獻

陳氏

康熙十五年丙辰春。甘肅撫臣。疏稱會寧縣典史汪玉虹。妻陳氏被執。罵賊不辱。投井死。得旨。給銀三十兩。立貞烈碑。

畢孺人

叔祖翰檢公諱象節。字子度。中萬曆壬辰進士。選庶吉士。第一。元配畢孺人。年甚少。於邸中從容立嗣。告於匪前。自縊死。奉旨旌表。馮文敏公琦為傳。比葬。有雙鶴翔於墓所。良久而去。彈園雜誌云。萬曆乙未夏。翰林檢討王象節病危。妻畢氏。皇迫自縊。家人覺之。救免。夫卒。竟閉戶縊死。辛亥夏。戶部主事陳原道卒。妻計氏。哀慟不食。淚盡血出。死於柩旁。道臣皆請旌表。從之。卓哉兩烈婦。事正相類。紀之以勸天下之為人婦者。偶閱此錄。附家乘。

馬文肅家書

無錫馬文肅公奇世。以崇禎辛未登進士。報至日。其父涵虛公夢人告曰。忠臣不事二君。又少時夢自吟。從今別却江南日。化作啼鴉帶血歸之句。後果殉甲申之難。其答成忠毅公德二柬云。吾輩舍一死別無法。吾不為其難。誰為其難者。國家大運。一身大數。總有天主之。天子我以成仁取義。固無憾也。勉之。吾輩正不必遜古人耳。又云。讀教所謂是母是子。羨之敬之。成忠毅公德東云。慷慨仗節。易從容就義難。吾輩將為其難乎。抑為其易乎。又東云。弟幸老母舍妹俱在此。老母爭欲先引決。弟止之。以從容慷慨二義。

爲告。弟志在爲其難。懼變起倉卒。我輩無以自明。故復以二義相商也。文肅自跋云。玄升忠毅。一門四人俱死。吾一室三人庶可相匹。安朱氏李氏。士夫多有削髮爲僧者。雖於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義。未免有礙。然亦不得已之苦。

心彼念上。猶在南也。與兒書。略云。忠孝二字。是吾家風。好守之一姐先死。朱氏。玉潤後死。李氏。女流得之。尤稱殊節。吾可無憾矣。玉潤父母。可善視之。又云。吾少於夢中曾吟詩二句云。此文文山語也。曾向汝母言之。舊歲又夢汝祖父。

語我曰。汝六十一歲。羈星在命。過不得。或謂必無是。以中一填起金星。爲恩星也。今成我以千秋之節。又有兩侍妾。爲我添此光彩。何必非恩乎。特與汝識之。公孫翀。字雲翹。康熙壬子舉人。年少有志節。工詩文。不愧家學。與予善。惜早卒。未見其止耳。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因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服文繡。食甘糲糲。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仕。老而學易。欲

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尚寶歎曰。足下子生平矣。天啓中。左浮丘魏廓園周夢洲三公。以增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善之父。及其甥婿張子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洵。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選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豈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

先生又與鹿太公釀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麥。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

蘇門孫徵君鍾元先生奇。以康熙乙卯卒。年九十二矣。其自贊云。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既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因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服文繡。食甘糲糲。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仕。老而學易。欲

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先生十四歲。謁楊忠愍子尚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何。先生應聲曰。効死勿去。尚寶歎曰。足下子生平矣。天啓中。左浮丘魏廓園周夢洲三公。以增禍被逮。皆先生與鹿忠節善之父。及其甥婿張子度果中。周旋於患難之中。左公弟光明。魏公子學洵。周公友朱祖文。皆主其家。又與高陽孫文正公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昔盧次樞一莽男子耳。謝茂秦以紗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遂菴。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丘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樞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選菴。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激於中。豈無意乎。及三公死。各坐贓數千。

先生又與鹿太公釀金代上之。先生晚年。語門弟子云。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丘郭林宗。癸甲之間。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魏武公乎。奉聖夫人客氏弟光先。介所知。以名馬貽先生。以家貧不能具芻麥。辭光先再致養馬之需。以病軀不能乘辭。先生常語門人曰。讀有字底書。要識無字底理。又曰。予五十年。始識得

一貧字。嘗有詩云。為人百歲。只為子。學道終身。總學貧。定力原從貧處得。猿啼鬼嘯也成鄰。先生家祭儀注。略云。晨起櫛沐。後入祠三揖。自入小學。便不可廢。朔望日。焚香拜元。且味爽。設祭四拜。四仲月。用分至日。各設祭。行四拜禮。子孫供職事。凡佳辰令節。寒食寒衣皆拜。設時食。忌日設食拜。子孫素食。不享客。有事出門。焚香拜。歸亦如之。吉慶事。卜期設祭。兒女婚姻。焚香以告。生辰彌月。設食以獻。新婦廟見。設祭。主婦率之行禮。凡祭。婦人另行禮。各如儀。先生嘗題壁云。人生最緊戀者過去。最冀望者未來。最悠悠者現在。夫過去已成逝水。勿容繫也。未來茫如捕風。勿容冀也。獨此見在之頃。或窮或通。時行時止。自有當然之道。應盡之心。乃悠悠忽忽。姑俟異日。譏責他人。歲月虛擲。良可浩歎。先生孝友堂家規云。邇來士大夫。絕不講家親身節。故子孫鮮克由禮。不旋踵而辱身喪家者多矣。祖父不能對子孫。子孫不能對祖父。皆其身多慚德者也。家中之老老幼幼。夫夫婦婦。各無慚德。此便是羲皇世界。孝友為政。政孰有大焉者乎。先生前後廬墓六年。常言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後。哀痛窮苦中。認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先生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

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湯孔伯斌云。先生之學。以慎獨為宗。以體認天理為要。以日用倫常為實際。康熙甲辰。先生以大難錄一事。牽連北上。途中語門人曰。憂患恐懼。最怕有所一有所則我心無主。古來忠臣孝子。義士。佛弟。只是能自作主張。學者正在此處着力。先生病草時。語學者云。近得一語。實為要訣。但未敢拈以示人。許平仲能化老僧還俗。此語通徹天德王道。一齊了貫。

蘇門三賢

張果中。字於度。容城人。少從學於江村鹿公。善繼崇禎中殉難贈大理寺。左浮丘魏。廓園羅璫。被逮。皆主其家。故齋贈以詩。所謂夕陽亭下。頻留客。廣柳車中。每貯人。是也。後從孫徵君入蘇門。高蹈遠隱。卒葬夏峯村北原。徵君為之傳。彭了凡。蠡縣人。舊為諸生。甲申後。遊河朔。依徵君以居。士人授粟不受。竟坐死。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臺。理鬻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與闖逆同姓。改今姓。有詩文若干卷。亂後散軼。徵君嘗貽書西華左令。恤其老母幼孫。稱為魯連後一人。予嘗作蘇門三賢詩云。

王董兩烈婦

王貞烈孔氏。河南儀封人。進士貞壇女。適諸生王碧壺。碧

壹。肅敬公七世孫也。乙巳七月。夫死。自縊以殉。死三日。父母往哭之。目忽開。移時而隕。董烈婦孫氏。山東福山人。歸萊陽董樵子道廣。道廣死。亦自縊。將死。語其弟曰。歸語父母。勿悲我。父母劬勞。無以為報。是所以報耳。貞禮先

刁蒙吉

刁蒙吉先生也。祁州人。天啓丁卯舉人。隱居講學。曾見其潛室劄記二卷。錄二條於左。為蓋世豪傑。易為憐心聖賢。難。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

左翼宸

左翼宸先生國光。應州人。少失愛於繼母薄氏。以孝聞。後舉孝廉。為嵩縣令。聞賊寇其境。竭力拒守。城陷被執。將殺之。薄以身蔽先生。泣曰。我繼母也。兒事我孝。願以身代。孝兒賊感而釋之。居鄉一介不取。冬常單衣。有老蒼頭世實者。製絮衣以進。曰。主人義不他受。此衣實力所營。願主人安之。竟力却不受。所著有知非集。

范呂二公

范文忠公夢章。文甲申絕筆云。坐臥小樓。竟亦難耐。故此決絕。萬曆中文忠為東昌府推官時。雒陽呂忠節公禎為

兗州府推官。後同入為吏部郎。天啓甲子乙丑間。同以忤瑞歸。崇禎中。又相繼為南京參贊兵部尚書。文忠撰忠節太翁墓誌。謂予與介孺生平行徑臭味。無一不同。卒皆以大節著。呂公子兆琳。字敬芝。順治己亥進士。官御史。與予善。孫履恆。康熙甲戌進士。謙恆。癸酉舉人。

長白先生

元張慎與。名臨。讀書長白山中。淹貫經史。生徒千里。負笈屢徵不起。學者稱長白先生。元明善完顏令去思記云。與齊處士張臨善。楊廉夫撰鮑孝子志。又載先生至元間。由丘園官至祭酒。狀元張夢臣。中丞張朴。大參張誠等。皆先生門人。又鄒平縣北地名河溝。有先生為其父阡表。中自云為司業。貳上庠。僅半載。與廉夫言相近。元太史與先生同時。記稱處士不知何謂。今長白先生龍池上有三賢祠。祀伏生。范文正公及先生也。嘉靖中。鄒平丞朱仲恩。夢一丈夫。冠服朴異。不類時人。自稱予有名無爵。世所稱長白先生者。乃太學生張松遠祖也。松嘗記其事。姪孫中丞仁軒公元。曾孫尚書華東公建。建先生祠於縣東七里。尚書為之記。

丘方山

丘方山名鳳河南新安人以刀筆仕至南京龍驤衛經歷少讀小學大學中庸禮記躬行有德日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有弟蕪其田以為己分田多瘠先生即以己田易之已而沃弟田復蕪先生又易之初仕獻縣丞稱清官第一後自南京告老歸居方山下鄉黨以為錢宣靖公後一人先生與洛陽尤西川時熙友善西川門人孟雲浦化鯉狀其行呂忠節公維祺作證議予於纂修明史時曾以其行狀證議送史館

沈文端公家書

歸德沈文端鯉家書一通略云王父母賜扁曾央大哥往謝否爾已後只以不相見為主寧可禮節上差些勿要開了此端出入公門招惹是非且受勞苦拜客只可騎馬不可乘車家下凡百儉素恬澹不要做出富貴的氣象不惟俗樣且不可長久大抵盛極則衰月滿則虧日中則昃一定之理惟有自處退步不張氣餒不過享用不作威福雖處盛時可以保守近者江陵張老先生一敗塗地只為其榮寵至極而不能自抑反張氣餒以致有此可為明鑒我今雖做熟官自處常在冷處必不肯多積財貨廣置田宅使身終之日留下爭端自取辱名爾能體我此意凡百學

好已知持滿之道只愁爾一向做得門面大了無富之實有富之名日後子孫不免受累為今之計要減些田土損些受用衣服勿太華美器用寧可欠缺留些福量遺與後人此至理也秋夏糧及早上納多加與些火耗各莊上人常約束他莫要生事捨與窮人綿襖一百箇趁早預備親戚中貧者孤寡者開暮年光景頃刻可過何苦如此只圖灑落為快也我求歸之意已與申老先生說過尙未見許沈垵近日頗知讀書坊牌既不能止隨府縣建在何處只是不可妨礙人家既有自備木料官木料不必用之又寄子垵云昨相知有書云地氣自南而北今吾鄉人半入南中矣此段似為四予跋之云右歸德沈文端公家書一通字字聖賢忠恕之旨予欲續名臣言行錄因從宋牧仲所借歸手錄藏之然以文端公敬慎如此而猶不免四明之忌仕路真可畏哉公為先伯祖太師公隆慶辛未會試房師其文集正續稿皆太師序刻之

施允升

宣城施允升先生大愚山之祖也萬曆中倡明講學私淑盱江羅近溪與鄒南皋焦澹園諸公遊嘗有羅姓者兄弟鬩牆先生要之家反覆勸譬聲淚俱下兄弟遂相抱而哭

先生爲講學歌詩。三日始散去。其叔祖某絕產千餘金。應歸先生。一介不取。捐爲義田以贍族。又置義學。以教族之子弟。所著有中明子集若干卷。

王端毅公遺事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凡四十則。公子康敏公所述。夏。日京邸。偶得一編讀之。因錄一二。則以自警。公家法甚嚴。子孫雖孩提。無敢嬉笑。於側。盛暑中。必使著衣襪。始侍左右。嘗曰。教爾曹讀書。非爲利達計也。正欲使知爲人底道理。公謝政後。有一通家子。在官寄茶一簞。公受之。後復寄二簞。亦受之。但答書云。令先君爲時名臣。吾子宜清白律己。勿替家聲。何勞爲老夫之故。數數寄贈。吾受之。心甚不安。此後勿再寄。寄亦不受矣。公門人蔡虛齋發志錄一條云。公嘗問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予對云。是固有由。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際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以生所見言之。如生稍知章句訓詁。人便舉而進之於學宮矣。未幾作經義。甫成篇。便得補廩。又未幾作三場文字。便期中舉。人中進士矣。一中進士。則官已到。手或無限於學。或自以爲無用學矣。其仕而能學者。無幾。蓋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爲必粗。非所謂俟其熟而食之。

者也。况自幼入小學。所學多非學做人之實事。人才之不如古以此。公曰。然。吾兒子承裕。今年二十三。丙午年巳中舉人。然吾未欲其急於仕。且令靜覽羣書。問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爾。承裕卽康敏公。仕至戶部尙書。

楊斛山先生

富平忠介斛山楊公。清節冠一時。其以建言罷出都。夫人乘一驢。公自步從。三原馬谿田光祿生日。聲伎滿堂。聞公至。急揮去。設齋鹽相對而已。關中士大夫。至今能言之。公裔孫紹武。順治己丑進士。與予友。嘗遺公文集。

楊以齋

海甯楊以齋。通政。予同年進士。知高要縣。入爲給事中。初上諫。獵疏。世祖皇帝震怒。親幸南海子。召九卿以下。至瞭鷹臺。然後召楊入。諭以安不忘危之意。責以沽名。天威甚厲。衆皆爲危懼。然世祖實獎其敢言。有意進用之。康熙初。彗星見。上天變修省疏。廷議遣滿洲大臣巡方。上疏止之。凡所論奏。皆關天下大計。給事中奮司封駁。久廢不行。楊獨行之。直聲震一時。本朝諫官。當以以齋爲第一。御史當以李琳枝爲第一。銓曹當以王東臯爲第一。天下公論如此。

王東臯

王東臯^伯河南湯陰人。丙戌進士。久於銓曹。一介不取。恆居官廨。雖胥吏亦服其清正。同年范印心以平陽監司入覲。念其貧。懷金將遺之。約同年館卿錢綬同往。語久之。卒不敢言而退。寒冬惟一羊裘。數年不易也。御史李某過湯陰。見其居室庳陋。歎其清節。特疏薦之。時王已自選郎改御史。內陞京卿。歸里。上有意以都御史召。竟未及用而卒。海內惜之。滿洲總憲某。嘗歎鹽法之弊。合肥龔端毅公曰。古云。有治人。無治法。但以兩淮付王伯勉。兩浙付魏象樞。各加僉都御史。久任。何患鹽政不肅清乎。

丘文莊

丘文莊公濬。著世史正綱。持論嚴正。至其為相。則遜三原王端毅公。惡莊定山欲誅之。何其明於論古。而闇於立身如此。

耿公祖孫

館陶耿大參。明成化丙午舉人。弘治丙辰進士。官御史。以忤劉瑾謫官。累官山西參政。其會孫中丞如杞。字楚材。亦中萬曆丙午舉人。丙辰進士。廷對甲第。悉同。官遵化道副使。以忤魏忠賢。為閹黨巡撫劉詔所誣。逮繫。累官山西巡

撫。干支狀貌。無一不同。中丞孫願魯。亦中康熙丙午舉人。庚戌進士。今為翰林編修。

周將軍

前明崇禎十五年。本朝大兵入畿輔山東。次年始北歸。封疆大帥。無敢一矢加遺。惟周將軍遇吉。時調防天津。大兵至。巡撫馮元圖令出戰。周以五百騎伏楊柳青。大兵至。邀擊之。自辰歷戰及酉。其夜。大兵徙營北去。聞滿洲諸公言。王癸入關之役。往來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惟見此一戰。周後與其夫人。禦關寇。死徇關。最烈。

三公薦人

明弘治中。閩梁顏將入犯。孝宗召閣臣劉文靖謝李二文正三公議。遣廷臣整理邊關糧草。初擬願佐王儉。上云。掌印須留管家當各衙門官。先生輩知之。可舉其有才力者。三公退。擬侍郎陳清李士實以進。上改批。用都御史劉仲宇。通政司參議熊偉。按士實南昌人。武宗時。佐宸濠為大逆。不識當日三公何以薦之。

自比古人

王儉自比謝文靖。張濬自比裴文忠。王昭遠自比諸葛忠武侯。

史閣部

康熙二十年。吳江吳漢槎字聖舉自甯古塔歸京師。駐防將軍安某者。老將也。語之曰。子歸。可語史館諸君。昔王師下江南。破揚州時。吾在行間。親見城破時。一官人戴巾衣。蹣跚詣軍營。自云我史閣部也。親王引與坐。勸之降。以洪承疇為比。史但搖首云。我此來只辦一死。但慮死不明白耳。王百方勸諭。終不從。乃就死。此吾所目擊者。史書不可屈却此人云。

乙將軍

乙將軍邦才。山東青州人。以總兵官隨史相守廣陵。同日授命。

任太守

任民育。山東濟寧人。中甲子乙榜。為揚州知府。亦不屈死。志皆軼之。

南尚書

工部尚書渭南南公二太益巡撫福建時。紅毛番以明月珠。珊瑚樹。異香火馬。諸珍寶物賄。請互市。公絕其使。焚其賈物。口占一詩云。明月珊瑚貴莫言。番書字字誑軍門。牙前立下焚珠令。不敢持將獻至尊。授部將以方略。討之繁。

其會。高文律。閩人。立石平遠臺。以紀公績。此崇禎間事也。康熙六年丁未五月。荷蘭貢使卑獨攀呵閩等入貢。時公姪廷鉉為主客郎中。與予共事。為述之如此。

李忠定公從祀

宋南渡人物。李忠定公第一。張魏公生平。不強人意。處甚多。而為宋齊愈劾罷忠定。尤南渡治亂之關。予往讀名臣言行錄。恆欲著論以明之。頃見鄧左之中張浚不當從祀。歷代人王廟議。明白正大千古定案。遂為閣筆。其略云。建功於中興之際。首當聯絡公忠之人。宋至靖康建炎之間。人臣皆以緘默柔媚輸國於人。為奉職。而以恢復雪恥為不忠。宋齊愈黃潛善汪伯彥之徒。其尤也。非李綱秉國。整立規畫。何以成朝廷哉。浚乃甘以身為潛善客。與齊愈厚。而隱其書立邦昌之罪。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致綱罷黜。綱罷而兩河相繼淪陷。失身非類。得罪君子。雖有隨時倖立之功名。而其虧喪已不可贖矣。夫從祀。重典也。謂宜黜浚而陟綱云。鄧有仰止堂文集。清峭可誦。

趙忠毅公擇言

康熙丁未。讀高邑趙忠毅公閑居擇言。謹錄數則於此。太宰陳公有年典選。予為主事。一日謂予曰。僕不敏。必多

過失。幸教之。予曰。人惟清淨。日復一日。安得有過。陳公大笑曰。是謂我不作事也。因議用海公瑞何公以尙。二公皆廢棄。而剛直為天下所畏。陳公力言於政府。竟皆起之。沈戶部榜湖廣。臨湘人。嘗一再見予。予癸巳春。得罪歸戶部。送之郊。予抵里未幾。而使人來書曰。夏季領俸。念大賢家居。而碌碌如榜。乃食祿於朝。可恥也。謹以原封奉上。予受之。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非以位言也。如是乃為大臣耳。故魯兩生可為大臣。近日如太宰孫公鑑。陳公有年。蔡公國珍。可以為大臣矣。孫太宰不揚。楊少宰時喬。可惜也。而楊更可惜。以其廉慎耳。近日講學者。薛文清之外。崔後渠而已。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者也。論語之文。和平冲雅。如楚狂衰鳳之歌。莊子所載。乃其全文。而論語刪之。若迷陽路語。斷不可溷入論語中。知此則知文體矣。

宋災。伯姬以待姆不至而死。左傳謂其女而不婦。女待人婦義事也。是時伯姬六十矣。以待姆不至。甯死於火。此婦德之至也。而曰不婦。以為婦與女不同。可不待姆而逃。火豈不謬哉。荷蓀丈人。遭亂世而農隱。而子路以為無義。以為亂倫。然則孔子所謂無道則隱非耶。論語之文。此為難解。寺人物。晉文公之讎也。及即位而見之。初不

肯見。既而見之。曰不見者。是吾惡心也。吾請去之。人孰無惡心。皆能去之。則為善人矣。宋鄂州知州羅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常附奏檜論岳武穆。不敢入武穆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祀之。再拜遂卒。鄂州廩廩。為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人感其德。為之圖像以祀。歐陽宜諸曰。願素行無愧於侯。其卒也。未必侯所為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樂盈非為汰。而受變驟之惡。以殺其身。亦理之或有者。予謂羅公質者。以其父之構陷武穆。而又近於其廟。愧恨不敢入。五內切剝久矣。一旦瞻其遺像。大命遂傾。惜哉。小人之子孫。惟宜愚不肖耳。稍賢智。則其苦皆若鄂州。求死不得也。按元鄭序。鄂州小集。以為南渡後文章。有先秦西漢之風。新安號存。齊乾道二年。進士。羅州小羅名願。即鄂州也。字端真。號

宋太祖出兵下江南。後主遣其臣徐鉉來。將以口舌勝。趙普屢請釋館伴鉉。乃中批差三班院下名使臣以往。鉉反復問之。其人聲喏。言不識字而已。鉉無如之何也。即此一事。太祖之智過普遠矣。所謂無言誰敢酬。可為處世之法。

王維王縉同名

唐書宰相世系。出琅邪文憲公儉後者。有蘭州刺史景景

子縉。祕書郎。好時丞。昱。昱子維。此別一維縉也。又河東王氏。始趙州司馬儒賢。儒賢子揚州司馬知節。知節子協律郎青。青子汾州司馬處廉。處廉子五人。長維。字摩詰。尚書右丞。次縉。字夏卿。相代宗。又次禪。江陵少尹。次紘。次統。太常少卿。又太原王氏。始右武衛大將軍靖。靖子右金吾衛大將軍瓊。瓊子縉。太子詹事。爲雁門郡王智興之父。太原節度使宰之祖。又別一王縉也。宋王縉。嚴州人。官右司諫。忤秦檜者。凡四王縉。

邢太僕

吾鄉太僕邢公子愿。備以書法文章。名神宗朝。然其行誼甚高。初知南宮縣。同年渭南南公。居益之。父爲棗強令。會御史按真定。皆在郡候察。而南公病歿。後事一無所備。先生直入白御史曰。南棗強死。無爲經紀後事者。某願請旬日之假。馳往治喪。畢事後。赴郡聽察。幸甚。御史素重公名。許之。竟爲停察事。聽往治喪。至今南氏子孫。感公高誼不忘。御史亦賢者。惜逸其姓字。

左公逸事

左公^憲居親喪。至孝。不出戶者三年。拮据終追遠題文。讀者無不泣下。一日縣令夢天帝榜其門云。大孝格天。又其

從弟某家。有狐爲祟。先生時在京師。家書偶及之。先生復書云。邪不干正。可善諭遣之。書未至。一日狐忽語家人云。公在郡。諭我使去。我何敢留。遂無他。公浩然之氣。通乎鬼神如此。

左公母

徐烈母。甯海州儒家女。萊陽左公母也。知書。有大節。明崇禎甲申。左公^卿命督餉江左。母居京師。三月京師陷。公從兄吏部郎懋泰。以車載母。間道東歸。而身與張尙書忻。郝侍郎^晉。徒步以從。至白溝河。仰天歎曰。嗚呼。此張公叔夜絕吭處也。呼懋泰前。責以不能死國。吾婦人。身受國恩。不能草間儼活。寄語吾兒勉之。勿以我爲念。又見二公責之曰。公大臣也。除一死外。無存身立命處。二公勉之。言訖而死。蓋出都不食已數日矣。與左公之死。相距僅一載。萊陽宋孝廉林寺^禪爲予說。

朱子論蘇王

孔文仲號正人。而攻伊川。至謗爲五鬼之魁。朱子以蜀洛之故。甘心蘇氏。更有甚焉。其與汪尙書書云。蘇氏之學。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不在王氏之下。其徒若秦觀。李廌。皆浮誕輕佻。士類不齒云。至其推尊張浚。全以南軒

交誼甚矣不黨之難也可歎。

李忠定公

周益公云淳熙末李忠定諸子皆不存其姪申之進公奏議請諡於朝孝宗似未習其人予為歷陳本末上曰張浚比耶有司請以忠定易名制曰可嗚呼忠定豈浚之比哉孝宗賢君忠定名臣同時而不相知如此則忠定在紹興中其棄置屏斥不亦宜乎

二蔡後

文丞相云莆中有二蔡其一派出君謨其一派出京下京下子孫慚其先人所為多自詭為君謨後予頃見江右齒錄分宜相子孫中式者竟不列其高祖名爵孝子慈孫百世不改可畏哉

牧齋詩傳

錢宗伯牧齋作列朝詩傳本仿中州集欲以庀史固稱雅然持論多私殊乖公議略舉一二如徐有貞陸完以桑梓之故一則稱其文武兼資一則舉其功在社稷欲以一手揜萬古人耳目可乎哉李文鳳月山叢談云徐有貞力主南遷之議及貞性險賊云今吳人舉其鄉望名臣以有貞為稱首上自王濟之下及今時能言之士莫不皆然後

世宜有公論固不始於牧齋也

元人

元名臣文士如移刺楚才東丹王突欲孫也廉希憲貫雲石畏吾人也趙世延馬祖常雍古部人也李朮魯獅女直人也迺賢葛邏祿人也薩都刺色目人也郝天挺朮魯別族也余闕唐兀氏也顏宗道哈刺魯氏也瞻思大食國人也辛文房西域人也事功節義文章彬彬極盛雖齊魯吳越衣冠士冑何以過之

康馬

武功康狀元德涵三原馬光祿伯循相友善康詞鋒如雲馬言不出口或斬之伯循曰但聽德涵言論自足快意何待吾言

孫太僕

孫沙溪太僕緒故城人博雅有風調嘉靖間嘗著無用閑談四卷頗足解頤然持論時有過偏如駁考亭陽明俱為已甚又載彭文憲時信星士談命言公百四十餘歲當有腹疾彭謂家人曰爾曹謹識之是年勿進吾生冷按此乃五代王昶事載宋人小說何得駕言文憲以此推之其紀述未必盡實錄也

戴京會

戴京會初名會。字京。字型遠。杭州人。登順治己丑進士。官山東提學。清方孤峭。人不可干。以私所拔皆一時名士。與施愚山字問先後齊名。內陞大理寺丞。予告久之。起補。稍遷順天府丞。再予告歸。幅巾野服。參學徑山。絕迹公府。人品為武林第一。康熙辛酉卒。兩子亦相繼卒。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先兄子側為諸生。戴拔第一。復拔充貢賦。最蒙嚴賞。每侍坐。奉教如父兄焉。

重師

漢人最重其師。門生故吏。至有棄官行服者。荀爽師事李元禮。貽書云。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帖瞻望。惟日為歲。直如子事父矣。薄俗要當知此。聲以爽父淑為師

抱松女

宣城諸生羅愷。妻孫氏。年始笄。遇兵亂。從姑避山中松下。兵獲姑。將殺之。孫亟出。請以身代。兵脅之去。孫抱松大呼。曰。死耳。義不可辱。遂見害。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為抱松女。

蘇少公葬地

眉州臺頤山。有老翁泉。葉石林云。東坡晚亦號老泉居士。

墨莊漫錄云。蘇黃門薨於許。王定國作挽詞云。徒泣巴山路。空悲蜀道程。弟兄仁達意。千古各垂名。注云。公與東坡常泊巴江夜雨。相約伴還蜀。竟不果歸。今東坡葬汝。公歸眉。王祥有言。歸葬仁也。留葬達也。又少公自作頌。遺老傳云。先君之葬。在眉山之東。昔嘗約耐於其廬。雖遠。不忍負也。又卜居賦序云。昔先君相彭眉之間。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鄉山。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昔貢少翁為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居瑤那。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或可庶幾。其賦云。諸子送我。歷井捫天。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按長公葬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嵩陽峨眉山。少公附焉。今河南志并載二公墓。而四川志載。止老蘇墓。不及少公。定國之詩。遺老傳卜居賦之語。豈不果耶。外兄徐東癡。夜適書來。訂此疑。因書此復之。

白氏

白氏。許州人。蘇宗之母。穎濱先生五世孫婦也。年二十餘。即寡。外家迎歸。竊議改醮。白氏微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

蘇學士家婦。乃失身乎。於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事於壁。香火嚴潔。躬自灑掃。金天興元年。許州被兵。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往京師。老婦死無恨。即自縊於室。年七十餘。見金史列女傳。

池北偶談卷八

談獻

介推

說苑。介子推十五為荆相。堂下有二十五進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是又一介子推也。

壯節王公傳

宋壯節王公復。守徐州。圍門死節。宋史僅附書趙立傳。亦不詳何許人。一日讀劉昌詩。與伯盧浦筆記。乃知公為吾鄉人。傳載世系官階。始末甚悉。筆記十卷。乃萬曆中。綏安謝兆申所鈔。丹陽賀氏藏本。流傳甚少。因全錄之。傳云。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吳。國子博士。祖珍。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恂。濱州濮陽縣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慷慨有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人曰。士當艱難。捐軀殉節。當如顏公矣。以門

廩補官。試大理評事。遷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率其里之貴豪。遇郊歲。各輸銀絹十萬。以助資饗。郡國效之。久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轉運判官。按部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車慰謝。先是淄川。若調外苛征。公嘗與父老言。他日或能奏弼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兵。方臘初叛。所過守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有功。賊平。擢徽猷閣待制。遷都轉運使。朱勗以花石奉良岳。多取漕艦。以載。號直達網。公曰。今寇起倉卒。飛輓繁困。而倖幸之徒。猶實苑囿。惑上心。固執不與。勗譖於上。公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疲民費財。擢龍圖閣直學士。以事忤宰相王黼。降充龍圖閣待制。宋史止知成都。與利去害。民繪像立祠。刻石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徐州已上官階。俱不書粘罕以衆數萬薄徐。徐城孤勢危。公合戰。數不利。遂閉城拒守。金人重圍夾攻。晝夜不息。城中兵糧單竭。死者甚衆。敵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可禦。乃返州治。易朝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得死所矣。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監郡而次亡與焉。

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史同其帥凜然歎異曰。使南朝皆如公。我豈得至此。今汴京已陷。二帝北去。公尚為誰守乎。公罵不絕口。帥復說之曰。必欲全活生靈。請立降。當為易官封。就知此州。公罵曰。汝等勿誘我。我誓有死耳。帥察其無降意。命左右搗其口流血。公含血噴之。子倚在旁。不勝憤。突出見粘罕。願手無槌刃。得布囊盛輒擲之。中其旁千戶長。斃。粘罕執倚。刳其心以祭千戶長。欲懼公速降。公不顧。為帥敲死。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尸。拜伏痛哭。裹以衲褥。葬於黃樓之側。累篋以誌之。敵退。立具奏其事。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諡壯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帛各二百疋。初公未遇害。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也。公曰。死生定數也。苟獲死所。敢逃乎。卒時年五十二。徐人立廟祀公及倚。亦號雙廟。勅賜名曰忠烈。廟建州。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祿大夫。娶趙氏。濮邸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平縣主。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之姪。徐州陷。不食三日卒。贈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偁從高宗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公。義不他屬。願從偁。高宗聞之。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偁為

之。仍領武衛。紹興八年。和議成。奏乞訪先臣遺骸。優詔許之。行至泗州。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奉使。蓋公佐迎護。徽宗梓宮。交割地界。貽書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委曠屬王之翰往焉。故跡漫沒。莫得其處。忽有老媪。指謂之曰。君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此間。即所指求焉。有家婦然。蓋以默瓦。啓視。見大龜覆其上。回視老媪化為虎。撒壁取骸。聯絡不斷。如鎖子骨。獨一手指闕之。翰炷香。禱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觀者莫不歎駭。之翰易棺斂。葬於京師資聖院。後子孫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田諤。扈從顯仁太后回鑾。偁子遠。留淄川。一詩送諤云。兩地音塵隔。死生十年常效執珪吟。羨君已作遼東鶴。願我空存魏國心。日下旣蒙新眷遇。海邊休忘舊知音。倘憐萬里親庭在。為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偁卒已一歲矣。藍公佐使還。一日侍上語次。上曰。王偁有兒女否。奏曰。偁五子流落中原。居江南。所生兒女尚幼弱。上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十餘年。賜金帛。遣嫁。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按史附公於趙立傳。已非體。又勳載太略。若非與元孫默。伯筆記公之始末。無從考鏡矣。科史可無作乎。

傅山父子

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他。太原人。母夢老比丘而生。生復

不噤。一營僧至門云。既來。何必不噤。乃啼。六歲食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食。讀十三經諸子史。如宿通者。崇禎中。袁臨侯成督學山西。為巡按御史。張孫振誣劾被逮。山靈館左右伏闕上書。白其冤。馬君常世作議。土傳比之裴瑜。魏勳亂後。夢天帝賜以黃冠衲衣。遂為道士。裝醫術入神。有司以醫見。則見。不然。不見也。康熙己未。徵聘至京師。以老病辭。與范陽杜越君異。俱授中書舍人。歸山。工分隸。及金石篆刻。畫入逸品。子眉。字壽毛。亦工畫。作古賦數十篇。常粥藥四方。兒子共輓一車。暮抵逆旅。輒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成誦。乃行。否即予杖。

葉文莊論陶南村

孫大雅作滄螺集。有陶南村傳。載其不應制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黜辟舉。張士誠開府姑蘇。以軍諮屈之。亦謝不往。洪武癸丑。命守令舉人才。復以病免。藝圃種菊。有靖節之風。又稱其所著輟耕錄。文獻足徵。其人品著述。為世所重如此。乃水東日記。謂書史會要。為楊文貞所不取。又謂輟耕錄可鄙。豈惡其人者。惡及儲胥。文莊亦有所不免耶。何雌黃之過至此。

蔡趙二相子

蔡條。京之子。撰西清詩話。宣和五年。或言條論議。專以蘇軾黃庭堅為本。奉旨特落職勒停。見吳曾后山居士集。有與魯直書云。正夫有幼子明誠。頗好文義。每遇蘇黃半簡數字。必錄藏。以此失好於父。正夫挺之字也。蔡趙豈勢能禁天下。不敢習蘇黃詩文。而不能得之於其子。異哉。明誠錄石

孫塏

孫塏。字艾菴。浙人。為福寧總兵官吳萬福客。闖逆叛於福州。以書招諸大帥。塏力勸吳公斬其使。絕之。發兵拒守。而賊兵奄之。吳公死之。塏從死。林舍人石來煊麟有詩弔之云。誓師幕府勸移兵。青史應傳慷慨名。死節千秋比袁桀。肯教人笑褚淵生。同時有韜永仁者。字留山。無錫人。古文有名。為制府范忠節公承駭客。亦從死。

歐劉

劉原父。與永叔相友善。然原父常言。好個歐九。可惜不讀書。仁宗嘗問宰執。劉做何如。魏公極稱其才。歐對曰。劉做文亦未佳。其博雅足重也。二公似以名高相失。後村江西道中詩云。每嘲介甫行新法。常恨歐公不讀書。浩歎諸劉今已矣。路傍喬木日蕭疏。

梅宛陵取士

元人劉性作宛陵集序云。仁宗嘉祐二年。歐陽公知貢舉。梅聖俞為試官。得人之盛。若眉山蘇氏。南豐曾氏。鄆張氏。河南程氏。皆出其間。葉石林詩話。謂是榜得蘇子瞻為第二人。子由及曾子固皆在選中。今人止知蘇曾為歐公門生。不知張程二氏。皆出其門矣。又東坡兄弟生平。於六一師弟之分極深。然於宛陵祇稱梅二丈。亦所未解。

諡文公

劉後村云。諡。古也。複諡。非古也。封演云。諡二字者。一字為文。一字為質。世言歐陽永叔卒。將諡文。常秩時為太常博士。議當諡文忠。或謂必留此以待介甫。已而果然。然唐宋以來。諡文者獨韓退之。朱元晦為不愧。他如白居易。李翱。陸希聲。權德輿。楊億。王安石。姚鼐。歐陽玄。輩。皆諡文。亦未盡允也。獨孤及云。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不如威烈憤親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秦莊襄楚考烈也。唐人論如此。則謂文必優於文忠。亦未必然。初元晦議諡文忠。劉後村時年十七。代其父向左作駁議。因止諡文。其略曰。正主庇民之學。鬱而未伸。著書立言之功。大暢於後。合文與忠。諡公似矣。而非也。

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請以韓子之諡諡公。右諡議。見後村集第二十五卷。

烏程

子鄉長山劉青岳相國。崇禎間。歿於戍所。予內大父張忠定公。登及諸鄉大夫於朝房。候烏程相。祈代題給勸合。溫不可。比入閣。即日具揭。次日而准給勸合之旨下矣。楊龜岫宮諭。總士堂蒼記。載此事云。烏程之結主知。亦非偶然也。

秦襄毅公年譜

康熙癸亥冬十月。偶從同年汝上岳給事鎮九。舉得單縣秦襄毅公。絃。自撰年譜一卷。乃公八十歲。以戶部尚書家居時自述。時嘉靖十七年也。吾東新纂通志。出庸妄之手。前代名臣。如公及曹縣李襄毅公。沂州王恭靖公。環皆削其名氏不載。目今奉旨修一統志。將何所據為文獻之徵耶。因寓書高侍郎念東。俾與巡撫徐中丞敬菴。言之。而錄公言行數則於左方。以補言行錄之闕云。○為御史。數忤內官。謫沅陵縣北容驛驛丞。都御史軒公上章。為予分辨。留中不出。同僚或謂予曰。足下何以處此官。予曰。事上臨下。素位而行。持節守廉。誓死不改。○景泰七年。年三

十一。在北容。搆茅屋三間。題其扁曰安遇。日讀五經諸史。日夕汎江以漁釣為樂。又於軒前自題聯云。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予為御史時。量橋不能容物。由此一譎。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趣漸明。雖一時譎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天順元年。遷知雄縣。治民惟用絜矩二字。御史惟用易。大畜獷豕之牙一爻。至於刑罰。一以欽恤為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討雄縣南壇舊基。許以知府。予不從。人皆尤予。未一載。亨事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有京差捕獵內臣害民。予執法禁革。經奏禦御史獄。雄民擊登聞鼓。代訴者五千餘人。調府谷縣。縣乃極邊戎馬之地。予亦不敢鄙夷其民。修學廟以興文教。築城堡以嚴邊防。里甲公用錢每人一年。上戶不過二錢。○八年。巡撫徐公廷璋。保任葭州知州。釋冤濫。寬租賦。五七日不用鞭扑。同僚退而笑之。予曰。本州負稅事有所由。正當徵收時。吏書兵隸。假託催糧。惟事求取。民既納賂。得有所挾。因而延緩。是豈徒民之罪哉。時在坐。致仕官數輩。皆為泣下。○成化元年。在葭州。欲以二月十三日。齋沐祈雨。有父老百餘。詣縣告曰。本州邊地苦寒。每歲至四月方有雨。此時祈雨。徒勞心耳。予曰。天道焉可知也。至期。焚香焚楸。十五至十七。連雨三日。

予乃發粟賑貸。給民籽種。通借牛具。民大悅。四月。麥苗將黃。乃選差公當。老人催徵。五月十五日。催完發運。六月初三日。告撤通關。在葭七月。里甲公用。每人止用銀六分。禱雨四次。輒應。或以事出境。公幹。百姓聞予將回。則喜曰。雨來矣。○巡撫項公忠。奏予才堪治繁。調秦州。道經西安。項公謂予曰。秦民難治。皆以刁民作梗。爾到彼。有此等。即打死申來。予曰。刁民人皆惡之。所惡不同。上司於刁民。則惡其害人。州縣官於刁民。則惡其害己。但患御之無道耳。苟御之有道。刁民將化為良民。若專事誅鋤。反使貪官得計。耳。項公笑而不言。到秦一年。三年拖欠糧草皆完。健訟與盜賊斂跡。項聞之喜曰。秦州得人矣。里甲公用錢。上戶一年。不過銀二錢。○秦州有曬哩戶。乃回回別種。漢人不與通婚姻。自相嫁娶。有以兄弟妻姊妹者。有以姑姨配甥姪者。予訪得清水秦安等縣。亦有曬哩。乃移文各縣。令其共為婚姻。秦俗尚鬼。每歲清明日。各辦花山。喪儀費至三四千金。臨期於城壕。拾取死囚骨殖。棺斂葬之。云不如此。則厲鬼降禍。予嚴禁之。曰。爾民遇節。棄祖墓不拜掃。却妄費財物。諂事瀆鬼。何耶。使瀆果能為禍。予願以身當之。此風遂息。○服闋。秦人三疏保留。吏部不准。秦人自哭於東拱。

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任秦調別州。仍授予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列儒紳。誰不爭先親鳳麟。曾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二王公薦士

宋王文正公在政府。謹惜名器。敘進材品。使人各得其所。雖拂於己者。亦不以私廢公。王沂公當國。未常顯拔一人。范希文以爲言。公曰。恩若己出。怨將誰歸。二公真古大臣之風。下此則朋黨而已。又下此則賄賂而已。

蔣虎臣

翰林修撰蔣虎臣先生。起金壇人。自號華陽山人。幼就禪寂。不茹葷酒。祖母夢峨眉山老僧而生。生數歲。嘗夢身是老僧。所居茅屋一間。屋後流泉。遠之。自伸一足入泉。洗濯其上。高山造天。又數夢古佛入己室。與之談禪。年十五時。有二道人坐其門。說山人有師。在峨眉二百餘歲。恐其墮落。久之乃去。順治丁亥。先生年二十三。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入翰林。二十餘載。率山居。僅自編修進修撰。終於史官。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晚自史館以病請告。不歸江南。附楚舟上峽。入峨眉

山。以癸丑正月。卒於峨眉之伏虎寺。臨化有詩云。偶向鑿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去翻身。功名傀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嘗自謂蜀相蔣琬之後。在蜀與修四川通誌。以琬故。徧叩首巡撫藩臬諸司署前。其狂誕不羈如此。

隱逸傳

宋史隱逸傳。載种放而遺郭延卿。少與呂文穆張文定遊。隱居水南。錢惟演留守西京。常率歐尹諸公訪之。舊唐書陽諫議入隱逸。元史余闕不入忠義。皆不可解。

孔明之學

徐莊裕公閱讀書續記云。漢儒爲學。能見得靜字。惟孔明一人。學以廣才。靜以成學。等語。亦得規模領要。

王恭靖公逸事

徐莊裕公閱讀書續記。所載名臣六十四人。中清古一條云。王璟字廷采。山東沂州人。左都御史。爲巡撫。坐忤權要。免官。後起爲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正德末。士大夫當權。豎亂政之後。多營私殖政。以賄成公門。下不受私謁。澹然如布衣時。家無僮僕之奉。田園之適。惟讀書課子孫而已。去之日。言官惜而留之。公嘉靖中諡恭靖。近見新修山東通志。削去公及李襄敏公秉秦襄毅公絃名不載。因詳著於此。

李公繼諸君曾作墓誌
蔡乘敬臨法考作墓誌

按恭靖公一字東臯。成化進士。以清節著聞。擢南臺御史。改北巡。視保定諸郡。進光祿寺卿。僉都御史。總理兩淮鹽法。浙東大饑。被命賑濟。所全活四十萬人。巡撫保定。乞罷。皇莊以甦民困。孝宗嘉納之。正德丙寅。入協理院。事件逆瑾。矯旨罷。瑾誅。起撫山西。時流賊入河東。設險防禦。多所斬獲。召為吏部侍郎。左都御史。掌院事。風裁清峻。朝廷倚重之。嘉靖初。進太子太保。乞歸卒。○公未遇時。肄業瑯琊山寺。夜半。有巨手自窗入。類人掌。而有毛。公取硃筆書山字於上。怪哀號乞免。且言公貴人。異日當至都憲。公復援筆書一山字於下。怪乃得出。○公為諸生。與友人胡某同讀書別業。夏夜。胡每苦熱。公輒言涼。因易地而寢。胡覺清風徐來。都忘炎暑。忽聞有人語曰。此非王都憲。乃胡教官耳。叱之不見。遺二蓮葉於榻前。○公赴省試。在途。為雨阻三日。逆旅主人子婦為狐所祟。忽三日不至。問之曰。王公在此。故不敢耳。比公歸。主人以告。求為除之。公書王環在此四字。令置壁上。狐遂絕跡。○公諸生時。夜讀書。有嫌家持槍隔窗刺之。公走避得免。月下窺知為某。閱三十餘年。未嘗告人。公後顯貴。其人以僕馬差累。求救於公。公略

無難色。但笑曰。某日夜。若刺我死。當誰救汝。此後慎勿害人。其人感泣謝罪。其厚德如此。

穆文簡論王安石

堂邑穆文簡公。諱弘治。中鄉舉。領解。出王文成公之門。為理學大儒。然其學多入禪宗。其古文精勁。自子書出。可匹崔文敏公。後渠如送沈朝綬。送王如行。諸序可見。予尤喜其與武城王文定公道論。王介甫書。今錄於此。孔暉頓首。純甫先生足下。昨在陽明先生坐上。同觀象山荆國祠堂記。予時未敢謂然者。必象山之意。多為荆公恕。不為人之社稷計。不為天下生靈憂。不為後學慮。恕一夫而不憫天下後世。此何心哉。不然。乃象山之偏見。自喜也。將以正名定罪。釋天下蒼生之憤。為社稷大計。不當姑隨也。大舜殛鯀於羽山。鯀之惡不大於安石。安石之罪浮於鯀。予謂以安石擬鯀。可也。鯀名重。安石亦名重。鯀恃直自用。安石亦恃直自用。鯀圮族。安石亦圮族。鯀墮汨。安石亦墮汨。鯀不能除天下之害。亦不能成功。安石禍及天下。生靈生靈何辜。宋之元氣。遂不復振。其罪尚為不浮於鯀乎。夫以傾人社稷。流毒四海者。尚取其志。堯舜當取鯀之志矣。何者。鯀之志欲平水土也。孟子曰。食志乎。食功乎。安石之操。介在

古人一節之士甚多。未可以一節而揆元惡也。非聖人無法。聖人作春秋。以訓萬世。安石獨廢之。此不容誅矣。安石乘周禮。蓋功利之心勝也。何者。周禮之政。天無曠時。地無曠利。人無曠力。此聖王所以富天下者。盡三才之道者也。安石慕其近似。專以利言。又無管仲之才。所以萬無一利。而害不可勝言矣。天下以爲君子者。安石惡之。天下以爲小人者。安石好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此之謂拂人之性。辟則爲天下僂矣。欲怨安石者。是求爲過高之論。恐誣後學不淺。不審聰察。以爲何如。孔暉頓首。

穆文簡論格物

穆文簡大學千慮論格物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朱程以前書。乃訓詁之最古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考之內典。隋智顛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此又在唐以前者。大莊嚴經論云。况復如來德。何可格量。格量之義。古皆用之。而程子未之見。意雖暗合。而解釋弗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爲說。合於聖門無疑。豈前人所及哉。問格之訓。至終廢乎。曰。不可。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其義始備。此解甚新。然文簡學近於禪。亦可見。

三進士出身

本朝進士出身。最奇者三人。一予同年任暄猷。杞縣人。明末團結鄉勇。以禦流寇。南渡授官。後軍府左都督。靖邊伯。豫王下江南。投誠。遂隸旗下。中順治壬辰進士。以磨勘被黜。復中乙未進士。官至江西南贛道僉事。一吳李芳。邵陽人。崇禎乙卯舉人。粵西時。官至左都御史。投誠。願以科第進。中康熙甲辰進士。一錢士燾。五河人。南渡爲副總兵官。旣而爲浮屠。久之復補諸生。中康熙庚戌進士。年已七十餘。未幾卒。

楊文公

宋王文正公嘗言。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吾每欽佩斯言。云。文公爲文正誦法如此。而石介作怪說。乃謂其蠹壞聖人之道。詎不諄哉。

王東臯

湯陰王東臯。伯官文選郎中。清介有執持。爲本朝吏部第一。嘗語同官尹瀾柱。進曰。宋岳忠武王。吾湯陰人也。王之言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吾生平服膺斯言。惟求無愧耳。又曰。作吏部無他才能。只須守定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八字。

宋開之

王在吏部。同時以清直稱者。南宮宋開之。亦以文選郎內陞。歸臥不出。魏環溪樞疏薦之。起鴻臚寺少卿。庚申四月。光祿寺少卿缺。人應宋序。轉適光祿。正卿亦缺。特旨以宋為正卿。後至刑部侍郎卒。諡端懿。

薛忠武

明鄞國忠武公薛裔。膠州人。其父居海島。為人牧羊。時聞牧處有鼓樂聲。出地中心識之。語忠武兄弟曰。死即葬我於此。後如其言葬焉。已而勾軍赴北平。其兄不肯行。忠武年少請往。後從靖難師。累功至大將軍。封陽武侯。追封鄞國公。其地至今號薛家島。

蘇章事

宋人小說載坡公與章惇題名石壁事。頃見舊續開。又一事極相類。子厚為商州推官。子瞻為鳳翔幕賓。因差試官開院同途。小飲山寺。聞報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馬往觀。去虎數十步。馬驚不前。子瞻乃轉去。子厚獨鞭馬向前。取銅鑼於石上。受響。虎遂驚竄。謂子瞻曰。子定不如我。舊開乃攜李項氏抄白本也。

徐公長者

宣城徐翁。尚書元太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忤巡按御史。受辱。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通政元氣。皆失學。翁每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曰。而兄弟皆廢學。吾無後矣。因述受扑直指事。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曰。兒輩不類。自今願力學。以慰大人。心願勿悲也。乃發憤下帷。兄弟相繼登第。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即直指之家也。心私喜得報父怨。願行置酒。戚友畢集。候翁出稱臆。翁稱疾堅臥不起。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為。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吾為小吏。當日誠不為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開心。告之。盡捐夙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也。尚書唯唯。翁乃起。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尚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尚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自是情好甚洽。後翁躋大耋。三子皆成進士。兩登九列焉。此與蔡確父黃裳瀕死。屬其子必報陳氏。確既登政路。遂以事責蔡公子。世儒極典。賢下肖霄壤矣。

王倫

王倫宋臣。其死不為忠義。金史不應載。且與宇文虛中

同貶。尤非是。

張尙書

堂邑張蓬玄。自明時。已為尙書。入國朝。為大司寇。年已七十餘。一日侍宴上。前下階而仆。世祖命內侍掖以行。出長安門。尙有詔追問能騎否。徐諷令以禮致仕。遂進所撰禮經樂經而去。張公在明時。為東林所推。嘗自作年譜。謂甲申之變。欲死而不得。吏部侍郎孫二如。謂已曰。箕子不死者。以洪範也。公有禮樂二經。道統在焉。亦箕子之九疇也。何必死。

盛王贊

實應喬聖任。聘崇禎中。以御史按浙江。至金華。遇山水暴漲。舟不得進。索挽舟者。縣令盛王贊呼曰。農忙矣。令請以身挽。喬遂改而陸行。仍薦之於朝。時兩賢之。此與唐何易於事相類。

高文襄

新鄭高文襄拱。為相。恣橫已甚。至以賜卹大禮大獄建言。贈楊忠愍諸臣官。起用葛端肅趙文肅諸公。指為徐文貞之罪。其疏有曰。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而乃敢於悖君臣之義。傷皇上父子之恩。非

所以訓天下也。云此與章惇一輩小人。倡為紹述之論者何異。

石瑒

玉堂嘉話。載金丞相石瑒。致仕居鄉間。司隸呵導過門。即起立。客曰。丞相何為如此。公曰。參軍雖微。朝廷命官也。吾敢不敬。先曾祖司徒公。居鄉亦然。

元法

元宋子貞。作耶律文正公神道碑云。河南初破。被俘擄者。不可勝計。及大軍北還。逃者什八九。有詔停留逃民。資給飲食者。皆死律論。城郭保社一家犯禁。餘并連坐。由是百姓惶駭。公進說曰。十餘年間。存撫百姓。以其有用故也。若勝負未分。慮涉攜貳。今敵國已破。去將安往。安有囚一俘囚罪數百人者乎。上悟。詔停其禁。

張璪

毅宗孝靜皇后崩。禮官議當循累朝故事。后諡用十二字。張璪獨謂當用四字。其黨翟輅亦非之。卒用八字。璪尋以病告歸。他日。世宗與李文康公詩言及此事。亦以為非是。璪以庶僚躡致宰相。惟敢於負孝宗。敢於犯名教。而不之恤。術已舊矣。以故主之嫡后骨肉未寒。雖數字之虛文。亦

斷斷持之。徒欲以仇孝宗者媚世宗。而卒為世宗所薄。小人用心。竟何益哉。

陸完

吳中士人多私其鄉之先達。時有曲論。如陸完黨於逆濠。最為姦邪。有某者送錢收齋。宗伯入朝。作古詩數篇。歷述吳中先賢。致期望之意。陸與焉。此詎可欺天下萬世乎。

史兵部

古邑舊令史公諱能仁。河南鹿邑舉人。崇禎間。來為縣。清正而才。剛柔互用。至今尸祝之。庚辰辛巳。歲大侵。人多流亡。時邑境甘露降於林木。地生羊肚菜。公賦詩曰。上天降甘露。偏地生羊肚。饑食羊肚菜。渴飲甘露乳。涕泣告吾民。慎無去鄉土。真仁人之言也。後調繁溜川。遷兵部主事。去順治辛卯。復至縣。雖三尺之童。亦束炬歡迎。至十餘里不絕。可稱循吏矣。惜至今未祀名宦。

刻言行錄

有見嘉靖中錢文信公集。乃鄒懋卿所刻。宋明名臣言行錄。浙人劉延元所刻。而序則出南樂魏相手筆也。向見故相某公以書誡其孫。諄諄以忠孝為訓。而考其平生。大相刺謬。亦此類。

伍寧方著書

吳人伍寧方。袁萃撰林居漫錄。彈園雜誌。續眉山論諸書。攻李三才。自比於蘇明允。辨奸論。而其於當時臺諫。所推重。定國是者。則徐紹吉。徐兆魁。邵輔忠。劉廷元。數人也。其後熹宗之際。皆為閣黨。兆魁。廷元至大司寇。輔忠至大司馬。紹吉至都御史。崇禎初。定逆案。數人皆褫職定罪。是時袁萃已前歿矣。至其書。并攻孫立亭。呂新吾。諸公。語尤狂悖。

金忠節

金忠節公。諱素。精易理。讀邵康節先生集。手書於後曰。甲申之春。定我進退。進雖遇時。外而勿內。退若苦衷。遠而勿滯。外止三時。遠不卒歲。優哉游哉。庶畢吾世。至甲申三月。以兵部主事巡視皇城。盡節玉河。時有中官呂胖子同死。二公骨不可辨。其家人遂同葬玉河之岸焉。公少好誦鄒汝愚先生詩。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人何用苦相驚。後果一十八歲。領順天解。忤璫創籍。大節視汝愚無愧云。

姚端恪

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也。其好生之念。尤出

天性。常拈句云。常覺胸中生意滿。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粘於壁。淄川高世豪。公戊子所得士也。任南鄭令。卒官。遺官糧二千餘兩。妻子十三人。例當沒官。公捐貲數百緡。復贖金代輸。高妻子竟獲免。好行其德。皆此類。公戊子與山東試。闈中得先考功兄卷。異之。曰。他日必為風雅名家。

遼典集

遼典集。亦伍袁萃撰。所取章疏。大抵黨邪醜正。如趙興邦攻湯兆京。孫居相。元詩教攻孫瑋。周起元。徐兆魁攻顧憲成。孫光裕攻高攀龍。岳元聲。趙興邦攻呂坤。韓浚攻劉宗周。姚宗文薦徐大化。胡來朝薦邵輔忠。徐兆魁。皆推為千古公論。而劉光復輩之論李三才。尤詳哉言之。光復揭內訾。及福清。并及先少師。謂少師以位育顏三才之堂。去有餘侍。其詆毀君子。可謂不遺餘力。至所標榜。如邵趙二徐。及劉廷元。周應秋。呂圖南輩。皆逆案中人。而周忠惠。劉念臺。諸公之死。卒與日月爭光。桀犬之吠。於君子何損毛髮。徒自穢耳。若先少師之見毀於光復。先方伯之被擯於元韓。今日觀之。何喬華衰乎。袁萃自負乾坤正氣。然乎否耶。

張氏

池北偶談

甲寅。閩賊作亂。有陳某妻張氏。早孀。撫孤十二年矣。賊至。題詩壁上。有句云。乾坤此際當自決。遂雉經。思南守陳君某為作傳。

雙烈

靈璧有諸生王鑿秀者。生二子。長已娶而病。其婦某氏。侍湯藥五年。終始如一日。疾亟。既視含殮畢。遂縊死。其季未娶。亦病。婦某氏女也。隨其母來省夫疾。遂不肯歸。父母趣之歸。曰。身已字人。嫁不嫁等耳。病如是。而秦越人視之乎。遂侍左右五日。夫死。亦自縊殉之。知縣馬君驄。御。親詣其家弔祭。

池北偶談卷九

談獻

魯仲連

新城東北。錦秋湖上。有魯仲連陂。傳為魯仲連所居。按前書魯仲連子十四篇。在儒家。

轅固

新城有地名牛固。相傳轅固故里也。未知所據。前書藝文志。齊后氏故二十卷。齊孫氏故二十卷。齊雜記十八卷。轅

九十三

固齊人說詩。獨不見於班史。史但云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為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云。

李願

种放賜告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蕪一盤。詩一章。贈放云。接得山人號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蕪無多味。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中。予嘗非之。若此君差無愧耳。近蓋屋李願。兩經徵聘不出。有古人之風。願以理學倡導關中。

劉念臺先生

劉念臺先生。居常敝鞋穿榻。瓦竈破釜。士大夫飾輿騎而來者。多毀衣以入。偶服紫花布衣。士大夫從而效之。布價頓高。會稽令趙士諤。問疾至榻前。見其單陋。出而歎曰。豈意今日得親管幼安。萬曆丁巳京察。韓浚劉廷元尋怨東林。士諤時為考功。爭之曰。劉大行之清修。人所不堪。此諤所親觀者。乃止。給事中徐耀使浙。渡江來見。先生辭之。耀曰。昔人不得見劉元城。以為如過泗洲。不得見大聖。耀如徒返。何顏見鄉之父老乎。先生乃見之。其為世所企慕如此。黃少詹石齋祭告禹陵。事竣謁先生。及門者三。先生不

見。曰。際此亂朝。豈大臣徇符山水之日。石齋聞之。即行。海寧吳忠節公麟徵。初第時。常夢至一古寺。有角巾而書碑者。所書乃文信國零丁洋詩。問之旁人。曰。山陰劉宗周也。後二公先後殉國。

沈文端公

商丘沈文端公。經家居。生日。族人上壽。時明神宗遣使存問。從弟某私語公曰。兄位宰相。蒙恩存問。而羣從子姓。濟濟如此。可謂盛矣。公愀然久之。曰。弟以為盛。吾方憂其衰耳。弟愕然問故。公曰。吾鄉宋立菴太宰。繼家法可敬。彼方當貴盛。吾家不及也。頃立菴生日。吾預其家宴。座中子弟數十人。不聞飲啖聲。昨吾生日。見諸子弟飲啖。不顧長者。家法如此。是以知其衰也。後沈再傳。遂不振。而宋莊敏公從孫文康公。權位宰相。文康長子中丞。今為江蘇巡撫。

商丘三張

張昉。字於東。崇禎庚午舉人。潛心伊雒之學。不言而躬行。甲申後。居一土室。不入城市。時為五言詩。學陶靖節。書學顏平原。守令欲一見不可得。今七十餘。尚在其兄某。少慕神仙。棄家訪道。五十年不歸。弟翽。字大羽。頰面修髯。狀貌奇偉。個儻通輕俠。一旦渡江。走大雄。薙髮為沙門。獨留其

髯數年。刻期端坐而逝。

常給事

常若柱。山西人。順治丁亥進士。改庶吉士。授給事中。居京邸。惟孺人及一老僕供給。使貧不能具饔粥。居諫職數日。上疏劾閹賊偽相牛金星。當明正典刑。以雪普天之恨。坐襪。即日賃一車。夫婦共坐出國門。老僕步從。行路皆歎息。

李忠定公

世史正綱。於李忠定公歿。書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於張浚則不書。又引何彥澄家藏朱晦翁墨蹟一帖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他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揭後斯云。宋之不能中興。由張浚之逐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也。中興宋鑑云。張魏公有不可解者二。力攻李忠定。而寧與汪黃同朝。維揚之變。國危矣。曾無一言聲時相之咎。一不可曉也。力引奸檜。使至得政。而寧與趙忠簡語不相下。二不可曉也。中興大事記云。使浚移其攻忠定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快公議哉。浚徒以有子南軒。至今稱為正人。無識者至比之武侯。謬矣。江右鄧左之中。著張浚不當從祀辯。語載前卷中。

秦檜復讞

宋寧宗嘉泰四年。追封岳飛為鄂王。開禧二年。追奪秦檜爵。謚謬醜。此天下萬世公議。然實韓侂胄欲用兵。而先有此舉也。乃邊釁既開。又誅侂胄以媚敵。遂復秦檜爵。謚則諱矣。

王東皐逸事

王東皐。勉伯。長文選時。內大臣某。嘗奉世祖皇帝旨。逮工部侍郎張某至部。以旨示滿洲尙書韓代。尙書以無漢字。召公至。屬書之。公難之。曰。以譯字命郎中。出上意耶。某不敢不書。大臣意耶。某腕雖斷。不敢書也。二公皆歎服。其有執公嘗宿部。休沐甚少。而選郎章奏甚煩。五鼓啓事。視他司為多。一羊裘着之。十餘年。毛盡脫。滿洲同官聚談曰。王長官一寒至此。奈何。釀金製狐裘一貂帽。持遺公。公不受。曰。伯勉生平不受人一錢。何敢拜公等賜。同官公言於家宰。家宰力勸始受。公改御史內陞。時都御史以兩淮鹽法。欲舉公往。公力謝不可。曰。內陞借補之員。例不奉差。今必以此事相付。從前弊竇。不敢欺隱。以負主上。遂止。

癖

阮遙集有屨癖。祖約有錢癖。初不辨得失。後客詣約。有財物。握搗未了。見客至。便傾身障簾。詣阮。阮方吹火蠶屨。歎

曰。未知此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闕暢。於是勝負始判。阮公高流。何至與錢奴較優劣耶。和長與亦有錢癖。當時與杜元凱。王武子輩並稱。典午人不顧名教。流弊至此。

孫文定戒子

益郡孫文定公。登服官居鄉。恂恂廉慎。其子寶侗。有高才。侍公京邸。每鄉試。必遣歸家。戒不得入京闈。嘗曰。吾為大臣。汝又薄有文譽。使或以一第相。為結納之階。平生廉隅掃地矣。寶侗至今尚為諸生。文定此一節。真有唐質肅王忠肅二公之風。

楊國忠

天寶九載。楊國忠請復張易之兄弟官爵。陸務觀詩。何至詔書褒五郎。是也。此與宋復秦檜證。明英宗立王振廟同。

成相國二世厚德

大名成文穆公。命基。大拜後。改作居第。購得民居。有樹貞節坊者。令勿毀。其第遂低一隅。其子青壇相國。大拜後。修家廟。地為前明陳鴻臚之室。有少卿坊。適當闕門之衝。當毀。其後人式微。召而告之曰。吾亦故家也。忝居相位。詎忍壞故家之綽楔。遂改闕門。其屋當改造。坊久而歌。賴屋以支。修屋則坊圯。乃并其坊新之。人稱其兩世厚德云。

翰林建言

康熙間。翰林建言者四人。始則孝感熊相國。以論時政闕失。得薄譴。上親政。擢學士。不三年。遂大拜。繼則廬陵張學士幹臣。諫差滿洲大臣巡方。鑄二級去。後詔以原官起用。辭不至。再召至京。卒於位。又海陵陳編。修雁羣紀。上書論督撫大吏貪污。又勸上用威刑。上親鞫。遣戍寧古塔。連及臺省數人。又倚氏衛檢討爾錫。上書條列時政。上御乾清門。奏對不稱旨。既而衛以祖母喪歸。歸六年。復至京。奉旨調外。補霸州判。二十六年。以原官起用。二十七年。特旨陞山東布政使。然四君子人品各有不同。熊受特達之知。固不必言。張居王山。與木石為伍。讀書刻苦。一介不以取與。衛教授汾西。在姑射山中。雖長吏罕觀其面。皆非陳所及也。

韋蘇州

韋蘇州。史失為立傳。宋沈明遠始補傳。其生平端末。終亦未詳。集中有逢楊開府一篇。少事武皇帝。亡賴特恩私。後人遂疑為三衛。而韻語陽秋。因附會以為特韋后宗族。云。囑語武斷可笑。腐儒之見乃如此。

葉忠節

葉映榴。字丙霞。江南上海縣人。順治辛丑進士。由庶吉士改部曹。出視陝西學政。稍遷湖北督糧參議。戊辰。武昌兵變。從容拜疏。公服自剄死。奉旨褒嘉。特贈工部侍郎。己巳。上南巡。其子葉敷迎駕。上諭禮部等衙門。當楚省兵譁之際。葉映榴盡節捐軀。朕心深切憫悼。特詔所司。優贈亞卿。兼予卹廕。今巡行江南。見其子葉敷。迎伏道旁。彌增軫測。忠節之臣。應特與諡。以彰異數。爾等會議具奏。部覆特諡忠節。丙霞故刑部侍郎有聲子。弱不勝衣。在部曹。與予為文章之交。嘗以虔州圍城中。詩二百餘篇屬予序論。竟未及報。乃甫脫贛圍。復遭楚難。疾風勁草。大節凜然。贈官易名。迴出令甲之外。死不朽矣。

姚平仲

老學叢談載陸務觀姚將軍趙宗印二詩。惜不得姚名字。今渭南文集有姚平仲傳。庶齋豈未睹之耶。

郭希顏邪說

明嘉靖中。中允郭希顏。以諷外家居。上疏建儲。嬰世宗之怒。傳首九邊。後人憐其罪酷。有為請諡者。又或入其疏於名臣奏議中。可笑。按希顏此疏。本以遷諷。妄有覬覦。固不必言。其在詞林。見議禮諸臣驟貴。又見相嵩以議輿獻王。

附廟稱宗。得大拜。希顏遂建言。欲黜孝宗。武宗二廟。不與九廟之數。而以與獻上接憲宗。公論惡之。遂以計典罷斥。其人穿窬之不若。而論者不察。猶廁諸直諫之列。何哉。黃穀菴宗伯^汝野紀。曠搜備詳其事。且謂二祖列宗之靈。實褻其魄。此萬世公論。論世者之所當知。

邊尙書

弘治末。孝宗上賓。予郡邊尙書華泉。實為兵科給事中。疏劾太監張瑜。太醫劉泰。高廷誤用御藥。逮瑜等下獄。大理卿楊守隨。謂同讞諸臣曰。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不宜輕宥。此事與泰昌時孫文介^慎行論紅丸事相類。尙書工詩博雅。為弘正間四傑之一。世但其知文章。而不知其丰裁如此。又先生仲子習。字仲學。頗能詩。其佳句云。野風欲落帽。林雨忽沾衣。又薄暑不成雨。夕陽開晚晴。而老鰥貧窶。至不能給朝夕以死。則先生清節可知也。

王文成

王文成公。為明第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踞絕頂。康熙中開明史館。秉筆者譽警太甚。亡友葉文敏^方時為總裁。予與之辯論。反復。至於再四。二十二年四月。上宣諭湯

侍讀荆岷。編令進所著詩文。且蒙召對。中有王守仁論一篇。上閱之。問湯意云何。湯因對以守仁致良知之說。與朱子不相刺謬。且言守仁直節豐功。不獨埋學。上首肯曰。朕意亦如此。睿鑒公明。遠出流俗之外。史館從此其有定論乎。

仁宗徽宗

元臣鱗慶曰。宋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耳。次輟錄記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此語在鱗慶之前。可謂絕對。

蘇叔黨大節

宋人議蘇過叔黨附梁師成。師成妻死。為服總麻。云。願略其大節。元袁伯長清容集。有跋叔黨竹石牧牛圖云。小坡竹石。綽有父風。後倖武定。罵賊不屈死之。其氣節不墜。光於前人矣。事詳揮塵錄。劉後村跋小米畫云。叔黨之才。百倍元暉。元暉至侍從。叔黨死小官。命也。夫揮塵錄又載叔黨政和中召入禁中畫窠石。而終不遇。

武陵起復

予嘗謂楊武陵奪情事。後人論之過刻。聞之山長教授。為云。其父客殿。首昇周聖楷輩。為武陵所抑。遂騰謗書。又嘗

時與黃石齋先生矛盾。故論者多少之耳。予按禮。曾子問云。子夏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非與。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曰。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公羊傳。閔子要絰。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春秋亦紀晉襄公墨綬之事。漢唐以來。遂有起復之禮。能改齋漫錄云。前漢翟方進喪既葬。二十六日。除服起視事。後漢桓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踰年。賜牛酒奪服。宋王性之默記云。本朝不獨宰相。即百執事皆起復。惟富鄭公以太平而辭。儒臣如楊大年。王元之。晏元獻。皆未持服。富公之後。如陳升之。亦百日起復。此蓋朝廷體貌。况在兵革之際。云。按已上諸公。非盡有金革之事。若武陵則金革之事也。願論者不責彼而責此。何歟。又考明初名臣。亦多起復。至羅一峯論李文達後。此風始息。奪情固非美事。然南陽以一峯。武陵以石齋。獨受惡名。則不幸也。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有才名。後為獻賊偽常德知府。發掘楊相祖墓最慘。卒為獻賊所殺。

真諦

樂郊私語載楊璉真伽至海鹽州。寓城北德藏寺。欲發掘陸左丞朱提舉妻女之墓。寺僧真諦聞之。怒形於色。楊五

更肩與。擁衆出。眞諦忽起。抽韋馱杵奮擊。從者數百人。不能拒。人見眞諦於衆中。超躍每踰尋丈。捷如鷹隼。楊大懼。遁去。後二年。眞諦行脚峨眉。不知所終。此僧殊快人意。但恨不在賊髡發諸帝陵寢時耳。

浙江人物

西園雜記論兩浙人物。劉文成爲謀臣之首。宋文憲爲文臣之首。方正學爲忠臣之首。于忠肅爲功臣之首。宸濠之變。孫忠烈首輸忠死節。王文成首倡義勸亂。此皆趨也。獨謂世宗之初。張羅峯首建議以成大禮。此所謂貂不足。狗尾續者耶。

兩薛居正

五代宋初。有兩薛居正。其一錢唐人。仕吳越武肅王。官太尉。卒諡貞顯。

神魚井

何騰蛟。字雲從。明末。以都御史撫楚。其先山陰人。戍貴州黎平衛。遂爲黎平人所居。有神魚井。素無魚。騰蛟生。魚忽滿井。五色巨鱗。大者至尺餘。居人異之。後騰蛟盡節死。井忽無魚。

野紀隱搜

黃毅菴尚書。汝作野紀隱搜。明二百餘年間。大事稍備。其持論頗正。然不可解者二事。其一謂李西涯與劉文靖謝文正爲三仁。其一嘉靖初大禮議。主張桂蕙而詆楊文忠也。

吳康齋李文達

世論吳康齋太刻。野紀隱搜云。與弼以布衣老儒。一旦授五品侍從。人皆詫爲殊榮。寧復過望。蓋與弼之嚮。薦自石亨。亨小人。後來敗露。輿論推求。能無爲盛德之累。如蔡邕。受知董卓。遂喪生平。故不受耳。與弼好遯不汙。見險能止。見地優於楊時多矣。此論甚公。隱搜又云。王文恪評李文達云。國朝三楊後。得君最久者。無如李賢。亦能展布才猷。然當時亦以賄聞云。文達相業。視三楊有過無不及。後王亦入閣。相業如何。毋亦不自見其隳乎。頃見施愚山在史館。作文達列傳。頗致微詞。不敢謂然。施或未親毅菴此論耳。

司空表聖

史謂司空表聖。躁於進取。前人辨之屢矣。考一鳴集。有答孫邵書。益證史官之妄。書略云。古之山林者。必能簡於情累。而後可久。今吾少也。忿然不能自勝於胸中。乃不誠於

退者。然亦窮而不搖。辱而不進者。蓋自審已熟。雖進亦不足救時耳。彼一飯之馨。或請濟於其隣。雖童子不可以空器給之也。矧當艱否之運。吾君吾相。方以爵秩來天下之賢。將與之共拯。其可沽虛而自售耶。又云。愚雖不佞。為士大夫。獨任其恥者久矣。其可老而冒之耶。韓吏部激李桂州之必行。賁陽道州無勇。雖致二賢。適自困。亦何救於大患哉。觀此書。躁進者肯為此語否。史之妄不辨可知。

峴山曠宋人題名

襄陽峴山羊公祠。有石曠一枚。凡六面。高六尺。每面闊九寸。有蓋有座。一面直書下。第一行刻使帖襄陽縣。第二行刻淮慶曆七年十一月六日。中書劉子襄州奏當州城南五里。有峴山一所。上有古祠碑。又有晉太傅晉滅。僅存聖旨字。未行上存帖到速採石。大字書刻上件。其四面界作六層。刻詩。下題名。又一面大書題名。又曠一。臥峴山上。其文可辨者十三字。曰石於山顛。播清芬而已。餘盡漫漶。末云開國男張九齡撰。前一曠。詩可辨者三首。尚書工部員外郎直龍圖閣知襄州事王洙。七言古詩云。襄陽南出大路奔。小山曰峴名特尊。山形卑墮不峻極。屹若巨首臨江濱。大山半宮不成覆。絕水闕左非為壘。祖嶺最頂戴

危石。箕踞曼衍羅芳蓀。漢流長鷺濱其足。東望瀾迥皆平原。槎頭下瞰罌罍集。蔡洲近眺田園蕃。何物茲山匪秀出。得使今古聞聽喧。自昔羊公好登覽。山名直為賢者存。鹿門望楚鎮區境。鳳林冠蓋延山樊。丹巖翠壁互幽勝。日月虧蔽烟嵐屯。公胡遺彼而樂此。談者未始聊診綸。吾謂聖達竟超豁。高覽便欲周乾坤。孔登泰山小天下。阮升廣武歎缺。一會稽探穴禹書出。之罘望海雲濤翻。此中風景亦虛遠。極目見盡江山源。東吳未定勞機策。置酒嘯詠紆勞煩。數顧溫甫恤躬後。誓將百歲游精魂。對公盛德與山永。正唯湛叢如公言。今茲去公僅千載。凜然英氣猶軒軒。我來追古一長息。舊迹廢毀成悲吞。民豪占山童其木。嘉植不得容本根。利取薪薪積稠繁。窮之陶航供燒爨。羊公無廟忽不祀。但縱淫鬼歌牲蠶。中亭有碑即墮淚。至今觀者懷仁恩。於民何誅不足問。非民忘德由官惰。下教里邑復祠宇。敝諸祭典躋之元。思仁愛樹恭所茂。禁止樵伐修壩垣。且欲王命得守固。謄言狀事馳九關。書聞天子統。報可。金石款刻垂後昆。統。遺愛。勸爾風化常統。給事。中知蔡州事吳育絕句。羊公千載得清吟。芳迹雖遙藹昔心。更與峴山為故事。凜然風格照來今。尚書屯田員外郎

知光化軍事李宗易律詩。叔子洞荒歲已深。異時賢守重登臨。峴山岑寂瞻風概。漢水靈長想德音。奉詔始聞新締莒。有知那復歎湮沉。又刊翠琬留南夏。先後功名照古今。其端明殿學士尙書禮部侍郎李淑諸人詩皆缺。已上每面十一行。十二字。名字可辨者。范仲淹。李淑。吳育。劉敞。李宗易。張去誠。孫抗。韋不伐。李康伯。賈黯。裴昱。馬雲。黃通。連庠。又宋人飲餞題名甚多。知名者張唐英。趙德麟。魏道輔。岑巖起。李方叔。已上凡七則。大者方員徑寸。小者殺其半。字畫端勁。非俗書也。予以康熙壬子過襄陽。徘徊祠下。未及暮。相止錄諸公題名。予門人淮陰張立臣。預有嗜古之癖。辛亥過襄。曾有拓本。頃索之路錄如右。

蘇汝霖陳光龍

廣西孫延齡馬雄之亂。死節者。前則巡撫馬公雄鎮。富川知縣劉公欽。後則巡撫將軍傅公弘烈。又有閩關賊中百折不回。乃心王室。如提學道僉事蘇公汝霖。平樂縣知縣陳公光龍。亦疾風勁草也。蘇棄家。逃至肇慶軍前。題補布政使。部議以品級太懸不允。蘇尋死於粵。然軍前題補品級相懸者。不可勝計。如胡一璉。以僉事題補布政使。是也。獨蘇格於部議。可歎。陳僅題授梧州府同知。尋以病請。

一妾鄒氏。一子粵郎。皆死嶽嗣中。讀其與袁太常書。甚可悲也。蘇字鶴洲。石埭人。壬辰進士。陳黃陂人。舉人。

王秋澄

王秋澄先生。萬曆中官吏部文選郎中。力持公法。政府權璫。無所措手。繼者爲顧涇陽孟雲浦馮思彥。皆效之。遂相繼黜逐。伍袁萃林居漫錄云。然又嘗薦起鄒忠介趙忠毅諸公。爲正人所倚。先生吾鄉濳川人也。

王邦直

王邦直。字子魚。又字東溟。卽墨人。以歲貢官鹽山丞。上疏罷歸。殫精聲律之學。聚書千百卷。坐臥一小閣。二十年。成律呂正聲六十卷。其說謂君聲最清。管以三寸九分。本呂氏春秋。其數配之。楊子雲太玄。縷析比合。而以諸家九寸之說爲非。是萬曆甲午。詔修國史。翰林周公如砥。上其書史館。深爲大學士南充陳公所歎賞。周公云。班固律曆志。載卽墨徐高且氏。治太初曆第一。而子魚追配之。於千載之後。其外孫黃御史宗昌序刻之。康熙十八年。予在明史館。亦上其書。

楊襄毅

蒲州東門外有兩阜。蜿蜒。形家相傳以爲貴地。楊襄毅公

傅為吏部尚書時。命堪與擇吉壤。得此地以告。公曰。此關閩郡文章科第。我曷為私之。即於其地建文昌祠。人皆服公厚德。不可及。後公長子俊民。官至戶部尚書。第四子俊卿。官錦衣。除三子皆官監司。俊卿子元祥。元祥子世芳。皆官詹翰。世以為公厚德之報云。元祥未弱冠。登第入翰林。早死。母哭之慟。一夕見夢曰。母勿過傷。兒當復來。未幾生遺腹子。即世芳也。未弱冠。亦登第入翰林。母猶及見之。吳天章叟說。

大椿堂

蒲州之大椿堂。為楊襄毅博王襄毅崇張文毅四三公讀書之所。其後三公相繼登進士第一。大拜一至吏書。一至兵書。張即王之孫也。山西至今傳為盛事。

黃詩

黃先生端伯。江西人。精禪理。少時見其瑤光閣集一卷。皆宗門語。乙酉以給事中殉節金陵。將授命。有報恩寺僧一輪趨過。黃呼令代書一絕云。對面絕思量。獨露金剛王。若問安身處。刀兵是道場。書畢。從容就義死。此詩載乙甲事案。

兩蕭后

遼聖道二宗。享國皆最久。皆有宮闈之變。聖宗仁德皇后。善琵琶。法天后壽斤。誣其與琵琶工燕文顯李文福通投書聖宗寢帳。聖宗不之信。其後竟為壽斤所殺。道宗宣懿皇后工詩。尤善琵琶。耶律乙辛。誣其與伶官趙惟一通。搆死。才藝足為婦德之累。况可耽音樂乎。仁德事載契丹國志。遼史本傳不載。宣懿事詳焚椒錄。

王若之

王若之。字湘容。益都人。明南京戶部尚書基冢孫。為人蕭灑疏誕。有晉人風致。工尺牘。好彈琴。善五言詩。嘗刻尺牘五言四卷。以門廕入官。仕至長蘆都轉運使。南渡官金陵。大兵渡江。若之轉徙。寓姑孰佛寺。以書畫鼎彝。古金石文字自隨。車尚兼兩。洪文襄公承諭之降。不屈。死。王所寶古琴名桐笙。今尚在其家。

徐鉉

南唐以徐鉉使北。請緩師。後主曰。卿行。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對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耳。此不惟純臣之誼。亦識事機。後金人圍汴京。唐恪歌南仲輩。專主和議。止各道勤王兵。遂致二帝北狩之禍。非鉉之罪人乎。

李師中

蘇明允預識荆公之姦。人皆服其先見。同時李待制師中。因邸吏報包希仁參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無能為。今鄧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此人。明允擬之王夷甫。盧杞。師中擬之王敦。其識不相上下。皆不減張安道。呂獻可。今人但知老泉何也。

馬驥

馬驥。字馳御。一字宛斯。濟南鄒平人。順治己亥進士。仕為淮安推官。終靈璧令。生而清羸。博雅嗜古。尤精春秋左氏學。撰辨例三卷。圖表一卷。隨筆一卷。名氏譜一卷。又著釋史。凡分五部。一曰太古。二曰三代。三曰夏商。四曰春秋。五曰戰國。六曰秦漢。七曰三國。八曰晉宋。九曰隋唐。十曰元明。十一曰清。十二曰時。十三曰地。十四曰物。十五曰人。十六曰事。十七曰法。十八曰名。十九曰實。二十曰理。二十一曰氣。二十二曰神。二十三曰性。二十四曰命。二十五曰運。二十六曰數。二十七曰理。二十八曰道。二十九曰德。三十曰業。三十一曰福。三十二曰禍。三十三曰壽。三十四曰夭。三十五曰貧。三十六曰富。三十七曰貴。三十八曰賤。三十九曰榮。四十曰辱。四十一曰樂。四十二曰苦。四十三曰甘。四十四曰苦。四十五曰淡。四十六曰酸。四十七曰甜。四十八曰鹹。四十九曰淡。五十曰外錄。

蕪湖烈婦

江南初入版圖時。有裨將於蕪湖掠一婦人。義不受辱。衣服上下。縫紉周密。其夫訪贖之主。將堅不許。婦悲憤投水死。至晚泊舟。舵前窸窣有聲。則婦尸已在。次日泊舟。復然。

以篙逐之。俄頃復至。又次日復然。乃昇而棄之岸。月餘。將將。在船頭納涼。忽大叫曰。婦又至矣。翻身落水而死。

二尹

成化間。歷城尹恭簡公。曼為小人所擠。尹直著瑣錄。尤極誹謗。其說久行於世。至有不辨二尹邪正者。一日閱李文鳳月山叢談。公道皎然。因錄於左方。李云。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干進。位尚書掌通政司。託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乃計謀極力擠罷。而用豐城李裕代之。及薦秦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憲臺。高安黃景貳禮部。四人皆世稱寡廉鮮恥者。而新建謝一夔。安成劉宣。俱不保晚節。一夔進工部尚書。宣貳吏部。物議沸然不平。獨服盱江何公。喬新節行介特。未幾孜省誅死。直等相繼免。公論始明云。當時謠曰。公道不如王恕。選法不如尹曼。

張昭

張昭。濟南蒲臺人。忠義前衛右千戶所司吏。英宗復辟。石亨曹吉祥等。特寵賣官。至三千餘員。昭奏之。直隸山東大饑。復上書言六事。上皆從之。後任南昌府司獄。學士張元禎謂之曰。君昔三疏。位卑而議論甚高。官小而事業則大。

已寫入金藤。令名無窮矣。蒲志出庸手。恐遺此公。因讀月山叢談。錄之以存其人。

圖文襄厚德

大學士謚文襄圖海公。既定平涼。軍中論功。取諸將偏裨士卒。記功牌報部。記過牌悉聚焚之。不以語人。其厚德如此。子諾敏。公今為刑部尚書。人以為陰德之報。前寶雞令高君某云。在軍前親見之。

鈞陽二老

一日與客談及逆瑾時。聞老劉字曹元。不知何許人。及考列卿年表。元南直隸含山人。字則河南鈞州人。與馬端肅公同時。同里。馬公勳德如泰山北斗。至今人稱鈞陽公。而字會不得比於蚍蜉之細。官位之不足重人如此。

光孝寺鐵塔寺

廣州府光孝寺有鐵塔一。乃劉鋹所造。上有文曰。大漢皇帝以大寶十年丁卯歲。敕有司烏金鑄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保龍口有慶。祈風曆無疆。萬方咸底於清平。八表永承於交泰。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設齋慶讚。僅記後列中官姓名。子廣州遊覽小誌別

三帝陵詩

一路荒山秋草裏。行人惟拜漢文陵。唐人詩也。四十二年如夢覺。春風吹淚過昭陵。宋人詩也。祠官如可乞。長奉泰陵園。先帝侍臣空灑淚。泰陵春望已模糊。明人詩也。文帝仁宗孝宗三君。德澤感人之深如此。

至誠

古來名臣多矣。然千百年後。讀史至諸葛忠武侯。司馬文正公之薨。輒感動流涕者。至誠為之也。

朱忠莊公遺疏

明中丞朱忠莊公諱之馮。本名之裔。字德止。號勉齋。京師人。金忠潔公鉉其妹之夫也。二公平日以理學相砥礪。後皆死甲申之變。公子丁未進士。敦厚。示公殉節時遺疏及家書各一通。敬錄之。疏云。我國家金甌全盛。不謂人心離散。財用困窮。一至於此。此臣之所為痛哭流涕也。臣力已竭。臣罪滋深。南望九叩。一死以報。我皇上念我太祖高皇帝功德高厚。我皇上憂勤獨深。曆數無疆。中興可待。唯以收人心培節義二者為先務而已。收人心在愛民力愛民。力在拔廉官。此大學所以反復於用人理財也。我朝士氣原振。自逆璫權折。遂致靡靡風微。從來仗節死義之士多。

在敢言極諫之中。此宋朝所以待士仁厚也。云遺書云吾弟吾兒讀書須讀經世書。佔俸之學無用也。呂新吾先生呻吟語不可不讀我以死報國。此心慷慨。朝聞夕死原無二也。勿以爲念。公死時有宣府諸生姚時中同日自經於學宮。

在亥記

忠莊朱公著在亥記一卷。語多精詣。略載數條於左。○深山靜坐十年。使習與性離。塵世順應十年。使外與內合。爲學之事。或幾化矣。○人自晝至夜。當知何所事。知者則性命生死俱了。○鸞飛戾天。魚躍於淵。即是仕止久速。○古之人修身見於世。非誠不能。誠則貫徹顯通。天人一世不盡見。百世必有見者。○紀綱之壞。存乎風化。氣節之壞。存乎培養。人心之壞。補偏救弊。存乎執中。約言之。存乎朝廷。○聖人之死。還之太虛。賢人即不能無物。而况衆人乎。○實變氣質。方是修身。○士憎茲多口。則何以故。曰持介行者不周世緣。務獨立者不協衆志。小人相仇。同類相忌。一人扇謗。百人吠聲。予嘗身試其苦者數矣。故君子觀人。則衆惡必察。自修惟正己而不求於人。○待小人尤宜寬。乃君子之有容。不然。反欲小人容我哉。○中者不落一物。庸

者不遺一物。○隨事無私。皆可盡性至命。而忠孝其大者。○平日操持。非實試之當境。決難自信。○隱惡揚善。聖人也。好善惡惡。賢人也。分別善惡無當者。庸人也。顛倒善惡以快其譏謗者。小人也。○赴大機者速斷。成大功者善藏。○同是中庸。而有君子小人之別。微矣哉。

池北偶談卷十

談獻

崇禎五十相

崇禎朝閣臣五十八人。韓爌。孫承宗。黃立極。張瑞圖。李國禕。施鳳來。來宗道。楊景辰。李標。劉鴻訓。周道登。錢龍錫。成基命。周延儒。何如龍。錢象坤。溫體仁。吳宗達。鄭以偉。徐光啓。錢士升。王應熊。何吾騶。文震孟。張至發。始由外入閣林鈞。孔貞運。黃士俊。賀逢聖。傅冠。劉宇亮。薛國觀。楊嗣昌。程國祥。方逢年。蔡國用。范復粹。姚明恭。張四知。魏照乘。謝陞。陳演。蔣德璟。黃景昉。吳牲。魏藻德。李建泰。方岳貢。范景文。丘瑜。初夫人劉太夫人。先始祖妣初夫人。諸城人。年始笄。一日忽爲大風吹至新城之曹村。時始祖瑯琊公。方爲某大姓傭作。未婚。遂作合

梯衝既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采莫通。糧糲乏轉輸之階。固甘於甲。豈暇授戈。彭師杲為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食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為。乃依前奏。授彭士慈溪州刺史。使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復職員。錫命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遷州城於平岸。溪之將佐。感恩向化。請立柱以誓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鏹。土無告勞。肅清五溪。震讐百越。底平疆理。保乂邦家。爾宜無擾耕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於激湍飛湍。勿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仁。爾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底爾族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德。弘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庇黔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先若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躡如春冰。溪人畏威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兮千萬春。推誠奉節弘義功。臣天策府都尉武安軍節度副使判內外諸司事永州

團練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永州諸軍事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馬希廣奉教監臨製造。按希廣即廢王天福五年正月十九日。溪州刺史彭士慈與五衆歸明。衆具件狀。飲血求誓。楚王略其詞。鑄於柱之一隅。右據狀。溪州靜邊都自古已來。代無違背。天福四年九月。蒙王庭發軍收討不順之人。當都頭將本營諸團百姓軍人及祖父本分田場土產。歸明王化。當州大鄉三亭兩縣。苦無稅課。歸順之後。請祇舊額供輸。不許管界團保軍人百姓亂入諸軍四界劫掠。並盜逃去戶人。凡是王庭差網收買溪貨。并都幕採伐土產。不許輒有庇占。其五姓王首州縣職掌有罪。本州申上科懲。如別無罪名。請不降官軍攻討。若有違誓約。甘請准前差發大軍誅伐。一心歸順。王化。永事明庭。上對三十三天。下將宣祇為證者。王曰。爾能恭順。我無差徭。本州賦租。自為供贍。本都兵士亦不抽差。永無金革之虞。克保農桑之業。皇天后土。山川鬼神。吾之推誠。可以元鑒。靜邊都指揮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溪州諸軍事守溪州刺史上

柱國。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彭士慈。武安軍節度

左押衙。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徒。前溪州諸軍事。守溪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佐。左僕射。明芝。檢

校尚書左僕射。田弘毅。檢校太子賓客。向宗彥。校司

徒田俾。校司。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溪州副使。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守溪州三亭縣令。兼御史大

夫。上柱國。彭師俗。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左義勝第三都

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前守富州別駕。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彭師杲。校。下有檢校太子賓客。與校

弘佑。武安軍節度左押衙。充砂井鎮遏使。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赫。武安

軍節度討擊副使。左歸義第三都將。銀青光祿大夫。檢

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師見。校。尚書左

史。彭允臻。檢校右散騎常侍。田弘道。

銅柱高一丈二尺。內入地六尺。重五千斤。并石蓮花臺。維

天龍元年十一月十五日移到。至十六日豎立記。

予按陸游南唐書。謂彭師昂不知其世家。希萼與弟希崇

爭國。希萼敗。見執。希崇避殺。兄名於是。命師昂幽希萼於

衡山。使甘心焉。師昂歎曰。留後欲使我弑君耶。吾豈為是

哉。至衡山。與廖偃護視甚謹。遂築行府。奉希萼為衡山王。

請命金陵。元宗為出師。定楚亂。希萼遂入朝。偃師昂俱從

行。馬令南唐書云。希崇遣彭師昂廖偃囚希萼於衡山。師

昂奉希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十國春秋云。希萼入府視

事。吳宏彭師昂見希萼。皆釋不殺。賜希廣死。彭師昂葬之

瀏陽門外。師昂疑即師杲也。然則彭氏雖溪蠻。乃馬氏之

忠臣。與周行逢據湖南時。有謠云。滿天太保。滿地可空。觀

此碑所書。蓋自馬氏時已然矣。

杜公厚德

寶坻杜文端公。德器厚重。人不見其喜愠之色。京師有

無賴子。偶與驕卒鬪。乘醉隨公。與後辱言。公若不聞。無賴

子隨至邸第。言不止。久之。公遣問曰。言可已乎。無賴子歸

酒既醒。或告以昨辱宰相。倉皇詣第謝罪。公慰遣之。仍予

二金。令改行生理。無賴子感泣而去。歲時必至公門叩拜。

卒為善人。予鄉文定孫公。延司寇高公。居鄉亦然。皆可

成給事

初益都馮公薦起。魏光祿繼於田間。并及成主事性。於是

魏授御史。成授給事中。成即魏己丑門生也。曾以中書舍

八假御史。巡按福建。有清聲。在京師。却掃。絕交遊。亦廉介之士。然其著書自述。有云。不用磁器。以木代之。夫磁器非玉杯象箸之比。詎可廢之。亦矯矣。在省中。無他建白。惟請遣官清丈蜀省田。增加賦稅。會有兵事。其說不行。

瑣綴錄

尹直瑣綴錄。極詆尹恭簡公。曼予頃閱月山叢談。已錄其說。二公邪正。瞭然可見。又略兩溪盛文南荳雜談云。吳康齋。陳白沙。卓然一代人物。即有所短。亦白璧微瑕。而尹直瑣綴錄肆其醜詆。所謂醜正惡直。小人而無忌憚耳。可見公論自在千古。但駱議梅聖俞以私憾作碧雲駝。毀范文正公。則非是。碧雲駝出魏泰之手。假名聖俞耳。泰即作東軒筆錄者。

邊大綬

明末任丘人。邊大綬為米脂令。發賊李自成祖父墓。賊旋敗。走死。王氏聞見錄。載唐末巢寇犯闕。一道人詣安康守崔某。請斷黃巢谷。金統水泉源中得窟窟。中有黃腰人。舉身自撲而死。道人曰。吾為天下破賊訖。未幾巢滅。大駕還京。古今事相類乃如此。

歎向

後書祭遵傳。詔與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向等。伐公孫述。按劉植傳。歆植之從兄。字細君。與植弟喜。皆繼植為驍騎將軍。封浮陽侯。向植之子。嗣植為昌城侯。徙封東武陽侯。歆乃向之從伯父也。

周珍

陳蕃傳。蕃為樂安太守。郡人周珍字孟玉。高潔之士。蕃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此亦仲舉事。在徐穉前。

二八俊八顧八及

東京之末。黨人有八俊。八顧。八及之名。太學所標榜也。李膺杜密以下為八俊。郭泰范滂以下為八顧。張儉劉表以下為八及。至儉鄉人朱並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則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薦魏元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陳耽薛敦宋布唐龍贏咨宣褒為八及。中間惟張儉劉表同餘皆異名字。

兩黃祖

孔融為北海相。左丞黃祖。勸融結袁曹。融怒殺之。此別是一黃祖。皆漢末人。

樓護養呂公

前書樓護傳。護為廣漢太守。莽子宇與呂寬謀。以血塗莽第門。發覺。莽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到數日。有捕寬詔書至。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為前輝光。又云。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按此呂公。即呂寬父。所謂與護相知者。當是既執寬。而收養其父母耳。護出入王氏。以勢利交得官。又患難中殺故人子。以媚權奸。縱養其父母終身。罪難末減。孟堅既誤收之。游俠傳中。又載此事以為美談。首尾自相矛盾。又誤之誤者也。

韓定辭

唐末詩人韓定辭。仕為鎮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尚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為王鐸聘劉仁恭與馬彧倡和。所謂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者。事載全唐詩話。按安陽集。重修五代祖瑩域記。定辭乃忠獻王琦四世伯祖。忠獻五代祖。又賓稱庶子府君。歷仕鎮帥王紹鼎。景崇。鎔三世。有子二人。長定辭。次昌辭。昌辭仕為鼓城令。即忠獻王高祖也。東坡管書前詩。而云定辭不知何許人。豈未考其

家世耶。

烈婦

康熙十八年十月。署江西巡撫布政使王新命上言。浮梁縣縣丞饒紹德妻朱氏。母權氏。遇賊搜洗。慮被污辱。皆投縊死。十九年三月。偏沅巡撫韓世琦上言。瀏陽縣生員汪天溥妻魯氏。於十五年六月。遭棚賊為亂。於爐煙洞遇賊。露刃迫脅。抗罵不屈。被殺。禮部議旌表。

應徐二高士

杭州應嗣寅徵士。名搗謙。性至孝。母病數年。搗謙侍疾。晝夜不懈。母憐之。強為娶婦。終不入私室。母卒。逾祥禫。始行合禭禮。坐臥不下樓。人罕梯接。以經學教授里中。生徒甚盛。所著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學彙編。春秋集解。古樂書。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孟朱註大全拾遺。較定文公家禮諸書。康熙己未。詔徵不至。卒於家。自撰無悶先生傳。略云。學不適時。不好禫。不喜王陸家言。為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秦華溟渤。皆於書冊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同郡徐介字孝

先。陸折景宣之甥也。食貧隱居。三十妻死。不更娶。一麻布頭巾。數十年不易。管集陶杜詩各一卷。

秦李宗吳

蘇門之秦李李王。同時之宗吳諸子。其文詞高下不知何如。然皆不失為君子。而朱文公鄧端簡皆力詆之。蓋諸子恃才凌物。或不能無以爲小人。則二公亦難以一手揜萬世耳目也。朱子左袒王介甫而詆二蘇。公論蘇王二氏門人之文。則寧取呂惠卿。而不取少游。又左袒張浚。而終不得不推重李忠定。君子不黨。吾不謂然。

司馬公和安石詩

司馬文正公爲中丞。奏彈王安石。言非行僞。王制所誅。非曰良臣。實爲民賊。安石亦云。自新法之行。始終以爲不可者。司馬君實也。公集中。載和安石二詩。如安石明妃曲云。漢恩自淺胡自深。公則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竊人主。和烘爨云。醞酸醜聚理固然。爾輩披攘我當坐。直如水火柄鑿之不相入。而君子小人之用心。亦可見矣。張子韶云。温公之門。一傳而得劉器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之門。一傳而得呂惠卿。再傳而得蔡確。三傳而得章惇。四傳而得蔡京。五傳而得王黼。

張獻忠黃巢

張獻忠亂蜀。日城市祠廟。焚燬無遺。唯於梓潼縣七曲山張亞子廟。盛有增飾。遇張桓侯廟。亦不敢燬。唐黃巢之亂。所過多被殺傷。然獨厚於同姓。如黃姓之家。及黃岡黃梅等縣。皆以黃字得免盜賊行事。相類如此。

羅文毅

菽園雜記。載狀元羅應魁復官。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不齒。大惡者棄之。於是。有強梁一二人。被執投之水。鄉人不平。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重辟矣。予謂文毅嫉惡已甚。不可爲法。適足爲盛德之累耳。

叢氏

文登叢大司空蘭。本漢稔侯。金日磾之後。相傳日磾四十五代孫永。遷縣之叢家。峴家焉。遂以爲姓。至今科名甚盛。江西多淦氏。舊傳亦日磾後。有金賦者。爲制置使。宋高宗爲加點水。遂有淦姓。詳載于皇華紀聞。

耿逸菴張仲誠

耿介字逸菴。河南登封人。順治壬辰進士。翰林簡討。遷大

名道副使。康熙丙寅臘月。禮部尚書。掌詹事府。湯潛菴。疏薦之。略云。原任翰林院簡討。轉直隸大名道副使。丁憂

回籍。河南登封人。耿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蘖。自

矢。家居淡泊。自甘潛心。經傳。學有淵源。今雖年逾六旬。精

力尙健。老成宿素。罕見其儔。邇者皇上念衛既齊之實。復

其原官。凡有寸長。誰不思奮。臣才具最下。恩遇過隆。豈敢

竊位蔽賢。自昧舉知之義。儼蒙鑒臣愚誠。將介徵取。來京

賜以引見。可否錄用。自有睿裁。非臣愚所敢擅議也。云。吏

部覆准。下河南巡撫。起送入京。奉旨從優授翰林院侍講

學士。未幾。陞詹事府少詹事。予擬爲湯公作繪川書院詩。有云。輟轅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滿家。衆流匯川瀆。歌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正謂是也。沐字仲誠。順治戊戌進士。曾知內黃縣。後以魏尚書環溪樞薦。起知四川資縣。謝病歸。

閩縣旌表孝子王鑑。女慧貞。年十六。許字儒士楊儼。夫死。謀以身殉。家人防之。因請奔喪。遂自縊。

林氏

林氏。年一百八歲。而勤紡績。疏請旌表。部議。給銀建坊。曰貞壽。

召平。漢史召平。凡兩見。一在蕭何傳。勸何悉以家私財佐軍。得

免禍。一在齊哀王傳。諸呂欲爲亂。朱虛侯使人陰出告其

兄齊王。齊王與中尉魏勃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乃發兵

入衛王宮。使魏勃將。勃既將。以兵圍相府。召平曰。道家言。當斷不斷。又受其亂。遂自殺。一召平耶。智愚之懸殊。乃若此。

楊尚書古道。蒲州楊大司馬。守。既貴。休沐歸里。有父執某老儒也。所居陋巷蓬蓽。公往謁。下車徒步。拜於牀下。老儒直呼其名。蒲人至今傳之。

王方伯。王庭。字言遠。嘉興人。順治己丑進士。初仕爲廣州府知府。

歷官山西布政使。廉介不苟。所至以清惠稱。罷官歸。足跡不入城市。常衣布袍。行田間。人不知其二品大僚也。年踰

八十乃卒。五言詩。清真古澹。有陶韋風。與石湖那防相上下。足稱逸品。

丁卯夏四月。巡撫浙江金中丞銓。以海寧縣民陳雲生母

何顏僞道學

何心隱。在高曆間。屢變姓名。詭迹江湖間。所脅金帛不貲。嘗遊吳興。誘其豪為不軌。又與一富室子善。借之數百里外。忽曰。天下惟汝能殺我。我且先殺汝。繼之湖中。取其家數百金。然後縱之。其黨呂光者。力敵百夫。相與為死友。又入蠻洞煽惑。以兵法教其酋長。事聞於朝。先會祖時為湖廣巡撫。捕之。獲於嶺北。置諸法。罪狀昭然。有御史趙崇善者。挾私憾。追劾先公。殺心隱。媚江陵。而推心隱講學時。先會祖久以戶部侍郎養親家居矣。雖事之本末。自有公議。而崇善捷捷幡幡。良可畏也。此事之詳。具載大宗伯周寅所先生案識小編。王弇州先生別集。其所載顏山農挾詐趙文肅千金。與姦良家婦。為心隱所毆事。尤醜。山農即心隱講學師也。道學狼藉至此。可歎可歎。崇善此疏。刻入萬曆疏鈔。或未詳何顏顛末者。恐輒信之。聊復述及。以質公論云。

宋雨唐伯虎

宋唐伯虎。字長孺。初名贍。丹陵人。庚之兄也。治易春秋。皆有家法。性孝友。史載其迎父蘆南。及臨邛獄事。時人以為難及。附見文苑傳。王鞏隨手雜錄云。全州進士唐伯虎至

冥司。主者放還。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傳法華經。亦當勸人誦之。後仕為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紀載失實

鼎革時。小說紀載。多失實。嘗於史館見一書。曰弘光大事記。內言甲申年。山東大姓新城王氏。淄川韓氏。起義兵。爾時先伯父御史公胤。全家殉節。先祖布政公。年八十餘。家居。祭酒公奉侍。避兵山中。無義兵事。其云韓氏。蓋韓氏有僕。王某。某皆乘亂聚眾。為羣盜。亦非義師。其濟南以東。舉義者。有長山劉相國訓之子孔。和李侍郎化熙。而記不及之。又云。流賊僞制將軍。至濟南。推官鍾性。樸死之。按鍾公字文子。順天人。崇禎癸未。進士。國初為濟南府推官。遷本省提學道。僉事。予順治庚寅。自童子為諸生。中辛卯鄉試。皆鍾公所拔。烏有甲申死難事耶。野史之不足信如此。

翟黃

新序。魏文侯與士大夫坐。曰。寡人何如君也。翟黃曰。君非仁君也。云云。文侯怒。而逐翟黃。次至任涿。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曰。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復召翟黃。拜上卿。唐魏文貞直諫。忤太宗。長孫皇后朝服而賀。亦同此意。

趙孝廉

趙孝廉起鳳。字羽聖。德州人。篤於行誼。常撰一本歌。以勸宗族。作師友俎豆錄。人各為傳贊。又作一室。合祀之。每節家祭後。必及焉。仍以餽其子孫。加以粟帛。歲時不絕。鄉里化之。康熙甲寅年七十卒。

黃緒

黃緒。陽明之門人。以議大禮附張桂。得進用。永嘉呼為平原十九客。講學之流弊至此。

烈女

林氏清玉。武平縣人。許字鍾廷楷。楷以康熙十八年四月。自京回。中途病亡。清玉聞訃痛哭。竟往夫家。拜靈慰姑。候喪葬事畢。解金耳環吞之而絕。部覆旌表。

賀醫閩

賀醫閩先生集一條。先生開巡按御史。考試丁憂生員。歎曰。壞人倫。壞風俗。莫甚於此。古人凡有喪者。天子之命。三年不過其門。教孝也。忍心害理。君子肯為之乎。近日風俗日下。方面大僚。那縣有司。凡地方富饒者。無不營謀奪情。督撫公然題留。吏部公然覆准。不知一郡一縣。何以必不可少此一官。而上下以賄成。至於蒙面喪心如此。使醫閩

而在。不知如何扼腕矣。醫閩集又一條云。丙外文武。罕不出於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予謂宋仁宗謀相於王素。而欲得宦官宮妾不知名者。此一事便卓絕千古。

王山隨劉

張篋山講學。生以言事譎歸。居廬陵王山。有定巖。覆筍峯。木琴洞。虎子巖。諸勝。皆伐木開道。手自創闢。篋山住此二年。復應詔出。歿於京邸。又一年。予入都門。見其居王山時。茅屋隨劄一卷。想見此公學道刻苦。非人所及。略錄數則於此。王山金頂之勝。在於高。尤在於孤。然不高則不孤。愈高則愈孤。君子立身亦然。絕頂惟高。而孤。雖天清氣朗。無晝不風。風聲四起。衆山動搖。人立其上。腳根不穩。風欲掀之。而翔行者相顧裹足。予獨欲於震撼處放步。然而危矣。王山筍類多苦。煮之亦有真味。又產苦菜。浸之一宿。饑來啖之。頗勝園蔬。然以其苦。多為人棄。人生營營。無日不苦。日在苦中。安之若飴。至飲食細故。非刀俎物。便不可下。箸安得攜此二苦味。令飽嘗耶。王文成訪地藏洞。一異人。值其睡方醒。問第一義諦。不答。徐曰。周濂溪。程明道。汝儒。家。兩個好秀才。語畢復睡。張子坐臥巖中。有以仙術告者。回思自幼識字。及壯。奔奔波波。老忽將至。雞鳴而起。便秀。

才二字做不了。何暇言仙巖栖一年。日月逝矣。內省多疚。深自戰兢。敬寫聖容。奉以出入。道大莫名。非敢贊揚。聊以自警。贊曰。古今一人。大哉孔子。天地終始。要其立言。非有殊旨。道不遠人。躬行而已。諸儒沾沾。新奇自喜。門戶異同。恍惚疑似。行非所知。言大而侈。憫我童蒙。茫茫涯涘。逐影捕風。出彼入此。行不願言。人視人指。而今而後。求歸於是。未能希賢。尙勉爲士。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不善則改。聞義則徙。恭對聖容。庶幾有恥。宿雲霧座大雪。忽念及康齋先生。十月單衾徹夜。至以夏布帳加覆。毫無厭貧之意。頓使人不暄自暖。不火自溫。客來山中者。輒贈竹杖。強之登臨。或曰。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或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予曰不然。天下惟看破生死的人。方不爲生死所奪。可爲忠臣。可爲孝子。可以樂天。可以立命。

冷孝子

冷孝子。名昇。益都顏神鎮人。諸生。父植元。好遠遊。崇禎己卯歲。適嶺表。鼎革後。兵戈阻絕三十年。孝子發憤。依肇慶道趙君。饘退。往端州。冀便咨訪。一日有番某者。亦山東人。往西粵。孝子跪請訪求。聞歲喬返。微聞其父歿於龍州土司。孝子遂辭去。溯泮河而上。歷三百七十餘灘。自橫州。

達南寧。又經遷隆思明。行五千里。遇那利人蔡鄭二叟。詢知其父舊爲龍州土司客。乃與偕往。復與葬師譚姓者。遇竟得父櫬於龍州北門交帶橋側。負骸骨歸。孝子自斂其事。爲龍州扶櫬記。冷一寒士。父歿三十年。竟能覓遺骸於蠻荒萬里之外。視王紳滇南慟哭記尤難。書之以風世云。

范文肅家法

文肅范公。程家法最嚴。子弟不稍假色笑。長子官戶部侍郎。次子官翰林學士。往往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故忠貞。歷官督撫。皆以清節著聞。終殉逆藩之難。論者以爲家教云。忠貞弟承勳。今爲雲貴總督侍郎。

六女

廣州順德縣李氏。簡姑。定姑。潔姑。寅姑。璇姑。遺溟寇之亂。誓志同死。聯臂投淵。又南海縣樵夫陳茂。逢虎斃命。妻張順娘。覓遺骸。築墳殉節。禮部題准旌表。南海縣義女黃隨香。罵賊捐軀。赴焰死。禮部覆無旌表僕女之例。

陳太守

陳龍巖。福建晉江舉人。累官江寧知府。居官以清介聞。隨州妖人朱方旦。左道惑四方。督撫藩臬所至郊迎。爲立

書院。至金陵。總督某公。方延之衙署。忽轅門傳鼓聲甚急。遣問之。陳立轅門外。直對云。無餘事。知府某以朱方日。左道惑衆。來請發下鈞審。正法以安地方耳。制府雖怒其戇。然素知其靡幹。亦不罪也。後陳卒於任。總督于成龍。親弔哭之。

足下黑子

畫境錄云。郭忠武。使渾忠武。滅洗足。見汾陽足下有黑子。捧玩久之。汾陽問其故。渾答云。玦也。足亦有之。汾陽令洗而視之。笑曰。不及我。明皇雜錄。安祿山初事張韓公。仁愿。韓公嘗令洗足。韓公足下有黑子。祿山竊窺視。韓公問之。祿山曰。某賤人也。不幸兩足皆有黑子。比公色黑而加大。韓公親而異焉。因加寵薦。兩令公功名相埒。若祿山叛逆。亦與韓公相似。相豈足貴哉。又北夢瑣言。戴西門軍容與吳行魯事亦同。豈一事而傳聞異詞耶。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幸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為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為

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即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為南渡第一者也。

宋公子鮑

春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鮑美而豔。襄夫人欲通之。乃助之施。既而夫人使昭公。田於孟諸。使帥甸攻而殺之。左氏曰。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予以為丘明之言諄矣。弑昭公者。公子鮑為首惡。罪不可薄。觀鮑日數於六卿之門。又竭粟以貸國中。此與商人田常輩何異。襄夫人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己。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壘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弑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弑。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弑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反惡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池北偶談卷十二

談藝

公文介公詩

吾鄉公文介公。壽萬歷中。為詞林宿望。詩文淹雅。絕句尤工。如習家池云。峴首岩巖漢水長。習池煙樹野亭荒。羊公流涕山公醉。並枕殘碑臥夕陽。西郊金主釣臺云。花石遺網入戰圖。薊門衰草釣臺孤。不知良岳宮前度。得見南軍入蔡無。畿南問宋遼戰地云。戰勝河東下薊丘。高梁失御陣雲愁。六飛不入燕山府。直見鑿與下廣州。明湖獨眺云。窄岸平橋萬柳斜。半城春水半人家。東風吹雨宵來急。一片鄉心到海涯。別邢子愿云。南浦分攜暮雨微。平林望斷送將歸。新詩一一題團扇。隴首秋雲片片飛。衍元白詩寄馮用韜云。千里襟期付此詞。郵筒珍重寄相思。將來莫遣玲瓏唱。淚盡夷陵緩棹時。生平有意皆成幻。死去憑誰得報君。燈影幢幢對疎雨。一聲哀雁入秋雲。濟南晤李季重云。一望并州雁影沉。三年幽夢啣湖陰。歷城四面寒泉水。堪照青陵臺下心。泉林寺云。百里天涯一夕分。月華中斷悵離羣。坐聞莊子城頭水。却憶夷吾臺上雲。蘭谿望金華

山水云。新安水色括蒼煙。煜煜金華婺女連。靈異果懸仙路近。始知此是蔚藍天。杜子美梓州金華山詩上有蔚藍天語。潼川之金華山此乃借用。百折桐江繞釣臺。四明雲起接天台。半空突出冰輪湧。定是龍湫雁宕開。南樓云。十二樓開列玉京。分明天上落層城。簷前寂寂三珠樹。半夜鶴飛來上鳴。掖縣道中云。齊疆行盡海雲生。處處看山自問名。麥秀漸漸桑柘綠。馬頭不見曲侯城。襄陽云。江上輕帆落浴鳧。鏡中倒影數峯孤。林鶯送客巖花笑。曾見銅鞮歌舞無。南竺寺云。晚霞挂重塔。微月碧殿空。林壑松檜響。十里聞秋風。皆不減唐人風致。而列朝詩取之甚少。不可解。蓋牧翁多抑西北人也。

安磐詩

安磐。字松溪。弘嘉間。為都給事中。有直聲。蜀之嘉定州人。升菴先生友也。其詩風神獨絕。而世罕知之。予登凌雲寺石壁刻詩甚夥。惟松溪四絕句。最為高唱。記其二云。青衣江上水溶溶。隔岸遙聞戒夜鐘。暫借竹牀聽梵放。月華初到第三峯。林竹斑斑日上暉。烏啼花暝暮春時。青衣不是蒼梧野。却有峨眉望九疑。蓋凌雲九峯。枕青衣江之東。而峨眉三山。正直其西。至其地。知其詩為工也。

彭西園

彭堯謙。號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禎末。頗擅詩。名。予年十八九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於北道逆旅。見壁上畫蘭石。甚有風致。其旁細字註曰。西園侍兒喬施。同寫。中書舍人吳郡文啓美字。題其後云。令人羨煞西園老。攜得西施共小喬。後十餘年。重過之。畫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汜人。西園蘭石。館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絡暗塵。此詩不復憶。在京師彭庶子漢門。為予誦之。附識如此。

黃徐詩

黃魯直。晚自刊定其詩。止三百八篇。徐昌國自選迪功集。亦止三百餘首。昔人自愛其名如此。

倪仁吉

女郎倪仁吉。義烏人。善寫山水。尤工簫竹。予嘗見其宮意圖詩。其一云。闌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聽來記得華清夜。疎雨銀缸獨坐時。先考功兄。曾得其全集。倪手種方竹數十竿。甚愛惜。萊陽董樵處士遊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贈之。

尹子求

虞山詩。揮毫對客曹能始。簾閣焚香尹子求。子求名仲。蜀

宜賓人。予過彼州。詢其後人。無有得其遺詩。及泝峽記略一卷。於其門人樊星煒。樊云。蜀亂。尹先生死之。有胡生約之者。攜此集避兵首郡。胡亦死。此集流落一彝生家。久之。彼州士人某。客遊其地。一日。與論先生詩。彝生搖手曰。浪得名耳。出此集。則塗抹幾徧。士人遂乞取以歸。而予略為論次刻之。樊字子景。老儒也。子求止有一孫。名蠢。字若魯。亦樊云。

岐梁倡和集

蘇文忠公鳳翔八觀詩。古今奇作。與杜子美韓退之鼎峙。文定皆有和作。謂之岐梁倡和集。然魄力不逮文忠矣。文定作文忠墓誌。謂自黃州後。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輒瞠乎不能及。然此早歲之作。亦自不敵也。類濱集中。如魏佛狸湖陰曲等篇。亦是高作。

紀映淮

金陵紀青字空遠。能詩。少為諸生。棄去。入天台國清寺。為僧。久之。復捨去。其子映鍾。伯紫。尤負詩名。女名映淮。字阿男。嘗有秦淮竹枝云。栖鴉流水點秋光。愛此蕭疎樹幾行。不與行人縮離別。賦成謝女雪飛香。及笄。嫁莒州杜氏。早寡。年五十餘。以節終。予在儀徵時。下有司旌表之。予昔在

秦淮賦詩云十里清淮水蔚藍板橋斜日柳毵毵栖鶉流水空蕭瑟不見題詩紀阿男伯紫兒之殊不喜後二十年從子啓大官莒學正訪得其遺詩數篇其一云清谿有桃葉流水載佳人名以王郎久花猶古渡新櫂搖秦代月枝帶晉時春莫謂供憑攬因之可結鄰又李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錦秋亭辨

自夏莊橋渡時水俗名而東並河北行內河外湖浩淼無際十里至灣頭新博二邑分界處也時水自南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東匯於灣頭與湖相望中亘長堤灣頭煙火數百家夾河以居離舟漁艇鱗次市橋再渡灣頭橋而北市廛盡處堤直如弦屬於博昌城凡十里樺柳夾之兩岸皆稻陸荷塘離落菜圃與緯蕭交錯時十月下泮過之煙雨空濛水禽矯翼黃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簑笠御箬艇歸村落間邈然有吳越間意明日晴遂由東城騎行而南舍騎過石梁登架筆山山巒土爲之三峯起伏雜植桃柳錦秋亭在東峯此亭元中統所建齊乘以爲在東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鯨所築則亭之移當在是時也北枕城堞西望河堤東南俯臨極浦櫛煙

波曠渺之趣因憶徐隱君夜舊示予錦秋亭辨具錄於此以備茲亭故實使來者有所考焉北湖名錦秋新城博興二縣志皆以爲本於坡詩其所謂詩即今志所載霜風收綠錦五言八句者是也予獨疑詩中北闕字不類宋時事跡而東坡全集及單刻膠西集都無此首詩之氣格亦不類然無據以奪之及閱元兵部侍郎于公欽齊乘錦秋亭一則乃知此詩即于公作所謂取坡詩命名者非此詩乃取和文與可橫湖絕句而名之也後來作誌者據欽書采入不細詳文義牽連讀去以致承襲譌誤而不之改據欽所記亭爲中統間邑人所建中統乃元初年號後蘇公百數十年當時豈遂有亭可賦詩耶然何以知其取詩即橫湖絕句也以其篇中連綴錦秋二字而知之也今欽詩霜錦雲秋等字亦仍本此輒錄欽原文并錄蘇詩於後齊乘一則錦秋亭博興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此下于自叙述蓋齊地溘時般濼諸水匯爲馬車濱以入海博興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昔嘗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秋海氣朝成市山光晚對樓舟車通北闕圖畫入南州且食鱸魚美吾盟在白鷗其鱸雖小亦四腮不減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

目鱸爲豸云。蘇公橫湖絕句。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雲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外祖季木王公。世目博洽。公北湖遊記。載欽常自濟南山不注山下。經小清河。東入此湖。折而南。入時水。至索鎮。舍舟歸益都。亦本齊乘時水條下所載。則知欽過此賦詩。是其常所往來之地矣。獨

記中於此詩。偶失簡察。尚沿舊志之說。而外伯祖康宇先生。作志亦仍之。安知後來。不有據此而編入蘇集者。是不可不辨也。謂宜於湖之北岸勝處。祠蘇于二公。類以盟鷗。更榜卷雲寫練四大字於其上。庶俾後來。知此緣起。特爲筆述。俟吾地之大人君子。有志乘籍者。折衷焉。歲在庚戌五月九日。湖上老漁徐夜記。康宇先生即外祖方伯公也

雷雨津

雷兵部兩津。蜀之井研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嘗過楚。題洞庭廟云。我是人龍君亦龍。吾今胡爲乎泥中。憑君借得青龍雨。手攬風雲滿太空。甲申後。從張公玉弔監軍。死予識其子。吳江知縣。琬字芴山。

張鯤詩

鄒平長白山。醴泉寺。卽范文正公畫粥處。四山環合。一溪帶溪。溪上有范公祠。祠中多前代石刻。有嘉靖十三年。崧

少山人張鯤八絕句。最佳。節錄於左。危閣煙霞出。峯巒麋鹿來。春泉落西澗。聲繞讀書臺。臺前碧玉樹。葉葉上青霄。工師求大木。隆棟萬年朝。風畫繡楊色。煙春巖蕙香。人言背絕壑。纔是上書堂。山護理金窟。泉通畫粥廚。傳燈衣鉢在。曾伴老龍圖。靈刹羣峯合。名祠半日遊。難逢浮海術。易集下山愁。鯤河南鈞州人。詩名不遠著。而詩之工如此。

張閃

溟永昌張含。愈光集。升菴先生所定。又閃繼修允迪亦永昌產。在啓禎間。有詩名。端簡王公。以二公皆其鄉前輩。常欲合刻其詩。丁未戊申間。公爲大司農。以二公集屬予。選校。刻之。予謂閃集可刪者過半。非張匹敵。當專刻張集。而以閃集附後。公以爲然。庚戌。公乞骸骨歸。臥金陵。不知竟果此志否。

粵詩

南海屈介子。少爲諸生。有聲。旋棄去。學浮屠法。釋名一靈字翁山。居羅浮。久之。出遊吳越。又數年。忽加冠巾。遊秦隴。與秦中名士王無異。李天生。爲友。作華觀百韻詩。固原守將某。見而慕其才。以甥妻之。翁山愛玩少室。賦詩云。同樓紅翠三花樹。對寫丹青五岳圖。自固原攜妻至

代州上谷。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歸粵。妻隨病死。翁山之詩。尤工於山林邊塞。一代才也。同時陳恭尹。字元孝。王邦彥。字說作。梁佩蘭。字芝五。王鳴雷。字震生。陳子升。字喬生。皆廣州人。工詩。元孝詩尤高。如積雪迴孤棹。寒湘共此心。離髮在湘水。古色滿衡陽。又鄉山小別吟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枕榔過雨垂空地。瑋瑋乘潮上古城之類。皆佳說作句。如雲低滄海樹。潮上夕陽城。曙色塞山外。秋風古渡前。殊近錢劉。又有絕句云。昨冬歸去今春信。言是端陽入楚山。吟取荊州舊時事。洞庭秋盡客應還。喬生昔昔鹽云。鴛鴦樓外烏欲栖。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華燈出。一笑橫陳翠帳低。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又有南中塞下曲一篇。極似楊用修格調。翁山詩。予曾爲選百篇。以爲唐宋以來詩僧無及者。五律。如帆隨南岳轉。雁背碧湘飛。久病悲歡盡。新寒衣衲重。絕句。如熒熒桃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歸風詞。南越輕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秋復就君。客雁門云。三年作客傍淩池。聽盡哀笳出塞歌。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此類不能悉記也。予嘗語程職方云。君鄉東

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爲中原江左習氣熏染。故尙存古風耳。

李因篤

富平李天生。因篤。年三十。棄諸生。博學強記。十三經注疏。尤極貫穿。長律得少陵家法。常以四十韻詩。贈曹秋岳。曹歎曰。數百年無此作矣。李有句云。林谷關音本乾坤。老豕才子謂理語。經語最不易下。坡公寫杜詩。至致遠恐終泥。停筆謂學人云。此句不足爲法。王敬美云。曹子建後。作者多能入史語。不能入經語。謝康樂出而易辭莊語。無不爲用。然則用經。固以康樂爲宗也。

陳伯璣

陳伯璣。允衡。建昌南城人。御史本子。清羸如不勝衣。五言詩古澹自成一家。如寒日明孤城。斜風下飛鳥。又笠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類二十餘篇。不減王章。亂後寓黃山。移鳩茲。再移白下。貧甚。撰詩感國雅。及婁堅徐世溥遺文之類。凡十餘種。又著古人幾部。若干卷。康熙癸卯。歸豫章。時施愚山字問周伯衡字臨皆爲江西監司。爲卜築蘇雲卿東湖故居。後數年。竟羸病死。

滕王閣詩

南州滕王閣。毀於金聲桓之亂。順治中蔡尙書英士開府江右。重新之。海內名流。多賦詩。惟海鹽彭美門瑛擅場。其警句云。仍然極浦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彭今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詩帳

施愚山。分守湖西。製字帳。題詩其上。寄林翁茂之。一時名士多屬和。名曰詩帳。或一絕句云。斗帳殷勤白字裁。使君親自寫詩來。孤山處士朝眠穩。朝日烘門懶未開。

飛廉館瓦

元。王文定。撰秋澗集。有飛廉館瓦硯歌。略云。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冽冽。此亦在銅雀之前。知漢瓦無不可為硯也。

趙州畫水

趙州畫水。世傳是吳道子筆。陸儼山大駕北還錄云。宣德間定州何生作也。

施宋

康熙已來詩人。無出南施北宋之右。宣城施閔章愚山。萊陽宋琬荔裳也。昔人論古詩十九首。以為驚心動魄。一字千金。施五言云。秋風一夕起。庭樹葉皆飛。孤宦百憂集。故

入千里歸。嶽雲寒不散。江雁去還稀。遲暮兼離別。愁君雪滿衣。此雖近體。豈愧十九首耶。己未在京師。登堂再拜。求予定其全集。宋浙江後詩頗擬放翁。五古歌行時闕。杜韓之與。康熙壬子春。在京師。求予定其詩筆。為三十卷。其秋與予先後入蜀。予歸之明年。宋以臬使入覲。蜀亂。妻孥皆寄成都。宋鬱鬱歿於京邸。此集不知流落何地矣。

二戴

戴本孝。字務旃。和州人。詩畫皆超絕。嘗在京師。夜與友人談華山之勝。晨起即襪被往遊。其高曠如此。弟彥孝。字無忝。四十不娶。亦有詩名。皆老於布衣。本孝貽予畫自題詩云。叢薄何蒼蒼。喬木無餘陰。斧斤向天地。悲風摧我心。不知時榮者。何以答高深。又云。草木自爭榮。攀援與依附。凌霄彙寄生。滋蔓尙可懼。惜哉不防微。良材化枯樹。

鄺露

鄺露。字湛若。南海人。狂生也。負才不羈。常敝衣跣履。行歌市上。旁若無人。順治初。王師入粵。生抱其所寶古琴。不食死。其詩名曠雅。過賈誼宅三閭廟云。浮湘七澤下。靈渠牢落殘雲伴。索居庚子日。斜聞鵬鳥重。陽沙濕見江魚天。高未敢重相問。年少何勞更上書。此去樊城望京國。定從王

粲賦歸與。露少客金陵。遊阮大鈞之門。嘗爲阮序其集。

徐波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峯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頌菴生壙志云。喜登涉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爲落木菴記云。癸酉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歎中年。見知膠西相國。經齋高公。公常勸之出山。辭曰。母病三年。子生未彌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無後。乙酉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爲響與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遊鍾譚間。此詩蓋爲二公作也。

下僚能文

近下僚中。往往多才人。婁縣縣丞。施鴻字則威。閩邵武人。著史測十卷。論南北朝事。甚可聽。又雄縣馬之驪。字曼傑。兩爲江都壽張管河主簿。撰詩防及張秋志。各若干卷。秦州州同知趙三麟。字乾符。韓城人。頗能詩。有絕句云。虞舜昔南巡。不見南巡跡。但餘此墓旁。一片瀟湘石。

詩兆

順治己亥。客京師。日聽劉公猷吏部。鼓琴賦詩。贈之云。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中訪戴行。至壬寅歲。相遇於京口。京口有黃鵠山。在城南五六里。卽招隱寺。宋戴顓故居也。始悟前詩。蓋有定數云。

對句

小說載李空同。督學江西。有一生。姓名偶同。李出對句云。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應聲云。費無忌。長孫無忌。公無忌。我亦無忌。空同喜。不知此對。自宋有之。見齊東野語云。司馬相如。蘭相如。果相如否。長孫無忌。費無忌。能無忌乎。蓋後人傳會空同。如夏忠靖尙書給事之對耳。

史辰伯

史兆斗。字辰伯。吳江人。處士明古鑿之後。徙居長洲。博雅

多藏書。少及與劉子威王百穀交。尤熟吳中典故。康熙初卒。年八十餘。注蒼文曰。此翁死。吳中文獻絕矣。

秦中諸誌

誌以簡核為得體。康德涵武功志。最稱於世。嗣是關中繼起者。則有趙浚谷之平涼府志。胡可泉之秦州志。汪來之北地志。喬三石之耀州志。王漢陂之鄠志。其人劉之朝邑志。其人王學張光孝對山之錫山志。韓五泉之同州志。劉九經之郿志。皆稱作者。而渭南史蓮勺記事。嘗知汾州之介休。作志七卷。義例精覈。以上皆秦人。而北地又秦疆也。何大復雍大記。亦與康同時作於關中。

韓畧

韓畧。字石耕。北平人。亂後。遊江南。循歷台宕諸勝。客死平湖。畧善鼓琴。尤工五言詩。有句云。春愁當二月。酒渴起三更。

程明房

宣城梅淵公。清常遺予墨朴一。其堅如石。文曰。程明房造。云。程君房。初字明房。此蓋其早年所製。

右車

自廣武君後。古今人多以左車命名者。漢功臣表。有中牟

共侯單右車。

嚴感遇

嚴感遇。烏程人。少豪宕。舉止與俗異。常畜一白鵲。行止與俱。鵲死。哭之數日。老而貧。居山中窮僻處。忍飢賦詩。一日米盡。友人遺白金一餅。攜之市米。遇小漢玉器。輒買以歸。玩弄之。餓而僵仆。幾絕。

高鑄

高鑄。字淵穎。保定人。少從孫鍾元先生學。嗜酒。好遊名山。水自負錘鑿。每得詩。必題石。手鑄之。常游林慮。竟日忘返。開峯下耕者。喧呼。迴視向所來處。乃知衝虎過也。鑄有詩數十卷。其門人陳儔講公編集。

張文時

張可仕。字文時。更名文時。字紫浣。楚人。家金陵。能詩。與歸安。茅元儀。善。茅死。有姬揚宛。以才色稱。咸。阮田弘。遇欲得之。以千金壽。文時求喻意。文時絕弗與通。范文貞公禮為上客。公殉國。文時設位雨花臺。為文哭之。崇禎末。集子史成句。為四言詩一卷。諷切時事。號擊孽集。弟可度。字爾筏。好佞佛。一食清齋。道然終日。

費密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少遇逆獻之亂。身竄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下遊吳楚。居淮南老焉。常寓泰州。泰州守知其賢。爲除徭役。予會見友人。凡上一卷。偶取視之。其首篇云。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詢之乃密作也。遂賦詩與定交。密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弟子。著鹿峯集。

馬黃

馬應龍。字伯光。安丘人。都御史文煒子。萬曆壬辰進士。歷禮部郎中。卒。博雅好古。注道德經二卷。考訂古本周禮六卷。參同契二卷。尚書七卷。毛詩七卷。藝林鈎元錄二十六卷。初爲祀令。纂祀乘四十八卷。今安丘舊志二十八卷。最精贖。有體裁。署其父文煒撰。實應龍少時手筆也。
黃楨。字德兆。亦安丘人。嘉靖癸未進士。歷文選郎中。與樂安李太僕舜臣齊名。號爲李黃。有擬騷。行於世。

伏生光武二圖

王維畫伏生圖。今藏北平孫侍郎退谷澤家。吳道子畫光武燎衣圖。今藏新安程穆情遠家。

和韻詞

先吏部兄作長調。往往好歷險韻。一調疊韻。有至十餘闕者。在杭州與宋荔裳曹願菴偕和。滿江紅詞。同用上杖狀

等字。兄句云。雨滲一犁田。憤喜。波添三尺河魚上。用史記河魚大上語也。又自課織簾。還有手。便從荷篠非無杖。又易得濁膠。謀若下。難逢春水如天上。又司馬高才元和腐。彥淵博學真須杖。怪吾徒。底事曬蟲魚。巨無狀。又堤柳已隨坡老沒。竹枝誰駕廉夫上。又漆後斷紋仍可鼓。削餘方竹還堪杖。又願我已甘居廡下。如公才合居樓上。疊出不窮。皆奇句也。後在揚州。與陳其年輩。倡和念奴嬌詞。同用屋字。亦至十餘往復。如遠似離騷。傅屈子句。裏龍堂鱗屋。削迹艱虞。壇場風雅。未遣中書禿。又十載名場相犄角。戎子支駒逐鹿。又我似小乘初禪。愧他杯度。肆噉人間肉。羨汝機鋒。殊自有。已似南能稻熟。又更貪清曉。晶簾臥看膏沐。此類甚多。兄常自跋云。右小詞諸闕。皆雜次諸公韻。諸公率謬許其押韻之工。僕則自謂此實欲省思力。如昔人云。匆匆不暇草書耳。嘗謂詩不宜次韻。次韻則慮傷逸氣。詞不妨次韻。或逼出妙思。其持論如此。

高司寇詩

淄川高念東侍郎。少時與兄解元繩東。同舉省試。公車北上。謁鄒平尙書華東張公。登公言君輩少年登第。不啻登仙。老夫少年意氣亦爾。今老矣。迴憶五十年中功名官

職都如嚼蠟。更數十年。君閱歷。當自知之。公辛巳。以南總憲考滿。過家。莫於里第。司寇及兄。癸未丙戌。先後成進士。司寇入翰林。十年。至佐銓。已乃以事左遷。又十餘年。再貳司寇。憶尙書之語。慨然賦詩云。翹車北指五雲邊。緒論追陪豈偶然。晚節功名如嚼蠟。少年科第似登仙。曠懷久矣推先輩。微語還堪倍後賢。畢竟山中煨芋好。十年宰相亦堪憐。

白墮琴高

葉石林舉東坡。獨看紅蕖傾白墮。白墮。人名。此正如吳下儂。鵝設客云。請共過食右軍。不知此例正多。如山谷詩。春網薦琴高。琴高亦人名。皆自曹瞞。惟有杜康作俑。

文太青

文光祿太青。戲作口吃詩云。黯子向客共侈口。漆栗筆。蜜手柳酒。本墨客揮犀。鳳州有三出。手柳酒。宣州有四出。漆栗筆。蜜也。予使蜀。過鳳縣。彈丸小邑。在棧道中。所謂伎手織白固。無從見之。驛酒殊薄劣。柳自入棧。亦頗稀少。予近和海鹽門人陳子文。應詠鳳縣金絲柳。詩云。鳳州三絕無織手。又少旗亭酒共傾。惟有金絲幾株柳。臨江映驛拂人行。

中州集

元裕之撰中州集。其小傳。足備金源一代故實。虞山極喜之。晚年撰明列朝詩集略。做元例。然元書大有紕謬。如載諸相詩。取宋叛臣劉豫杜充之類。蔡松年。史稱便佞。元首推其家學。且取其論王夷甫。王逸少之語。略無貶詞。曲筆如此。豈足徵信。而顧傲之哉。

龔陳詩

先兄考功。常云。合肥公。流水青山送六朝。才子語也。陳其年。維。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龔公自東粵歸。過金陵。賦詩云。綺閣臨春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煙消。興亡何限蘭亭感。流水青山送六朝。陳有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閩房游俠之詞。尤妙。如春陰籠外天如墨。又玉梅花下交三九。雖素李不能過也。

一絢絲

往在京師。吳門文黠。爲予作讀書圖。汪君文題詩云。借問鄰家競笙管。一絢能絡幾多絲。後改作一絢絲絡幾多時。一日讀馬永卿。懶真子云。諺云。一絢絲能得幾時絡。喻小人逐日前之樂也。絢字當作綸。太元經絡之次。五曰蜘蛛之務。不如蠶一綸之利。綸音七侯反。與絢音同。

阿字音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爲發語。如阿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不韻無阿堵。阿字反作平聲。予蜀道集詩。有句云。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韓翃詩句

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青楊巷。在荊州。梁河安。居白楊巷。蕭春。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僧。白楊何妥。青楊蕭春。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陵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襄餅帖

王右軍襄餅帖真蹟。襄餅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十九字。後有米友仁跋。趙子昂諸人圖記。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

鳧翁

黃詩。春溪蒲葺沒鳧翁。樂府。化爲白鳧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雞。鳧翁。潏潏師古注。翁頸上毛也。象鳧在水中。引潏。

其毛也。黃詩蓋出此。與老翁義別。漢郊祀志。鳧翁雜五采文。又北齊武成帝湛。小字鳧翁。北齊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唯唯道人聞之夜打鐘。

三六

王彬工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劉孝綽。稱其兄弟孝儀。孝威曰。三筆六詩。

僧詩

在京師。出城送客。偶憩野菴。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詩云。春風迢遞憶天台。五月冰寒說五臺。無數好山遊未盡。秋霜又欲上眉來。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映有西林集。

梅村病中詩

太倉吳梅村藥祭酒。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餘三章。不具錄。先是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天。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子。結。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

阿字音

宋人謂漢唐人。多以阿字爲發語。如阿嬌。阿誰。阿家。阿房宮之類。則阿房之阿。亦當作去聲。又山谷詩。語言不韻無阿堵。阿字反作平聲。予蜀道集詩。有句云。綠苔未央瓦。黃土阿房宮。本此。

韓翃詩句

韓翃詩。春衣晚入青楊巷。細馬春過皂莢橋。按青楊巷。在荊州。梁河安。居白楊巷。蕭春。居青楊巷。時人語曰。時有二僧。白楊何妥。青楊蕭春。皂莢橋。在揚州。晁無咎揚州詩曰。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陵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

襄餅帖

王右軍襄餅帖真蹟。襄餅味佳。一一致君。所須可示。勿難當以語虞令。凡十九字。後有米友仁跋。趙子昂諸人圖記。藏北平孫侍郎退谷家。前有亡宋南廊庫經手人郭墨印記。

鳧翁

黃詩。春溪蒲葺沒鳧翁。樂府。化爲白鳧如老翁。急就篇。春草雞。鳧翁。潏潏師古注。翁頸上毛也。象鳧在水中。引潏。

其毛也。黃詩蓋出此。與老翁義別。漢郊祀志。鳧翁雜五采文。又北齊武成帝湛。小字鳧翁。北齊童謠云。中興寺內白鳧翁。四方側聽聲。唯唯道人聞之夜打鐘。

三六

王彬工篆隸。與王志齊名。時人語曰。三真六草。爲天下寶。劉孝綽。稱其兄弟孝儀。孝威曰。三筆六詩。

僧詩

在京師。出城送客。偶憩野菴。見壁上題詩。甚有意義。詩云。春風迢遞憶天台。五月冰寒說五臺。無數好山遊未盡。秋霜又欲上眉來。考之。乃明嘉善西林寺僧雪溪圓映作也。映有西林集。

梅村病中詩

太倉吳梅村藥祭酒。辛亥元旦。夢上帝召爲泰山府君。是歲病革。有絕命詞云。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餘三章。不具錄。先是先生嘗病中。賦賀新郎詞云。萬事催華髮。論龔生。天年竟夭。高名難沒。吾病難將醫藥治。耿耿胸中熱血。待灑向西風。殘月。剖却心肝。今置地。問華佗。解我腸子。結。追往恨。倍凄咽。故人慷慨多奇節。爲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

徐東癡。夜高上。冬夜過宿。因及從叔祖季木考功卷昔所藏書畫。云。曾見有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卷。又楊廉夫詩草一卷。塗乙宛然。歐卷其後人漫送一許姓武弁。不知流落何處矣。又叔祖立字中丞卷家有王右軍畫紡績圖。

朱璧揭鉢圖

揭鉢圖。凡見數本。最後見朱璧本。有鄧文原。趙仲穆。及秋壑鈐山二相圖書。最為奇古。舊為先伯祖太師公所藏。今歸徐隱君東癡。後有董思白書寶積經寶伽羅事。又有吳匏菴沈石田二跋。予所見太師故物。此卷與李伯時摹支道元十六應真周文矩說劍圖而三耳。說劍圖今入祕府。按張景吳中人物志云。朱玉。字君璧。崑山人。王振鵬界畫。見稱於時。玉盡得其技。至順壬午。奉中宮教。金圖藏經佛像。方不盈矩。曲盡其妙。所居虹月樓。楊廉夫作記。劉璋明書畫史云。何景高善界畫。宗朱君璧玉。蓋以字行也。

阮懷寧

金陵八十老人丁胤常。與予遊祖堂寺。憩呈劍堂。指示予曰。此阮懷寧度曲處也。阮避人於此山。每夕與狎客飲。以三鼓為節。客倦罷去。阮挑燈作傳奇。遂旦不寢。以為常。燕子箋。雙金榜。獅子賺。諸傳奇皆成於此。所知錄云。大鍼既

降于本朝。在營中諸公。聞其有春燈謎諸劇。問能自度曲否。大鍼即起。執板頓足而唱。以侑酒。

池北偶談卷十二

談藝

浙川二詩

南陽浙川古商於地。同年于道子先登嘗令其地。為予言金人侵宋時。伐香嚴寺木造舟。木中有紋理成詩云。栽松種柏與唐日。解板乘舟破宋時。可惜香嚴千載樹。等閑零落歲寒枝。又順治辛卯歲。雷山道人伐松。蒼回陽觀。諸生李霽明者。禱於神。質明松上有絕句。字如蟲蛀者。云。修廟還舊廟。裏松廟。成松去。鶴巢空。不如留却青松在。待得長生老。化龍。衆異之。遂止。

彭侍郎詩

浙川志。載縣人彭侍郎號龍巢寺詩句云。殘碑猶宋字。逝水自秦川。最佳。侍郎字用洗。萬曆甲辰進士。先方伯公同年也。新野馬仲良之有寄彭詩云。春山春日好。高枕若為情。窗戶白雲裏。朝昏芳草生。把書看鳥滅。捲釣數魚行。云云

三家店詞

涿州三家店。題壁一詞。不注名氏。甚工。客面京塵。登臨目送飛鴻絕。不堪重說。故國煙波闊。一點孤燈。一片朦朧。月交明滅。雙眉寸結。忍聽秋蛩咽。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一將有餘魏武帝。百身莫贖楚懷王。語極豪健。亦無名氏。

霍亮雅

霍亮雅。曲周人。偶儻任俠。喜酒。好搏搗之戲。亦工文章。卒後。申和孟光潤為作傳。其邑人劉津遠源哭以詩云。門前債客雁行立。屋內酒人魚貫眠。或曰。此十四字。是敗家子弟小影耳。

丁野鶴詩

徐東凝言。少時於章丘逆旅。見一客。袴褶急裝。據案大嚼。旁若無人。見徐年少。呼就語曰。吾東武丁野鶴也。頃有詩數百篇。苦無人知。子為我定之。因擲一巨編示徐。尚記其一律云。陶令兒郎諸葛妻。妻能炊黍子蒸梨。一家命薄皆就隱。十載形勞合靜栖。野徑看雲雙屐蠟。石田耕雨半犁泥。誰須更洗臨流耳。憂憂幽禽盡日啼。野鶴晚遊京師。與王文安壽諸公倡和。其詩亢厲。無此風致矣。

新淦筆工

宋岳侍郎珂玉楮集。載唐世有刺郡江表者。時宰囑以新

淦出筆。託製以相寄。刺史至。召佳手。一老父應命。百日才得二管。馳貢相府。既訝其遲。又薄其僻。試之乃絕不堪。大怒曰。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刺史聞之懼。欲罪老父。老父訴曰。使君勿草草。我所製乃歐褚所用。丐先示以相君翰墨。再製。苟不稱。甘就鼎鑊。既示之。笑曰。如此只消三十錢筆。不日獻五十管。馳上之。相一試大喜。優賜匠者。夜窗偶試。毘陵張顥筆。因為賦詩云。世間未必無卓夔。九疑虞舜不可追。武皇銳意開絕漠。摧鋒乃亦有衛霍。嗟哉格物本一理。顧人所用何如耳。筆工在昔本市傭。束毫傳管求售同。誰云進伎不進道。意匠輒與歐褚通。虔州刺史覓佳筆。雙筦何堪須百日。星馳一騎到長安。試手鳳池隨棄擲。老奴恂慄丞相噴。能用此筆能幾人。願窺翰墨滅工製。必使揮毫誇入神。斗柄初回開電笑。橐籥果符人所料。中山聚族倘未殫。束帛那容及年少。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卓夔衛霍無古今。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此筆區區正其比。我生識字僅一丁。眼前所見徒毘陵。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正恐鍾衛二王無合作。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當時鑿我無復傳。紛紛鵝毛抱篋賣。恰費書傭三十錢。岳公忠武王孫。所著有程史。金佗粹編等書。此集凡八卷。乃

故衛王府抄本也。集中又有贈李微之祕監詩。自注云。微之以史館牒來。索予所撰東陘筆略。此書不知尚傳於世否。識其目。當更訪之。又學圃堂蘇。載唐宣州陳氏世能作筆。家傳右軍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先予二管。語其子曰。柳學士能書。當留此筆。不爾退還。即可以常筆。予之。柳果以爲不入用。別求。遂予常筆。陳曰。吾先予二筆。非右軍不能用也。與此絕相類。

滄溟蔡姬

李滄溟先生身後最爲寥落。其寵姬蔡。萬曆癸卯年七十餘矣。在濟南西郊。賣胡餅自給。叔祖季木考功見之。爲賦詩云。白雪高埋一代文。蔡姬典盡舊羅裙。云。那太僕子愿。有與孫月峯巡撫詩云。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葆真履。素取則先民。鑄古鑄今。蔚爲代寶。而今五畝之宅。已非文靖之舊。襄陽之里。空標孟亭之名。何每詢訪人士。皆云李駒淪喪。有子繼之。止遺孽孫。又復無母。才離襁褓。寄命菱媪。傲居窮巷。託跡浮萍。並日無粗糲之食。經年尠漿汁之饋。伏願明公。下記所司。略損公帑。爲贖數椽之敝屋。小復白雪之舊居。月或給米一石。布若干疋。藉以長養壯髮。綿延後昆。一綫猶龍之緒。實被如天之福。斯文一脈。其疇逆心。

觀二事。滄溟清節可知矣。

二中字音

中與中酒。二中字音。予嘗言之。適讀王敬美集一段。附著於後。云中酒二字。始見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著之中。而音反從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注云。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竹仲切。何也。然古人詩。如氣味如中酒之類。皆從平聲。無竹仲一讀。又宋王觀國學林云。老杜新數中與年。百年垂死中與時。中並去聲。烝民詩序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音義曰。中丁仲反。觀國按中字。有鐘衆二音。音鐘者。當二者之中。首尾均也。音衆者。首尾不必均。但在二者之間爾。此中與之中。所以音衆。又如中年。中葉。中天。中途。中詘。之類。皆當從衆。

論五言詩

作古詩。須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摹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不可虎頭蛇尾。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予向語同人。譬如衣服。錦則全體皆錦。布則全體皆布。無半錦半布之理。卽敬美此意。又

管論五言感興宜阮陳。山水閑適宜王韋。亂離行役。鋪張敘述。宜老杜。未可限以一格。亦與敬美旨同。

王奉常論詩語

明詩。本有古澹一派。如徐昌國高濂門楊夢山華鴻山輩。自王李專言格調。清音中絕。同時王奉常小美。作藝圃雜餘。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予特拈出。如云。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又云。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洵洵易盡。祇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有明。則徐昌國高子業二君。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有蟬蛻軒舉之風。高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此真高識。迥論。合于鱗大美。早聞此語。當不開後人秤彈矣。先兄考功。彙有題襄陽集一絕。云。魚鳥雲沙見楚天。清詩句句果堪傳。一從時世於高唱。誰識襄陽孟浩然。

用事

作詩用事。以不露痕跡為高。往董御史玉乳文外遷隴右道。啓別予畫詩云。逖臣西北去。河水東南流。初謂常語。後讀北史。魏孝武帝西奔。宇文泰循河西行。流涕謂梁禦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乃悟董語本此。深歎其用古之妙。

憶秦娥詞

無錫秦簡討留仙松從軍荊州。雨泊仙桃鎮。中夜聞琴聲甚清越。跡之乃一老書生也。破椽數簷。風貌朴野。秦賦憶秦娥詞贈之。云。西風切。雁聲淒斷。重傷別。重傷別。水村孤棹。雨絲殘葉。天池雅調刪繁節。亂離時候。誰人說。誰人說。朱絃暗響。茅堂清絕。

記觀宋子昭畫

丙辰二月二十一日。過商丘。宋子昭所戶部。觀畫李伯時白描十八應真。最爲奇妙。有友諒益之二小印。巨然山水。爲賈秋壑故物。有悅生小印。首有宣和之寶。又勾龍爽蠟履圖。吳仲圭山水卷。爲東原杜瓊家藏。後歸沈恆吉。即石田父。後歸吳文定。有石田跋。郭忠恕雪景。黃居寶花鳥。胡廷暉山水。沈石田秋林讀書。宋元人畫二冊。其高房山小幅。有餅子伯機題云。素有煙霞疾。開圖見亂山。何當謝塵跡。縛屋住雲間。趙松雪題云。每愛侍郎山水。絕與畫史離羣。誰似高懷如畫。會看香爐曉雲。展子虔畫高歡歸晉陽圖。最奇子虔。高齋宇文周時人。即不必確出其手。亦唐宋高手所臨摹也。

范氏詩畫

吳橋節孝范氏。名景烈。文忠公文忠女弟也。好讀書。通經史。尤工書畫。繪大士像。彷彿龍眠。有冰玉齋詩若干卷。歸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撰墓誌。見集中。

反錦

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及曹。僖負羈饋盤飧。冀璧焉。受飧反璧。今卻餽曰反璧。本此。又昭十三年。衛人餽叔向羹。與一篋錦。叔向受羹反錦。則以反錦為詞亦可。而世無舉此者。右見瀛南子。瀛南子鄒平張松所著。松字瀛涯。博學好古。讀書十行俱下。固安楊狀元方城布政山東。致先生於塾。許以領解。先生不可。謝歸。竟不遇。後以太學生仕止。邢縣令。

古刺水詩

左公蘿石手書一帖云。乙酉年五月。客燕之太醫院。從人有自市中買得古刺水者。上鐫永樂十八年。熬造古刺水一罐。淨重八兩。罐重三斤。內府物也。揮淚賦此。玉泉山下。水遠流帝陵前。蘆溝橋下水。其流聲濺濺。瓶中古刺水。製自文皇年。製之扁天府。元石流清泉。列皇飲祖澤。旨之如羹然。逆寇犯天紀。守陣臣匪賢。君不棄社稷。鼎鬯垂自天。經筵亦金几。斤斧生炊煙。況茲天府水。寧不落市廛。小臣

侍筵者。睹水心。如煎。再拜嘗此水。含之不忍咽。心如雨生。柏自注子綱墓柏大小數百株枝昔南尚在。韓城子曾為文記之。淚似東流川。捧之以南。旋詠詠豐芭篇。

記觀宋牧仲書畫

丁巳四月初三日。過宋牧仲。率刑部邸舍。觀書畫。洛神賦全圖。卷長丈許。山用礬頭。餘皆丹碧。上有元公主金闈小印。是宋人臨閣立本筆。世祖順治三年。賜閣臣內府藏畫百軸。此其一也。一郭河陽江山雪霽卷。長丈三尺。首有政和印。尾寶字小印。振之印。舊是睢州袁司馬極家物。一鍾馗小妹圖。吳道子筆。妹卓劍於地。一鬼捧劍室旁侍。一鬼在前。按板而歌。有元人喬資山東成墨印。喬中山印。希世之寶印。一宋人翎毛二十幅。多雪景。皆林椿吳炳馬遠作。一宋元名人真蹟。首有道君飛白看雲二大字。米芾李之儀陳升之諸帖。康里子山臨十七帖。又無名氏臨十七帖。後題建文己卯三月。臨於海館。牧仲又云。在武昌某士夫家。見吳道子水墨普賢像。甚奇。又京師感忠寺。有貫休畫羅漢十八軸。世祖末。吳人持以進御。會崩。遂粥寺中。價七白金。

唐詩本六朝

唐詩佳句。多本六朝。昔人拈出甚多。略摘一二。為昔人所未及者。如王右丞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本謝康樂洪波不可極。安知大壑東。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本庾肩吾何必游春草。王孫自不歸。還家劍鋒盡。出塞馬蹄穿。本吳均野戰劍鋒盡。攻城才智貧。結廬古城下。時登古城上。

本何遜家本青山下。好登青山上。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本馮小憐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颯颯秋雨中。潺潺石溜瀉。本王融潺湲石溜瀉。懸巒山雨聞。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本江淹丹砂信難學。黃金不可成。如何此時恨。嗷嗷夜猿鳴。本沈約嗷嗷夜猿鳴。溶溶晨霧合。孟襄陽木落雁南渡。北風江上寒。本鮑明遠木落江渡寒。雁還風送秋。郎士元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本吳均落葉思紛紛。蟬聲猶可聞。崔國輔長信宮中草。年年愁處生。故侵珠履迹。不使玉墀行。則竟用庾詩。全因履迹少。併欲上墀生也。

杜詩本古諺

漢桓帝時童謠云。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為諸君鼓嘯胡。胡大麥行。全襲其語。兵車行句調亦本此。

能字

能。奴登切。又乃帶切。獸名。熊屬。足似鹿。說文曰。能獸堅中。故稱賢能。而彊壯。稱能傑也。音奴登切。字書。三足鼈曰能。音乃帶切。阮嗣宗詠懷詩。誰云君子賢。明達安可能。與萊哉相叶。阮瑀七哀詩。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能。與萊萊相叶。則是賢能之能。亦乃帶切。叶平。

罟罟

顧太初說略。引鄭康成顏師古崔豹諸說。辨罟罟之制甚詳。以為闕屏間刻鏤鳥獸雲氣。疏通連綴之狀。唐蘇鸞引子虛賦。罟網彌山。證罟當為網。顧以為非。是予按柏梁詩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張罟罟。則罟罟之為網明甚。罟罟之為網戶。正以其象類網而借用耳。

阿房宮賦

杜牧之阿房宮賦。文之奇不必言。然於事實殊戾。按史。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宮未成。二世元年。遷至咸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為堂室。今釋阿房宮弗就。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二年冬。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二世怒。下去疾等吏。去疾劫自殺。斯就五刑。是終秦之世。阿房宮未成也。又考史。二十六年。秦每破

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則牧之所賦。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於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者。指此。此實不名阿房宮。而謂有不見者三十六年。非阿房事實矣。予既辨此。後讀程大昌雍錄。趙與峕賈退錄。皆已辨之。大略相同。聊存之。

皎然賈島詩

唐文粹載皎然古意詩云。一朝力士脫靴後。玉上青蠅生一個。紫皇案前五色麟。忽然掣斷黃金鎖。才調集載賈島詩。妻是九重天子女。身爲一品令公孫。鴛鴦殿裏參皇后。龍鳳樓前拜至尊。其俚已甚。予嘗合文粹及唐人選唐詩。刪爲一集。今刻於崑山。

爾雅翼序體

宋淳熙初羅端良願撰爾雅翼。其自序皆四言。間雜五六言。叶韻。文甚奇肆。洪炎祖爲之註。序之變體也。端良以淳安縣社壇陶令祠堂二記得名。小集五卷。宋景濂蘇平仲爲序。宋序亦仿爾雅翼序體。而不及遠矣。

李王二公書畫

丁巳秋。嘉禾友人攜示宋李公芾手札六通。云李君實太

僕所藏也。其一云。芾皇恐頓首再拜上覆。芾闕茸無能。猥繼清獻之緒。爲貧所迫。冒昧宦遊。試吏於江陵。司計之官。甫幸善罷。到侍郎。選擬會稽。征塵遲次。羅罰繼而。問關淮。壩竊儀真。離庚之祿。幾年。又以內艱而去。流離困蹟。無所告語。靜思庸贖。乃分之宜。自此絕意榮望。敢意字民。復在畿邑。斐然學製。寧逃傷錦之譏。曠敗必矣。此芾之所甚懼也。不圖夤緣。幸會獲庇。所天當賴餘光下照。匿瑕之仁。庶免於戾。此心口切。私意自幸。芾皇恐頓首再拜。又王巖叟畫梅一卷。有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印。忠徹印。後有四明烏斯道十二絕句。

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見楞嚴經。然述異記亦云。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乃兵甲將興之象也。故宋吳淑事類。兔賦云。爲商紂而生角。

杜秋詩解

幼讀杜牧之杜秋娘詩。考其始末。略記之。文宗太和五年。春。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注王守澄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之子賢有人望。注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

王。上怒。罷申錫為右庶子。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王師文等。於禁中鞠之。誣服。左常侍崔元亮等。力爭於延英。宰相牛僧孺亦言之。乃貶漳王為巢縣公。申錫為開州司馬。九年。巢公凌薨。追贈齊王。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處之。會德裕離浙西。隲留後李蟾如詔旨。至是。王璠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宰相路隋曰。德裕不至有此。果如所言。臣亦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秋。娘。即仲陽也。燕祿得皇子。謂漳王也。江充喻鄭注。豆盧著。輩也。王幽茅土削。漢自漳王貶。巢公也。四朝三十載。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歷穆敬文。凡四朝也。

又中字音

中興。中字去聲。杜詩漢家新數中興年。楊仲弘詩。一代人才。頗中衰。此字概無平聲。中酒。中字平聲。如氣味。如中酒。濁賢。清聖。時中之。皆平聲。此字概無去聲。近人用二字。往往交誤。姚福云。中酒作去聲。於義為長。蓋中有中傷之義。又今兩京有治中。呼作平聲。非是。周禮。天官。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治中受而藏之。鄭司農曰。中者。要也。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

閩秀

徐元囑。落木菴集云。訪江城。毛休文於笠塢。慧文菴。出其母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蟲。無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筆。可與頽頽者。不過二三而已。近日閩秀。如方維儀。之。大士。倪仁。吉。山水。周禧。人物。李因。胡淨。靈。綴。姜。草。蟲。花。鳥。皆入妙品。安丘張杞。園說。曾見邢慈淨。髮繡。大士。極工。慈淨。子。愿。之。妹。又。崔。子。忠。青。蚶。二。女。亦。工。畫。

女子善書

膠州宋方伯子婦姜。字淑齋。自號廣平內史。善臨十七帖。筆力矯勁。不類女子。又高密單某妻。學右軍楷書。似黃庭遺教二經。二人皆髻鬢女子也。

陳洪綬詩

陳洪綬。以畫名。予嘗見其小詩。遠有致。今錄於此。楓籬梅雨。山樓靜。竹塢茶香。佛火眠。清福不知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

陽關曲注

坡公陽關三絕。其二云。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雲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龍山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章丘城西南四十里。古平陵城。唐之全節次也。

公注云。龍山。桓温九日所登之山。按此龍山。在今江南之太平府。與濟南了不相涉。詩意何緣及此。可見注詩不易。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也。

杜律細

蕪湖蕭尺木從。以畫擅名江左。常作杜律攷一卷。以為杜律無拗體。穿鑿可笑。而援據甚博。聊記一二條於此。以資拊掌。如江草日日喚愁生。草音騷。詩勞心惱。又勞心草。草皆牢騷之轉音也。盤渦鸞浴底。心性底即低。說文。下也。隋薛道衡使江南。作人日詩首二句。人笑之曰。是底言。低同。輕忽之也。獨樹花發自分明。發音飛。左傳。建而不施。音罪。荀子。議兵篇。引作載發。注。發。施也。分去聲。爾疋律謂之分。郭璞讀也。此應作仄者。若杜社日詩。陳平亦分肉。當作平。然不合律。亦作仄聲。蓋此字元有二聲。十年戎馬暗南國。暗音庵。書高宗諒闇。鄭注。作梁菴。小室曰菴。閉戶曰闇。不。明曰暗。異域賓客老孤城。客音開。元曲。凡如青雲客。讀書客。俱作平聲。孤音故。如姑作鼓。沽作估。體作股。例。渭水秦川得見否。得音登。公羊傳。登來也。注。登得也。則得可云。登。易。豫。繇。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音尊。得叶之。又一雙白魚不受釣。白音杯。七命。燕。脾。腥。唇。髦。殘。象。白。靈。淵。之。龜。

萊黃之駟。叶魚音勇。荀子禮論。絲。鸞。縷。鑿。禮記作魚。曰魚。躍。沸。池。鴈。亦音勇。易。黃。魚。叶。宮。人。龍。不。平。聲。沈。韻。載。十。一。尤。受。音。收。傅。玄。詩。悠。悠。建。平。皇。澤。未。流。朝。選。於。衆。乃。子。之。授。未。聞。細。柳。散。金。甲。散。平。聲。生。南。反。元。詩。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終。心。懶。慢。轉。覺。意。闌。散。潘。岳。笙。賦。輟。張。女。之。妙。彈。罷。廣。陵。之。清。散。散。叶。彈。諸。仿。此。

崔孝廉

予門人崔華。孝廉。字不凋。太倉之直塘人。性孤潔。寡合。畫翎。毛。花。卉。甚。工。尤。工。詩。清。迥。自。異。吳。梅。村。常。目。為。直。塘。一。崔。其。佳。句。云。欹。檣。坐。清。晝。薄。冷。出。蘋。間。又。一。寺。千。松。內。飛。泉。屋。上。行。又。此。中。枕。簟。客。初。到。半。夜。梧。桐。風。起。時。又。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吳。人。目。為。崔。黃。葉。云。予。論。詩。絕。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是。去。年。時。江。南。勝。斷。何。人。會。只。有。崔。郎。七。字。詩。二。句。亦。崔。詩。也。

宋林唐兩義士

陶南村輟耕錄。載唐義士珏。玉潛。林義士德。陽。景。曦。收。葬。宋。陵。骨。事。同。異。或。謂。昭。陵。玉。匣。走。天。涯。等。四。首。為。唐。作。今。考。林。集。具。載。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獨。所。謂。馬。箠。問。髒。形。一。篇。集。無。之。似。屬。唐。作。耳。考。林。集。有。答。唐。玉。潛。詩。云。賦。

畝孤心老未衰。一籬瘦菊一瓢詩。黃埃赤日漫多事。蒼狗白雲能幾時。山酒柏香春壽母。秦書雲冷夜呼兒。橫琴妙在無絃處。何必知音有子期。蓋二公同時友善。同為義舉。爾時各有詩紀事。皆以冬青寄意。而王筠菴國鄭明德元二君所記。傳聞異詞耳。南村以東嘉去杭千里。冬青豈易持去。縱持去。豈能不枯瘁。疑是唐詩作林詩。此則未取林集參互考證之也。按林又有詩酬謝臯父云。夜夢繞勾越。落日冬青枝。此尤可證。又有精衛秦吉了。南山有孤樹。蔡琰歸漢圖等篇。皆可互相發明。草木子亦以為林景隱。唐玉蟾二公事。葉世傑去元未遠。所記多元朝遺事。聞見尤可據也。明嘉靖初。遼瀋光澤王重刻霽山集。序之甚詳。

吳畫余繪

康熙丁未。從同年徐敬庵湖處。見秀水吳氏畫扇二。一學李小將軍山水。一洛神圖。妙入毫髮。吳字素聞。其人亦天人也。予在廣陵時。有余氏女子。字韞珠。年甫笄。工仿宋繡。繡仙佛人物。曲盡其妙。不啻針神。曾為予繡神女洛神。洗紗諸圖。又為西樵作須菩提像。皆極工。鄒程村。彭羨門。皆有詞詠之。載倚聲集。

世祖御筆

康熙丁未。上元夜。於禮部尙書王公韻青箱堂。獲恭觀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小幅。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真得宋元人三昧。聖上以武功定天下。萬幾之餘。游藝翰墨。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而胷中丘壑。又有荆關倪黃輩所不到者。真天縱也。

汪靜宜

劉公敞吏部姬汪氏靜宜。字穉嫻。金陵人。有詩云。長信不知君意切。相思猶隔兩重雲。不須更買長門賦。但畫蛾眉以待君。六月高風振海吹。遙遙親舍白雲陲。誰知天上芳菲淚。濕却新愁似斷絲。康熙丁未在京邸作也。踰年歸。願至青縣。覆舟死。

脫十娘鄭妥娘

金陵舊院。有頓脫諸姓。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順治末。予在江寧。聞脫十娘者。年八十餘。尚在萬曆中。北里之尤也。予感而賦詩云。舊院風流數頓揚。梨園往事淚霏裳。檢前白髮談天寶。零落人間脫十娘。又鄭姬無美。順治中尚無恙。虞山錢宗伯贈詩云。閑開閨集教孫女。身是前朝鄭妥娘。

安問狐狸

漢張綱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西漢侯文署東部督郵。對京兆尹孫寶曰。豺狐當道。不宜復問狐狸。語在綱前。

唐才子傳

楊文貞東里集。載唐才子傳。西域辛文房著。十卷。總三百九十七人。皆有詩名。當時其見於唐書者百人。其行事不關大體。不足為勸戒者不錄。研北雜志。記王執謙伯益事云。同時有辛文房良史。西域人。並稱能詩。按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二書。例皆以詩系人。文房此書。視二書當尤詳備。惜今無傳矣。元文類。載文房蘇小小歌一篇云。東流水底西飛魚。啣得錢唐紋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閑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衾冷夜窗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

黃媛介詩

禾中閨秀黃媛介。字皆令。負詩名數十年。近為予畫一小幅。自題詩云。懶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澹墨遙傳縹緲意。孤峯只在有無間。皆令作小賦。頗有魏晉風致。少時太倉張西銘。聞其名。往求之。皆令時已許字楊氏。久客不歸。父兄屢勸之。改字。不可。聞張言。即約某日會某所。設屏幃觀之。既罷。語父兄曰。吾以張公名士。欲一見之。

今觀其人。有才無命。可惜也。時張方入翰林。有重名。不逾年竟卒。皆令卒歸楊氏。

豁堂詩

錢塘正崑禪師。字豁堂。賦詩清麗。予於金陵靈谷寺。見其同凡詩集二卷。愛之。略采數首於此。御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路沿鐘到淨慈。扁舟赤壁醉西風。千古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迴顧。銅絃鐵板唱江東。晉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為神州鍾紫氣。惜君未見馬駒兒。幾日春遊徧若耶。入城滿面是煙霞。正愁仙福難消受。又喫人間御貢茶。皆無香火氣。唐弘秀集中所少。

記觀杜氏書畫

偶過杜子靜編修。錄出書畫同觀。記其尤者於左。一郭河陽摹王宰平泉圖。署臣郭忠恕奉旨摹。有御府圖書。後有東坡李氏園詩。子由書。書法類長公。署紹聖二年十月二日。按長公以元祐八年。自定州南遷。紹聖二年。公在惠州。少公亦在謫所。而此乃御府所藏。不知何從書之。此為可疑。又有洛陽富直柔。紹興癸丑春題字。景定壬戌重午。臣賈似道敬觀題字。襄陽李友真。陳懋欽。陸祖凱。至正元年。

六月題字。張渥叔厚至正壬辰跋。吳興趙孟頫子俊跋。商文毅公弘載跋。子俊跋。以為李文饒洛陽平泉。且引隴右諸侯日南太守之句。而卷首署李將軍畫。中有偉丈夫。設皐比亭中。亭下壯士林。立挾弓矢。衣袴褶。顧盼自雄。按平泉為衛公別墅。不應稱將軍。若蘇詩乃為李茂貞園作。鳳翔八觀之一也。茂貞以僖宗光啓三年。平李昌符。尋為鳳翔節度使。園正其時營造。詩中所謂云昔李將軍。負險乘衰叔者。是也。俗又稱皇后園。蓋謂茂貞之妻。然又不應稱平泉。又杜子美有王宰山水歌。所謂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蹟。則當是開元大曆間人。與文饒茂貞皆不相及。皆不可解。然畫圖清麗。非俗筆。富趙諸題。字尤精妙。聊記於此。俟博學君子辨之。一趙文敏山水卷。山澗水滌。一小舟出沒煙靄中。舟上八小如蠅頭。氣韻生動可愛。江岸有牧人。驅兩烏牛。一嚼水草。一前行昂首。若有待。而鳴喚其羣者。署延祐庚申歲子昂七字。後有陵陽卒嚙漢東孟淳吳興周魯三詩。又鄒立誠一詩云。王孫去後草萋萋。故國荒涼路欲迷。夢入江南圖畫裏。綠陰愁煞杜鵑啼。吳僧妙才詩云。前汀水暖新蒲綠。鷓鴣鷓鴣日來。路入平湖半煙樹。片帆何日雨中開。二詩尤佳。一米元章細楷

黃庭內景經。自署中岳外史。首尾皆有紹興內殿祕賞御印。及賈似道姓名小印。柯九思印。南宮墨蹟。傳者多大字。如此者尤為稀有。閻孫退谷侍郎極賞之。又元章行草奕棋圖長歌。後署元豐二年。為宏齋筆勢奇拔。類黃魯直詩云。神仙縹緲何年別。忽此逢迎山石裂。前溪練瀑派玉簾。更後雲林霧痕缺。聚頭磕額方外人。擔肩抱臂骨法新。棋枰對奕環座看。誰信樵斧忘青春。我今髮雪三千丈。尚要崑崙撐頂上。爐心且養九轉丹。拂却錄衣記無恙。宏齋出此卷。皆方外一種。閱世高人面目相看皆三生。歷劫中崑崙頂上。聚首磕額者。劃然良觀。喜不自勝。為書其左方。元豐二年。米芾後有文休承王元美二跋。又元章九月十一日。曉渡揚子五言古詩墨蹟。有孤嶼水中圓。遙空海邊闊之語。殊有陰何風致。後有董宗伯跋。一梅花道人山水。上方有竹間題五言絕句詩八分書。

蘇黃詩品

蘇文忠作詩。常云效山谷體。世因謂蘇極推黃。而黃每不滿蘇詩。非也。黃集有云。吾詩在東坡下。文潛少游上。雜文與無咎伯仲耳。此可證俗論附會之謬。野老聞載記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但格制高耳。

同父論曹瞞之非

陳同父論曹操。當合張魯之資。乘漢中之勢。整兵臨蜀。則劉璋震恐。欲召劉備。而無所及。備雖至。而亦不能禦。况荆州用武之國。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則璋不得不降。璋降蜀平。然後命夏侯淵張郃守之。躬自還鄴。整兵向荆。使許浴之兵衝其膺。蜀漢之兵。搗其脊。絕吳之繯。援則荆州破。則備蹙。然後傳檄江東。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云云。近日臨川傅占衛平叔論劉瞞云。操破張魯。劉瞞說以乘勝取蜀。操不聽。說者咎操失此機事。令蜀用法正計。遂破淵郃軍。得漢中。予以為不然。操既平張魯。兵威已極。士皆思歸。若復規益州。艱難轉運。是強弩之末。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定河北。討烏丸。猶躊躇前却。荆吳果謀襲許。倖而未成耳。烏林以來。操有戒心於江東久矣。安肯遠涉巴蜀。操之用兵。必顧萬全。皆類此也。二說殊相矛盾。予嘗考其時。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操破漢中。在二十年。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有諸葛公為股肱。法正為謀主。趙雲張馬超之屬。為爪牙。劉巴彭蒙之流。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綱舉目張。蜀中已成磐石之勢。安得謂蜀人懼操之威。必不拒守。而且謂備不入蜀。璋必出降。如矜者之道黑白耶。

陶詩甲子辨

臨川人傳平叔衛永初甲子辨云。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皆是晉年。最後丙辰。安帝尙在琅瑯未立。雖知裕篡代形。成。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而豫題甲子乎。自沈約李延壽并為此說。顏魯公醉石詩。亦云題詩庚子歲。自謂羲皇人。蓋始以集考之。謂庚子後不復題年矣。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豈在區區耶。晉書陶傳。削去甲子之說。昭明靖節傳。亦無是語。一在南史前。一在宋書後。同時若此。不妄附會云云。及讀宋文憲公集。乃知此論。先發於潛溪。平叔特踵其說耳。宋跋淵明像云。有謂淵明恥事二姓。在晉所作。皆題年號。入宋之時。惟書甲子。則惑於傳記之說。而其事不得不辨。今淵明之集。具在其詩題甲子者。始於庚子。而迄於丙辰。凡十有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初不聞題隆安元與義熙之號。若九月閑居詩。有空視時運。傾擬古九章。有忽值山河改之語。雖未敢定於何年。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不知何故。反不書甲子也。其說蓋起於沈約。而李延壽著南史。五臣註文選。皆因之。雖有識如黃庭堅。秦觀。李燾。真德秀。亦踵其謬。而弗之察。獨蕭統選本傳。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朱元晦述綱目。遂本其說。書曰晉徵

士陶潛卒。可謂得其實矣。烏虛。淵明之節。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

羽陽宮瓦

橋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東觀餘論云。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箭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老學叢談云。銅雀瓦皆陽字。紀建安十三年造。嘗聞其土著人云。瓦甚大。一片可為四硯。

池北偶談卷十三

談藝

林茂之

戊申九月十六日。偶過陳翰林子端敬所。出手鈔白雲先生陳昂五言律二卷。讀之。因憶辛丑壬寅間。予在江南。常與林茂之先生遊。為言白雲出處甚奇。時林方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所作。屬予論定。予謂先生昔能傳一陳白雲。吾獨不能傳先生乎。因為披揀得百五六十首。皆清新婉縹。有六朝初唐之風。施思山章過廣陵讀之。驚曰。

世幾不知此老少面目矣。子真茂之知己也。乙巳。予見之金陵。時兩目已失明。垂涕而別。亡何遂卒。今日讀陳詩。及鍾退谷敘茂翁識陳始末。感慨書之。

張浚書

宋張魏公手書。謁范文正公祠一絕云。拜公祠廟識公顏。神氣如生晚不還。守土小生偏感仰。太平功業重如山。後書樞密副使綿竹張浚頓首題。字畫甚拙。詩亦劣。

御畫牛

戊申新正五日。過宋枚仲慈仁寺僧舍。恭觀我世祖皇帝畫渡水牛。乃赫蹏紙。上用指上螺紋印成之意態生動。筆墨烘染所不能到。又風竹一幅。上有廣運之寶。

放翁詩

玉塔蟬蛩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小說載此為蜀中某驛卒女詩。放翁見之。納以為妾。為夫人所逐。又有卜算子詞。不合畫春山依舊。留愁住。按劍南集。此詩乃放翁在蜀時所作。前四句云。西風繁杵擣征衣。客子關情正此時。萬事從初聊復爾。百年強半欲何之。玉塔作畫堂。鬧作怨。後人稍竄易數字。輒傳會。或收入閨秀詩。可笑也。

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語江南老桑李。秋山紫
歲憶行勝。公猷自編詩逸此。予爲口誦之。公猷喜。以爲予
真能賞音也。又公猷友人某。素嗜琴。歿數年矣。公猷一日
攜諸姬郊行。過其墓。停車酌酒。使諸姬於墓下各操一曲
而去。其標致如此。

漢印

同年子蒲州吳雯。字天章。以博學宏詞薦。在京師。偶得漢
銅印。文曰河聲綠色。雯家蒲州中條山南永樂鎮。臨大河。
對岸卽華嶽三峯也。雯有詩云。門前九曲崑崙水。萬點桃
花尺半魚。

江陵宅詩

荊州江陵相故宅。今爲公廨。有人題詩云。恩怨盡時方論
定。封疆危日見才難。人傳以爲確論。李天生爲說。

續後漢書

元郝經伯常撰續後漢書。竊取習鑿齒漢晉春秋之義。年
表一卷。本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附錄八卷。共九十卷。自
云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不之鬼蜮。破懿昭
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奸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僞。推
本六經之初。補直二史之後。謝陞少連季漢書所本也。經

文集三十卷。黃俞邵家有之。惜此書不傳。

姚燧國統離合表。序曰。陳壽晉臣云。通鑑因之。反帝魏而

主蜀。後爲目錄。事皆漢書。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

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卽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

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

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猶書魏封故漢

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卽位正始之年。不帝而

反曰。後主乎。其凡曰。後主。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

刊正者也。予按古來文人。稱操率曰魏武。曰曹公。於昭烈

反曰。先主。曰劉備。亦習而不察耳。劉後村集云。翁仲山作

蜀漢書。游丞相極稱之。猶議其書安樂公之非。又廬陵賈

士蘆常。作續後漢書。大綱與仲山同。而書後主曰少帝。周

丞相作序。謂歐公議正統。不黜魏。其客章望之作明統論

以辨之。南軒經世紀年。直以昭烈繼獻帝。又引習鑿齒漢

晉春秋。以蜀爲正。魏爲篡。考訂詳備。二書不知尙存於世

否耳。

雙行

者。舊續聞云。後唐進士謁前輩。各投所業一卷。至兩卷。但
於詩賦古調中。取其最精者。行兩卷。號曰雙行。已謂多矣。

桑魏公維翰。只行五賦。李相愚只行五首詩。便取大名。裴說補闕。只行五言十九首。至來秋復行舊卷。今投贊詩文。以多多爲善者。乃疥駱駝也。

時文詩古文

予嘗見一布衣。有詩名者。其詩多有格格不達。以問汪鈍翁編修。云此君坐未嘗解爲時文故耳。時文雖無與詩古文。然不解八股。卽理路終不分明。近見王禪玉堂嘉話一條。鹿巷先生曰。作文字當從科舉中來。不然。而汗漫披猖。是出入不由戶也。亦與此意同。

唐書

予嘗論新唐書不及舊書。蓋於奇字句。全失本色。又制詔等文詞。率皆削去。雖謂事增於前。辭省於舊。遠遜舊書之詳雅矣。

授正字詩

三原孫枝蔚字豹人。老詩人也。以年授官。放還山。初得正字。賦詩云。一官如寵鶴。萬里本浮鷗。賦賦會非宴。童年况異劉。山人今上路。小婦免登樓。臨水看蚪蜩。惟添錯字愁。

王秋澗論文

元秋澗王暉述承旨王公論文語曰。入手當如虎首。中如

豕腹。終如蠶尾。首取其猛。腹取其橢。尾取其螿而毒也。見本集。喬吉夢符論作今樂府法。亦云。鳳頭豬肚豹尾。大概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見駿耕錄。秋澗又記鹿巷先生曰。前漢列傳。多少好樣度。於後插一銘詞。簪篇是個碑表。墓誌作者觀此足矣。不必他求也。

特達

康熙己未春。御試博學宏詞諸儒。閣臣擬進題。有圭璋特達賦。或未達其義。按禮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圭。東方也。馬。動物也。璋。南方也。皮。文物也。皮馬不上堂。故圭璋特達於上。然則璧琮琥璜。皆非特達矣。

三復姓表

名非伯越。乘舟難效於陶朱。志切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此鄭準爲荆南節度使。成汭復姓表也。見鈞礪立談。范文正公全襲用其語。又蜀禱初。孟景時。翰林學士范禹偁。冒姓張。天成中登第。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偶標張祿之名。今日故園。復作范雎之裔。亦在文正之前。而引用尤切。

遼史

夏日過汪鈍菴。瑣談及遼史。予言遼自聖宗統和六年。開
貢舉。歲放進士二三人及第。自二十四年。放楊偁等二十
三人。後及道宗時。遂至百餘人。漢人由進士至大官者甚
衆。然列傳所載。皆耶律蕭氏。所謂五院六院。及二審密國
舅貴族。而漢人不與。即文學傳。王鼎外亦寥寥。豈當時漢
進士。無一人事蹟可書者耶。鈍菴云。此當時無史官。失紀
載之故也。金國事蹟人物。得元好問劉祁數君而傳。夫子
曰。文獻不足。杞宋無徵。正謂是也。

王振鵬

元仁宗在東宮時。材藝之士。文章則翰林學士清河元復
初。書翰則翰林承旨吳與趙子昂。畫山水則集賢侍讀學
士商德符。而永嘉王振鵬。其一也。振鵬妙於界畫。運筆和
墨。絲分縷析。左右高下。俯仰曲折。方員平直。曲盡其體。而
神氣飛動。不爲法拘。嘗爲大明宮圖。以獻。世稱爲絕藝。延
祐中。選祕書監典籍。後拜千戶。佩金符。總海運。見虞伯生
集。

摘句圖

予讀施愚山侍讀五言詩。愛其溫柔敦厚。一唱三歎。有風
人之旨。其章法之妙。如天衣無縫。如園客獨繭。約略舉之。

若別緒不可理。酒盡暮江頭。人日月初晴。朔風一夜至。月
明無遠近。倚枕不能寢。數篇是也。至於清詞麗句。疊見層
出。予嘗欲仿張爲主客圖之例。摘其尤者。列以爲圖。與康
樂池塘生春草。元暉澄江淨如練。仲言露濕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并資菽苑談助。或詰予曰。論詩固可摘裂如此耶。
予曰。謝公與子弟。論毛詩。何句最佳。或舉楊柳依依。雨雪
霏霏。公謂不如訂謾定命。遠猶辰告。爲有雅人深致。夫三
百篇尙然。况騷選以下乎。因作摘句圖。

盡日孤雲在。青松滿院寒。山月長清夜。江雲無盡時。
花亞巖中樹。烟橫溪上村。到門聞午磬。遶屋過寒泉。
人煙梅市白。山色剡溪深。片雨前峯過。高松獨鶴還。
江路多春雨。山村易夕陽。野橋沙際滑。山塢雲中深。
泉聞深樹裏。山響亂流間。共看谿上月。正照城頭山。
松火圍寒坐。溪窗聞夜漁。夕陽沉積霽。空翠辨前山。
明月來天柱。長江入縣樓。鶯聲花嶼暖。龍氣雨潭腥。
水綠澄湘浦。天青入洞庭。山廚連馬櫪。官舍奪僧居。
清泉逢谷口。老樹識山家。不辨翠微色。秋山紅葉重。
江城連夜雨。山館獨吟身。柳葉藏洲寺。梅花雜吏人。
明月非霜雪。滿城生夜涼。春光門外水。夕梵雨中燈。

黃葉遶江下。孤帆冒雨歸。
雨色江城暮。灘聲野寺秋。
亂山成野戍。黃葉自江村。
雲樹分曦早。江村出霧遲。
潮影涵官閣。泉聲滿郡樓。
孤城春水岸。歸鳥夕陽村。
臺迥收山郭。江青送酒杯。
城郭千橋外。汀洲片雨中。
風起帆爭郭。漁歸浦掛罾。
孤村流水在。盡日白雲閑。
江橋紅樹外。山郭夕嵐邊。
溪藤翻翡翠。漁艇喚鷓鴣。
樹暗江城雨。天青吳楚山。
綠水通村港。黃魚出板橋。
片石此天地。荒祠自古今。
飛瀑林中雨。斜陽山半晴。
清馨壹長寂。片雲晴自深。
野蔓沒丹竈。天風來嶽雲。
寒雲終日住。秋色一山歸。

野戍風中角。江梅雲後花。
谷雲圍小閣。松露響寒宵。
波平嶽麓寺。天入洞庭船。
雲氣涼依水。鶴聲清滿林。
縣門流水對。城堞半山衙。
樹葉春藏寺。谿聲夜滿樓。
浦絕又漁艇。人荒種蛤田。
蘆渚起寒燒。楓林明翠微。
看雲孤閣暮。聽雨萬峯秋。
江帆連雉堞。烟樹隱漁村。
板橋三渡水。楓柏一林霜。
雲來見滄海。雪淨聞清鐘。
野水合諸瀾。桃花成一村。
高柳不藏閣。流鶯解就人。
欲問垂綸意。桐江秋水深。
翠屏橫少室。明月正中峯。
烟寺初低柳。江城半落花。
竹色翠連屋。林香清滿山。
潭烟依檻集。山色度溪來。

露將松影白。泉與磬聲寒。
果落跳松鼠。萍開過水禽。
風流滿江漢。祗覺似君稀。
亭空木葉下。風緩浦雲留。
松雨連山響。江雲入寺來。
翠合江天色。愁連今古情。
水氣垂天闊。濤聲裂地穿。
影孤彭蠡雁。路遠洞庭波。
人老三秋後。舟臨十八灘。
山勢龜蛇鬪。江流沔漢分。
鷺嶺橫天碧。龍湫到海深。
予嘗以暇日。撰感舊山木二集。
盡因別取五言近體。爲摘句圖。傳諸好事者。

蠲雛
說苑。齊景公使蠲雛主鳥。而亡之。公怒欲殺之。晏子曰。請
數蠲雛之罪而殺之。云云。公止勿殺而謝焉。漢書東方朔數
漢武帝乳母。五代史補。敬新磨。責中牟縣令。以滑稽回人
主之怒。皆自晏子語得來。

林初文詩

宣城老儒丘華林者。工書法。嘗賦梅花詩百首。以示梅禹金。梅但為點句讀而已。一日聞人林初文。尋孝廉。以一絕句示梅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桡。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揚州第幾橋。梅擊節。逐字為加圈贊。丘見之。曰。林詩二十八字。正得二十八圈。吾詩百篇。最少豈不直得二十八圈乎。人傳以為笑。

前輩墨蹟

吳匏菴摺尙書告考妣文。五月二十八日。久旱始雨。適校白集至。春雨篇。因次韻一首。志喜。字極妙。李西涯詩。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葦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會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字極妙。皇甫子循帖。鄙集雖完。甚不自滿。懼有議之者。孰若愛我而刪棄之乎。謹以一部奉覽。足下深相知。必能益我也。即日泐頓首。清甫表姪。字甚拙。歸照甫帖。送行文。為諸友所強。極不欲作。而出語。輒犯時諱。見昨所示春容。大雅之辭。知其褻淺矣。乞高明裁示。如不可出。當別作數語。酬之耳。有光頓首。澗山尊兄執事。字亦拙。鍾退谷帖。上已清明。各賦得數詩。敬呈覽。諱君詩。及酒牌。看竟乞付來手。惺上彭舉先生字亦拙。張嶠唼帖。明日之游。不審約元翁否。并問何時出城。不勞再速也。

又震川帖。序文詳委周盡。贈人當如是矣。僭復刊落數字。為公任校讎之職耳。鄙作令學徒謄稿。至今未來。容別上。更有言請教也。有光頓首。澗山尊兄。

南來詩

南來蒼雪法師名讀徹。居吳之中峯。常夜讀楞嚴。月明如水。忽語侍者。庭心有萬曆大錢一枚。可往檢取。視之果然。師貫穿教典。尤以詩名。嘗有句云。斜枝不礙經行路。落葉全埋入定身。一夜花開湖上路。半春家在雪中山。此類甚多。己未二月。師弟子秋臯過訪。說此。秋臯有句云。烏啼殘雪樹。人語夕陽山。亦有家法。

黑猿圖

康熙戊申歲。在京師。見明宣宗御畫黑猿圖。上方有御筆云。宣德壬子之夏。廣西守臣都督山雲。以猿來進。朕既一覽而足。間因幾務之暇。偶繪為圖。以資宴玩。念卿輔理之勤。宜與同之。特用頒賜。以見朕意。賜少傅楊榮。上有武英殿寶。按壬子。宣德七年也。文敏自建文四年。太宗即位。以編修直文淵閣。至是在殿閣三十年矣。其進工部尙書。謹身殿大學士。則在永樂二十二年。甲辰九月。仁宗即位之後。加少傅。則在宣德五年。庚戌四月也。予又嘗於祁縣戴

楓仲處。見宣宗栗猿。西山雪霽。二幅。

瘳鶴銘三則

門人淮陰張昭力臣。耳聾。而博雅好古。康熙丁未十月。琴小舟渡江至焦山。觀瘳鶴銘。得仰石一。凡六行。存二十六字。仰石一字在石下。存三十。又二殘字。又一石側立。割甚。存七字。仰石之背。有宋人補刻三行。按圖列見存字。鶴一。行。上皇。二。行。歲得於華。三。行。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行。宋側石。第三。行。未遂吾翔。一。行。石。第。二。行。邊也。乃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行。屬。仰。石。第。一。行。山。之。下。仙。家。第。二。行。玄石。隱。事。察。銘。不。朽。詞。曰。宋。人。補。刻。第。三。行。相。此。胎。禽。浮。丘。三。行。華。表。留。形。義。一。行。第。一。行。唯。髮。髯。事。亦。微。四。行。第。一。行。厥。土。惟。寧。後。蕩。二。行。第。二。行。洪。流。前。固。重。五。行。第。一。行。爽。塏。勢。掩。華。亭。愛。集。三。行。第。一。行。真。侶。瘳。爾。六。行。第。一。行。峯。山。微。君。一。行。與。銘。三。行。第。一。行。丹。陽。外。仙。尉。第。二。行。第。二。行。江。陰。真。宰。第。三。行。第。一。行。按。宋。劉。昌。詩。與。伯。蘆。浦。筆。記。載。邵。樞。密。元。摹。本。所。存。字。華。陽。真。逸。撰。俱。今。本。上。皇。山。樵。二。字。鶴。壽。不。知。其。紀。也。王。辰。歲。得。於。華。原。一。字。當。為。字。今。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原。一。字。當。為。字。今。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三。字。遊。也。迺。裏。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至。茲。

池北偶談

十二字俱闕。此原四字。故玄石。瘳事篆銘不朽。有宋人補刻。無竹。此原四字。故玄石。瘳事篆銘不朽。詞曰。下有宋人補刻。相彼胎禽。浮丘。本。作。此。原。但。彼。不。字。予欲無言爾。此。原。當。此。原。當。此。原。當。見存華字。表留。張。本。表。原。當。此。原。當。冥爾將何之解化。冥。此。原。當。此。原。當。後蕩洪流。前固重。右。此。原。當。此。原。當。集真侶。瘳爾。原。本。有。爽。塏。勢。掩。華。亭。愛。知。其。次。今。又。有。微。存。外。張。云。原。石。惟。寧。上。見。存。厥。土。二。字。何。以。改。作。解。化。華。亭。上。見。存。勢。掩。二。字。何。以。改。作。未。下。勢。掩。上。又。存。爽。塏。二。字。何。以。改。作。荆。門。蓋。張。今。本。視。邵。本。又。闕。六。十五。字。內。存。宋。人。補。刻。三。十二。字。視。邵。本。反。多。十。三。字。即。厥。土。爽。塏。勢。掩。華。君。外。仙。尉。江。陰。是。也。其。竹。入。已。下。不。完。八。字。無。形。跡。可。考。矣。筆。記。據。臨。海。記。有。鶴。飛。入。雷。門。鼓。中。孫。恩。破。鼓。鶴。乃。飛。去。事。在。晉。安。帝。隆。安。三。年。斷。其。非。逸。少。書。而。據。漁。隱。斷。其。為。陶。隱。居。書。張。則。據。焦。氏。筆。乘。斷。其。為。顧。况。書。王。觀。國。學。林。引。顏。氏。家。訓。曰。學。二。王。書。之。得。體。者。有。陶。隱。居。又。引。道。書。云。陶。隱。居。道。號。華。陽。真。逸。茅。山。又。近。焦。以。是。斷。其。為。陶。書。學。林。又。云。今。世。所。得。碑。本。不。過。二。百。字。未。嘗。有。歐。公。所。

一百四十九

得六百餘字者。然邵本止一百二十餘字。

葉文莊集

崑山葉文莊公集。世無刻本。所傳止水東日記四十卷。予從其遠孫翰林學士劄卷所見。公集稿二册。未編卷次序。記碑記雜文。凡二百四十六首。附宣府志。序例一卷。後有葉氏族譜。甚簡質。自高祖以來。俱載干支八字。公自注三十五歲。干支。則庚子。戊子。庚辰。丙子也。又一册。有巡撫宣府關防詩文多手稿。皆公親筆點竄。有塗乙至數行者。公文章。平實條暢。蓋德宣以後。弘治以前。文體大槩如此。亦楊文貞。王文恪。諸公流派也。國史經籍志載公集四卷。不知何據。學士云。集至今未梓。其弟方蔚則云。公集舊已版行。歲久失傳耳。

補漢綱目

竇應朱克生。作漢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綱目。序云。孝平之世。王莽以外戚擅權。宮闈侍太后。朝堂列奸黨。弑帝弑后。篡奪國璽。朱文公綱目。初始二年。編年之下。雖不與莽。而甲子則書莽。而削帝嬰。猶未敢以為然也。是年莽廢帝嬰為定安公。而嬰尚存。光武建武元年。正月。方望以帝嬰復位於臨涇。則嬰儼然帝也。客曰。嬰廢於定安。

第。及長。不辨六畜。方望以嬰稱帝於臨涇。而綱目不許之。以其不成帝也。應之曰。帝嬰二歲。太后已立為皇太子。後改元安得。不與以帝乎。王莽篡位。而帝嬰在定安第。猶夫春秋之公在乾侯。宋末之帝昺在厓山也。既不許莽以正統。則甲子應書帝嬰在定安第。而莽之僞號附焉。至於六畜不辨。乃莽使人守第。禁出入。則莽之罪也。客曰。莽之竊位。冠以帝嬰。編年。而漢帝元更始元年。子亦附書何也。予曰。綱目亦未之許也。綱目又不許元以正統。則正統仍在嬰矣。元以諸將立之。其去劉盆子劉信也。幾何。後身降亦眉降。王長沙。則更始之不得稱帝。奚待辨哉。予從綱目。孝平元始起迄。初始二年以下。皆冠以帝嬰之號。歷十七年。至乙酉建武元年止。夫建武則漢有正統。而帝嬰已滅。予乃隳朱文公之意。而非敢與文公爭也。自孝平元始元年。至光武建武元年。凡二十五年。

元詩

雙文詩。世以為元徽之自寓。然吾觀元氏長慶集中。誨姪等詩云。吾生長京城。朋從不少。然而未嘗識倡優之門。觀此。則小說未必真徽之事也。

黃幡綽書

唐明皇霓裳羽衣曲碑。黃幡緯書。今在蒲州。見于奕正天下金石志。

零

史繩祖學齊俗俚。辨杜牧之阿房宮賦。未嘗何龍。零當作雲。猗覺寮記亦議此句。引北史高那肱事。以為牧之之誤。而又引爾雅。蟪蛄謂之零。云蟪蛄虹也。如此則讀屬下句。意複而詞不順。且龍字無著。似當以史說為長。

緒

猗覺寮記。凡布物曰爭。布網曰爭網。布紙曰爭紙。合用緒字。楚世家曰。緒繳蘭臺。徐廣云。繫也。音爭。今齊魯俗語尚然。

干人

丹浦款言云。杜詩。于何事網羅求。當作干人。杜牧之詩。自滴堦前大梧葉。干君何事動哀吟。按此說。則南唐元宗戲馮延巳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語固有本。然千家註。劉會孟本只作干字。錢本注云。晉作干。或作于。干字恐無義。干字對上句在字。亦未切。字田之說是也。

評泊

韓致堯詩。白玉堂東遙見後。令人評泊畫楊妃。李子田云。

評泊者。論貶人是非人也。今作評駁者非。近諸本。或作斗薄。或轉訛陡薄。殊無意義。萬首絕句。本作評泊。當猶近古。

唐詩字音

李子田舉唐人詩用字音與今人別者。如劉夢得停杯處。分不須吹。分作去聲。王建每日臨行空挑戰。羅虬。不應琴裏挑文君。挑皆上聲。包信。曉漱瓊膏冰齒寒。冰去聲。段成式。玳牛獨駕長擔車。長上聲。予按白氏長慶集中。此例尤多。如請錢不早朝。請作平聲。四十著緋軍司馬。司入聲。紅闌三百九十橋。十讀如譏。為問長安月。如何不相離。相思必切。燕姬酌蒲桃。燭淚粘盤壘。蒲桃。蒲上聲。三年隨例未量移。量平聲。金屑琵琶槽。琵琶聲之類。子田皆未暇及。又劉夢得。幾人雄猛得寧馨。寧平聲。拋却丞郎爭奈何。爭去聲。獨孤及。徒言漢水纜容舸。纜去聲。盧綸。人主人臣是親家。親去聲。讀如覲。徐鉉騎省集。莫折紅芳樹。但知盡意看。自注云。但平聲。予按老學菴筆記云。但姓音讀如檀。又宋陶穀。尖簷帽子卑凡廝。廝入聲。宋文安三十六所春官館。鄆州軍司馬也。好畫為屏。亦如白詩。又猗覺寮記。舉李商隱。可惜前朝元菟那。菟去聲。九枝燈檠夜珠圓。唐彥謙。燈檠昏魚目。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注。音警。唐人如此尚

多未能枚舉。又陸游燒灰除菜蝗。蝗仄聲。拭盤堆連展。連上聲。今山東製新麥作條食之。謂之連展。連讀如輦。東坡詩。左元放。放作平聲。司馬相如。如作上聲。

三元公詩

三原王端毅公遺事。載公巡撫三吳時。題一寺壁絕句云。彩鷁西飛日未斜。江村兩岸有人家。吉祥寺裏梅千樹。不到春來不著花。亦宋文真梅花賦之比。

杜家村詩

黃岡杜濬于皇晚號茶村老人。少時詠蘇長公。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早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合肥龔端毅公。酒間嘗擬節誦之。以為二十字說盡東坡一生。真不可及。

魏文靖公

蕭山魏文靖公詩。傳者絕少。壬戌冬。偶見黃子久畫沙磧圖一卷。卷尾有文靖題詩云。江村望極際春明。匝地人家曉欲應。芳草一川潮澗澗。嬌鶯隨處柳層層。茅茨逼水通幽島。苔徑穿雲接斷崖。回首夕陽天未墮。老漁猶自未收罾。秀麗可誦。

板橋詩

白氏集有板橋詩云。梁苑城西三十里。一渠春水柳千條。

若爲此路今重過。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王顏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今訛作劉夢得。而說者疑中山集不載此詩。蓋未考長慶集耳。

趙松雪書杜集

康熙辛酉六月。在慈仁寺市。見趙松雪手書杜詩一部。用朱絲欄。字作行楷。未有新鄭高文襄公跋云。趙文敏書。前人以爲上下三千年。縱橫十萬里。都無此書云。又有管志道跋。

冶源

司馬文正公詩話。載青州劉槩孟節詩。青年曾作瀟湘客。云槩。槩官居野原山。今州南四十里。臨朐縣有冶源。亦名冶泉。有水竹之勝。或云歐冶鑄劍之地。世爲馮氏別業。即文正所謂去人境四十里者也。野原蓋冶源之訛。

李侍郎

六合李侍郎。敬字退菴。順治戊戌己亥間。予在京師。辱忘年之契。論詩文。一字不輕放過。其詩有云。酒醒亭午後。人憶秣陵西。瓜步新添水。清明遠送行。此例數十句。唐人絕調也。有集二十卷。手自編刻。去留甚嚴。甫刻成而病。臨歿戒其子曰。我死後二十年。始可行世。今倏忽三十年矣。其

集世竟無知者。實本朝一作手也。順治辛丑。過揚州。予造舟中。因論近日布衣詩。予舉程嘉燧。吳兆。公曰。終須還他邢昉第一。

四句詩

祖詠試終南山望餘雪詩云。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四句即納卷。或詰之。詠曰。意盡。賈濟美試天津橋望洛城殘雪詩。只作得廿字云。新霽洛城端。千家積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太陽殘。主司覽之。稱賞再三。遂唱過。二事絕相類。題韻皆同。

僧鄧子

僧澄澗。字鄧子。濟寧人。工詩。有絕句云。昨宵初罷上元燈。又欲看山向秣陵。騎馬乘船都不會。飄然誰識六朝僧。為時所稱。

歸熙甫帖

歸熙甫與門生王子敬一帖云。東坡易書二傳。曾求魏八不與。此君殊俗惡。乞為書求之。畏公作科道。不敢祕也。借書雅人事。乃亦狗勢力如此。且在嘉靖間。世風已爾矣。

石鼓詩

筆墨閑錄云。退之石鼓歌。全學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此

論非是。杜此歌。尚有敗筆。韓石鼓詩。雄奇怪偉。不啻倍徒。過之。豈可謂後人不及前人也。後子瞻作感朔八觀詩中。石鼓一篇。別自出奇。乃是韓公勦敵。

坡詩

坡公送蘇伯固五言詩云。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鬚鬢。明月淮南去。酒罷月隨人。淚濕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江南路。公自注。効韋蘇州。予云。此生查子詞耳。

三尺

唐詩。空聞明主提三尺。宋人云。三尺。乃歇後語。此說非是。予按漢書高帝紀。吾以布衣三尺。取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而俗本或云提三尺劍。劍字。後人所加耳。提三尺三字。全用班書語。安得謂之歇後。

出帝論

漢議。或問中一段。全用五代史晉出帝論。故著嘗試論之。曰。句。正謂出帝論也。

意盡

祖詠試終南山雪詩云云。主者少之。詠對曰。意盡。王士源謂孟浩然。每有製作。佇輿而就。寧復罷閣。不為淺易。山谷亦云。吟詩不須務多。但意盡可也。古人或四句。或兩句。便

成一首。正此意。

魏晉宋詩

予撰五言詩。於魏獨取阮籍為一卷。而別於鄴中諸子。晉取左思郭璞劉琨為一卷。而別於三張二陸之屬。陶淵明自為一卷。宋取謝靈運為一卷。附以諸謝。鮑照為一卷。附以顏延之之屬。蓋予之獨見如此。偶讀嚴滄浪詩話云。黃初之後。惟阮公詠懷。極為高古。有建安風骨。晉人舍阮嗣宗。陶淵明外。惟左太沖高出一時。陸士衡獨在諸人之下。又云。顏不如鮑。鮑不如謝。與予意略同。又晉人張陸盡。惟景陽殊勝。在太沖之下。諸家之上。傅元篇什最多。而可錄極少。如擬北方有佳人云。一顧亂人國。再顧亂人家。千古笑柄。較諸嘉隆七子。剿襲古樂府。尤紕謬也。

文海

淳熙間。詔臨安府。開文海。周益公奏。文海。乃近時江鈿編類。殊無倫脊。莫若委館閣官。銓擇本朝文章。成一代之書。孝宗然之。遂以付呂祖謙。書既成。上問何以為名。益公乞賜名皇朝文鑑。見玉堂雜記。按朱子亦有與東萊論文海。書予在淮安權關日。有書賈攜故書求售。內有寫本文海。及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二書。不果售。至今以為憾。

池北偶談卷十四

談藝

孫氏

陸務觀作孫夫人誌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詞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方十餘歲。謝曰。才藻非婦人事也。夫人威敏公沔四世孫。李氏即易安也。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為噴飯。子美詩。極為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貞。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詞。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為朱氏之

作。世遂因此詞。疑淑貞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

桃源詩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齋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載馬彥贍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嚙齋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齋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關。關九州志。以為舜納於大麓。即此山。世俗或呼為宣務山。予嘗為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為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嚙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嚙務山也。嚙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即施丘之施也。施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為魏收道之收。大嘉歎。其作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即謂此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即忠獻會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於考據耶。

王損仲

錢牧齋於萬歷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為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聖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詁。凡若干卷。

空同詩

空同贈昌穀詩。嶢嶢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歷熙寧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揚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三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博。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曾在趙前。而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涓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

潞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
 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鉤銀。巷陌
 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見山蘄蕩
 頻牽望。楊林久駐鑪。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蒼蒼。翠佩傳情
 密。微波託意遙。翻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見山楊柳亭臺暮
 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沈沈。遠思隨莊蝶。春懷
 怯雍琴。萱蘇不獨愁。擁鼻獨清吟。見山小檻風驚葉。幽庭露
 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
 寸心無以寫。望月但長歌。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
 欄飛閣映游絲。鶯喧曲檻韓馮樹。薜晦幽庭賈禹基。閉對
 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采得瑤
 華寄與誰。登通山閣獵循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
 十仞鳥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嘒嘒。出雲高
 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風高樓開
 背夕陽登。眇眇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鈿車何日
 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
 嘯客。了無塵事染壺冰。懷縹緜青箱次第開。慨然英氣轉
 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缺始知皆瑣

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真非薄。只是休容楚媯媒。
陶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無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
 其工妙如此。明內鄉李子田撰藝圃集。近石門呂莊生吳
 孟舉撰宋詩鈔。皆遺潞公。予偶讀公集。摘錄如右。

地名

容齋四筆載輿圖。辛書稱激水有驅策云。激水者。彼邑一
 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
 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
 稱南蘭。而去陵字。江寧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
 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蘇臺。一稱
 秦臺。或問之。則蘇臺者。謂超然臺。秦臺。謂瑯琊臺耳。尤可
 絕倒。

王介甫詩

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
 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
 紅鶴故。云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
 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
 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張伯成注杜

簾簷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溪人。元進士。嘗著尚書補傳。獨足翁吳伯慶有執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閣立本畫孝經

閣立本畫孝經圖一卷。褚河南書。故明大內物。後歸孫北海侍郎家。相傳明時東宮出閣。例以此圖為賜。吳祭酒梅村藥詩。每見丹青知聖孝。累朝家法賜東宮。是也。壬戌冬杪。於宋牧仲齋見之。

杜于皇語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滯陳其年。維。同在如臯。修禊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與爾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何如。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吳皇后臨蘭亭

唐文皇後。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序。常御筆臨賜羣臣。至宮園亦化之。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憲聖慈烈皇后。嘗臨蘭亭帖。伏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是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時紹興十七

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為寫蘭亭。刻吳瑀家瑀亦善書。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瑀筆也。劉後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為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為椒殿所書也。周必大在翰苑時。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

應璩書語

應璩與滿公球書云。高樹巖朝雲。文禽蔽綠水。甚似魏晉間人五言。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牀。珊瑚鉤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藥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攏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蹀躞。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漫興

秀水朱竹垞簡討詩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興字。趙云。耽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為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

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與云。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與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彙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多父敦天馬鼎

祁縣戴楓仲斌延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祁工部詩

工部主事祁珊洲友予同年也。廣東東莞人。嘗知廬江縣。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予每喜誦之。

二宋二程

元。宋本誠夫。與弟鑿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風雅見揭軌朝

寇主簿

葉石林詩話載吳縣寇主簿圖寶。一絕句云。黃葉西坡水漫流。蘧蔭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邱。語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嘗從陳無已學。予考後山集有

贈國寶二絕句云。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日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又有和寇十一詩。十數篇。所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者是也。又有贈寇荆山詩。蓋寇之字。陳又有寇參軍集序。稱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許州參軍。蓋國寶諸父云。

謹對

萊陽姜吏部如須。孩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閩門市。姜願徐曰。桓温一世之雄。尙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后山詩

陳無已平生販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堅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躡滑踏青穿馬耳。

武德至是三百七十四年。元宗紀曰：元宗七年，道矣。元宗則能安代之命，事大周顯。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樂懷子，是也。因學紀人，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與治君生而諡也。

元宗六年，周宗命西城元宗七年，道矣。元宗則能安代之命，事大周顯。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樂懷子，是也。因學紀人，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與治君生而諡也。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井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蒞之。鄆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鱣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節行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廩不從。

春秋諡

春秋諡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

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樂懷子，是也。因學紀人，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作與治君生而諡也。

左傳引尚書

左傳引尚書。以禹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二十六年，與其殺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臯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臯陶邁種德，臯陶謨也。此二篇，今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實周書。雖古今敘書或有不同，而太甲之為夏書，尤不可解。

旂音

劉賈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號之旂，當為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闈卷閣擬一等，上親闈定名，第以旗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時。語自
傳神不可移。易若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謬矣。予
少時在揚州。過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
風開白蓮。

襲島華鯨

襲島。字克懋。一字懋卿。章邱人。少貧牧豕。年三十始補諸
生。時邑中李太常伯華袁西野。方尙金元詞曲。島謂傷
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于鱗許殿卿爲古文辭。相友善。
年六十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遷威寧教諭。開平衛教授。
歸五年卒。所著有懋卿集。太極圖解。性命辨。劉尙書白川
稱爲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云。島父彪。嘗以輸租詣京
師。見遺錢百緡於道。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付之徑去。華
鯨。字空塵。亦章邱人。御史珩之孫。邑諸生。妙於繪事。落筆
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巧之畫。輒瞠目不應。當其意得。
迥出筆墨際徑之外。詩亦如之。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
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
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
清。孤坐云。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上居云。
儘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雲疎雨之句。鯨

亦滄溟友。予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鯨。姓字。亦見楊升庵
集。島有寄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
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煙中。鯨睡起自述云。槐
午睡方熟。息肩者稚子。老妻撼繩牀。飯熟呼不起。不能工
聲折髮亂無人理。我懶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袁崇冕 附高應元 張國器 張自慎

袁崇冕。字西野。進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軒冕。皆用科第起
家。崇冕獨以布衣終。工金元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
參康王之座。與李中麓唱酬。王漢陂曰。雅俗相兼。風韻有
餘音。楊方城曰。神聖工巧。元人之儔。中麓曰。金石之音。元
黃之色。其爲名流。擊賞如此。嘗有客以黃鸞學畫眉詞。謁
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後至。太常曰。翁素負知音。試擇
佳句幾何。予已有定評。西野曰。應聲曰。止起五字。是詞
家語。餘無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未老已投閑。一句。客
皆大笑。歎服。同時有高應元者。中麓弟子。亦工詞曲。以貢
仕爲元城丞。見知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
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器者。以
貢仕爲行唐知縣。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草臺柳
韋蘇州申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邱人。

與太常同時。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遊中麓之門。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不得。眼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王魯翁篆

宋穆賓廷秀墓。在女郎山之陽。有石表一。王壽卿魯翁撰文。并篆書。有黃山谷贊云。見魯翁用筆。可以酒醉陽冰之墓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徐廣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是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遠。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三傳

元。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云。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辛高陸

陸放翁晚年。為韓侂胄作南園記。為世所譏。然當時文士。

實不止此。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薰。文士也。輸靈壁石以壽韓。刻金字於石。至稱之曰我王。

陳宣慰詩

元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莫師德目。眇三分。李雁門。先兄西樵吏部。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鏗鍊良苦。兄談笑賦詩。有句云。縱跛尚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澄。較陳句又勝之。

聯句

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為一篇。謝朓范雲何遜江革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中。有古藤書塢。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今錄於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我亦袖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羽。柳塘澹雅才。肯為時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水淥淥。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一斗泉釀酒。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

六卷與張之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人參詩

人參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參詩云。少賦令才猶強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莖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周繇遺柯古人舊。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園。韋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極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根樹相尋。根音賈葉似桐。

湖湘詩

高念東侍郎。帝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告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薛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櫓。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懸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障。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甑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庵前坐。高又有送人詩。

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消遣馬蹄中。

劉綺莊著書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滅太白。升庵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為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為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筍甘。鄭公事。事先白。傅求開後。衙似溫公約史年。公閑去伴神司諫。我懶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厓。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蘇精鑿與人同。安知李廌揮門外。不覺劉幾入轂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為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與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樊川集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庵學士所藏宋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府罷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詩

南宋朱舍人翌。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逼說劍。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人名字音

崑山顧寧人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會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

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絹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相。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為用字不詳出處者戒。去聲。今人皆讀平聲。

心太平庵硯

有漁於道士洲者。得一硯。八角。製作古雅。背鑄心太平庵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項副使得之。今歸濠川畢載積州守。

唐舍人詩

亡友唐畊塢。宣城人。故明中書舍人。工楷法。詩最清婉。嘗有句云。殘花野蕨園荒碧。破帽疲驢避長官。蓋本徐文長詩。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

未央宮銅奩

順治中。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宮香奩一具。銅綠如鸚鵡毛。可愛。溧陽狄秋水。敬為潼關道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億。予辛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閻古古詩

閻古古。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

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
離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
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
半入城。今前集不載。

唐人書

唐人留意書學。即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顏柳風氣。蘇
絳作賈島墓誌云。善攻筆法。得鍾張之奧。元王暉玉堂嘉
話云。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題。商隱字
體。絕類黃庭經。然賈李不以書名。予在京師。所見元人諸
題跋。字畫多工。過今人遠甚。

徐豐厓論詩

海鹽徐豐厓。成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
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為烈。當
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撰列
朝選。乃力分左右。祖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
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商喜畫

京師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畫壁。康熙庚申冬。
高念東刑侍。將歸臨淄。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饌

於寺。其為聯句五十韻。牧仲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
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
今大西天經廠殿壁。龍神及大軸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
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鄒勝境在弘
仁寺。西有元人劉
閔塑三滄像。甚奇。

毛傳如紀事

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為考
亭所緝。欲究遺經。當必考之。云實名通之論。宋王得臣塵
史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
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為子夏所傳。必有授受
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庵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
青衿之遺問。樂菁莪之長育。或舉以為問。先生曰。舊說亦
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
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
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隨而正
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讀書臺

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為宋侍
郎張公揆讀書處。蘇文忠公書也。見元遺山濟南行紀。

漢鏡銀槎

宋荔裳^琦觀察藏漢鑿蓋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器故宮中。吾兄西樵為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陶南村駢耕錄。

灌嬰廟瓦

吉水李梅公侍郎^元。縣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梁業墳起。云是灌嬰廟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鄧程村^諱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瓦硯銘為證。

外國墨

元人陸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為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藥。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通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鑄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為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為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雞足山古松為之。金有劉法字於

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楚材。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九銘曰。玉泉萬笏。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申錫東田集。東田。河間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其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嘗量。那記當年救此狼。則此傳為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三劍

孫北海^潭家藏三劍。其一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中鑿一孔。刻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其一魚腸。秀水朱處士彝尊云。疑鄭康成所謂大瑛者也。考之。純氏作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於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為圭。因作釋圭。

司馬相如玉印

錢編修宮聲^中有司馬相如小玉印。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諸公皆有詩。友仁因著印史。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

之印稱聖。又以玉。羣臣莫敢用。按此宏說或不。然。又後世謂詔令爲璽書。按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下。使季冶造。予之璽書。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池北偶談卷十五

談藝

文倣本草

寒山趙凡夫子婦文倣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詞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肅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豔。作畫得倣遺意。癸辛雜識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於杭太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幅。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丈點字與也。文肅公孫倣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緜修瑒贈之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游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

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卽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卽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崇禎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每爲人欺。多此類。

國風圖

南宋馬和之侍郎。常寫毛詩進御。畫家稱其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又云。善畫人物佛像山水。效吳裝。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親書三百篇。令和之圖寫。戊申歲在京師。得其畫檜風。羔裘素冠。萋楚。匪風四章。每幅書本詩於後。楷法殊妙。有御府圖書。

耿夫人詩

吾邑耿侍御省亭^鳴。妻徐氏。都御史華平^處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子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燃脂弄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女兒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遣予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宴。揜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幽巖。韻倒一字同雲暗空室。皓彩透林邱。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綉。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瀕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林空冥搜。悲歌動華遊。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搦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怨尤。對此奇絕境。一懷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中與林澤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浣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謂先生字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元人善詞曲者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尙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

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豁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蠟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閒時來過喫檳榔。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爐。又山陰徐絳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徐氏

廣陵徐氏女子元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簾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慵向粧臺倚。亂縮凌雲鬢。歸期會說柳青時。鎮日慇懃。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伴笑捲簾紗。却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個題。閒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自注白詩掄膝支頤學二耶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凄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祇借香溫熱。今夜裏這愁腸。勝似離別。寬綰了裙兒幾摺。

婦人經濟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副筭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打毬詩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會擊毬。請帝賦詩。詩曰。錦裘駿馬曉棚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塵餘話。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過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黜朱梁紀年圖

長洲宋旣庭穎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為新安祿山不得為燕。全忠愷獨得為梁乎。且其時移檄與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圖考。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池北偶談

甲子	天祐元年。	夏四月。朱全忠僭稱皇帝。僞國號梁。僞年號開平。廢唐帝為濟陰王。淮南四川。移檄與復唐室。
乙丑	天祐二年。	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勳立。朱全忠弒昭宣帝。夏五月。晉王伐僞梁夾寨。破之。
丙寅	天祐三年。	六月。僞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僞梁。靈州大敗梁人。
丁卯	天祐四年。	僞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
戊辰	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	春正月。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
己巳	晉岐淮南天祐六年。	二月。朱全忠救之。
庚午	晉岐淮南天祐七年。	僞梁改號乾化。晉王伐僞梁軍於柏鄉。大破之。
辛未	晉岐吳天祐八年。	僞梁遣兵救之。
壬申	晉岐吳天祐九年。	春正月。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
癸酉	晉岐吳天祐十年。	二月。朱全忠為子友珪所殺。
甲戌	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乙亥 晉岐吳天祐十二年。朱友貞改僞號年曰貞明。

丙子 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卯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

辛巳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未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

甲申 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大梁。朱友貞自殺。唐毀偽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申 同光元年。

按益都鍾尚書龍淵先生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為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

尤晦庵樂府

吳郡尤晦庵。個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為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既而世廟升遐。尤出為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為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慶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為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為檢討。左黃。江一。轉制。義七。為亦極游戲之致。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之。近日錢牧齋。艾千子。嘗鑿滄溟。兪州本此。非創論也。

小樂府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蔚數章頗

奇。略記於此。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置酒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淚涕莫輕垂。

史筆

陳同甫作忠臣傳。以武庚為忠臣孝子之首。孫可之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惜其書不傳於後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

詩地相肖

范仲閣光文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九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煙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即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耶。

記觀宋荔裳畫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瓊北上。過予。所攜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為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有上蘇州各一。趙松雪百馬圖。黃子久浮嵐暖翠圖。文徵仲

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任法薛。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蘭紙畫維摩不二圖。俾臣某臨於東絹。更敍說不二之因。某謹按釋典有云。維摩詰所謂經。故唐僧皎然詩云。禪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墜。試教天女御鉛華。于偈瀾翻無一語。又云。要令臥疾致文殊。又臂痛禱告詩云。小閣低窗晏臥溫。了然非嘿亦非言。維摩未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又維摩塑像詩云。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杜工部題願愷之畫維摩像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又東坡題石恪畫維摩云。試觀石子一處土。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通又過維摩詰。某詳觀馬雲卿所作維摩不二圖。筆意超絕。似亦悟入不二門。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某當時奉命臨摹。更為修飾潤色之圖。成并書其概。略進呈。因得摹本珍藏。

暇日展玩。以自娛也。東嘉王振鵬。又丁南羽。畫師肖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朮。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更番宿衛也。

皇甫湜評韓文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為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激。激浪。翰流不滯。然而施之灌漑。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教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朝鮮詩

鄒平張尚書華東公登^延刻朝鮮使臣金尙憲叔度。朝天祿一卷。詩多佳句。略載於此。曉發平島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一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鷁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明月似揚州。蓬萊閣云。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惟許漢臣通。登州次吳秀才韻云。滄雲輕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水城夜景云。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孺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

望神州。夜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心肝惻。九日云。黃縣城邊落日朱。橋驛裏重陽。菊花依然笑客鬢。髮又度秋霜。東方曼倩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鞵。首鼠駘駒俱碌碌。漢庭網紀一俳優。早春云。水際城邊野馬飛。漸聞宮漏晝間稀。東風日日蘼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早梅花。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即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此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偪仄難度。其險處。土人猶罕至。焉泰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穀五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備。四民廢業。千里驛騶。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崑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為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

說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願說爲長。願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與前說異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鼎。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藩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澹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迤。雖士大夫無以踰也。有恭壽堂詩一卷。頗多警策。今略錄數篇。登醫無閭山觀音閣云。平生愛邱壑。歷勝恣登眺。醫閭夙所期。茲焉愜懷抱。鳥道薄層雲。盤紆凌樹杪。繫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顏髮皓皓。問渠來何時。云在此山老。修嶺逸驚驛。斜陽急歸鳥。古洞駕長虹。細泉屢迴繞。亭亭階下松。百尺參青昊。託根獲斯地。子落無人掃。逶迤度幾峯。下瞰羣山小。曠然豁心目。頓覺離紛擾。再上白雲關。萬象咸可了。石門破蒼靄。返景墮空香。煙霞情所鍾。登涉險亦好。大海面巖岫。波光動林表。自古遞相傳。其中有蓬島。安期與羨門。往事終緬邈。混漾失端倪。氣色變昏曉。豈識天地心。物理費探討。冷然此遊豫。何用心悄悄。戊申春日。行次薊門。登獨樂寺云。春雨濕歸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薊門。遂寄禪宮宿。誰爲初地功。高樓倚空築。梯雲歷層楹。聊縱千里目。迴遞遞晚鐘。

薄霧籠寒竹。芳草麗郊原。新林變川陸。豈意道路人。復此慰幽獨。臨風思近暎。倚檻恣遙矚。渤海香滌沆。盤山亘紆曲。安期駐秦鑿。廣成降帝屋。聖哲旣已往。陳跡遺巖谷。空同與滄溟。煙波恆斷續。宿向陽寺云。聖朝存象法。古寺復聞鐘。花引山門路。雲開野殿松。高齋談靜理。遠嶼淡秋容。日暮還攜杖。月明林外峯。贈正寓云。老僧多逸興。五十學吟詩。意出煙霞外。情深搖落時。依巖營丈室。愛菊坐東籬。欲共探幽勝。邀君整杖藜。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峯云。七嶺行初盡。千巖宿霧開。路迴青障側。寺入白雲隈。洞戶開清籟。碑文暗綠苔。蓮花天際出。漸覺絕塵埃。龍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巖響碧泉。虛堂清曉露。幽壑靜鳴禪。窗引螺峯翠。松合象嶺煙。空憐名勝地。塵世幾高眠。宿香巖寺絕頂云。雨霽空山夕。尋幽入杳冥。雲封千澗白。露濯萬峯青。飛鳥依簷宿。流泉伏枕聽。朦朧空翠裏。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萬仞盤危磴。千峯此獨尊。山光澄宿霧。海上朝曦。野殿松杉古。殘碑文字存。悠然雲外想。何必問花源。悼剎和尚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遼左山。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煙霞在。禪關水月閒。空悲留偈處。今日共躋攀。贈御院焦冥道士云。蓬壺連魏闕。羽客待金門。邱壑心寧遂。

煙霞氣自存。談經清瀟水。掃徑落花繁。西出函關叟。何曾返故園。秋懷云。終朝成兀坐。何處可招尋。極目遼天闊。幽懷秋水深。浮雲窺往事。皎月對閒心。與到一樽酒。沉酣據玉琴。立秋云。蕭蕭夜雨滿皇州。景物淒其大火流。懷抱不堪聞落葉。相思何處是南樓。關河朔氣催征雁。塞草西風勁紫驪。回首雲山忘歲月。一聲蟬噪又新秋。秋懷寄耿謝馬云。八月霜飛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蕭森。孤蹤漫憶懸遼海。萬騎還悲扈上林。會記郵亭風雨夕。獨懷京國歲寒心。他時花滿西山麓。好對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孫駐七襄。殷勤烏鵲駕河梁。相逢預恨離筵促。別後應知清漏長。玉露初含丹桂冷。金風時動碧羅香。宵殘歸路遲環佩。機杼經年罷晚粧。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涼。三五蟾光滿帝鄉。何處笙歌侵曉漏。幾家砧杵急秋霜。仙臺深閉金蓮露。月殿高懸桂子香。獨抱幽懷渾不寐。西風雁唳到虛堂。虞山孫陽錄其詩傳之。

响嘯音

响嘯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上响嘯九面山。或以為誤。按常熟顧充仲達字義總略云。响嘯一存三音。平聲鈎。鉤上聲。莒旅。去聲。勾。陋。又

按無可和尚通雅。响。其子。居侯。果羽。古后。四切。嘯。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荷樓。猶龍窠。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連滄浪。邊遙响嘯。亦平讀也。

集句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為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為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黃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匪莪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意。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主人情義自辛劬。王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正殊。李正三舍鄭牛徒識字。李千年丁鶴任歌呼。隱多言應伴高吟客。蘇學語還稱問字徒。吳始覺琵琶絃齒莽。白居易終憐吉了舌模糊。蘇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呶亦大都。杜歸去不煩詞客賦。蘇夢來還記隴頭無。張勸君不必分明語。蘇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格律寄託。兩詣妙境。奇作也。

退谷論經學

辛亥五月望後一日。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先生

教以讀書當通經。因言元儒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入國學。卽如吳淵穎程普德輩。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時遺逸。非後輩所及。因出近日所撰詩經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爲宗。獨於毛詩不然。予問呂氏讀詩紀。嚴氏詩緝。如何。先生云。呂氏集衆說。不甚成片段。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又言春秋程傳。考事不盡。憑三傳。亦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亦不盡屏類例。朱子因此書不敢復注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黨禍方作。至桓公九年。闕筆未爲完書。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有成書矣。又言古本孝經。與今傳本迥別。且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諸經序論耳。無當經學也。時先生已七十有九。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可謂耄而好學者矣。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壠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畢。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

幸爲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歌君隱之見道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未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朱淑貞璿璣圖記

辛亥冬。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璿璣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寶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臺。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臺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璿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齎至襄陽。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與從迎。若蘭於漢南。思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衙。偶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臥觀究。因悟璿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璿

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中一方。太微垣也。乃星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正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真書。首有璿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未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輯然脂集。三百餘卷。多徵與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蒼周昉李伯時輩。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

鑑銘

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鉤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為句。遞相為韻。其盤屈糾結。為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監司。稍摹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傍石臼。尚存。雕鐫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今絕響矣。

裴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實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千字頌

昔人欲另編千字。有難之者。曰。枇把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崇禎初。作千字大人頌。錯綜成章。甚有思理。枇字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匕。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閔帝。二百餘年。我皇涉位。河澄寶出。鳳舉毛從。虞雲雨旦。漢日。

再中。羣聚作又。列州攸同。可謂高文典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雌集書藝。武功稱甲。吉運始丁。誠推韓毅。令賞終纓。皆警策。

方爾止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肆必面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灑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為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與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耳。聞者皆笑。

宣爐注

如臯冒辟疆。博雅嗜古。嘗為桐城方詹事乾賦宣爐歌。自為之注。甚精核云。

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澹中發奇光。熱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汙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殊光寶。

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鑄條。於鋼鐵備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為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爐式。仿之。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獸。蚺蛇諸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為最。索耳分襠。判官耳。角端。家高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補竹節等。為下。宣爐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嫌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為茶蠟。末年愈顯本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粟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為第一。金鑲腹下為湧祥雲。金鑲口下為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冶。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尚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幾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偽易。鑿宣款。以重其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泯。皆宣之厄也。

石溪亭

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粉書一詩云。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污石溪亭。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蜺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詮順怡詩

東坡最喜杭僧惠詮。落日寒蟬鳴一篇。至為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瑤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田一望際。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能改齋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一首云。韓子蒼為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即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非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冷齋夜話。又載順怡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閒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又云。荆公愛之。則是惠詮詩。自為坡和。順怡詩自為介甫所賞。韓誤記為一耳。

弓縛

道書謂一卷為一弓。佛書為縛之一。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志云。徐季海題佛經。上第幾隔。隔如梵夾也。

劉翼明

東武劉子羽秀才。明有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盡。細雨斜風客到門。

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潭藏謝氏道韞小硯一。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硯堅質。未有道韞字。家兄考功云。詳其文句。可迴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硯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音同。閱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燾謔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謔李似矩尙書者也。忠靖事蓋出傳會。

鳳州古鏡

學齋佑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治。鑿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歷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爲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賜以粧鏡。其銘同。

池北偶談卷十六

談藝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尙可讀。近于奕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錄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

池北偶談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蒼龍祀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嬀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夔。能典禮樂。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焉。三政嗣興。圖史寔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其訓聚。爾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質略。我則闢之以。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詔詞臣。文。瑛盛矣。孔惺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者。可同日而語也。綸有直而彼之用。不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華姓。從楚王於夢澤。差。侍臣畫漢。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遁絕世。高臥於是者。足以顯一。顯氣而爲。生於是者。足以而爲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太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閔。皆貞晦

一百七十九

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字。竺竺闕十仲曰。篆公闕四。世字闕二。聿

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

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字闕六。以字闕一。開物成

務者闕四。所於此字闕二。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

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

為吏於清陽。一字。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授范縣令

大鵬之翼。鑿北溟以未舒。蟄雷之聲。殷南山而不字闕一。然

則字闕七。于之五字。通人之才。變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

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八

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

起字闕十。礪礪闕一。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

建大功於漢室。為北藩於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

我公闕九。而君臣之字闕九。龍飛在天。躬載靈鑿。至於霄極

皇業肇建。制以公為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字闕九。萬

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忠而賢闕一。字

公為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

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於公仍拜貳卿闕九

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殪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

言旋。大稜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時惟輔臣。而公昌言

可闕八。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

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

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

而盡悴之勞。因成蒞茨。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

專闕七。以列卿歸第。懸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昊天

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

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七。觀夫公之行。則其道

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饒饒焉。無所忌

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字闕一。故其仕也闕一。一命之卑闕一

字闕六。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向也。秉筆者。得無愧於

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闕三。靈字闕一

光闕二。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

簞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長白蒼蒼。潛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

故鄉闕一。高山兮峩峩。逝水兮驚波闕一。而死闕十。山有頽坂。水有高原。人何世而弗新。善何名兮獨遠。猗歎

公兮時用丕顯。
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山泉翁詩

青州城南花林曠。泉石清幽。有塵外之趣。山泉翁題詩云。
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詩。愛其語。遂
與鍾司空正約卜鄰其地。

集詞

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為填詞一卷。名蕃錦集。殊有妙思。
略錄數闕於此。○燕語踏簾鉤。池北池南草綠。京口
情人別久。與君歌一曲。○有時半醉百花前。山月
皎如燭。贈瑤華之旖旎。得明珠十斛。○秋風
清。秋色白。望盡青山獨立。披欄戶。度飛梁。上
吟詩秋葉黃。幽蘭露。香楓樹。吠犬鳴雞幾處。上
蒼翠晚。染羅衣。鳥還人亦稀。○江海茫茫春欲
遍。岸上無人。野色寒來淺。向晚因風一川滿。
蘭閣柳市芳塵漸。越女含情已無限。灑霧
飄煙。天畔登樓眼。此夜斷腸人不見。紗窗只有燈
相伴。此首詠春雨。尤字字入神。

耕者王清臣

池北偶談

天啓初。穎川張遠度。買田穎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
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曠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
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
為人傭耕。少曾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
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為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
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為筆。所書皆所作詩。後經
亂。不知所。張獨傳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
飲啄得幾許。營營晨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鋤出南原。近觀
草色敷。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遝呈真元。曉然似供
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
流歟。

草賢

崔瑗善草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考功詩

從叔祖季木考功。跌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為
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章曲杜陵
文物盡。眼中多少可見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
一篇云。三章既沛秦川雨。入關更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
王虎。玉玦顧三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真龍漢王

鼠。坡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劉公戲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尚書云。文天瑞如魔波旬。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鬥。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季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飯依正法。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三禮

楊太史用賓御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曰三禮。出喪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出葬

唐宋詩句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與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蟹字韻詩

顧頌字啓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予與同人飲宋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願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滄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豈堪誤爲蟹。

予驚歎。願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之句。予最賞之。

梵雅

安丘馬禮部禮撰梵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閣談。載安邦鄉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僭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爲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兵秦。生心猾夏。逞虎貪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卽諫。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墨賦曰。雪巖恥於榮陽。振稿葉乎澧水。土自闕於汜濟。人何擇於善泗。又云。惜乎始終參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柁不來。齊村之禍。坑

自述。智已局於掣瓶。悔猶追於鼎足。豈輻啓覺。預羸告凶。
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何窮。鳥言斥服。何以有此。亦奇
矣。

粵風續九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謠歌。狼歌。蠶歌。蛋人歌。狼人扇
歌。布刀歌。撞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
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水南村。善歌
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臺。為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
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以蝶飛
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曰。郎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
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歔歔。復和歌竟七
日夜。兩人皆化為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
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井渠。為潯州推官
采錄其歌。為粵風續九。雖侏儻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
相近。因錄數篇。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
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 蝴蝶想妹蝴蝶思想也。為
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思花娘在一岸也。
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煙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
條。隔水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

池北偶談

又過別條河。妹同嫩鴨行遊塘欄上。嬌娥尙細不會知。天
早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妹相思。妹有真心弟
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相思 科舉秀才
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
娘名。黃菊謠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
半路。睡也。思娘留半路。一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
馬頭表馬尾。馬鬣尖尖妹陷比。二陷比鄧娘同行江邊路。
却滴江水上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鄧三
也。黃蜂細小螫人痛。油蔴細小炒仁香。鴨兒細細著水面。
表緣細小愛隣娘。四狼歌。六吞六。齊度菊口籠。六鳥也 齊度
也。口籠山中。飛入中也。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望北斗超生。望有
色一般紅。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
彭照願。彭願私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條條騰真力。百色
盡眉齊。願也 真力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雲釋 夫家
羅意行。撞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脈淋了。好花桃
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乙。養勒佛排攪。養勒花排
非里樣對駕。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出踏歌之
也。花淋謔也。離離之意。乙句。乙句。乙句。乙句。乙句。乙句。
齊花耳。非美麗也。比之於鳥梁。說比之於佛。歌。蛋木蛋。魚。蛋。

此魚也錯畔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為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二今琴也三江鹿在高山墜嫩草。相思水面織麻紗。紋藤將來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蛋淨家泛。狠人扇歌者書歌字於扇。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人。火帝龍師二擔歌者。嗣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采斝作方段。斝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嗣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覡樂神之曲詞。不錄。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女。適李鴻。鴻字青立。文達公裔。孫學士恆茂之子。予門人也。鴻亦能詩。而才不及婦。予嘗序其蝶齋集。刻之京師。如詠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窗喜趁新晴。送外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漪。一葉孤舟亂後身。洞阻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

團力。坐聽神龍潤底吟。又陰厓如幄俯青蘿。脈脈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煙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剪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一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超一子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個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四六話

宋玉銜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塵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尚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為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審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近時石門吳孟舉刻宋詩鈔。亦至百數十家。多祕本。蓋吳與其縣人呂莊生^留兩家所藏本。而穎濱南豐尚不及載。則未刻尚多也。吳曾為予言。唐樊宗師宋二劉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嘗見金陵黃俞邵^穆徵刻唐宋元書目所載。有金趙秉文溢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邵以徐都憲立齋文^元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李觀集。司空圖一鳴集。沈亞之下賢集。柳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牟燾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又予家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石介徂徠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則黃氏之所未備也。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祕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字允魯御序。而無圭齋序。

梓山集牒

池北偶談

釋書梓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詩七卷。碑誌傳讚書序二卷。聯句一卷。首載敕浙西觀察使。隲湖州當州。倣然禪師集。隲得集賢殿御書院。隲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關進奉。隲使請速寫送院。詎報者。隲州寫送使者。故隲。貞元八年正月十日。隲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刊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滌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隲本州寫送。其文事可謂勤矣。後世如此等事。豈可易得。張容卿雅通所編吳與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王威寧詩

予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川唐濟武^夢太史寄詩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中。語雖巧特工妙。後讀王威寧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武侯集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臧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不敢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予謂是固忠武至誠動物之效。而晉

武帝之視宋哲徵二宗。勗嶠之視章惇蔡京輩。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為諱。其用心霄壤矣。葉謂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尚延。旨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不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寡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又在晉武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葉水心論三國志

葉水心謂陳壽三國志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又云。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尚有諸書。不知注之所載。皆壽棄餘。按陳壽之書。古今營營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壽勝固。殊不可解。若其稱名三國名義乖舛。自陳同甫郝伯常諸人。皆改正其書。此外作者尤衆。林森山集有胡君季漢正義序。楊廉夫正統辨。其言尤著。近世欲人謝陞少連。季漢書出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惜水心不及見耳。駟不及舌。葉氏之謂矣。

管夫人畫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幀。有細書十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揜舊朱門。邢子愿太僕題云。竹繞層樓罨網。蛛絲絲縷。縷貌疊。疊來素面流輕粉。尚衣羊肝半臂無。

戴博雅有文。與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毘陵集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此序載文粹中未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祕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為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今詩紀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說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讀六。紀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閏六月。借抄於晉江黃氏。

林艾軒駁詩本義

宋林艾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置。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而以臆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

誦詩

予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根觸欲涕。亦不自知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與觀羣怨之旨。宋玉融。陳叔盟。與樂軒陳藻。讀國風於古寺。至采蘋藻揜卷而泣。頓悟中庸之旨。叔盟以告網山林亦之。網山遂以藻見於其師林艾軒。曰。吾嘗謂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子元潔尤信。知此者可與言詩。然采蘋之詩。亦未見可泣處。

學杜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沈下賢集

唐吳與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湘如。中烈秦少卿三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未有萬曆丙午。閩人徐榘與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愈邵穆得之周櫟園。

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邢鳳等事。

雞上木

予贈徐隱君東癡夜詩云。先生高臥處。柴門鬢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煙絕。吟聲出茅屋。云故友葉文敏公諱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為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為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鴨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訛菴豈忘之耶。

佛手柑詩

益都王太平坦有詠佛手柑詩云。斷此黃金體。施於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即傳心。味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諸天有真訣。巨擘競森森。予每歎其工。太平又嘗作禪意詩數千篇。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為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傳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

小序以為美齊桓。恐非居後播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為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為此言乎。先生以為不然。曰。若以此詩為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此論外之意。愚謂此之說。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如此。而先生疑以為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為衛風多淫亂之詩。而疑其或然耳。是此段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固難盡信。而其言亦又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為先後也。若是則秦火已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車風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為最下。

廟堂碑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真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攜至京師。或酬直五百金。不許。張學士素存晉云。親見之。又有陸士衡真蹟一帖。歸戶書真定梁公蒼巖宋宋牧仲魯魯會見之。

表語本樂天詩

宋任忠厚。停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籠中翳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沈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后山師會黃

猗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人或疑之。非也。無已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魏文忠公又有一堂圖書。又有句云。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又與林秀州書云。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為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鞞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敘源流甚明白。惟於兩蘇公。雖在及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強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虞揭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曼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碩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碩

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頌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短。盧俊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艾軒用法語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鳴之而不止。取果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為鬼嘯。為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查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朝光在太學。日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為虎嘯。狐鳴。則其際如窒。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為笑。少司成陳少南見之。大驚歎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實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賞歎者。皆不知其本法語也。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巨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蹈居仁。共為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玄緯得之兵侍鄧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與夜寐。

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予壬子入蜀時。購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簡討錫恩。朱好寫書。多未刻。祕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崑山徐宮贊健菴。學乾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尤富。後書歸吳中丞伯成。與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黎洲宗多就閱其祕本。

李元寶集

唐李觀元寶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邠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喚。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語隨之。漫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寶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寶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寶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予謂元寶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驎。未可以道里計也。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公。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却云。尹喜自明誠。

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為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館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亡友葉文敏劄菴賦以為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陰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劄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按胸臆音潤齏。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劬。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句。名我潭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崑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一首。作高首。本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又作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載。而無我潭崑崙子之名。

潘高

金壇潘高孟升南村詩。雅語時入古人。予最喜一絕句云。黃鶯殺綬雨疎疎。燕麥風輕吐燕魚。記得去年寒食節。全

家上冢泊船初

武風子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即逃匿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星。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有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誕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埽。硯皆曰冰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蘂。筒瓦用

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博筒者。花紋年號如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為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郡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與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扈從清涼詩

高侍講奇扈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閱崎嶇。東西行徧關山路。三度春風宿羽林。辛酉扈從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都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轡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比分司。元王俾完州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灑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鷄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郵籤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鐙。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仙山實與區。長松鬱鬱壑爭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山圖載宣和畫譜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

傳是章宗遊賞地。織花細草滿春洲。野淀瀟漫一望迷。漁莊蟹合接通隄。遠天雲樹烹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談藝

記觀施愚山書畫

辛亥秋。偶觀施愚山書畫。所攜書畫。東坡書二通。其一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詩。又其一云。呂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廢卷。室如懸磬。但貯古今書帖而已。作詩示慈雲老師。後有常熟嚴文靖公誦跋。又元人趙仲穆畫竹。愚山作記。沈釋堂書之。又徐渭畫芭蕉。自題云。蕉葉磨理短後衣。墨描鐵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口時。筆墨奇肆之甚。

二曹詩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語暗合。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久為環衛。一日內宴。羣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為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

家食賣寶刀。臂健尙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障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明懷宗御書

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寶。

林茂之

林翁茂之。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搗幼女出林皋。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縵袍。及卒。周櫟園侍郎工葬之鍾山。

松筠菴詩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帝再致政。歸淄川。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障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吹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却。祇識維摩是辨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墓誌

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穀子。以為始於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為起於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為始於比干。檉上老舌。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為東海王越女嫁荷暉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曹能始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啓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暨附之。蔡海內宗之者尙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衆一揖。即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克如此。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類濱詩刻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頌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榜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與州東谷鳳州西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故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為詔。以青紙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蠶白素。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絲綿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繒之具也。姚說誤。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書。往往從書畫題跋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高宗

書石刻。青溪暇筆。記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匾書。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云。

一技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竹。則漢仲謙。螺甸。則姜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雕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鄧耀

李宗城汝藩。作鄧彰甫傳云。彰甫名耀。江陰人也。其先世為唐宗人。羅武壘之亂。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時。遂君其國。凡八傳。至吳昌。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暎。以詭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遁。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吳昌遺腹子。孽育於舅氏。冒鄧姓。實虞禍也。三世以宦顯其國。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參知。初不知其為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義師伐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問道懇於闕廷。季犛伴服。懇請幼主

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擒僞王。滅其國。悉郡縣之。司空賢先內附。為嚮導。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尚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職。九卿斯尤奇矣。子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彰甫為司空。九世孫。虬髯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目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入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頗自矜重。間挈空鑿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直。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

康海學柳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申叔墓碣。末載其友十三人姓氏。與先友記同一奇格。

屏山詩禪

劉屏山子登。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穀飯臥寒煙。直饒牧得潭。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菴。却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為造青州一領衫。爰

癸休誇綺與紈。紉蘭製芰亦良難。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莆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李鎮東書

昔人評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顏延之詩。如鏤金錯采。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姑溪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啓書四卷。雜書一卷。此上下闕數卷手簡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二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十卷。古賦詩十三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祕書中。刻其題跋。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楊鐵厓二賦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舉周官之勦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畏兮。人有讒而易售。聽鳴鴉以

爲風兮。唾窮麟以爲駭羊。松柏老而剪葉兮。喜植榆之驟長。數語曲盡安石罪狀。可當爰書。又摩厓碑賦云。苟執溫情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楨兮。肯復效忠於菴荒。又云。迎上皇以來歸兮。噓長慶之驪聲。歛南內其不祥兮。起隄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零。兩段或抑或揚。尤深當肅宗功罪。史筆也。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滄浪集

宋蘇舜欽子美。滄浪集十五卷。首有歐陽序。古律詩八卷。誌狀二卷。書二卷。上書疏狀啓表二卷。記序雜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瑰奇豪邁。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鑿版於三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某書。

徂徠集

宋石介守道。徂徠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六卷。序一卷。記一卷。啓表一卷。石門吳孟舉

之振所貽宋剡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昧之氣。

蘇子美詩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舊斂。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一第常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皮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爲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袞序。乃江西士夫家舊本。黃俞邵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襲美文。數十卷。有襲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柳仲塗集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臯夔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爲不倫。東郊野夫傳。

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長集。代州馮秋水方伯京順治中刻之金陵。文拙拙亦與開類。

詩尤不工。唐末宋初。風氣如此。其視歐蘇真陳涉之啓漢高耳。景字晦之。避難遺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譏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題云。一氣萬物之母也。見湘山野錄。

龍標宮詞

李太白清平詞。行樂詞。皆用飛燕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斜抱雲和深見月。隙廬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為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徐介詩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耒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殘傷往事。斜日隱頽垣。偶看王得臣塵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翟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名詩。清苦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五六。江山不

受甲。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即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恕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書

恕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為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於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綯。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頤。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鑄版。周廣順三年六月。尚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與釋文。

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玘訓序言。在蜀見字書雕本。不始馮道。豎本始道耳。河汾燕閑錄。隋開皇十三年。遣經悉令雕版。又毋昭裔有鑲版之言。蓋刊書始隋。暨唐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吳會

宋臨川吳會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注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遺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會。事涉謗訕。有旨會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鐘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會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文表

吳郡劉欽謨。呂成化中。督河南學政。刻中州文表一書。表章元六家遺文。皆中州產也。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附錄一卷。姚文公燧內集八卷。欽謨自跋云。聞之李中舍應楨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召見姚裔孫。鄧野質質。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

特寶愛。紙墨如新云。雍古馬文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得之光州兵侍霍公。子所見石田集十五卷。即文貞故石田莊也。又云。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至元四年。卒。是時趙前卒已久矣。雖必有誤。或疑集趙書耳。許文忠公。有玉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揮秋澗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儀。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亭朮魯文靖公。獅遺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遠死於忠。遠婦死於節。昌至鄧州。閱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參政家云。欽謨博雅好事。嘗撰吳先賢讚若干卷。此書尤可愛。重雕州湯潛菴。法學士。出為江蘇巡撫。予語以當重刻之。惜未果。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案圖。增定之。為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義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邵家有寫本。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同校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和叔文集十卷。賦詩二卷。書序一卷。表狀二卷。碑銘二卷。銘文一卷。頌讚一卷。雜著一卷。卷首有劉夢得序。未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右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那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為予錄之。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開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柳本鈔入辱守居士書。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為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預云。辰在子卯。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為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真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

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却用陳澹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祝。詛字。錢牧齋不知。詛諱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擬古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擒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豔歌行云。一顧傾朝市。再顧國為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莪。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罰飲墨水一斗可也。

諒哉。

王慧詩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同年長源督學。辟之。有雋才。所著
凝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小立
閑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前。又五言。
如杏花都揜屋。楊柳半垂深。花陰依略約。竹色捲瀟湘。風
懷看綠柳。愁緒比黃楊。絢扇三春月。綉屏五夜霜。七言如
別去新篁方解籜。重來芳樹欲過頭。蕭蕭竹影遮紅藥。細
細波紋映白魚。纔過輕雷收箬笠。旋澗新水試茶芽。一枝
香供宜金屋。半醉紅扶待畫叉。花楊柳溪橋初過雨。杏
花樓閣半藏煙。淚淹紅袖傷離日。愁在黃昏細雨中。疎添
小印思題扇。劍學輕羅憶點籌。牆角紅殘桃結子。石盆青
淺菊分芽。柳絮飛殘青滿徑。豈花零亂綠圍村。棠梨謝後
猶花信。櫻筍過時已麥秋。幾處溪山留薜荔。一秋風雨在
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見粘窗破紙。乃韓偓香奩詩。
惜而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窗前半字欹。為惜
風流埋沒甚。自繡紅燭拂蛛絲。此等懷抱。亦非尋常閨閣
所解。

借禪喻詩

池北偶談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
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挂角。無迹可求。乃不
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會昌一品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
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
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
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理野云據
不可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
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
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
其所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
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葉氏
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記
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
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為之說。失詩意多
矣。

題畫詩三則

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
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集。松肪筍脯勸加餐。又在京師人
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
過象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至正癸卯。呈德機徵
君。右二詩皆佳。

又嘗見破窗風雨卷。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一燈風雨
寒窗破。讀書不知秋。怒號。况如扁舟在江海。但覺四壁皆
波濤。對牀高臥無此客。倚劍長歌空二毛。曉看庭樹故無
恙。千峯雲氣落青袍。金蓋山人錢岳題云。敬亭山下讀書
菴。破紙窗寒儘自堪。但怪蛟龍嘶匣底。不知風雨暗江南。
雲橫黑海秋帆斷。花落彤樓曉夢甜。五色石崩天頂漏。須
君手脫巨靈鑿。惟善字思從錢塘人以羅剎江賦
得名號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風集
又羅塞翁畫猿一軸。余鏗題云。拋却故山久。披圖眼忽明。
老夫歸未得。說與曉猿驚。韓性題云。栗葉秋未黃。連臂撼
山雨。白雲聞清啼。愁雲夢天姥。鏗詩皆佳作也。性字明善
孫居紹與辛孫莊節
允生元史儒學有傳

張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

朱佐日

入海流。云云。問是誰作。李疇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
百匹。子承慶嘗為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按此
詩。諸集皆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
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

鮑謝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
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耶律文正詩

元耶律文正。湛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
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遐荒
萬里餘。半札秋臺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瑤。鋒端但可題
塵景。筆下安能割太虛。聊復贈君為土物。中書休笑不中
書。王筆耶昔年萍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
無字句。按微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
水深。此藥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寄平陽詩
寄平陽詩零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
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杯酒。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
栖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通武川驛
僕散令人狐死會問尚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簾日落處。渤海西傾天盡頭。君子

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尙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過燕京和陳秀玉韻閑騎白馬思無窮。來訪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歷河中。花開把酒芙蓉瀼。酒泛蒲桃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鐘裏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元帥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暮人。朱湖真詞無奈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河中遊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樂。手遮西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班。元日已上數作。頗清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儒將詩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爲坡谷深許。其後有劉翰武。潘檉德。尤爲項平菴。葉水心所賞重。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胤勳最著。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福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喧錄。窺豹錄。及青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

暇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軼事頗亦可喜。而論詩膚陋。如自記蔡琰歸漢圖詩云。若使胡兒能念母。他年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詠明妃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謂得風人之體。真三家村學究見識。可爲噴飯。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明詩統。取一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

香奩詩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鬢壓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縑綾。楊廉夫香奩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

仲殊詩

漫錄。載僧仲殊詩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畫幃凝輝到曉紅。數點瀟瀟移衛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東坡所謂蜜殊也。

歌行引

炙輠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旣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

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置盤曰吟。通乎俚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剪山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剪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按吳興掌故。剪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震為剪。剪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剪。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剪山。與剪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予鄉華不注。不作附解。亦與剪同義。

胡釘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為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家。每茶飲必酌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為詩。後遂名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鄒里。有胡生家。貧少為磨鏡。鉸釘之業。過名。茶美醜。輒祭忽夢一人。刀割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

詠。號胡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

排律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或百韻。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誇多鬪靡。失古意矣。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高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麴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亟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悟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劉令嫻詩

梁徐悱妻劉氏令嫻。孝綽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悱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嫻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閣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離。詞意亦蕩。勉名臣。悱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妄補古碑

崑山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為方棠陵臺所譏。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刊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池北偶談卷十八

談藝

明宣宗畫

予嘗見明宣宗畫黑猿一軸。有御筆題云。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所進。圖中一橫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謂。一日。予門人常熱錢玉友。揮從粵東來云。嶺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則臂挂於橫木上。一臂漸縮。一臂漸長。所謂通臂猿也。乃知畫貴格物。

婦人畫

近日婦人工畫者。海寧李因是菴。善畫松鷹。及水墨花竹。

翎毛。江陰周禧。善人物花鳥。其妹祐。與之韻頗。義烏倪仁吉。秀水黃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維儀。工白描大士。

張登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覺金之狀。撫言亦云。如覺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為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文不果。惜也。

朝鮮採風錄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曠。頒賜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拂詩。十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揜重門。泣向梨花月。林蔚詩。秋草前日暮。發黃州。可惜踏青節。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陽館。孤燈夜似秋。道中白。光勳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寺。偶因休洗到沙門。把酒題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亂蟬千樹雨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猶喜青山似故園。聞說錦湖煙。

景異。何時歸棹問真源。寺名吳時鳳詩。地即黃岡勝。官如

玉局閑。居然小雪日。喚作此堂顏。小堂名金宏弼詩。處獨居

閑絕在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生涯事。萬頃煙波

數盞山。山名趙昱詩。十年長揜故山扉。塵土生涯幾染衣。想

得銜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湖名姜克誠詩。江日

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湖名鄧節

詩。遠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廖亮江天暮。湖名

成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染。鳥拂酒筵

飛。浮海知今是。趨名悟昨非。松風當夕起。蕭瑟動荷衣。湖名

白光勉詩。旅泊依村日。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語

渡湖船。月上斐叟遠。煙橫島嶼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

眠。湖名金宗直詩。偶到仙槎寺。巖空松桂秋。鸞翻羅代蓋。

龍蹴佛天幽。細雨僧縫衲。寒江客艤舟。孤雲書帶草。獵獵

滿池頭。湖名為訪招提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

上方鐘。語共居僧軟。杯隨僧意濃。頽然一榻上。相對鬢蓬

鬆。湖名奇逸詩。南山松柏幽。北山煙霧深。遊子暮何之。庭

樹生秋陰。歸雲向遙岑。宿鳥棲前林。幽懷香不極。清風吹

我襟。湖名鄧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夫子一片

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衷。毛髮豎如竹。凜

凜吹英風。湖名田橫呼鳥。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

能消酒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栖禽不定枝。瀟橋驢

背興。應與故人期。湖名權應仁詩。結屋倚青障。攜瓶盪碧溪。

徑因穿竹細。籬為見山低。枕石巾粘薜。栽花屐印泥。繁華

夢不到。閑味在幽栖。湖名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驛官

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窗聞馬齒。夢回孤枕數鷓鴣。祇憑吾

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始

寸心明。湖名次延。鵬水西邊是漢關。天局地鑄限重灣。荒煙

亂磧麟州戍。落日孤雲馬耳山。風定空江波漱漱。雪消春

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應夢往還。湖名偶成。金塗

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

亂山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樓賦漫題。想

得天涯回白首。昭陽江上夕陽低。湖名李達詩。二妃昔追帝

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雲深九疑廟。日落

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湖名鄭士龍詩。隨意攤

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湘雨菰芽肥。籬缺通江色。

簾垂礙燕飛。誰知采蘭節。和病試春衣。湖名鄭之升詩。細草

閑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為唱陽關曲。獨有青

山送我行。湖名崔慶昌詩。危石纒交一徑通。白雲千古祕仙

臨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 水岸依依楊

柳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

波。采蓮 柳永吉詩。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

山一蹶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 金質忠詩。常苦愁

勝日九迴。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

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了。天機袞袞遞相催。平生久負凌

雲氣。悵悵如今半已摧。病出 湖堂林億齡詩。寂寞荒村隱少微。

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

擁客窗雲入座。雨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

何由化素衣。送友 山崔壽城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槎上。兀

坐首不回。想聽千山響。金淨 詩。江南殘夢日。懨懨愁逐

年華。日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春思鄭

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

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後 俠遜詩。一夜山中風。吹屋上

茅。不知溪水長。砥覺釣船高。山中 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

帆朝發。懸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槽靜。青山無數過船窗。

江 權遇詩。衙罷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星壇

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竹長 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

斜。小院回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

晚 朴淵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

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

亦有攀轡墮者無。一太師杖軼筆猶存。舊事瀉濼未足言。

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井制出鄒賢。

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含球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

丹絡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遼。鹿盧汲取瓊漿飲。千

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悵

悵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為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滸。麟

窟苔封草樹深。悵悵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

送詔使還京師詩。序并載於左。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

上嗣武備二大人。猷大行皇后證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

寡君儻命之託。馳迓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

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

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

時值大歎。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大人加大加蓋

傷。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

製或寫。以應囊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

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

者。即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

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真可以參造化。披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勳。庸錫予蕃庶。豈以此珍玩。不以出疆而吝之云。海外艱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逾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廊。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鴨綠江上。大人徵

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宦仕數十載。勞擾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

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略敘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

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搖製。滄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彙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致。辰。進。士。改。庚。辰。進。士。吉。士。

神韻

汾陽孔文谷天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為尚。薛西原論詩。稱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彌清澗。清也。表靈物莫賞。蕙真誰為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晨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為學人拈出。不知先見於此。

梅詩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益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益爽然久之。

周嬰卮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卮林十卷。揆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話者。

如石尤風。引元相詩。問象睢肝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埒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之屬。○又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為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飯不消。澗。澗與賜同。予按集韻。澗。盡也。見釋典。澗。水門。南史有石澗。杼山詩。應思石澗訪春泉。石澗清心胸。不云盡義。○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宛委餘編曰。君苗姓。應。場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

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研。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詢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尚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為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為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鑠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為子玄。以水仙為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為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為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為景升也。

常棣叶韻

詩。常棣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蒸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戍。戍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蒙。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暨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為長。

中晚詩句

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參軍尹孝逸。將還鄉。詞人餽宿於此。自為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此自北齊詩。未詳。詩藝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為華陽。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以此二語。為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一鳴集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復。如清沈之貫遠。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勦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裏為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語矣。

官衙

官衙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衙。職

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應說。殊無所據。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遊。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成。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為豪勢所奪。遂隻身客如皇城門。西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臯。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鬢。被領雙眸炯然。具異款留予飲。向盡數觴。與修禊。冒氏洗鉢池。尚能與予輩賦詩。陳其年在維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予去廣陵。聞邵即以是歲下世矣。

沈嘉客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居鄭口。性孤迥。有潔癖。與德州盧德水侍御世臨清汪未央。孝廉大年交好。以詩相倡和。

於吳交姚孟長。孟長。孟楊子常。舉麟士。麟於梁交吳讓伯。徐霖蒼。與容城孫鍾元。尤善。中年作閉關疏。送客不出。離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深。圖書充牣。縣令至。必式廬。復其徭役。年八十餘卒。乃予嘗愛其一絕。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舵艇。綠陰相送到南京。

名媛詩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證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碩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僞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坊刻又有皇明通紀。亦託名鍾惺。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為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慊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啓乙丑。而坊賈僞託之也。曹氏逼懇京師。與鍾為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七子三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為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七

子三獨夫。皆奇文。

二王詩畫

金陵王槩。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志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尸。槩本名巧。後改今名。嘗見槩兩篇云。虛窗吮筆臨秋水。腹羨蒼蒼冷到天。為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鶯絲眠。又潯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夜遊。亦是新涼當八月。遂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與不減南樓。槩詩人方文爾止壻也。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與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契丹大金三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秘書丞葉隆禮奉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后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傳四卷。石晉降表。宋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共一卷。南北朝餽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州縣沿革一卷。風俗官

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

記等一卷。諸番雜記歲時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

宋端平元年。汾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

昭上。其書帝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

昌錄一卷。劉豫錄一卷。立偽楚偽齊冊文。朱宗室隨二帝

北狩一卷。南京制度。陵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

國誓書一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輿風俗一卷。許亢宗行程

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遷錄多相合。與史多謬。其文學傳

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偽造。似也。契丹志簡

淨可觀。金志則仿其書而為之者耳。

王義山書

予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響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徑。意思澹

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窗下

參同契。綠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土類歡呼常

袞來。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堅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

約。不慣對羔學黨家。此真下劣詩魔。惡道盆出矣。宋末如

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文獨傳至今。文之傳

不傳信有命耶。

杜注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兒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仔荅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所注也。吳彥高集云是元祐忠臣恨思所注託名原叔改正王內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杜注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王承旨詩

宋刻察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名失其詠後主出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此與花萼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此詩能改或錄亦兩載之說

盧延讓

何光遠鑿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

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拜。自給事拜工部以俚鄙之詞。途獲顯擢。與孟公松月夜宿盧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下。忽觀章先輩八元詩。吟詠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京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嵩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概。視章作真小兒號嘔耳。每思高岑杜叢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為執鞭弭之役。

陶季

寶應布衣陶徵字季。一字昭萬。有著舟車集。予爲刪定。其客湖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爲時所稱。

琉球二僧書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陶公簾外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梅林舍人石來。康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石來有詩云。瘦梅道者人不識。楚夾吟題雙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樊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祇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

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史虛白。嘗對客奕。旁令學徒四五輩。各乘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綴。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雒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鳥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石敬瑭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瑭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東絹

蜀羅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韋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韋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去。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珊。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質。固不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禮敬。二說不同。

鐵帆

借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戒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戲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

師士大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尚耶。坡笑語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戲帖全用此語。

徐曹詩

徐楨卿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曹學佺亦有秦淮送別一篇云。疎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烟。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上船。情致殆不減徐。徐五集中有一絕云。渺渺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曹一絕可以相敵。新林浦云。夾岸人家映柳條。玄暉遺跡草蕭蕭。曾為一夜香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

題壁逸詩

予少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每到驛亭。輒題素壁。筆墨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數年來。往往從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夢。不忍盡割。略記於此。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練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僂思。欲學紅箋賦洛神。徐隱君東此不見湘中舊。泥人西園蘭石槍如新。低徊十五年前句。祇有蛛絲絡暗塵。彭少宰孫適關河連夜雨。驛路一聲蟬。馮孟毅臨之風迴邸閣聞鈴鐸。日落關山見戍旗。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徐學士健菴語之且

明棧路蜀山行 君題句 往迹流傳本事詩 廿年如夢不堪思 重來頭白風情盡 誰記巡檐繞柱時 汪輝麟叔 趙北

燕南水四圍 此中避地可忘機 垂垂茨實迎秋熟 拍拍鷗

羣接翅飛 蟹舍都連黃篾船 釣人相映綠簑衣 淮南小別

今三載 魚稻珠湖竟願違 曹榮滔不鯨眉榜

族舍曰溫洋詩屋

白洪厓

先世父侍御公 崇禎中巡視茶馬 作西巡雜詩數十首 有

云 不須赤打白洪厓 予幼誦之不解為何語 頃見丁謂戲

白頰詩云 五百青峽兩家缺 亦洪厓打白洪厓 蓋用此

論坡谷

許彥周詩話云 東坡詩不可輕議 詞源如長江大河 飄沙

卷沫 枯槎束薪 蘭舟繡鷁 皆隨流矣 珍泉幽澗 澄澤靈沼

無一點塵滓 只是體不似江河耳 林艾軒論蘇黃云 譬如

丈夫見客 大踏步便出去 若女子 便有許多粧裹 此坡谷

之別也

明史樂府

長洲尤展成 爾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 在局中仿李西涯

體 作明史樂府百篇 佳處殆不減李 今略載數首於此 作

佳傳云 入學宮 辭孔子 衣帶題詩自經死 出史局 別同官

官方餉豬不暇看 一死一生交情見 留與若翁作佳傳 閣

門使云 閣門使 鐵簡賜 谷長史 兼理六王事 當局不敢讓

臣 諠應如是 殿下百世後 難逃一個字 下詔獄 徵髮死 嗟

乎 此真文成子 張辟疆 豚犬耳 生程濟云 為忠臣 為智士

死高翔 生程濟 身免乎 軍中祭 君免乎 宮中刺 君乘車 臣

執轡 君登舟 臣操柁 寒則燎衣 飢持糲 四海從亡多故人

道旁相見惟流涕 萬水千山風復雨 送君還上金陵去 天

外龍蛇有日歸 鴻飛冥冥不知處 靖難云 七國反 誅家令

灌將軍 出山東 定北平 起討齊 黃曹國公 出金陵 亡建文

君 非景帝 燕王 亦非吳王 濶靖難 雖然百戰 功成敗何常

總天意 太祖生男二十五 為王為庶 庶知誰主 燕子高飛上

帝畿 紇干凍雀無毛羽 可憐高煦亦英雄 頃刻燒死銅缸

中 威武大將軍云 平陽侯 張公子 威武大將軍 三君一轍

耳 漢家天子自待邊 大同宣府往復還 朕稱將軍 封萬戶

驃騎 當屬江與錢 旌旗獵獵向北駐 樓船搖搖望南渡 豹

房家裏樂未終 更覓春江花月處 朝登牛首山 夕宿鳳皇

臺 鄱陽凱歌何雄哉 戎服簪花金銀牌 揚鞭却指隋堤笑

一狩江都竟不回 大禮云 明倫典 問誰作 唱者聰 和者聾

筆者方 削者霍 淡與綰 唯且諾 天子有私臣 朝中有黨人

武夫何知咄郭勸。配爾祖。英烈傳。中山聘貽開平歎。根本
 替云。根本替。腹心替。門庭替。羣妖掃地偷龍睡。替未退兮
 李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刺血上書動至
 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替乃可滅。河套冤云。嚴夏兩
 家鷄相鬪。曾銑仇鸞分左右。嚴鷄方勝夏鷄孤。銑欲劾鸞
 胡為乎。查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橫尸何足言。
 宰相辭首寧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鎮上風波獄。長生
 藥云。五利戮。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
 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祀。相公宿直。爭獻青詞。赭衣半道。
 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玄奚為。四十五年元氣削。王金方
 進長生藥。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盡圖土
 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訂乘輿干上怒。擲地不已。遠殿步。忠
 臣豈肯逃亡去。大行寶天應釋汝。獄吏酒肴相勞苦。但願
 飽啖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計。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尙
 擬子罵父。逐新鄭云。華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鄭。賢否故懸
 殊。門戶總同爨。主少國疑賴元老。一留一去由馮保。宰相
 踰踏出午門。先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不憐身
 歿無遺表。夫人泣涕致相公。敬為故夫獻微寶。富貴何常
 忽易人。江陵簿錄還如掃。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

位多相軋。死姚崇算生張說。趙高傳云。委鬼當頭坐。茄花
 滿地紅。趙嬖曹節竟私通。涿州道上馬游龍。月華門前車
 鬪風。內操搥鼓鳴刀弓。狂狻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
 功。乾兒義子多如蟲。讀史至此再三數。殆哉寇宥將作難。
 滿朝彈章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關中詩

潞川袁孝廉松蘿。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尙
 困公車。關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鼙鼓夜茫茫。
 三條畫燭連心蕪。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緇塵埋鬢髮。憑
 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徧照河橋柳萬行。武康
 陳孝廉與公羣吟詠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盡
 卒。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燕。黍離。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
 工之肖物。即如小雅無羊之什云。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
 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
 升。即使史道碩。戴嵩畫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池北偶談卷十九

談藝

宋人絕句

偶爲朱錫鬯太史^尊舉宋人絕句可追躋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洞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萋萋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黃葉西陵水漫流籬籬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雞聲共一丘露白霜紅郭外田山澗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檝呼歸亦可憐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梁州一曲當時事記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樓空春盡永小桃猶學澹燕支斷雲一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投荒萬死髡毛斑生入瞿唐滙滙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日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

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悵悵西關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烏塘渺渺路平堤堤上行人各有攜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烟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曾作金陵爛熳游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裏孤舟臥入江南第一州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去年此日泊瓜州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聽雨古宣州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洞庭木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白髮先朝舊史官風爐衰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園濯錦江邊憶舊遊纔頭

百萬醉青樓。而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各自愁。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晉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鞦。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蓮波。落日同騎款段遊。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簾。殘夢未醒窗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辭相送到黃州。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磬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自愛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十四橋。夜暗歸雲遶柁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帳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篷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

蘇詞注

東坡詞。行愛寶瑟僵。乃用漢書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

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註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

胡恢書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即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溪筆談稱恢博物強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篆太學石經。官華州推官而卒。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邵云。曾見之。

孟子逸語

孟子逸句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矣。見梁武帝答臣下神滅論。又見釋道安教指通局。又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遭。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廷讚維園鉛槧載之。其餘殊不類。

法言語

法言。春木之苞兮。援我手之鶉兮。二語全仿原壤歌。雞首

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瓊璫

劉節之和有詩云。虛堂徹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瓊璫。瓊璫二字出揚子法言。瓊璫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玲瓏。作商瓊玲。亦何不可之有。

荀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廢石以爲伏虎也。唐詩。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船

蜀人謂衣紐曰船。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贈予詩。有旣足到門衣不船之句。用此。谷水駿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乃引方言鑿矣。

劉李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爾時中原人才。可謂極盛。非江南所及。

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荆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巖。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忽別離。逝水隨飄蕩。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陷虎機前驗作家。新霧云。嵐氣千重紫。障背清流萬道出雲根。贈奚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豎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爵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經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傳。僕妾盈執素。之類。是也。光武徵時。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妻妾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

彭蠡集

閩人林小眉。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雋逸。以伉直死獄。與余廣之同難。著彭蠡集十卷。同年張給事亦菴。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爲比。會予使東粵。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爲。

序之。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弈禪子文。適寄所著皐蘭載筆至。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采錄其略。用備參考。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說。臨道風。憲王時。洮峽道頴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皐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

段久缺。而茲獨全。知為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姑蘇温如玉。

南唐張應台。為之雙鈞。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鑄石於蘭。

未竟而薨。世子識鉞。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榻。

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榻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

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

殿鼎革時。石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峽道揚州陳卓補刻。復。

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榻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

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皐蘭之間。攻城不。

下。賊欲破石為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

張尚書鶴鳴王尚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

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二月辛亥。西

岳廟災。制停封。二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

朝服。杜所請。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資緣三

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

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相墮。乃自為矛盾

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願自許稷契亦妄矣。

蔡狀元詩

庚戌狀元蔡崑陽。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

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

題一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

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

假歸卒。

損掌圖

東坡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書法各異。於梁曰。梁太祖

朱溫。於唐曰。後唐莊宗。諱某。於晉周曰。晉高祖。姓石氏名

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於漢則曰。漢高祖。卷文聖

武昭。肅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惟後唐及漢得國

差正。而異其書法耶。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謨歸江南。

按史鍾謨傳。但云其先會稽人。不言本姓鍾離。離字豈誤

書抑衍文耶。

羅鄂州

宋羅鄂州顯。古文南渡後第一。為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崛。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子後才臣。作內禪頌。皆仿典引真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獲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溪願修遠。宣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觀鄂州文集耶。

避諱當更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為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為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為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雞。武后諱曷。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楊行密據揚州。州人改蜜為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改一貫為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舉一西施。不應先及。

相鼠貳鼠

詩。相鼠。孫奕云。相地名。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鼠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貳鼠。易。晉如貳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貳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並為螻蛄也。

蜀恙泥妍媸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蟲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蟲名。風俗通云。恙。毒蟲也。春傷人。神異經。北大荒中有獸。咋人則病。名曰。恙。恙也。如泥。泥亦蟲名。妍媸。皆蟲名。妍。螿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入南陽。以和白起。

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儼傳。魏絕南陽。皆是。

鄴

菽園雜記。鄴有二音。一則盱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盱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鄴侯。今世家作鄴侯。字相似之誤也。鄴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敘功第一。受封於鄴。古今字韻全書。鄴鄴二字。並見十五歌。注云。鄴縣名。在譙郡。或作鄴。鄴本音離。前漢書功臣表。鄴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鄴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光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鄴。本作鄴。音嗟。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鄴縣侯國。不言沛之鄴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鄴為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鄴鄴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鄴。與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為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為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鄴。本春秋陰國。唐為懷州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鄴侯。小子延為筑陽侯。鄴與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鄴。應劭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為鄴。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鄴字為之耳。讀皆為鄴。而莽呼為贊。

治。則此縣亦有鄴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鄴。不言別是一鄴。菽園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為成例。按班固泗水亭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呂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即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為亂。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重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籜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洹水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王萃

歷城秀才王萃。字秋史。少年能詩。頗清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入行之句。萃師田中丞。漪亭。妻而友。吳徵士天章。雲

丙寅秋寄詩於子。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言萃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萃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翊盡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刊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常徧和之。竊謂臯羽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為易置次第如左。春日田園雜興。○第一名字進。本名魏新第二名字大。梁必第三名字全泉翁。全璧字第四名字山南隱逸。魏應子第五名字躡雲。魏合老第六名字仙村人。魏應第七名字方賞。魏應第八名字高宇。魏相字第九名字俞自得。魏應第十名字槐窗居士。魏應十一名東湖散人。魏應十二名徐端甫。魏應十三名仇近村。魏應十四名陳希邵。魏應十五名字直川。魏應十六名司馬澄翁。魏應十七名陳緯孫。魏應十八名聞人仲伯。魏應十九名君瑞。魏應二十名田起東。魏應二十一名羅公福。魏應應山原第一名。

谷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駢馳之士。

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障集觀之。殊庸庸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為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章蘇州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章蘇州書二篇。刺章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為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彝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錫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嚮之性。非敢失色於左右。僥求於去就不圖。行絀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逐網。飛蛾蹈火。顛厯靡排。彝何以堪。彝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錮彝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彝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虜蟻如。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况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彝是用口口微誠。庶彼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

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華之失。寬葬之責。使得口口。便當錯口。匍匐餘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葬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

夢山詩

海豐楊夢山宮保太宰。雖有存家稿八卷。五言最簡古。得陶體。明人少。予喜其一絕云。前年視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啣杯。予在京師日。曾選訂其集為三卷。謝員外方山_柳刻之。

黃夫人詩

楊升菴夫人黃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乃黃魯直答初和甫詩句也。見豫章外集。詩云。君吟春風花草香。我愛春夜壁月涼。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蘭荳盈懷報瓊玖。冠纓自潔非滄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夢為蝴蝶狂。

險巖

險巖。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險巖相。曹鳳注云。險巖。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

孫豹人詩

孫豹人_枝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舟人失色。孫長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元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孫三原人流寓江都。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_士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頌頌。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平陸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嶽。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闊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陸城故址尙在。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卽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汝上縣。此城本東平陸。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為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中南草堂圖

程幼洪。呂邱中。閱宣和御府所藏。摩詰終南草堂圖。上方橫書王維終南口峯草堂圖九字。一爲道君御書。倪元鎮題云。予讀岑參集。有歸終南草堂詩。今摩詰之寫是圖也。

豈其贈別之作耶。大抵高賢達士。於謝政歸闕之際。不能無詠歌圖繪以贈之。昔盧鴻有嵩山草堂十圖。亦猶是也。故徽廟標書。以便後之覽者。此幅向為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對。不惟諸品為之減色。而吾儕之進取。深有所藉於斯圖矣。黃子久題云。右丞此圖。與雪鷺捕魚二卷。同一筆致。而秀婉過之。豈其後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吳仲圭。紫芝俞和詩。各一篇。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尚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嘗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蘭極工。

焦山鼎詩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還於周。密子。口于圖室。司徒疑征。南仲佑。口惠。口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口惠。口官司。治王。口側。口作錫。汝元衣束帶。戈瑀。戟縞鞞。彤矢。鑿。鑿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不顯。敷休用。

作尊鼎。用享于烈考。用周^盛壽萬年。子孫永寶用。此予兄弟手揚。屬新安程穆倩。遵譯本。凡蝕二字。疑六字。闕九字。秀水朱竹垞^聲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薛尚功釋為立。而楊南仲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為公即立。則是銘立字。亦當讀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即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鼎復歸江南。因置焦山寺中。家兄舉為圖賦。長歌紀之。予亦有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疏序之。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鑿不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字^二京太薦^字福寺奉^字敷^字慶^字綴文沙門玄傘^字僧^字道寂^字建^字此寺^字翻經院校勘沙門正智寺都維^字字

字^二曇花未出^字庸詎知寂滅之名^字覺日猶^字一^字曷嘗識苦^字空之相^字夫金儀下降^字舍靈^字淨月之光^字寶教旁流^字

佛字 此精廬字 通堯日三齊族姓向梵境以翹誠四
 品為城郭八方起塔字 道形九字 聚鹽情殷二三十
 落幽曠我國家灌頂四天 纂圖千帝以佛乘為馬用道
 徒仰幽關而悟入時逢字 代屬二字 金林玉字 一
 鳥草大壯 一重標戰勝之門海目山亭妙相彈於變態虹梁
 層一 形勝 招提自後七級崇圖 起舍佉之于五
 震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 起舍佉之于五
 常白山者迺摩天字 地庵映徹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
 却六字 尙父之 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
 以為此地玄武之分青龍字 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劃野
 身之菩薩字 游神境來屆茲山棲託嘯阿聿脩禪寂
 高字 一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八字 經文師即
 未掩白足 佛字 境發字 若不人 具字 誦
 一方菩薩納景涼臺觀 背嶺以宣慈清辨起 蓋
 化身周流於別土神字 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 二
 字 雲之潤三車字 駕九字 化工字 香不息所以
 履字 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入
 天經七字 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口子爰有齊州正
 智寺都維僧仁萬俗姓李字道寂慨茲墜墜抗表 宗
 天監至誠特賜名三字 否而還秦山靈掩以重開法俗
 歡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上山及翌 一
 赴朝所 無礙豈非與廢字 一定通字 懸期九字 傲
 裝東上將字 州字 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僧天下重
 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字 律以字 勝緣字 城在東
 倍增六字 四 降靈五字 德字 人天之表名揚
 字 時有四字 身字 二 輦絃歌歲字 即以二月八日
 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 之字 尊
 卑就列 鴈行齊聽 忽見有醴泉 三四尺深淺
 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搃酌同飲咸覺觸荷豈不以
 字 福 圓三靈允答光揚寶字 滋液金場故 七
 字 上聞字 垂感有敕改名為醴寺仍更抽入册九僧住
 持行道自玄波再委 題重開日殿赫而 昇月宮華
 而桂滿若乃八字 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 密霧
 禪燈焰室巧避輕風灌字 之龍字 洗毗字 之鳥眼

長祛五任。遠効四心。刷一鴈以飛雲鬢七捨生之地。續桂二有情根軌足方一鳴金鼓一功不朽。流福無窮。斯並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示五徽如親對。即平時所將黑犬。亦參具二厭二無願不從。迺至有患心痛者。但取廟前少土。和水服之。應時便愈。造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十五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二道林寺僧。儉法師為和上。業存禪一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居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七詞同識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一視通於北七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二十九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一芬馥。特啟厚加殮送。葬於鍾山。獨籠阜。仍於墓所一開善精舍。救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六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一龍臺。前王挹風。建開善之墳一後帝傾二禮二十五。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七之一衆所未諒。恭敬者隨

時受福。疑慢者應驗立徵。事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八八正。所以知歸。一屬一緣獲未曾有一復命悟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藩。一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八二十。追鳥跡於上乘。想六繩寶地。一動天宮。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一合十四墓物揚於州閭。因果一於四命一奉六三十九地。信滿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一諸佛之正。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矣。金一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一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八之七三。况玄天大造。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外。昔迦三一訓。式樹一碑。仍於七彌勒當三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迷五羶。孰辨三伊二火宅。灑我金儀。神足繼軌。二揚。猊一有一成。觀方二戴表靈二開七字二網。燬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煙輟龍香。霞標歌滅。石徑一荒涼。三萬萬乘皇。千齡纂帝。日月連一飛行一契一五。欲赴天泉。一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流。

嘉祥允塞。重光佛字。題宸極。其紺軒加八字。二十沙。七其先

帝神靈。聿資神境。冥扶默贊。分形散影。既慕彼山。又墳茲

嶺。寶鐸雙振。金繩共柄。化。真身永永。其功。泉五

天二十。宣聞諸典。故鑄金鑲。玉道該縉。素式讚王。猷

淨度。勸像規賢。刊碑覺路。十開元三年歲次乙卯二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錕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迸。以古器數籠寄親戚家。此物遂為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覲北京。往返兩月餘。硯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為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待詔。

池北偶談卷二十

談異

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綵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舉幃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

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競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妾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橫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為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脫輪迴。言訖。嗚咽。眾共歎異。乃為召僧禮佛。焚符。自是遂絕程職。方石臞說。

章格巷

黃州曹石霞唐。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順寧。旅櫬未返。萬里入滇。順寧有民家。生一兒。七歲不言。一日忽語。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門生也。今日至此。當往見之。家人疑怪不信。兒輒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輿來者。兒從。稠人中直前。止其輿。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兒又曰。此地未可語。當至邸舍告汝。既至邸。兒又曰。可屏人闔戶。如其言。兒南向坐。曰。我章格巷正宸也。一念之誤。三墮輪迴。始在豫。繼在粵。在此候汝。又數年矣。今可隨我去乎。曹歎訝。再拜曰。某以父櫬未返。葬閒關萬里。遠涉南荒。未能即從。夫子。請俟異日。兒默然。久之。曰。然則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賦詩紀異。不數月。竟卒於順寧。其子以櫬歸。至某郡。忽重不可舉。

視其壁上。乃有曹入演時弔洪半石詩。洪亦黃人。葬於此。乃啓洪竊。禱於觀前。請同歸葬。於是遂行。楊職方鄂州傑說。

道君畫鷹

楊職方又言。武昌張氏。有子婦爲狐所媚。百計驅之不獲。一日置酒召客。張宣和御筆畫鷹於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幾不免。婦問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鷹。見我即奮欲搏擊。微項有鐵繩。將不免矣。質明狐去。婦以語其夫。或謂之曰。畫誠神物。曷藝去其繩。狐必不敢復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擊死堂下。後其家遭回祿。其見鷹從火中飛去。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歲周氏子孫。有爲諸生遺賦者。州守張大成。遼東人。徑詣祠堂。柳鎮先生像三日。見諸彈章。比年吳中奏銷通稅。唐荆川繆西谿諸公名列官戶。亦不免云。

劉雲山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七而霍然。贈之金不

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躡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願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尙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記其事。

約突泉異

濟南約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楊宮保。忽大雷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頃刻及馬腹。蹄墜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陳玉筍

濟寧陳益修。字玉筍。洵洵君子也。明崇禎末。濟寧有回回楊生花等。素豪猾。武斷鄉里。一日欲毀關壯猷祠廟。拓其居廩。陳號召諸生。鳴於官。懲首事者。廟得以存。及鼎革之際。生花挾舊憾。帥其黨邀陳於天井間。篋之瀕死。仍以刀刺其睛。啖之以礮灰。實目。睡棄諸野外。家人昇歸。謂必無生理矣。至夜。陳昏憤中。見綠衣神人。強之以酒。外青內白。痛稍差。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盃把。令口

吸之。比覺雙瞳炯然矣。生花及其姪樸。乘亂為盜。族誅。去陳專纔八月也。陳乙酉與弟尚謙同舉省試。丙戌登第。官貴池知縣。仕至戶部主事。予在京師見之。

錦裙宋緒

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瓦官寺。猶見錦裙所製幃。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六足龜

暹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跌趾相連。予在主客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賁。

羅漢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有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住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即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丙丁龜鑑

丙午丁未。從古以為厄歲。陰陽家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元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戶部尚書蘇納海督撫尚書王登聯等搆死。丁未春。災侵疊見。彗星出。太白晝見。白晝出西北。經月餘。是歲七月。輔臣蘇克薩哈誅死。吾友程職方。謂予欲哀輯前史所載丙丁災變。徵應為一書。頃見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龜鑑十卷。自秦莊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載。中為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備撫事實。系以論斷。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前人已以此書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以續二書之後。

白鳥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督府麻勒吉表進於朝。

奇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娶某者。吏誤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高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者。又任給事。琪云。高密有高姓音。又祿姓音卓。諸城有則姓。

金五 五二 廣 此 地 震 定 數 宋 小 說 載 崔 公 誼 為 莫 州 任 丘 簿 熙 寧 初 河 北 地 震 而 公 誼 秩 滿 挈 家 南 歸 一 日 宿 孫 村 馬 鋪 中 風 電 陰 黑 夜 半 有 急 叩 門 者 云 傳 語 崔 主 簿 君 合 係 地 震 壓 殺 人 數 輒 敢 擅 逃 過 河 今 已 收 魂 借 錄 到 家 速 來 崔 自 度 必 死 乃 兼 程 送 妻 孥 至 壽 陽 次 日 遂 卒 康 熙 戊 申 山 東 地 大 震 莒 州 尤 甚 莒 與 日 照 縣 鄰 地 震 之 夜 凡 日 照 人 客 莒 者 皆 從 崩 壓 中 得 不 死 莒 人 客 日 照 者 皆 死 信 有 定 數 已 未 七 月 京 師 地 震 通 州 尤 甚 死 者 凡 數 百 人 黎 花 漁 人

晉支。又壽光有鬻姓。河南有麴姓。吾邑有俳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鹿謀。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

古銅器

庚戌。臨淄人於古城畊田。得銅器數百枚。形製瑰異。白諸官。悉取入藩庫。無從考其款識。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師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峯巒之形。不測其故。又明末河南鄆陵人浚城壕。得石數百。皆有人物鬚眉宛然。或謂恐傷地脈。掩覆之後有兵。

地震定數

宋小說載崔公誼為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挈家南歸。一日宿孫村馬鋪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震壓殺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借錄。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與日照縣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從崩壓中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數。己未七月。京師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數百人。

黎花漁人

池北偶談

會稽姜鐵夫。輒說其鄉近歲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樹。人呼為梨花漁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視之。尼也。年可十七八。衣綉而姿首甚麗。詰所從來。不應。將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漁人心知非人。明日晚歸。燈火熒然。則尼已先在室中矣。漁人稍疑懼。尼曰。我非人也。居湖邊某村。父母自幼送我為尼。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夙緣。故來相從。且君當得佳婦。亦須我為作合。幸勿訝也。自此雞鳴而去。夜即復來。如是將一載。鄰里皆聞。漁人室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憑之。言禍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漁人善醫。且夙緣。當為某婦。否者死矣。其父母懼。邀漁人至其家。漁人不知所以。以辭歸。迨暮。尼復來。告曰。吾與君夙緣已盡。當從此辭。此女當為君婦。崇即我所為。君何辭耶。漁人誼不負心。因與盟誓。尼感動泣。下亦不復強。明日漁人以告女之父母。鬼遂不至。不數月。漁人竟卒。

麟

宋荔裳。尚觀察。說其鄉趙鵬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庫中有一麟。相傳明武宗時。土人所獲。誤斃之。以獻於官。貯庫中。

趙任滿。欲取之。吏不可。乃斷其一脛。攜歸。毛作黃色。紋理如刻畫。歸通明。類黃玉。宋常見之。

慶忌

萊人張允恭。明天啓壬戌進士。為南陽守。浚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伺之。乃一巨鼈。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衆權。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啟視之。鼈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攜之歸。識者謂即管子濶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康熙壬子歲。濟南人為鼈。亦於腹中得小人。如回回狀。人多見之。

楊李

隋末醜裴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唐將受吳禪。江西楊化為李。信州李生運理其事。前後略同。又鈞礮立談。載武義中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

楊花無了期。與隋謠亦相類。

記前生

同年濟寧卽嶧輝^士。自記前生為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己亥登進士。為登州教官。親至所居里。訪其子。得之。為謀生事。且教之讀書。為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及遷吳江縣知縣。遂辭疾歸。又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髻而聘之。復為夫婦。河南張給事^光。能記三生事。李御史^光。樂安李貢生^光。皆能記前生事。此耳目親記之尤著者。

萬維嶽

順天萬維嶽。嘗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卽顏淵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己復禮為仁。自謂平生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也。

丁貞女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依母以居。及笄。母欲議婚。貞女曰。母老矣。又鮮兄弟。不

願適人。願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為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年五十矣。聞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謾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塞修己及門。先是貞女綉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傳為美談。

魏舍人妾

魏舍人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通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即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莫如

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為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即武為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鏤妾莫如三字。印在孫處。碑歸張給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漢有毛莫如。

義贏

同年張鶴洲行人。嘗乘一贏。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鱣粥不繼。乃以贏抵通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啼齧不已。家兄考功為賦。義贏行嗚呼。此贏勝華歌買充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後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醫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能改齋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公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追寫真

宋憲使蒞裳。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扇鑑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燄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啟。啟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

宋捧持悲泣。重嗣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也。蘇穀原適旃璵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善謔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驟馬行牙人。以附黃臘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讖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荔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齧不及舌。

前定

世事莫非前定。所云動乎四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觀棧道圖。有興化顧生符積。工此技。妙入毫髮。予令畫絹素屏扇。凡十數。自為長歌題之。復以其一贈姊夫劉大田。俛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即劉君也。辛亥歲在京師。沈文恪釋堂。為侍讀。以小冊索書。予為書陸放翁詩云。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闌中花。擊牋授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

譚。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比入蜀。信宿闌中。乃憶前事。真詩識也。因賦一詩寄沈。葭萌關外極天涯。長憶西園夜鬪茶。萬事輸他前定在。今朝真看闌中花。夔丁未歲四月二十九夜。夢中得絕句云。溪鋪翡翠映煙空。溪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蘂憶元相。一枝渾臥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未旬。則元微之使東川所賦。亞枝紅詩也。至是過褒城亦驗。予已酉奉使淮上。過奉高。閱泰安州誌。至廬博字。輒心惡之。辛亥壬子。遂連遭渾沂兩兒之痛。入蜀時。過百牢關。作一詩懷諸兄。結押廬字。忽心動曰。廬。廬居也。得毋不祥乎。又閱劍南詩。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楊姓具慶下。愴然有感。又心惡之。比榜放。解元果楊兆龍也。心益動。時先慈宜人已見背。予在萬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忽病。兄弟將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信有是哉。

工人善琴

萬歷末。詹懋舉者。守潁州。偶召木工。詹適彈琴。工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即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買薪入城。擔頭常囊此。因請觀之。聞其

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子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材。工有琴。即老人所賂。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盧昭容

古月頭陀。歙人。胡姓。名明勳。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癰。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為。詣佛懺悔可耳。既甦。即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三十六卷。復閉關書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書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瘡竟愈。後在真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為悚然。胡天啟中。官中書舍人。嘗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臥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哺。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既復。以餒與樵。樵懼甚。自度必不

池北偶談

免。迨昧爽。虎躍去。暮歸。餒子復以餒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一日。虎負子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餒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曰：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日中當至。無忘也。虎領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民嘩逐。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為大王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大嚼。願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晚作義虎行。王于一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客氏刺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楨^{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啟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驢

先太師公。曾於塞上得馬一角。按爾雅。驢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即驢也。

王會圖。有俞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

來陽伯

來陽伯。復三原人。神於醫。尤多技術。常使人脫靴。脛隨之。長幾丈許。靴亦如之。尤精女紅。官吳中時。刺繡之妙。吳中閭閻無能及者。來三原人。萬歷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啖石

仙人袁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為飯。渴即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為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即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周府馴虎

先祖方伯公。為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驢虞。

楊世榮

楊世榮者。汾陽人。以鬻器為生。夜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忽長二丈餘。一衣須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羔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張方伯秦時知縣事。錄為民壯。後遷寧武道。以之自隨。會流賊亂。每步戰殺賊。賊皆披

靡。以積功至參府。鼎革後。不知所終。

金蕪

先太師舊有金蕪墓一枚。崇禎辛未。潰卒陷城。一賊得之。置腰間。輒爬其腹。如是者數四。賊怒擊破之。有白氣冲天而去。

劉張二仙

劉吏部公啟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腫子。正方。登隆慶丁卯賢書。嘗著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披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鬼之句。遂瞑。後十五年。有故人從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此。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又同里張葵孝廉者。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即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即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勿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

鳩食麥

康熙癸丑。吾邑阜東山曹村。有鳩千百成羣。食麥。近羽孽

也。

蠟蠅硯

張華東公^起崇禎丁丑三月遊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蠟一蠟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蠟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為硯名曰多福硯銘之云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化而為酥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蝠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為蠟蠅因又名之曰蠟蠅硯公門人劉文正^理馬文忠^奇夏考功^堯高中丞^名衛諸公皆為銘贊亦奇物也

荊州鏡冤

荊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園築牆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載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為妾復掩其藏誓報厚德登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果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粧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為灰燼某駭甚遽

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煉形已成為汝所敗然自劫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某遂寶

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公督師駐荊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至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參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筮其僕僕竟死方在幕府不知為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請暫歸休沐輿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輿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尸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既而語以兵事亦懵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已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不復至矣某竟瘞死獄中鄭禮部次公^日在成都說

吳道子水陸畫

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二十軸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為廢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見光怪王令人持畚鍤發之五丈許得石函以鐵緘二道束其外發之又得錫函最中函以木木函啓軸

見乃吳道子真蹟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揮使呂某呂又死。其家貧落。寺僧以恆直得之。此崇禎間事。予兄西樵使山右。為賦長歌。今載集中。

兩中式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一。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部。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魚舅魚爺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間有魚。曰魚舅。楊用修。異魚贊云。嘉定魚舅。載新厥名。鱗鱗迎勝。夫豈其甥。其文實錯。江圖可徵。或以為嘉魚非也。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鮓魚。或名鮓爾雅曰。鮓當鮓。郭注。海魚似鱸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當鮓。說文。鮓當互也。正字通。鮓呼故切。鮓別名。一名鮓。鮓其九切。俗作鮓非。鮓他鼎切。鮓魚名。異魚圖贊。鮓魚極眇。一斤千頭。名曰鮓鮓。不以網收。廣東文昌縣有井。出巨魚。紅頂名魚。爺見一統志。

池北偶談卷二十一

談異

每牛雖馬。齒人埽人

予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俞人之驪馬。注。驪馬。一角。大者曰驪。按爾雅。驪如馬。一角。不角者。驪。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有小人。名曰齒人。東經有小人國。名靖人。或曰埽人。

銀杏樹觀音像

辛丑壬寅間。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豎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勳。五歲而警。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亦警而能詩。嘗註唐詩。傳於世。周宿來。贈童子詩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

奇人也。

體香

先考功西樵。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屬續時。口鼻中作梅檀蓮華蘭蕙種種異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館病革時。體中亦有異香。此皆予聞見最確者。

黃鬚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黃鬚傳。即今所傳虬髯事也。然其間云。於汴州見太宗。殊紕繆。黃鬚兒。曹操呼其子彰。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鬚。

柳耆卿墓

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平甫為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為弔柳屯田。

普教寺

西廂傳奇。河中有普教寺。畫境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即

其地為普教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教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名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神女廟神鴉

巫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及見。予壬子冬下三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即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即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鸞。臨溪啄飲。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鸞。指此。或謂山鳥穴乳。即爾雅之鸞。

三僧

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為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為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道潛。呂索賅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

一字字

筆記云。鐵觀。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絲。房番顏籀劉父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遊於都門。初不相識。予為介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即一字字亦絕對也。二君遂賦詩定交。按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劉敞劉敞兄弟。字伯賁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誌。前涼張天錫。字公純。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趙廣戴祿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為賊脅之作畫。不肯從。斫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宋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戴祿者。臨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書之學。與子愿書。往往亂真。邢與寒家有姻婭之好。予幼時。多見屏幃間。署子愿姓名。率戴書也。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地。得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傑園侍郎摹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

山有詩記之。

墨魚

蜀嘉州。凌雲鳥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喫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硯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鯛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鯛。名海鰓。鮑。九月烏鷄入水所化。不知即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鐵漢和尚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菴乾善。特搆一軒。方來即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箇彌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賊私誤子孫。

駙馬

權翼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尚主。武帝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吾鄉有為尚書子婿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廐吏云。婦兄馬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雖戲語。深合故實。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掠覆其穴。繼發晏公墓。無所有。器皆陶甕。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鳥翼

益都縣顏神鎮。康熙辛亥冬。鸕鴈鴛鴦之屬。以千萬計。飛過城中。皆墮地死。遠近四山皆滿。甲寅春。復然。已而相國泚亭孫公^廷薨於私第。公世為鎮人。

二玉璽

順治十七年。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舟過高郵。見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跡之。得玉璽水中。方四寸六分。盤龍雙紐。辨其篆文。漢高帝大風歌也。十二月。疏獻於朝。鄧州人丁象輝。賦大風玉璽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璽。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於朝。

青原道場

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詞知名。亂後為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猷見之。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郭南臯諸先生。亦講學於此。住山後。有倒荆久枯。忽發三桺。會施愚山^寧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許。巖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關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而表裏洞徹。類晶玉。旬日始消。

異鴉

邑東北耿氏墓林中。有鴉一隻。碧色。飲啄自異。不與羣鴉為伍。亦不見其蕃育。人往往見之。按唐書。滕縣有羣鳥噪柴為城。中有白鳥碧鳥各一。又城東旬召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中。皆康熙十二年間事。

昭烈券

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見綏寇紀略。

蜀府鬼

蜀府鬼

獻賊據成都。以蜀王府為宮。所居人鬼相觸。一日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見有數十人。手持樂器。而皆不見其首。大驚仆地。乃移居北城樓。不敢入宮。

馬岱後

黎州土司馬金者。蜀漢將軍馬岱之後。張獻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擲之地。誓衆拒之。金時年十六。未幾卒。

張儲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往往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乎。人以爲狂。既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吏部抑公錄云。

孝芝

洛陽呂忠節公^維撰孝經大全。三十卷。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夢神人錫以丹篆。又袖出一物如黑餠。條生二白角。化爲黃氍羊。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莖。剗者誤去一莖。明日復生。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云公自作孝芝記。

十具牛

王景略臨終。托其子皮十具牛。爲治田之資。不爲求官。亦萬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爲一具。俗語亦有所本。

壽家

梁國兒仕姚秦。封平輿侯。嘗於平涼自作壽家。將妻妾入家飲。酒酣。升靈牀而歌。八十餘乃卒。可謂達者。近淄川高侍郎念東。亦自作生壙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夢酒賦詩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密四周。恐人息矣聖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閑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丘。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八。

畢尚書

淄川畢白陽^自先生。明崇禎初。爲戶部尚書。精心會計。爲時名臣。時練兵新餉。諸項日增。臺諫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疏。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先生笑謂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白陽耳。

諛語

王完虛中丞。點明萬歷甲辰進士。好談諛。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丘接壤。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排調

同年薛給事。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子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若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齋郎作騎兵。

引經

德清陳端菴。誕順治己未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老爲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鵠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鵠耶。聞者笑之。

士大夫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數願

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兩周盤龍劉桃枝

蕭齊時。兩周盤龍。一奉叔之父。於淮陽大破魏軍。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爲王元邁所誅。南北朝。兩劉桃枝。一北齊人。洋湛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一陳威鹵將軍。克齊胸山城。

程蘇諛語

元祐初。司馬公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往弔。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云。然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又梁左軍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异引衛獻公以對。上卽幸其宅。伊川何未衷於此。欒城遺言。載此條。則是顯演事。非東坡。

孫忌語

南唐孫忌。語馮延巳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詠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佞險詐。累劫不及君。

雙塔

京師雙塔。乃安祿山史思明所造。而劉侗景物略不載。元迺賢易之詩云。安史開元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妄福。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胃。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何老菴

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象龍池。相傳何老擾龍處。

虹橋板

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色黝而澤。文理堅栗。發聲清越。材中琴瑟。云產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與化林穆之玉賦虹橋板行記其事。

漢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禮部。見四譯進貢之使。或謂中國為漢人。或曰唐人。謂唐人者。如荷蘭暹羅諸國。蓋自唐始通中國。故相沿云爾。馬永卿引西域傳言秦人。我巧若馬。注謂中國人為秦人。各以通中國時為稱。古今不易也。

真龍石龍

宋中丞牧仲華說。順治二年。在京師。見大內所藏真龍。全身盤屈。貯篋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陳宮詹說。曠敬說。康熙十四年。陽城張侍郎東山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亦長丈餘。

淨池魚

宗弟九青侍講。嘉扶風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峯。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絕。人無能登其巔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山神殿。以鐵瓦覆之。有五池。有鳥紅色。大如雀。池有萍穢。則啣去之。名淨池。鳥山奇寒。無林木鳥獸。此鳥亦不知栖止何所也。按客座新聞云。每墮葉。則鴛鴦鳥啣出之。紅魚有長丈餘者。

五行

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推貴賤貧富。天壽禍福。甚詳。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精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天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粹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願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歸之富貴貧賤。壽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

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扶桑。恩前趙東田。春後瞿文懿。三公臚傳。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舉人。賜爲予說如此。

杜氏

康熙丁酉。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年一百十三歲。載縣志。

秦宣太后晏子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尙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脾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盡置其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使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嬖。圉人視景公。僭者問之。曰。竊嬖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亦奇。

姚康伯

崇禎時。內殿石驤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文端公。如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剖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數臣也。因召見。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李頻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湘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黎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加靈佑善應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改建州刺史之神。載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梨嶽集是也。詩人歿而爲神。未有如頻之昭昭者。

寶藥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薔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鵝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

名曰我質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曆。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質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讖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闔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通稅繫獄。周急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質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追尊始祖

唐以老子為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為聖祖。至道玉宸皇帝。

沈石兄

萊陽沈石兄名迅。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給事中。鼎革後家居。一日其傭奴鉏田。見禾葉上皆有篆書。如虫蝕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禍作。舉家自焚。

棗栗

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贊。以棗栗。服修。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今齊魯之俗。娶婦必用棗栗。諺云。早利子也。義本白虎通而稍訛。南宋時。太學生齋祭。用棗子荔枝蓼花。曰早離了也。殊可捧腹矣。

一生七子

明天啓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猶及見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撫張中丞^{珍朝}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同年李望石^{元說}。順治中按楚。有漢川縣民王某妻。一產六子。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與此相似。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嘗為湖廣某郡推官。一日逕直指宿驛中。夜坐篝燈。倦而假寐。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鍼刺其額。驚覺。遂就寢。既臥。又若有刺其股者。創甚。急呼童子。然燭視之。果有鍼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燭巡視室中。空無所有。至屋隅暗處。有緯蕭障之隙。而窺焉。見一物如大鳥。人立。遍體似水晶。臄臄皆見。見人即前攫。急以手中槌逼之。遂倚壁。

上不能起大呼。從人破窗而入。挺刃交下。乃死。竟不知其何怪也。劉吏部公誠說。

林四娘

閩陳寶鑄。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翠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遂巡問。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髮朱衣。繡半臂。鳳簪。韓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故衛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衛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畢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而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化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閑看貝葉

兩三篇。梨園高唱□□□。君試聽之亦惘然。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閭山中。有人斲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却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入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承云。又巴山中有白髻叟。采樵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貞說。

離非女子

故友南粵陸漢東。痴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銀宮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落何所。石壕令姚六康^莊爲予言之。姚亦粵人。

謝在杭

謝在杭^湖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囊。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併寘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速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

戒勿復出為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即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為神。姚禮部頌曾令長樂。為予言如此。

南江野人

蜀張獻忠之亂。遺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為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擊犛鹿。喉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為予說。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黃人。姓鄒氏。歸譚大司馬綸之孫。其夫權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為尼。每談故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秋厓生曾見之。

陳百史

秀水張侍郎植。流塞外時。一夕召崑仙。仙至大書云。我陳百史也。今為尙陽堡土地。因謂諸公可召吾兒來。時其子掖臣徙居尙陽家城外。張謂城門下鑰。請俟明日。又書云。渠今夕飲城內某家。往偵之。果然比至。凡書數百言。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後在遼陽海寧相邸中。亦往往見形。與

談笑。如平生。

宋齊丘語

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為絕對。

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庶公充。宙番學君。進元。婢魯人。恐即。弓如骨。晨河。孔宙碑。有叔。香如廬。海。則人。薤。章魯。峻碑。敢。敦東鄉。晨阜。成。人。景君碑。羽。質。臨。照水丘。陵。人。營。中。名。關。字。吳。詩。立。遷。又。漢碑陰。有弟子。謂。洪。丞。相。錄。釋。門。生。傳。授。相。季。遠。門。童。趙。明。故。吏。調。屬。故。民。占。籍。處。士。非。吏。謂。親。受。業。者。非。所。有。故。修。行。趙。明。故。吏。調。屬。故。之。河。南。尹。官。屬。有。儀。行。百。三。十。人。官。書。百。官。志。亦。有。官。志。似。賤。皂。役。

香山壘

壘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堦。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有莖。中途壘城名關。踰之。抵壘門。則如蓮葯。番人依山築城。廣袤四五百里。三面皆臨巨浸。惟北通地脈一莖耳。海中諸峯包裹。前十里為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為小橫琴。塞隘口。又南

稍折西。爲大橫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船必於灣。灣之所在即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澳門則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曆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爲澳。而就二灣停船。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所居率依山爲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爲螺旋形。以入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吧。高十餘丈。於屋側啓門戶。石作雕鏤。金碧照耀。寺僧曰法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爲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哀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銅絃。彈之以和經。唄并管簫諸樂器。藏機木相。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則諸音並奏。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隔爲聲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磬。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船械仗。飄檣。可闕三十里外。又有玻璃千人鏡。多寶鏡。顯微鏡。小自鳴鐘。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圖。璇璣諸器。皆極工巧。花有貝多羅丁香。禽有五色鸚鵡。么鳳倒掛。獸有濠貳短狗。其

人昂鼻。鬚髮。目深碧。不胸。貴女而賤男。晝臥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種。白者貴。黑者爲奴。衣以多羅尼辟支。曳高履。戴黑氈笠。相見。脫之以爲禮。腰佩長刀。刀著地尺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舉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則華襦寶釵。出以錦被蒙其首。而跳足不襪。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襲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鐵鉤鈎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免之。舉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衆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其行賈之地。曰馬西。以中國絲帛白鉛。易胡椒檀香蘇木以歸。且與馬西約。不得以所產市他國。康熙辛未。馬西背約。私與他國市。舉人怒。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國萬里。半年始至。所產有碧琉璃諸器。極西曰大西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遠。祇就旁島遷販。未嘗親至其地也。番船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四五月多南風。既出。則舉中黑白鬼一空。計期當返。則婦孺遠屋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其舵工素與海習。雖卒遇颶母浮椒。亦萬不失一云。右見龔兵部

稽圖珠江奉使記。

池北偶談卷二十二

談異

銀瓦寺古鏡

謝郎中方山重言明。末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短人

田少司寇漪亭變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屬鏹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與壁下。見一短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徧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嶗山道士

嶗山又名勞山。在即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吾為君送。

之。張異其言。遂巡已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為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窗外聽之。呼曰。君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名理出人意表。生授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閉門。從窗隙中。見天神數百。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鑰。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焉。

宋孝廉數學

雲間宋孝廉幼清澄。副都御史直方與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預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乃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後。當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為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為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

三月亦當近矣。如期而卒。宋有九齋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張谷山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蕪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為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為信。去蕪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蕪。見兄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誠吏部說。

陶松雲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吾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為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嚮化李吉津宮詹早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一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

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為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即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為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侗。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也。李今已老。尚往來燕趙齊魯間。

洞庭神

宋牧仲華言其鄉梁中翰。逢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晴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啣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為洞庭之神也。梁丙戌進士。後官山東提學道。倉事。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國世嘗說其邑雷侍御某為縣令時。生一子。八歲而夭。後復生一子。年七八歲。一日晨睡不醒。喚久之乃覺。自云。適見其兄來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贈之詩。

云三生未了塵凡業。一夕初完渾沌胎。紫炁臺前千劫盡。白羅天外百花開。正吟末句忽云父母喚汝可去。為我致問安好也。高念東侍郎說。

前知

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尙書君所先生學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餘二十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既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即途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即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東江南浙江河南諸省同時地大震。而山東之沂莒鄒三州縣尤甚。鄰之馬頭鎮。死傷數千人。地裂山潰。沙水湧出。水中多有魚蟹之屬。又天

鼓鳴。鐘鼓自鳴。淮北沐陽人。白日見一龍騰起。金鱗爛然。時方晴明無雲氣云。

梁尙書

鄆陵梁尙書廷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即核其交通外弊。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寺僧饒於贊。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尙書從孫曰緝。侍御照說。

劉尙書琴

鄆陵刑部尙書劉公劼。前刑書璟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其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起視則無所觀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字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臥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

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在。啓扇。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窗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煮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畜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隻。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篩。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杞僧臨終。公問所欲。曰欲富貴。衆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公簡曼癡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但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推服之。張尙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之。

靖州鷄鶻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虜人宰鷄。鷄忽飛上寺殿。鷄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鷄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尚在。又明字寺有一鷄。亦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一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蠢動俱含佛性。信然。

趙解元

趙浮山舟作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居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揖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藩姓。關帝下直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屬從駢闐而

民母鼻子

民母。嫡母也。見漢服虔注。又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爲鼻子。

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瀕河。劉文和公。邳縣人也。幼

至有神人。戴冠盛服。手黃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可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躡躑躅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登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事如此。

異馬異牛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特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云得之南中。

波斯犬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喉短脛。以哆囉呢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屬也。

梅異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講愚山聞高檢討阮懷以辟薦。孫編修予立。卓弗編修楚腕以鼎以鼎甲四人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

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爲異。梅孝廉淵公。清繪爲圖。壬戌阮吉士兩亦入翰林。或謂宣城有文昌閣。久頽廢。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菲卒。癸亥。施孫相繼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說也。

籤驗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閏月。遂蒙聖恩。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玉兔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名龜

麟鳳龜龍。並稱四靈。漢唐宋以來。取龜字命名者。不可勝紀。至明。遂以爲諱。殊不可解。惟張太嶽生時。其母夢一大龜入室。因名之曰龜。後夢神人謂洩天機。乃易名。

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曆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

類書碑。平情就禪悅。與僧愚菴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次。一蜘蛛緣案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為誦終卷。又為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斃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義峰家

金山有義峰冢。鎮江府廨有峰一筒逸出。其王斃。羣蜂相擬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為立義峰冢。徐尚書養齋。同作峰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峰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驅扶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重義。捧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蒼茫為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遂菴閣老表為義峰家。

萬孔

明成化中。萬安為相。與萬貴妃通族。為古今笑柄。然陳後主時。都官尚書孔範與孔貴嬪結為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謝鳳

宋謝鳳。康樂之子。超宗父也。元嘉中為鄞令。令奉屢著靈

異。縣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饑。有巨艘自南劍運米至鮎亭。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至正中甯海賊犯境。官軍逆戰。仰見大旗飛揚。萬騎雲合。旗有謝字。賊駭而奔。斬獲無數。貝瓊清江集有謝公廟記。

懿徽二宗事相類

學圃靈蘇。載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崎危詰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為丘墟之象。與宋徽宗艮嶽事絕相類。

木晶

門人南陽李鴻。嘗贈予印章。色類梅檀。質如玉。上作龜紐。甚精。云是木晶。海外產也。

宋諸相八字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為四亥公。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

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庵筆記。

何中官

勺中志略載弘治時。中官何文鼎以壽寧侯事件。孝宗死。後於宮中常受銅缸爲厲。按西園雜鈔云。孝皇始甚怒。既聞文鼎言。然之。止責置南京。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云。文鼎素忠直。二張褻視御帳。文鼎持大瓜鏟之。幾死。泰陵竟不罪文鼎。三說皆不同。然死而爲厲之說。非實錄。

相國孫

雲間某相國之孫某。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曠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爲亦爾。對曰。吾亦某尙書孫也。此聞諸董蒼水。亦孝廉者。貴人子孫。不可不知。

宋三賢八字

富文忠公八字。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李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

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會漫錄。

左手把筆

棗強宋中郎^師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後知獲嘉縣。忽遭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老學庵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於右手。又趙廣以左手畫觀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擲。蒲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尙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甘橘繡毳尙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丞^德另建撫署。乃卽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構之。落成。壯麗甚。衡藩廢宮。鞠爲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吾鄉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曆間。憨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爲道流所訟。譴戍粵東。

米太僕研

米紫來翰林^漢說其大父太僕公^漢鍾^漢知六合縣日蓄一古研甚寶惜一日渡江沉於水急懸重賞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計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公曰必吾研也命舟人於其下索之研果隨手出公大喜賞之如格

煞風景

予在江南時目擊煞風景者四事一金陵桃葉渡順治初一縣令邵姓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一青溪長板橋明末為葛禮部寅亮所毀一焦山焦先祠像設作冕旒如王者旁設儀仗一金山築城壘有鎮江孔知府者曲阜聖裔也於諸門朱書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頭陀藏金洞孔改題曰開山第一洞每舉似人皆為捧腹

白帽子

張影縮^光庶常^光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強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書至言病良已遂勉終場事歸塗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屬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喜君繼之張

始悅然而悟白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書

宮侍御

濟州宮侍御宗^夢袁仁初名弘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耆手書一册予之林公字子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己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

名字

予兄叔子^士誥十餘歲時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太史姓名為問者或曰此無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類耳兄在末座遙對曰非也此本考工記輪人竝其輻廣以為之弱舉座驚歎以為夙慧

老子

唐追尊老子為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列傳之首別為一帙尊道德為大經御製註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為兩代尊奉如此

論語識

論語識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後世

但知韋編一語。下二語遂不著。又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鑄三擢。風俗通古今注云。趙高用事。獻蒲為脯。指鹿為馬。鄭康成禮器注。趙高欲作亂。以青為黑。黑為黃。今人但知鹿馬一語。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惟坡公有支遁鷹馬圖詩。世說郭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王延詰

明尙寶少卿王延詰。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詰少以椒房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槩史記求粥者。索價三百金。延詰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畢工。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辦。冀賈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槩。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詰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為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

金。延詰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為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湧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耀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湧。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郊縣。雲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尙存。

蘇文

宋時諺云。蘇文熟。啖羊肉。殿帥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輒換得羊肉數斤。故坡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諺杜祁公為相清儉。非會客不食羊肉。按宋時京官日支羊肉錢。故云。

廈門埭刻

明季崇禎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廈門。夜坐。見離外坡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塋。背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篆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減年。六甲更始。庚小

熙皞。太平千紀。凡四十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鷄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于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風聞

陳衍云。風聞二字。出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忍探風聞以察察爲政。

少正

陳衍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爲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令等。蓋卯官少正。其後列國爲此官者。子孫因以爲氏耳。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股。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

療。且曰。腹中兒。嘗大貴。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遂相屬。胎竟不墮。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尚書。

神黃豆

神黃豆。產滇之南。微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箆无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白水下之。可永除小兒豆毒。服法。以每月初二日十六日爲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服三粒。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雲南趙玉峯麟中丞王子玠。瑜刑部說。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撫穆爾賽疏報太原府屬地震。凡十五州縣。而代州崞縣繁峙爲甚。崞縣城陷地中。毀廬舍凡六萬餘間。與丁未山東己未京師之災相似。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爲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

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即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晁氏。東萊呂氏。華陽范氏。梓州蘇氏。易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穎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邲。後世過廬陵眉州者。豈復可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魚石

前卽墨令周卮公新說汧陽縣有魚石。如饅頭狀。破之卽成兩石。各有一魚形。鱗鬣宛然。以手摩措之。作魚腥云。此山一溪中所產石子。盡然。溪有魚石娘子廟。求石者必禱之。不禱。則石皆無魚也。前邠令陸雲士次又說新昌縣有水簾洞。洞口出石。亦如饅頭狀。人戲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逼肖造物。狡獪如此。

叫蛇

廣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卽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卽徑去。食蛇腦。已仍還篋中。

泰山孝子

順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嶺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爲仙。及墜地。則一童子。

也。驚問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泰山府君。願殮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蘇公墓

邲縣二蘇公墓。明末劇寇吳宗聖作亂。松柏剪伐無餘。順治初。知縣張石只爲行掌土至謁墓。下復爲封樹。立碑。增植松樹千餘株。題詩云。峨眉遙望獨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煙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遺致謝。問先生今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歲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門。遺一卷。乃坡墨蹟。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并自記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產

陸次雲洞溪織志。所載物產有絕奇者。略記於此。風鬼出。給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叉。產蜀之黎州。穴生長七尺。亦名曰覺。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恍惚有無間。野婆。亦產粵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刺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真能識。黃文鬼。生東粵。身著黃衣。能爲

瘦瘠。潛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鬪。角軟入水濡之。復鬪。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自景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身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周禮成。鼎革後。隱崑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偃臥。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蹶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羅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願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問曰。昔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安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幸。長生何爲。道人曰。聊試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饗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迴言樂安縣有孫公者。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饗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既成實。即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有聲者。即饗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饗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矣。無他術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三

談異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浴罷。呼侍者曰。好語主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者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下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瘼疥疵瘕蠱虱狗彘掉尾昭姓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尚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泰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自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賤禦寇之強杵臼籛條髡頑狂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瀨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軌軫軼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異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廡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啟浚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月十二

日始更三日爲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與兄弟事甚奇老學菴筆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一日還行在尙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卽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卽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卽韓蘄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宰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且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卽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廷管著演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留人始言於襄典赤。名。建孔子廟。置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後立道卒官。與襄典赤并祠。鄴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為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為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臯父晴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曆。惟戶養蜂。四時日。嘗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趨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與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書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曆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鬪鬪象

去塘小築。有鬪鬪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鬪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為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與中丞說。董思白宗伯

臨終時。忽索鏡自詫。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璜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王生。歸次鳳翔。橫水西。遂失道。時方五月。鳴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曠景。蟬伏鼠竄。栖鶻磔。驚起叢薄。聞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堦檻。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緜。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忽牆下窸窣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刀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額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床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樞耳。聽其中。豐髻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七首。剪刀出其左脇。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舒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既而形隨目。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闕

寇已來。久為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子附人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凡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風吒書。隋言鹽唇也。西域有鹽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為儒童菩薩之類。

墮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尙書祖報疏。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毅原兵侍。始始以進士起家。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藥。重百斤。至今尙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

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曰。當為汝查勸。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歲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編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悚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一字。後其孫奕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

品。奕琛子啓僂。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啓賢子名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邪。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才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盜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窰戶。造青盜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總官益都令。曾見之。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砮。其狀如石。作紺莖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蕭愼之矢也。又高麗碁子一枚。乃碾礪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寧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春季未日。其詳見於異物志。刻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禱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蘭成絲。予嘗考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形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賤。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糜飲以米。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賤駿。見唐書。平廣記。引談。詩所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諸學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為鳥都。皮骨為猪都。婦女為人都。皆棲大樹。即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名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壘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為厲

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仆剖其空三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纒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即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為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為相以其父名準改為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鈞准繩文字放准尋繩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翃李益門第章往往有之然不開師生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開鑿為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閩巷有人以賣餅為生吹笛為樂僅得一飽資即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籌算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芻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青鸞

雙槐歲鈔有真鶯烈鶯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為鹿觸死雖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念佛鳥

唐韋蟾岳麓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歇經馬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為作古詩一篇

鑿字僻字

鑿魚到切字書曰餅鑿今山東俚語尚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復薊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

曰自此取幽州。如熟鑿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鑿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說

塵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脫兮。婦人服飾。獨言脫者。按內則注云。脫。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脫而戒之。徐太室徑定野有死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璽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之形。中一孔。即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為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為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西南北。俱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奮麥。懸杵搗新粳。又有風扇。於賬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

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錄我沙塵海。成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與氣運人。取其汁。熬以熬為糖。名曰。於甘。為高。二尺許。通身棘。束葉網。如藍。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續溪舒頤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嶺。頤元末人有筆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寧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採珠局格。旋基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僞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閩羅

世傳趙定字馮具區。皆為閩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雜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廳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面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為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

則我何爲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即送歸。倏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計。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循體作種種香。當以證苦。陸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曠相報身。先兄以悲憤歿。豈有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萃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岩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郟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丞。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衆。騰將見察。懼不知所爲。忽遇一人。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咒。令見察時。但俯伏指訣。言帶犀角刀子。指手訣。乃可以誦神咒。其但俯伏指訣。訣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指之而密誦。咒七遍。無患矣。咒曰。吉中吉迦。戊律提。中有律陶。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爲縣令。所羅織。廷讞。

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指訣誦咒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大常密山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二十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凭女牆。以右手捋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廿三日。廿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尙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匡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去。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蟲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蜀郡記云。諸獠。娠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衙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兩銜不斷。如人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人謂銜尾相屬。卽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圃。妻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與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敵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會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惚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公說。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某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窗隙竊窺之。見案邊二燭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怖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入。隨有二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避雜。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册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臥處。衆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肩鑄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駕鸞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

門忽洞開。見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有二翁媪。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願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忽噉發聲。遂無所視。晨起雨霽。將行。復有少年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間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癩痺疾。有方士挾乩術。自稱劉海蟠。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因復請於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責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

甲西蜀。順治末。輝縣冀應熊為成都知府。好作擘窠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鑲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十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澗。魚皆化為石。自是科第不振。矣。輟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文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嘗於湖南永州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枝極可徑丈。葳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接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狗初生。未墮地。口中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染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為笑。不

過音同耳。

劍俠

某中丞巡撫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肩鑄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亟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予假一月。往蹤跡之。願以妻子為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警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金。曰我稍知蹤跡。可算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曉至三日。躡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警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胷。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頷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即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却

去。即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腴。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復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恟恟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迹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寧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知其劍俠也。日照洗洗馬。聞之。望江龍簡討。變云。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戴。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闕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其為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而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鏗並驅。睥睨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為不倫。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探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髮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為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蹤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為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即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果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擔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斑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扱之兩耳聞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即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

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寧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與病者立已求者益衆不能給以塵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曆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遇關壯繆親指隙地令為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四

談異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為杭鎮撥什庫所得歸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尙御公者

椒義藤金。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即其夫也。翼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即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三人具衣脫。治酒肴。爲之合昏。給裝而歸。之人以爲女子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石爐。插鐵箭一。級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昇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星。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於左。

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片。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

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即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反。以夢。漱二卷。皆養鷹之法。具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世居顏神鎮。爲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却。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靈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居。親見之。

采人蓆

本草圖經。人蓆一椹。至四椹。各五葉。今遼東采蓆者。識其

苗不語。急以緯籬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倭甚多。否則苗條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獲。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會應制賦御苑人獲詩。親觀其樹。唐人獲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獲五葉齊。温岐云。松刺流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獲藥。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繭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即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禮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為賦詠云。

端肅拜

周禮九擗。其一曰端肅擗。今人止以為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唵嗣。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會漫錄。又蔡下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妍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驪異

濮州兵侍毅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與衆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驪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驪忽不見。敵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驪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口若千。昭涉詩。移粟茄節棧。冕招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泉蟲。蠶夕。奴粟。竹針。綠團圓。續羸。狡灰。注。且。俾。併。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蒼。扁。銀。教。興。行。賞。彥。要。釐。癢。盍。睢。屢。焉。見。猶。玉。環。星。卻。是。汝。式。土。昶。駟。鈔。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縣。早。禾。市。巡。檢。適。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村。巡。檢。晏。齋。河。南。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時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為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既篡位。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鑾。叶贊功臣。入見。溫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會繪已像題詩云。說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贈智度師絕句。特改首二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爲云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卽雪竇禪師。賓退錄亦以辨之。爲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徐聞錄之訛

徐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爲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魏會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鑄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已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城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爲姻。一日劉之

女眷至郭氏。郭殊不加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域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毅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李良。雨化爲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爲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惋惜。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攬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尚卜之。告以故。和尚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還聞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

用之類要云。爾陣既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與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葦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鬪。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踞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宋以來。實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箐鷄

箐鷄產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綠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自先治元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樂毅棗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棗。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即西京雜記之柎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洲。出魯國。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僂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洞鳥

長白山醴泉寺。即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鶴

濟甯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爲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鶴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

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鶴忽飛翔其上。矢墜焉。軍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出。軍士歎曰。此鶴報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為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口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資之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為師。同學為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為不善。義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麻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注。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

池北偶談

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即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為氏。然則庫鈞之姓。為式夜切。為苦故切。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為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儂官氏。改為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禱韻。從舍音。兩字兩韻。因章懷注。雙引之。混不可辨。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奇為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闕。洪文襄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均。迄四載。始遷少詹。戲為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會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為祭酒。不恨也。獨學舍稟給皆久廢。用兵已來。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為慙耳。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纏衣綠履。偏諸綠。又云。白穀之表。薄執之裏。縹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絲。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腰褱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諸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爲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褱段。蓋褱帳衣帽。要褱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爲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銀杏

鄉大夫有好爲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音同也。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爲笑。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勳故第。爲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中。輒病。後某官張姓者居之。初入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爲名卿。何不達而屢此見祟耶。言甫畢。朱衣以袂掩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黑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暉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棲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繙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前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德意。遂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合。生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形。臣辰潘吏部陳伏言言之。

賽從儉

文登人賽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

夜遺地主金。老嫗赴壘。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妾氏壘乎。吾為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家不能。有妾氏當世科第。天啓之也。言已。忽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壘所。則既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當以十金為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壘前有二炬。遠行會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啟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著德。為鄉黨所推。董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幣釵釧。為徒瘞北城隍上。次日復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濱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安予之靈云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二狼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臨潼驪山亦有狼石。皇甫湜狼石銘曰。狼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

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亦分為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如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小銅鑼為節。凡龜鼈鰈魚之類。皆名呼之。即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虫豸水族。皆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檉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卮亭孫公^廷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載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鑿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即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熟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

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麪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為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為神仙。既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脇潰腹。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鐵紉之。縛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瀘。以病死。

蹇少保

明少保。蒞遼總督蹇公達字汝汝。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為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即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墜河中。驚而寤。至廡非故。而形軀已小。在襦褌中。家人報蹇公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為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為故郡太守。兩子已長。以通家

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時存郵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即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鱒魚嘴。風浪大作。公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佑。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靳王欲與復瀉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過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為大師。賀以福緣為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為血食之神。昨因鱒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墮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為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鱒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荷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游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

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改。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間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婦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上。驅所掠婦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與陳其年繼年四十餘。尙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雷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驟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毓。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號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隴副仙口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逼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潏然如煙。雲庭中海。冥遂不見。伊中丞翁菴雷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神謬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船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許。海船出其胯下。或出其脇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且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粧。易新衣。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

漲。女願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晉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兒。輒敢無狀。吾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為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謫。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瘵疾。痛不可忍。年餘瘵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為睢陽。吾即睢陽之妾也。君為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為名臣。不能報復。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謫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一裏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二思也。天啓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鑑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其僕忽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為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二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鑑矣。生然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一人。即萊陽趙廷鑑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頰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願從人。賞銀五錢。遣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俗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十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費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貼宿焉。其八人者。與驛夫

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驛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衆人皆停筋。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驛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百金賂驛網。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深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鳩其王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爲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尙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爲研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右有泉曰法兒。鳥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其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

殿。門名哈刺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曰臧。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檀之東爲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齒。齒長可五寸許。製甚巧。有機杼之開。便成蓮。藥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臥焉。檀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待。馬頭佛。頭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貌甚獷惡。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墻下。左刀矛。右旛。少北皆處。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皮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窗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卽大喇嘛。峽骨處。山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繞以周垣。南啓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密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套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山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

供於殿上。佛頭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俱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箔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娑。為獲福焉。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并刻木作刀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傍。其鏃或以金銀為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湧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瓷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即分雲而下。湧則左手指間。搯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瓶。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即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敷之即愈。或其中鬼。以頂骨敷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即發顛。自呼伏。曰某鬼為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為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但所飲食者。乳。漚。牛羊耳。

池北偶談卷二十五

談異

劉吏部詩
劉公猷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游。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猷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哀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宿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釣臺

邳城東南有臺。墨石為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為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洙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為鎮水臺。明

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尚鮮好。有古劍尺餘。壓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游泳。令意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鄰羅水。遂遷今治。黃給事鴻說。黃嘗為鄉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為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當以授子。踰日。又謂曰。昨子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臆視之。香氣網緼。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梅寧陸冰修說。

蕭氏

鈞礪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為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無大罪戾。是以遂之蕭氏。為梁之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為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

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尚書湯公潛菴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天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斌言其為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為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爇燭。獨臥堂中。枕旁寘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床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何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為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骨井而歿。公卓劍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衆至其所。繩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園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有行客。攜重貨。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督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瑯邪二臺

諸城李渭清中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履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丈。形製

甚朴。無跌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臥官舫。夢神人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鏡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年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册。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尚宛然。

劍術

長與人感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感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九二。即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空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許。餘物尚五六件。云錄劍。須寒天乃可錄。時有雷電。遽戶。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為純州。岳陽軍為華陽軍。其伎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疏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為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會。有道人疥癩遍體。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籬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籬。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然。人競市之。粥者得利亡算。

夢解元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彷徨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菲舍。一切飲食。泊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竟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夜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怪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鑄鉛錫爲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即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李參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願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頭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逝。

泣筭

蜀樵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筭。則泣宿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臥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腳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汗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屬之他人。潸潸穢雜。何以堪之。劉矍然醒。白主人。乃爲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葆勳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禪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勳。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既而

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楮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談。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天童山。是我舊游處。微笑而逝。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士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值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途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即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待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癯。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

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為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即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容

米侍講^漢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容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个。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襤被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為僧。寺僧難之。曰。吾囊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體弱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即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僮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

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煙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聖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備

宋中丞牧仲華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爲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爲人擊其首死。旣數歲矣。裴再館芮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免不能爲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俟至一公廡。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卽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口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願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旣覺。祕不敢示人。後順治

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始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爲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陽幾船。好事者以其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使果至。黃至順治中尙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鑰。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輟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願。徑入宮

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輿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霧。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過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與過。三牛跪于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指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為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命。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咒。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

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洲。然白氏長慶集。沃洲山禪院。但記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與茲山。亦白氏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仲理。蓋仲理名。譚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陸。靡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即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石林燕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時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侍御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秩。考終久矣。僧歎歎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為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為我弟子。曾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搗手入小院中。指堦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羣

見河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會。大父遊。歷歷能道其平生游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會大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簪形。簪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鏹乃可。賈即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鏹不可。賈亦無難色。既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鏹。比部張運峯願說。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與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參議國棟親往伐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

日卒。方字干霄。籍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王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干雨花臺。臺側即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尚書道甫三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即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黠。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既死。姬更盛服靚粧。諸姬怪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匱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雞公山神

康熙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雞公山神。示豎旗

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

焦桂花

曹升六言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玉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嘗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斬之立碎。匏菴懊惜。時沈石田在坐。乃援筆於便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中丞華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力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癢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劉工部舉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穎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穎州一少年。為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投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錘。重

數十斤。錘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錘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錘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錘。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不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臥。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禹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姜

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令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華亭宋懋澄九箴集。訛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

謹空

黃魯直云。太祝辨九擇。擇即拜也。三日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風異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尙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并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蒙昧疎忽。有負職掌。爾部即行察議具奏。以後欽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稟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

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荊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鱧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珠。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九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泯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即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闕厲。陔壬戌晦。陳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會字公寶。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即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著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吉。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翺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書漫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

同齋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圓。微剜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余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嚴真觀故址廢圃牆隅。有石籠如砂礫。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為支機石。尤可笑也。

池北偶談卷二十六

談異

三僧

繁昌魏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然三指始許之。而僧死矣。橋成而康孫生。手缺三指焉。又宣城孫榜眼子立車之父。勦。故給事中。父孫翁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以火然指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臥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辨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為師了此願。僧即罷。延至其家。為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菴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成鄞人。亦太公亦與一

僧善。一日見僧入宅。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即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琊秦碑

諸城琅琊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建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左歲久皆蠹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轅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驚為益益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盡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也。及入門。見真人已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會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滯掃兒城有鹽山。如水晶狀。方待御郡村咸。怡亭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餠。食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鈎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臥地。睨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一人繩上。垂縹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淺深。

石磬

猗窈寮記。辨樞矢石磬。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樞矢石磬。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磬。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予嘗見吳江吳孝廉兆麟。自塞外攜來石磬。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鄂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即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傍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為漢上林種。不時結實。士人亦以為科甲之驗。鄂即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鄂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士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鄂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風化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聞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恆與康對山王漢陵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猩之屬也。鄂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郵說。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蓋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臥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猶。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鬣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

百里。益盡。恍惚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第。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扈歐陽炯韓琮毛文錫。閔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前。撫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顧視圍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霽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袂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紆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小女子。美而艷粧。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南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為其妻逃參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難。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惶。言於衆。衆為置柩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傍大樹下坐。憩以為鬼也。曰。若死矣。胡為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滯滯。吾候且數日矣。今當同行。胡謂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即魅。何怯之有。遂偕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指觀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殮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為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瀾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嶼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烟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烟靄中觀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蓮花

本草。黃蓮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菁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絙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鼠時即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爲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即去。久之漸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爲虎。皆康熙二十年之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聖公翌辰^號大學士李公鄴^號國芳兵部侍郎孫公作庭^號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尙矍鑠。自云生母

魏氏。年百有三歲。尙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十十三孫。家樂山下。子孫有爲諸生者。羣歎異之。又聞章邱堪輿聶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尙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岩。石有大士像。華鬘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程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會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阜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尙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臥病數月始愈。

姓氏志

蕘復享章丘縣志。蓋鍾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未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尤九虎高之後。沙明辛信營。鬲法襲隆鑿東類部德繩。勾絮楷善能。盈匿付與。太祖果西禡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俳姓。其姓見姓。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榻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為之。色黑如漆。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堦。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觀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濰濱即今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為重濬小清河議。乃云在濟山濰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不知何據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白雲湖考

五穀大夫

河津人楊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為五穀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為賊掠。囚繫一室。冬夜寒甚。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經仕為維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嬌遇之虐。日加鞭撻。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為。妾於暗中。手一杖。開門徑出。以杖擊賊。踏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乞汝命。後勿復來。遂死。賊去。夫詢其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尚在。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概。為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哲代靖。○狀

82

7.5 2934